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雷鋒塔



清方成培

雷峰塔

(清) 方成培 著

剧情简介

蛇仙白云仙姑，原在西池蟠桃园潜身修炼，后又到了峨眉山连环洞，养成气候，道术无穷。但因有恋红尘，便不顾道兄黑风仙的劝阻，径自去了临安。闻知临安双茶坊巷有所空房，原是裘王府宅院，现被青蛇精占据，白云仙姑前去将其收伏，青蛇自愿变成侍婢，名唤青儿，两人一同居住。

清明佳节，两人同游西湖，白云仙姑见船上有一青年，风流俊雅，道骨非凡，心中暗喜。便唤来风雨，小船只好靠岸避雨。白云仙姑和青儿借机搭船。那船上青年名叫许宣，父母双亡，因家贫尚未婚娶，现在一家生药店当伙计。他殷勤让她们上船，青儿介绍说，小姐是前任白太守之女，丈夫亡归，今日也是扫墓而归。船到草桥门，雨仍在下着，许宣上岸将寄在朋友处的雨伞借与她们，并提出明日亲自去她们府上取伞。

第二天早上，许宣来到裘王府，青儿已在门口等候，她问许宣是否愿意与白娘娘结成夫妻，许宣说家贫无力迎娶。待见了白娘娘后，经小青在旁撮合，许宣终于同意与白娘娘结成百年之好。白娘娘取出两锭银子给许宣，让他回去央媒说合，早成美事。

许宣回家，将这段奇缘讲给姐姐，姐姐听了很高兴。一会儿，在钱塘县衙做捕快的姐夫李君甫回来，见了白娘娘拿出来的银锭，大吃一惊。因为最近库银失窃四十锭元宝，官府限他三日之内破案，而许宣手中的银锭上有字号钤记，正是那赃银。许宣告知银锭来历，并求姐夫救他一命。李君甫让许宣赶快去苏州躲避，自己带了衙役直奔裘王府，开出门来，果然有两位女子，正要捉拿，突然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昏了过去，待醒来，已不见她们的踪影，只有一只箱笼在。李君甫让人把箱笼抬回去，里面藏的正是所失库银，县令便决定不再查究此事。

再说许宣来到苏州，便投奔了姐夫的故交，在吉利桥开小饭店的王敬溪。白娘娘听说后，忙与青儿去苏州寻访。而许宣因已接姐夫书信，知道白氏系妖精

所变，所以见了白娘娘后，不禁惊魂飘荡。白娘娘便解释说，那银子是前夫留下的，她并不知道来历，那日官府抓人，她和青儿躲在厢楼之内，才逃脱罗网。说罢，白娘娘呜呜哭了起来。王敬溪觉得她说得有理，便做主让许宣和她即日完婚。许宣也相信了，于是就与白娘娘拜了天地，暂借王敬溪的空房住下。

婚后不久，白娘娘出资翻造了租住的旧屋，开了一片生药店，生意兴隆，许宣非常高兴。四月十四日，正逢纯阳老祖圣诞。许宣备下香烛，高高兴兴到庙中敬香，道人魏飞霞请许宣过来，告诉他额上有一道黑气，一定被妖怪缠住，许宣本来对白氏存有疑心，听了此话，便源源本本地把白娘娘的事讲了出来。道人就给了许宣两道灵符，让他一道藏在发中，一道烧了哄那妖怪服下。许宣回到家中，白娘娘早已识破道人诡计，当即服下那道烧化的灵符，并无变化。青儿也把那道人捉来，一顿痛打，亏得许宣在旁求情，才放道人离去。道人化道白光而去，许宣才相信道人是妖，错怪了妻子和青儿，赶忙请她们宽恕。夫妇从此更加恩爱，不觉已到端阳佳节，许宣预备了酒菜，准备与娘子庆赏。青儿自知根基浅，专怕午时辰，便出去躲避。许宣请娘子饮酒，白娘娘推说身子不快，许宣便为她诊脉，发现她已怀孕，非常开心，执意要她吃下这杯喜酒，白娘娘实在推辞不了，只好与他对饮一杯雄黄酒。酒一入肚，白娘娘便坐卧不宁，就先上床休息。许宣煎了好茶来请娘子喝，掀开帐子只见一条巨蟒在床上，当即吓昏过去。此时午时已过，青儿回得家来，白娘娘也刚苏醒，见许宣昏倒在地，呼喊不醒，无奈，只好让青儿照顾许宣，自己奔向嵩山南极仙翁处，求他的九死还魂仙草来救郎君性命。

白娘娘来到嵩山，看守仙草的鹤童不理她的哀求，两人发生争斗，鹤童战败，忙向师父南极仙翁禀告，鹿云西、东方朔轮番来战，都大败而归，最后南极仙翁亲率众神将出战，抓住了白娘娘。白娘娘请南极仙翁发发慈悲，南极仙翁知道许宣是世尊座前一捧钵侍者，看在世尊面上，给了白娘娘一茎仙草，放她下山。白娘娘回家赶紧将仙草煎了，把药汤给许宣灌了，一会儿许宣就苏醒了。

秋季来临，虎邱丹桂飘香，许宣穿戴上白娘娘为他准备的新衣和八宝明珠巾，前去虎邱游玩，谁知碰上几位捕快，见他戴的八宝明珠巾与萧太师府中失窃的那条别无两样，便将他抓去见上司总捕老爷，那总捕老爷就是曾审理过库银失窃案的钱塘县令，他听了许宣的陈述，忙去捉拿白娘娘与青儿，两人早已不知去向。许宣被从宽发落，暂配镇江为民。王敬溪写了封信给镇江的亲戚何员外，托他照顾许宣，许宣到镇江后就住在何家。

白娘娘和青儿跟踪来到何家，许宣非但不认，还出语奚落，白娘娘和青儿

百般解释，最后白娘娘欲投江自尽，许宣才动了感情，又经何员外劝说，终于夫妻相认。夫妇俩和青儿都住在何家。何员外见白娘娘貌美，不禁意乱心迷，便诱他上望江楼看江景，想乘机非礼。白娘娘变成一个大头青胖鬼，结果把何员外吓个半死。

金山寺法海和尚来向许宣化取一块一百余斤重的檀香，许宣答应第二日送去。白娘娘不允，许宣执意要去，第二天早已有人接应，把他带到讲堂见法海。白娘娘和青儿赶到金山寺，软硬兼施，要求放回许宣，法海非但不答应，还召来护法神收伏白娘娘，白娘娘大怒，指挥蟹、虾、龟、蛙出战，顿时水势大作，漫过金山，但被法海用袈裟罩住山头，水势逐渐退去，护法神用钵盂来罩白娘娘，幸被文曲星托住。法海知白娘娘腹中有孕，不能收服，便送许宣去临安，与白娘娘了此孽缘。

白娘娘和青儿借水逃脱，来到临安。因白娘娘腹中疼痛，两人便在断桥亭内休息。此时许宣也到了临安，双方相遇，许宣把责任全部推在法海身上，白娘娘心软，原谅了他。他们一起投奔到许宣姐姐家，白娘娘不久产下了男儿。半月后，许宣去净慈寺见法海，法海让许宣将钵带回，许宣不忍下此毒手，法海决定亲自收取。

第二天清晨，许宣将姐姐姐夫引开，自己去服侍白娘娘梳妆，法海带了二揭谛神来到，白娘娘被收入钵内，化为蛇身。青儿进来欲救，被法海拦住。青儿大骂许宣忘情负义，并扑过去要杀他报仇。揭谛神上前将其收服，锁在七宝池边。许宣自觉负心，顿时省悟，愿随法海出家。法海将白蛇埋在雷峰塔底，永远镇压。护法韦驮奉佛旨接引许宣登天。

十六年后，白娘娘之子许士麟得中状元，佛怜他一片孝心，特令揭谛神放他们母子相见一面。许士麟正在塔前拈香哭拜，白蛇现身。许士麟见娘大哭不止，白娘娘叮嘱儿子千万别学他父亲薄幸。又过了几年，白蛇灾限已满，法海奉佛之命，将白蛇赦了，并饶了青蛇，最后天女引领白云仙姑和青儿一同去忉利天宫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仙姑下凡，小青侍左右

初春的杭州，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西湖岸边，花红柳绿，莺歌燕舞，踏青的人络绎不绝。一年四季囚在家中的女眷们，难得有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，于是一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，三个一团，五个一堆地叽叽喳喳，评头论足，谁的弓鞋做得精细啦，谁的锦裙华丽啦，好不热闹。各家的男人们只管评花赏景，指点江山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僻静处一男一女正在争论，男的黑衣黑冠黑脸膛，身材粗壮，女的则一身素缟，娇媚俊俏。原来那男的是居深山修行多年的道士黑风仙，那女的则是昔日在峨眉山苦修千年的白云仙姑。她本已修炼多年，道术无穷，几近正果，只因曾下凡尘世，被人间的荣耀繁华及人们的至爱真情所吸引，一意孤行，要在人间结一有缘之士，成家立业，过恩恩爱爱的小日子。黑风仙和她本是结义兄妹。面对她的选择，黑风仙不辞劳费脚力，从远远的天涯来到杭州，要劝她改变主意，继续修行。

黑风仙已劝说多时，见白云仙姑仍意志坚强，就说：“仙姑呀，想当年你在峨眉山立志修炼，坚心参悟，还曾教导我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，没想到我没变，倒是你先变了。”

“义兄，我以前净心苦修，是相信终能成正果。但正果是什么？还不是守着青灯黄卷，孤寂地度过一生。你仔细看看人间，哪个活得不比我们幸福。同是青春女子，别人能享受人间快乐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呢？”

黑风仙一听，又气又急，不禁跺脚道：“仙姑呀，你一心只想享受人间荣华，

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万事都不能永远依恃。人间是有许多乐事，但也有很多苦恼。祸福荣辱，瞬息万变，说不定哪天乐极生悲，命归西天，到头来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我看你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白云仙姑不愿再和他争辩，她知道自己一旦下了决心，谁也无法改变，就说：“谢谢义兄相劝，我决心已定，决不后悔！”

黑风仙此来的目的，一是想劝说仙姑回山修性，二来也要告诉她，她的出走，已惹恼了如来大佛，如来曾当着众神的面大骂她妖孽，破坏了佛门清净，并已派法海法师持法力无边的宝钵下凡，四处寻找她，发誓找到后要将她镇压在雷峰塔下，永远不得出世。黑风仙身为仙姑义兄，深深为她的命运担忧。他不顾危险，悄悄偷渡人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才在这里找到仙姑，没想到仙姑这么倔强，自己的好言一点也听不进去。不得已，他将真相告诉仙姑。

仙姑一听，冷静地笑了笑：“我早就料到会这样，如来对违背他意志的人，向来不会心慈手软。但为结有缘之士，我已顾不了这些，况且有我昔日修炼的道术相助，藏形隐迹，随机变化，不会有多大危险。”

黑风仙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此行先往哪里？”

“别处不去，暂时就住在这人间天堂的杭州。这里山美、水美、人也美，我相信会在这里找到有情之人的。”白云仙姑说着，就陷入了无限向往之中。

“什么时候再回峨眉山仙洞？”

“多则一年，少则半年。我本打算找到意中人后立即就回，没料如来这么不仁不义，我还回去干什么？我将永留人间，和正常人一样结婚成家，相夫教子。”

“义妹，到了人间，你自当随机应变，多多珍重，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，早早告知我。”

“谢谢义兄，请受我一拜。”

就这样，兄妹两挥泪告别。

黑风仙驾云而去，白云仙姑则随着踏春的人们四处游玩。面前的一花一草，无不使她留恋，她终于告别了孤寂的佛门，来到这多姿多彩的人间。

前边，一群女子不知因什么事，一个个笑得面若桃花，好不开心。仙姑也急匆匆奔去观看。原来，她们在西湖名景花港观鱼处逗鱼玩。只见清澈的湖水中，一群红亮的金鱼摇头摆尾，游来游去。一位姑娘向水中投了一颗花生，众鱼一拥而上。姑娘又投了一颗，群鱼又掉头猛追，逗得姑娘们又一阵大笑。一位姑娘笑指刚才投花生的那位说：“娟儿，你看那红鱼，像不像你？”

“才像你呢！”

“怎么像我？可没有人给我送胭脂，把脸抹得红红的，羞不羞？”

“你真坏，眼红了是吧，明儿赶快也找个，让他把胭脂店搬到你家，从头到脚抹个够。”

不知谁插了一句：“那还不成个女关公，吓死了相公。”又是一阵哄笑。

游玩了半天的白云仙姑，口干舌燥，腰酸腿疼，三寸金莲已寸步难移。路边有一家茶馆，里边人很多，大多是玩累了的游人。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见闻和街坊们的闲事。仙姑进去坐在最里边一张桌子前，要了一杯清茶，慢慢品尝，并留心听旁人讲话。自己的住处还没个着落，说不定从他们口中能得到一点消息。

就在仙姑快要喝完最后一杯茶时，门口进来一老一少，老者长吁短叹，少的则无忧无虑。两人走到仙姑旁的空位上坐了下来，店主忙招呼伙计上茶。两人边喝边聊，只听老者说：“人的命，天注定，想不到像裘王那样身居显位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吃尽山珍海味的王爷，竟会暴病而死。”

少的应上话：“老伯，病可不长眼睛，管你是王爷还是草民。”

老者说：“这倒罢了，他尸骨未寒，身后的那一大堆妻妾儿女，竟为财产争打起来。这不，偌大一个裘王府，财物被一抢而空，妻妾又另觅人家，儿女则各奔前程，如今空空如也。”

少的问：“王爷一死，您这老管家也只得另寻主人。新主人寻到没有？”

老者叹了口气说：“没有啊，像王爷那样的好人不容易碰到。”

少的问：“您老是不是还住在裘王府？”

“谁还敢再住那里？”

少的不解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老者头向前一倾，神秘地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裘王府已变成鬼府了。自从王爷一死，那里每天晚上闹鬼，曾有人亲眼看见一身着青衣的女鬼，青面獠牙，呼风唤雨，指挥群魔大闹裘王府。她白天蛰伏不出，静采日月精华，晚上则四处伤害百姓，特别是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，就抽肝吸肺。”

少的听了，大吸一口冷气，说：“怪不得最近有人说一青青女鬼，原来就住在裘王府，好不吓人！”

坐在一边的仙姑一听，心想，再厉害的鬼怪，难道能吓倒我？且让我细细打探一下裘王府的地址，前去降服她，好借住裘王府，伺机寻找有缘之士。

怎样才能打听到裘王府的地址呢？仙姑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她突然捂着肚子“哎哟……哎哟”直唤。邻座的老者扭头一看，只见这位一身素服的少妇脸色发青，头冒冷汗，便问：“请问娘子怎么了？”

白云仙姑一看老者搭上了话，便弱气柔声地说：“不瞒老伯，今天出游时身

体就有些不舒服，半道儿实在走不动了，才进茶馆歇息。”

老者见她孤身一个妇道人家，疑惑地问：“娘子怎么单身独行，无人陪伴？”

仙姑一脸愁苦地答道：“我家官人、孩子本和我同来，怎料在那边假山上观景时，孩子不小心，一脚踩空，滚下山去，当场晕过去，官人急了，安顿我先在此等候，他送孩子去看郎中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见他回来，真急死人了。心一急，旧病就犯。……哎哟，哎哟，疼死我了。”

老者见她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，关切地问：“如果娘子不嫌弃的话，让我和这位小兄弟送娘子回家。”

仙姑一听，故意说：“素昧平生，怎好打扰两位。”

老者一听，连连摇手：“看你说的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病成这样，谁见了都会起怜心。快说你家住在哪里，我们这就送你回去。”

“我家就在裘王府隔壁。”

老者一听，不由一怔：“我在裘王府几年了，怎么从未见到过娘子？”

仙姑心头一惊，但立即冷静下来，柔声说：“我常年疾病缠身，很少出门，街坊邻居，没几个熟悉的。”

“噢，怪不得没见过你。”老者说完，招呼那位小兄弟快快备车，送娘子回家。

车子七拐八转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穿行。约有一锅烟功夫，来到一个街口，街口牌子上写着“双茶坊巷。”小兄弟勒马慢了下来，高声对车厢内的仙姑说：“娘子，快到了。”

又走了几步，远远望见高大的门楼，青砖红瓦，彩釉涂墙，好不气魄。白云仙姑心想，这条巷子就这家门面气魄，肯定就是裘王府了。正想着，车停了下来。这时，她下了车，向老者说：“老伯，小兄弟，请你们进家喝口茶，歇息一会儿再走吧！”

两人连连摆手：“不进去了，你家孩子伤势还不知怎样，你快快回去照看，我们告辞了。”

白云仙姑双手一抱，连向二位施礼，并讲了好些感激不尽的话。

马车嘚嘚远去，白云仙姑拿不准面前的高楼大门是不是裘王府。此时正是午饭时候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她想打听一下，又怕引起别人怀疑。这时，蹦蹦跳跳，过来一群小孩，每人手拿一串糖葫芦。真是天赐良机，白云仙姑趋前问一个小女孩：“小姑娘，哪家是裘王府？”

小姑娘嘴里正嚼着一个糖葫芦，咕噜着，小手指向面前的高门楼。没错，这家确是裘王府。白云仙姑心中一喜，待孩子们走远了，看看四周再无别人，一

闪，就进了黑漆大门……

这黑漆大门中，本是荣耀了几十年的裘王府，不料裘王暴病而去，身后的妻妾子女们将家中财物水洗一空，作鸟兽散。昔时日夜鞍马川流不息的王爷府，今日竟门可罗雀。加之又常闹鬼怪，过路的人都远远绕行，躲之惟恐不及。府内空旷的花园杂草丛生，怪石屹立，时有鸟雀惊飞，一派衰败的楼榭亭台，似乎在诉说着从前的富丽堂皇。朱红的房柱，油漆斑驳；玉石砌成的台阶，也生了厚厚一层苔藓。几间房门都虚掩着，毫无住人的痕迹。

原来裘王去世不久，妻妾们全都出走，偌大的裘王府只有裘王的一个小妾和一双儿女居住。一天，小妾正在花园中散步，忽然草丛中钻出一条青蛇，三尺余长，蛇头高仰，一双眼睛直射绿光，森森吓人。小妾尖叫一声，吓晕过去。儿子和女儿在房内听到母亲的惊叫声，立即赶了出来。一看，除了晕倒的母亲外，什么也没有。那小妾醒后，差人彻底清扫花园，铲除所有杂草。折腾了几天，连青蛇的影子都没见到。但一想起那双发光的绿眼，便不寒而栗，最后，带领儿女投奔娘家。

后来据巷人传说，那青蛇是裘王大小姐的化身。裘王生前十分宠爱小妾，常年不去夫人房中，但却十分喜爱夫人自己生的大小姐。大小姐从小娇惯，说一不二，深为母亲的冷落境遇不平，常指桑骂槐地在小妾门前撒泼。小妾只能心中暗恨，却不敢有一丝表露。她明白，如果得罪了这位千金小姐，吃亏的只有自己。

一日，大小姐突然莫名其妙地关上门哭闹起来，大半天谁也叫不开门。裘王心里纳闷，好端端的闹什么，便让人撬开门，询问女儿。在父亲的严逼下，大小姐从实招了。原来她和一个串街的戏子有私情，没想到戏子占了便宜后远走他乡，连个影子也没了。裘王一听女儿干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，大为恼火。平常他连一根指头都舍不得动女儿，这次竟让人将她捆起来打。全家人谁也不敢上前劝说，这下小妾可得意了。

见裘王几天心情不好，小妾便使出浑身解数，百般妩媚，万般妖冶，讨王爷欢心。等王爷渐渐将此事淡忘，小妾又在枕边吹风，大小姐干了这等丢脸事，还不趁早斩草除根，难道等她将肚子里的野种生下不成？王爷一听有理，便准备差人请大夫给小姐吃药打胎。小妾又说，这等有伤体面的事，最好别让外人知道，否则王爷的脸朝哪儿放？王爷一时作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妾说，老爷别急，我那房中丫环口紧，派她出去买药，谁也不知道，这事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没了！老爷一听，深为感动。平常大小姐百般刁难，小妾从不计较，关键时刻，又救她一把，老爷越发宠爱小妾。

丫环买回药后，小妾亲自煎煮，伺候小姐服下。几服药后，未成型的胎儿打下来了，家人长出一口气，大小姐也改变了对小妾的态度。

约莫过了一个月。一天，小姐上街回家后，突然面色苍白，头冒冷汗，下身流血不止，王爷吓得不知所措。这时小妾悄悄在他耳边说，说不准又干了那事，刚打过胎，身体虚弱，一干那事就大出血。王爷信以为真，当场就气晕过去。顿时全家大乱，大家只顾救王爷，将大小姐放在一边，只有老夫人守在女儿身边。一会儿，大小姐面色发紫，七窍出血，一命呜呼。老夫人悲痛欲绝，一病不起，不久也去世了。

大小姐母女去世，小妾终于除掉心头之恨，她暗喜自己手段高明，毒死小姐且不留一点痕迹。原来那打胎药里加了一种慢性毒药，当时没反应，隔一段时间后药性才发作，先是下身流血，继之七窍出血。王爷不明女人事理，以为大小姐又干了那事，他做梦也想不到是自己的宠妾下了毒手。

这青青女妖秉承了大小姐桀傲不驯的脾性，经常兴风作浪，骚扰街坊四邻。加之她手下还指挥了一帮喽罗小妖，更是肆无忌惮。

白云仙姑走进院子，见院内空落，各间房门都虚掩着，便喊了一声：“此处有没有人？”

这时，正在一石旁酣睡的青青，被喊声惊醒。她恼羞成怒，心想谁这么大胆子，竟敢在这里乱喊。走近一看，见是一白衣女人，面貌秀丽，身姿袅娜，便“腾”地一声，随一股青烟，飞落到白云仙姑面前，厉声问到：“你是何方妖孽，怎敢擅自闯入我的巢穴？”

白云仙姑本想和她好言相商，但见她出言不逊，不由火冒三丈，气愤地指着青青说：“我是大名鼎鼎的峨眉山白云仙姑，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来问我？”

青青也不示弱：“我乃千年修炼的青蛇是也。”

白云仙姑一听，鄙夷地唾了一口说：“你原本不过一条小小的青蛇，竟也敢在这里逞能。我白云仙姑早就看中了这个宅院，请你速速离开，否则性命难保。”

青青一听此话，不由怒从胸中起，心想我在这里吐雾兴云多日，谁也不敢吭一声，今天倒有人来教训我！只见她腾空跃起，高喊一声：“你这个泼怪休得无礼，看我来收伏你！”

白云仙姑一看她要来硬的，也不示弱，凌空就是一掌，直打得她晕头转向。接着飞起一脚，照准胸口踢去。别看仙姑小小的三寸金莲，踢在人身上却似铁钻穿心，五脏俱裂。

青青见身敌不过仙姑，便喊了声：“小妖们出来。”就见一群小妖从地下钻出，直朝仙姑扑来，立时从四面围住了仙姑。

仙姑冷笑一声，“雕虫小技，看我如何收拾！”说着腾空而起，金莲横扫，纤手直劈。只这一下，便倒了七八个，剩下的也抱头鼠窜。

青青还是不服，带着残兵败将继续打斗。战了一会儿，青青渐渐支持不住，白云仙姑趁机又是一脚，踢得她爬在地上一动也动不了。见白云仙姑的铁掌又要落下，青青连连告饶：“小畜有眼不识大仙，乞望饶恕。”同时，头也像捣蒜一样，直向仙姑磕头求饶。

白云仙姑见她服了，便停了下来。“既然你已服我，我也不杀告饶之鬼，起来吧。”

青青见仙姑发话，连忙起身。“大仙，敢问你从何处来？”

“我是从峨眉山来的，本想在此结一有缘之士，共结秦晋之好。”

“那你怎么找到这里？”

“下来这么多天，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找到，今天偶然听人说此处有一裘王府空宅，便来察看。”

“大仙，这里空房多间，任你随便挑选，我另寻住处。”

白云仙姑一听青青要走，连忙阻挡：“你不用走，我们同住这里，也好有个照应，你看如何？”

青青一听此话，感激不尽，又是一番磕头作揖，同时心想，这大仙不仅法术高明，心肠也善，要是自己的话，早将她赶尽杀绝了。

白云仙姑将青青扶起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此次下凡，为结一有情之人，处处小心谨慎，惟恐别人看出破绽。”

青青一听仙姑有难处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大仙有何难处，青青愿赴汤蹈火。如果你有相中的人，只管说一声，我去擒来便是。”

仙姑见青青很讲义气，但有些莽撞，不讲道理，便开导说：“人间事不可强求，如果我相中他，而他却对我无意，便不要去强求。男女之事要两厢情愿，才能幸福美满，你没听说人间有句俗语：强扭的瓜不甜。”

青青一听，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两手一摊，一副为难的样子：“这么说，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了？”

白云仙姑见她彻底心服口服了，便说：“我下凡这么多日，总是孤身独行，又是一介女身，没个随伴，甚是不便，不知你愿不愿做个随身丫环？”

青青双手一拍，说：“哎，你怎不早说，这有什么难处，不就伺候左右吗？”

“既然你愿意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过，你且将真面目隐藏起来，变一个丫环模样我看看。”

“要说瞒天过海，变幻身容，我可是高手，你先等等，且让我进房去变。”随

着一股青烟，青青飘进房内……

青青进房后，白云仙姑漫步院内。院子虽久不住人，无人收拾，但正值春暖之时，百花齐放，百鸟啼鸣，一派春意。白云仙姑不禁轻唱慢吟：“听檐前鸟鸣，看满院春色，杨柳绿初齐，韶光丽如此。”仙姑轻拾翠裙，漫步院中，面对如此美景，只恨身边没个人儿共享。想到这里，不禁长叹一声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门外进来一个俏丽女子，生得削肩细腰，鸭蛋脸型，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，穿红着绿，一蹦一跳来到白云仙姑面前。

“请问娘子有何忧戚，在此长吁短叹。”

白云仙姑正独自叹息，不料一个人突然站在面前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抬眼一看，这么漂亮的小姐，不知从哪里来，便问：“小姐是何人？”

“嘻嘻，咱俩曾见过面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说着，随手摘下一朵小花插在头上，问正在纳闷的白云仙姑：“瞧我漂亮不？”

不待白云仙姑回答，她又说：“好花只配美人戴，我戴这花，有些辱没了它，娘子如果戴上，定会羞云遮月。”说着，就往白云仙姑的头上插。

白云仙姑立即喜欢上了这个可爱活泼的小姐，任她在自己头上摆弄。

小姐一边给白云仙姑戴花，一边问：“娘子真的不认识我了？”

“真的，我从未见过小姐。”

“哈哈，看来我的幻身之术确实高明，连娘子这样的大仙都骗过了，以后肯定天下无敌！”

白云仙姑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。原来这个可爱的小姐就是青青变幻的。

“青青，你果然身手不凡，要不是你提说，我真的一点也分辨不出来。这就好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俩在人面前以主婢相称，你唤我白娘子，我唤你小青，在人后以姐妹相称，怎样？”

“行。娘子，请先受小青一拜。”说着，小青笑嘻嘻地向白娘子躬身施礼，惹得白娘子捧腹直笑。

“你这个丫头，没正经的，就知戏弄主人。”

“小青不敢，小青有罪。”说着又是一拜。

主仆两人嬉笑打闹了一会儿，言归正传。

白娘子问小青：“你在此居住多时，可知何处景美人盛，咱们就到那里去。”

小青皱皱眉，想了想说：“西湖边人最多，一年四季游人不断，此时正值初春，游人更是如织，要去咱们就去那里。”

白娘子一想，自己刚下凡时，曾去过西湖，那里确实景美人多。于是，决定先去西湖。

二、许宣落魄，李仁留妻弟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凄凉的清明节，郊外祭祀扫墓的人络绎不绝。有的一家老少，一齐出动，共祭祖宗；有的则是白发苍苍的父母哭祭自己早逝的儿女；有的是寡居的新妇祭奠自己逝去的丈夫。

墓地里乌鸦盘旋，纸灰飞扬，香烟弥漫。缭绕的烟雾中，哭声此起彼伏，好不凄悲。

祭奠的人群中，有一年轻书生，眉清目秀，削肩窄腰，俊秀儒雅，粉白如玉，身着灰服。他一个人独跪坟前，已哭了好长时间，只哭得天昏地暗，泪涕四流，脸色发青。今天他一则祭奠自己的父母，二来也痛哭自己的不幸身世。他就是严州桐庐人许宣，年刚弱冠。他家祖上三代曾为朝廷命官，身居显位，家资巨万，富贵无比。他家的府第，高楼巍峨，亭阁耸立，桐庐城内无人比得上。许宣从小聪明伶俐，加之家教甚严，又在私塾上学，小小年纪便精通诗文，能诗会赋，颇得家人宠爱，但生性却有些懦弱轻薄。父母在世时，家中富裕，他只管吟诗作文，家事一概不问，且出手阔绰，常邀三朋四友在家饮宴作乐。不料命运多舛，他父亲因一桩贿赂案吃了官司，被削职下狱，家产全部籍没。不久，死于狱中，他和母亲无依无靠，四处流落。昔日依附他们的亲戚，惟恐惹上麻烦，都躲得远远的。只有一个姐姐嫁在钱塘李家，姐夫在县衙中作捕快，终日为缉捕盗贼奔忙。姐夫为人忠厚，颇讲义气，见他母子俩落魄，便收留下来，视若一家人。但母亲心性好强，不愿长寄别人篱下，住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。母子俩回到老家，用仅剩的钱物买了一条渔船，准备在桐江上捞鱼为生。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刚买到船的当晚，母子俩没有经验，没有拴缆绳，竟随便将船泊在江边。第二天起来一看，船早随江水而下，不知漂到何处去了。真是走投无路，天要绝人。母亲一气之下，含恨投江，剩下许宣一人四处漂泊。

许宣想起自己身世，不禁仰天长哭。想当年父母在世时，自己胸怀鸿鹄之志，发愤读书，经史子集，无所不通。本想继续学业，中个秀才，光宗耀祖，没想到如今空怀满腹经纶，想要上京赶考，连个路费也凑不齐。哎，生涯何处飞蓬转，时乖拗煞男儿愿，漫说志冲霄汉……

祭奠完毕，孤苦伶仃的许宣回到家中。推门看看，昔日的富丽堂皇一扫而去，院子里荒草丛生，遍地残枝败叶；房屋倾倒，蛛网密布，老鼠在房梁上窜

来窜去。房中空无一人，惟独厅堂还算完好，许宣便收拾了一下，准备过夜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信差推门而入：“请问这是许官人家吗？”

许宣赶忙出了房门，应答道：“在下便是，请问差官有何事……”

“这里有官人一封家书。”

许宣接过一看，是姐夫来的信。原来，姐夫、姐姐得知母亲不幸身亡，本想前来奔丧，顺便将许宣接到杭州。但由于姐夫公务在身，姐姐也身怀六甲，行动不便，只好来信让许宣自己去，随信捎来一些银两，以作许宣盘资。许宣看完信后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自从父亲吃了官司，亲戚们能躲避的早就躲得远远的，只有姐姐一家，时常挂念他，不时捎些钱财接济，真是骨肉同根，手足情深啊。

许宣看完信，抬头一看，信差还在旁边。他明白了，从前信差给他们家送信，每次都给小费，看来他还想要。

“差人，你没看我家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，我也靠别人接济过日子，实在没钱给你。”

差人一听，快快地走了，嘴里还不停咕嘟着什么。

信差一走，许宣就收拾行李。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就几件换洗衣服，几本旧书。一把钥匙上门，许宣当天就启程赶往姐姐家。

这一天，在县衙中充当捕快的李仁一回家，就举着手中的信向内屋高喊：“娘子，快，内弟来信了。”

娘子许氏一听说弟弟许宣来信了，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腆着个大肚子跑出来：“让我看看，信中都说了些什么？”她去拿丈夫手中的信。

“哎呀，看你急的，你要信干啥？又不识字。”

“那你赶快念念我听。”

“信中也没说什么，就说我们寄去的银两收到了，万分感激，还说他已动身，过几天就到。”

许氏一听，放下心来：“他来就好，他一个人在家，什么也不会干，连饭都吃不到嘴里，我老是挂念。他来就好了。官人我弟弟长住咱家，你不会嫌弃吧？”

“看你说什么呀，人还没来就说这话。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？如果我嫌弃，就不写信让他来了。”

“谢谢官人，你先歇息一会儿，饭菜马上就好。”许氏说着，就进了厨房，李仁也跟了进去。

“你进来干什么？让别人看见笑话，大丈夫家的，谁下厨？”许氏亲昵地推李仁出去。

李仁抓着娘子的双手说：“娘子，我是怕你身子不方便，帮帮忙。”

“有啥不方便的，别人家的娘子比我肚子还大，不也照常干活。你放心，我没那么娇气。”

“我们结婚几年，好不容易怀上孩子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可了不得。”

许氏一听，假装嗔怒：“原来你是心疼你的孩子。”说着重重摔了一下勺子。

李仁立即抱住她，说：“娘子息怒，孩子在你肚子，心疼孩子还不是心疼你，没有你怎么会有孩子？别生气，赶快做饭吧，我肚子早就饿了。”

“噢，刚才还说怕我不方便，现在又催人赶快做饭，你到底让我怎么办？”

李仁一听又是自己失嘴，忙打拱作揖：“娘子饶恕，全是老夫不是，你坐着，我来。”说着就挽起袖子，端起面盆。

许氏一看，不禁“噗嗤”一笑：“去去去，你会做什么，别越帮越忙。”将李仁推出房门，自己一个人忙起来。

李仁回到卧房，躺在床上，闭目静想起来。他们结婚五六年来，一直恩恩爱爱，可惜美中不足的是，膝下久无子女。眼看着同时结婚的街坊个个抱上孩子，就他们迟迟不见动静，急得他四处求神问医。多亏有人指点，寻找了铁线巷王怀礼的生药铺子，人称王怀礼是送子观音，专治男女不孕症。果然，吃了他几服药，娘子就有喜了。李仁想到这，高兴得从床上坐起。

“官人，快来吃饭。”许氏将饭菜放在院中石桌上。

李仁从房中出来，坐在桌前，不由分说，就狼吞虎咽起来。

“官人，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我想了想，我弟来后，如果老闲在家，他会闷得难受，你一个养活三口人也紧巴，不如给他找个差事干干。”

“不就多一张嘴，有我们吃的，难道还能少了他的？你身子越来越不方便，就让他在家帮你打个下手，我也放心。”

“我没事，别人看起来笨重，自己感觉没一点负担。再说我自己也会当心，你就别担心。我弟学了一肚子学问，总不能让它烂在肚子里！”

“说的也是，如果我们老让他呆在家里，会影响他的前程，让他出去见见世面，没准还会干出点名堂。”

许氏接过话说：“也不指望他能有什么作为，只求混口饭吃。我弟生性浮躁，又从小娇惯，不像你那么实在，只要能本本分分地干活就行了。你下午去县衙，多问问同僚，看有什么合适的差事，让他干干。”

李仁边吃边点头。两人吃吃说说，一顿饭吃了两顿饭的功夫。

李仁吃完后，看时间还早，又坐在树荫下喝茶。院中榴花盛开，火红一片。月季、牡丹、美人蕉等各色鲜花也争奇斗艳好不热闹。

许氏在厨房收拾完毕，出门见官人正准备上衙门，又追到大门口：“你别忘了帮我弟打听一下，好赖给他找个差事干。”

“行行，我一定问，你快回房歇息，别累坏了身子。”

“我又不是泥捏的，你可别忘了正事。”

“记住了，你说了多少遍，话在耳里都生根了。”

送走官人，许氏回房小憩。迷迷糊糊，看见一个小女孩穿得花红柳绿的，头上扎了个小髻髻，蹦蹦跳跳跑进房门，手里拿束野花，脸上红扑扑的，摇着她喊：“妈妈，你看这么多花，是我刚采的，可香了，你闻闻。”说着，就将花伸到她鼻子底下，鼻子被花一撩，痒痒的，她不由“啊嚏”一声，醒了过来。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在做梦。梦是征兆，莫非肚里真是个女孩？女孩也好，是娘的贴心棉袄，长大了，也能帮娘料理家务。许氏越想越高兴，顺手拿过床头的针线筐箩，准备再做件小衣服。她已做了三四件，但还嫌不够。听人说，小孩的衣服不嫌多，有多少能用多少。她做一会儿，比划一会儿，惟恐做得不合适。

院中的鸟儿叽叽喳喳，微风吹过，阵阵花香扑鼻而来。肚中的小孩也不安生，不停蹬动，许氏幸福地摸摸肚皮，腰有些酸疼，她放下手中的活儿，躺下休息……

不知躺了多长时间，大门外一阵敲门声，惊醒了梦中的许氏。她立即下床去开门，开门一看，是弟弟许宣。

“姐姐。”

“宣弟，是你，快进来。”

许氏反身关上门，接过许宣手中的包袱，上下打量着许宣：“宣弟，路上可辛苦？”

“不辛苦，路途近，那船家也好，饭菜都很合口。”

“肚子饿了吧？快进屋，姐姐这就收拾饭菜。”

“不用做了，刚在船上吃过，还喝了几口酒，肚子饱饱的。姐夫还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，快了。”

“你快坐下歇歇，我倒杯茶去。”

许氏出去倒茶，许宣坐在床边，见身边的筐箩里花花绿绿，顺手抓起一看，是件小夹袄。心里纳闷，姐姐家又没孩子，这是给谁做的？

“姐姐，”许宣隔窗高喊，没见答应，就出了房门，手上还拿着小衣服。

“姐姐，你给谁做这么小的衣服？”

许氏一看，不好意思地一笑，说：“你呀，都快当舅舅了，还这么不懂事，你没看见？”许氏指指肚子。

许宣这才恍然大悟，一拍脑袋：“你看我，原来是给小外甥做的。姐姐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“你呀，越说越糊涂，现在谁知道是男是女。再别浑说了，快坐下喝茶。”房子有些热，俩人便在院中聊起来……

太阳落山时分，李仁哼着小调回来了。推门一看，当院的石桌上放着茶杯，便知有人来过。还没进房门，就朝里喊：“娘子，今天是否有客人来过？”

房内姐弟俩一听喊声，同时出门。

“是内弟啊，何时到家？”

“姐夫回来了，我已到了大半天。”

“官人，你和宣弟坐着喝茶，我去做饭。”

李仁忙阻止许氏：“不用做了，等会儿我和内弟上饭馆喝酒，为他接风。”

许宣一听，连忙摇手：“姐夫，不用破费，从今就是一家人了，还接什么风？”

“使不得，还是到外边吃。”

“姐夫，如果这样，我心里越发过意不去，以后常住这里，少不得要麻烦你们，今天就免了吧！”

李仁一看许宣执意不去，便让许氏多加几个下酒菜，又上街打了一斤酒，这才作罢。

不一会儿，饭菜做好，三个人围坐一起，亲亲热热地吃起来。

“内弟，多吃点，路上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定饿坏了。”

“姐夫，你们真是我的恩人，我家横遭不测，亲戚们大都躲得远远的，只有你和我姐依然如故，你们的情我今生都还不完。来，姐夫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“哎，怎能这么说，都是自家人，一家有难大家帮。那些没良心的人就不用说了，来，喝！”

杯盘交盏，不知不觉一斤酒就完了。许宣脸已通红。许氏忙劝俩人别再喝了。

“你看，只顾喝酒，把大事都忘了。”李仁突然一拍大腿。

“什么大事，这么紧。”许氏问。

“就是给内弟找差事的事。”

许氏忙问：“找下了？”

“有了眉目，你还记得咱们以前找的铁线巷王怀礼大夫吗？”

“哪还能忘？”

“就是他，现在他的药铺子生意做大了，需要帮手，四处找人。我们衙内一个同僚刚好和他是亲戚，他托同僚找个知根知底的人，我就将内弟情况说给同

僚，同僚当时就去告诉他，没想到他一口答应，不过要先见面再定。他医术高明，前去应聘的人很多，他想从中挑个人品好，又有学识的。内弟，事前也没和你商量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“姐夫，真太谢谢你了，这么好的事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，就怕应招不上。”

“你别泄气，听说前去应聘的人虽多，但大多不识几个字，只有你学识高，一定能聘上。等他一回话，咱们就去见面。这几天没事，你先四处逛逛，散散心。”

天色已晚，许氏将一间空房收拾了一下，铺了床新被褥，又搬进一张书桌一把椅子，将许宣安顿停当。

“宣弟，辛苦了一路，早早歇息，明天起来到外边逛逛。”

“姐姐，你也早早休息吧！”

姐姐带上门出去了。房中剩下许宣一人，他斜倚床头。抬头望，窗外月明星稀，树影摇曳，银河两岸，牛郎织女遥遥相望。低头看，银光盈满小屋，冰莹莹照在床上。许宣本是个多情的公子，一想这明月当头的晚上，万家团圆，自己虽在姐姐家，但房内只孤伶一人，枕边也没个人儿相伴，不由伤心落泪。

三、西湖相遇，私自订终身

转眼之间，许宣来杭州已半月有余，他已正式受聘于铁线巷王怀礼药铺。许宣心眼儿活，嘴儿甜，左一个师傅，右一个师傅，一会端杯茶，一会递把扇，讨得王怀礼十二分的喜欢。在药铺，他手脚勤快，除研药包药，招呼客人外，铺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加之又知书达礼，深得王怀礼喜爱。老先生膝下无子，视许宣如亲儿，将祖上传下的一些久不示人的秘方亲授给许宣，许宣跟他学了不少医术。

在师徒俩的料理下，生药铺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每天关门后还有人来买药看病，一大早门外就排起了长队。王怀礼本想再聘几个伙计打下手，又怕找不到贴心人，就让许宣搬住到铺子里，白天跟着自己卖药看病，晚上照看铺子，省得来回跑。许宣也乐意这样，一直吃住在姐姐家，总觉不方便。搬到药铺，白天忙完了，晚上一个人清静，还可看看书，温习一下师傅教的药理知识。

这一天，师傅外出购药，让许宣关上店门，休息一天。来杭州这么长时间，还没出去转过，听人说杭州是人间天堂，西湖更是杭州名景，何不趁机去西湖看看！

一大早，许宣穿戴整齐，直奔西湖……

刚到西湖边，但见湖水似镜，岸边车马如云，绿柳回廊，光景怡人。湖中游船画舫很多，笙歌阵阵，好不热闹。

许宣站在岸边一看，见码头上泊着几条小船，忙喊：“船家，租船。”

船中立即钻出一个小伙计，回答道：“官人，过来了。”

等许宣一上船，小伙计竹篙一点，小船驶向湖心，直朝人多处钻。

“船家，划慢点，这一路风景，得慢慢赏。”

“官人，你是第一次游西湖吧？”

“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在此划船几年，见过各式各样的游客，像官人这般细赏景物的，肯定是第一次来。常来的就不是这样了。”

许宣一听有趣，就问：“那常来的是怎么个样子？”

“你瞧，”小伙计手指湖心，“常来的官人，特别像你这般年轻俊美的，哪顾得上看景，只一味往女人堆里钻，那里的景才好看。”

许宣一听，不由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：“你这小伙计，真有意思，等我看完这湖光山色，再往胭脂堆里挤，也不迟啊！”

“这倒是，赏景赏人两不误。”

小船慢慢划行。时值早春，湖水明净，柳色微绿，梅花含苞，远山近景被点缀得一派旖旎。船家轻轻慢划，小船迂回宛转，傍湖徐行。不时有歌妓的画舫或卖花说书的小船尾随而来，劝许宣点首歌，或买枝花。许宣只顾赏景，顾不得这些，嘱咐船家见到叫卖的小船，快快避开。

小船出了钱塘门，沿湖而行，小行一会儿就到了有名的断桥。这断桥界于前后湖之中，水光潋滟，桥影倒映，如玉腰金背。许宣让船家在此停下，想看看断桥是否真“断”了。实际上，“断桥”并未断。许宣这就不理解了，他问船家：“船家，你说这桥好好的，为何人称断桥？”

“官人，如果你到冬天消雪之日来就会明白。冬天桥顶桥墩堆满积雪，太阳一照，桥顶上的雪先融，露出黑魆魆的一段桥身，而桥墩因地势低下，仍有积雪，远远望去，中间黑，两头白，如同断了一截，故人称‘断桥’。”

许宣觉得有理，连连点头。“开船吧，前边还有什么好景？”

“再往前就是孤山。”

许宣抬眼远望，只见湖中孤出，宛如水上蓬莱，山上楼阁参差，花木掩映，好一处人间仙宫。

上得孤山来，站在山顶四望，许宣不由吟道：“明湖绿如茵，锦桥锁流水。

塔影参差照，画舫随波漂。”远看四周峰峦叠翠，气势连绵，水天一色。

许宣正看在兴头上，只听山下船家在喊：“官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还有别处要看。”

许宣快快地下了山。在船家的引导下，又游了灵隐寺、天竺、宝石等名刹古寺，无不尽兴痛快。

这天，白娘子和小青也来游西湖，她们对这里的名山秀水一点也提不起神，一心只想结识有缘之士。这不，游了大半天，也没碰到一个中意的。

“姐姐，你看那边游人很多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“别再去了，你看那些凡夫俗子，浊气冲天，只知打情骂俏，逢场作戏，哪有什么俊才？我们先在岸边歇息歇息。”

就在这时，许宣的小船划了过来。“哗哗”的水声，引起白娘子的注意。她转头一看，看见坐在船头的许宣，不由心里一动，只见他一双花眼浑似点漆，两道眉毛弯似春山，口未言而先笑，一举一动，无不贤儒雅气。

“小青，你看那船中的相公怎样？”

“不怎样，还不和常人一个样！穿戴寒酸，一副穷酸样。”

“妹妹言之差矣，他虽寒衣遮身，但处处透出一股仙风道骨。”白娘子眼中现出一种企慕的神情。

小青看在眼里，知道白娘子被这白脸相公迷上了。上前摇摇发愣的白娘子：“姐姐，你就呆这，待我前去打个招呼。”

“小青，别这么莽撞，小心吓着相公。”

“哎哟哟，还不知人家心里怎么想，就开始护着他了。姐姐，别落个多情反被无情误，还是让我先去。”

“小青，你怎么这么不知礼，哪有小姐先和相公打招呼的？何况你这么风风火火，人家不笑咱们轻薄才怪呢。”

“哪怎么办？他独坐舟中，我们如何近得他？难道我们看着他坐船远去不成？”

“小青别急，待我想想办法。”白娘子托腮沉思。“有了，小青，你不是会兴风作雨吗？快快降场大雨，雨一下，那船必定靠岸。那时，咱们佯装避雨，躲到他船上，找个借口搭上话，不就成了？”

“姐姐，为求佳人，你真是费尽心机。你先在这里，待我躲在那边去化雨。”说着，小青就消失了。

说变就变，晴朗的天空顿时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狂风四起，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。正在兴头上的许宣抱头钻进船舱。

“船家，这西湖的天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朗日高照，这会突然骤降大雨。”

船家也觉得奇怪，以往可不是这样，如果要下雨，一大早就有征兆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，日头未落，雨点就下来了。

“官人，看来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。先靠岸避避雨，等雨小了再游如何？”

“行，只有如此。”

小船慢慢划到岸边，许宣和船家躲在舱内。

“哎，船家。”白娘子和小青抱头跑到船前。

船家听到有人喊，伸出头来。

“两位小姐有何事？”

小青上前说：“船家，你看这么大雨，能不能让我们上船避避雨？”

“船上已有客人。”

“有客人何妨，他避他的雨，我们避我们的雨，大不了出钱就是。”

“这条船客人已租定，我得问问他。”

许宣在舱内一听有人想坐船，伸头一看，见是两位小姐，一个素纱白缟，乌鬓如云，绰约窈窕，身姿翩翩，宛若仙女一般美艳动人。另一个一身淡绿薄纱，云鬓半垂，风流秀曼，面容娇艳。真是一对仙女下凡！许宣一时看傻了眼。

小青见他发愣，就急了：“相公，你到底愿意不愿意？你看这么大雨，淋得我家娘子不生病才怪呢！”

许宣猛惊过来，不知小青在说什么，只听到“愿意”两字，便满口答应：“愿意！愿意！”

小青忙施礼道：“谢谢相公。船家，这位相公可答应了。娘子，咱们进去吧！”

小青一跃上了船，又回过身来扶白娘子。白娘子脚刚着船，船晃了一下，人也随之闪了一下，许宣急忙站起扶了一把。待站定，许宣手还扶着白娘子，白娘子立时羞得满脸通红。

白娘子一进船舱，许宣只觉一股异香扑来，直熏得他迷迷糊糊。小青和白娘子坐在许宣对面，避而不看对方。

白娘子对小青说：“青儿，你看这湖光山色依旧，风物景致也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是故人已不在眼前，不由让人抚今追思。”说着，不由信口吟道：“湖上园亭好，重来忆旧游。径狭花迎船，池深柳拂舟。昔人皆已没，谁与话风流。”

许宣生性风流多情，初见白娘子已被她的花容月貌勾去了半个魂，当听了她吟的这首诗，更是按捺不住爱慕之情。他忍不住偷偷看了白娘子一眼，只见这位娘子纤纤玉手半遮面，肤白如雪，细腻光洁，云鬓低垂，脖颈上落了几滴雨水，随着轻微的呼吸，滚进衣内，立时溶化。许宣不由轻喘一声，心想这娘子不仅生得美若天仙，说起话来也斯文有礼，一看就是名门闺秀。许宣不由顿

生慕情，只是不知说什么好。

白娘子虽和小青说话，但她早就注意到许宣偷看她，心里明白相公对自己也有了好感，便向小青使了个眼色，小青领会了，立即转向许宣，先施一礼。

“相公，你瞧这雨越下越大，我们还得再躲一会儿，代我家娘子多多致谢了！”

“小姐多礼了，为人方便，自己方便嘛，快坐下。”

白娘子也施礼道：“中途遇雨，幸避宝船，免得雨淋风吹，万分感谢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，些须小事，何谢之有？”

小青插话道：“相公真是知礼之人。敢问相公尊姓大名？”

“不敢，小生姓许名宣，字晋贤。”

白娘子又问：“尊居何处？”

“小生住在铁线巷王记生药铺子，娘子府上何处？”

“哎呀，这么巧，我家娘子就在荐桥双茶坊裘王府隔壁，只和铁线巷隔两条街。怎么从未见过相公？”

“不瞒娘子、小姐，我不过寓居杭州，刚来不久。”

小青又上前忙问：“请问家中娘子可好？”

“惭愧，小生只因家中贫寒，加之父母新亡，尚未成家，孤身一人。”

听了这话，白娘子长出一口气，但还是不放心，又问：“相公未成家，聘可是聘下了？”

许宣低头答道：“也还未聘。”

小青佯装不平的样子，说：“娘子，你瞧相公这等知书达礼之人，却还形单影只，只怪那月下老人，太不公平了。这世间的小姐们，也只看门楼高低、钱财多寡，却不问人品如何，活该她们都嫁给七老八十的丑乌龟去。”

许宣见小青快言快语，不由一笑说：“小姐嘴真厉害。”

小青又准备说什么，嘴刚一张，白娘子便止住了：“青儿，别这么没大没小。”又转向许宣说：“相公见笑了，我这丫环可是个刀子嘴。”

“没什么，嘴是厉害，倒挺讨人喜欢。请问娘子尊姓芳名？”

小青忙代白娘子回答：“我家娘子是原任杭州白太守的小姐。老爷在世时，给娘子招赘一婿在家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位千金小姐，小生失敬了。小姐，你们也是来西湖踏青游玩的吧？”

小青抢答：“不是，是祭祀我家姑爷坟墓。”

“原来你家姑爷去世了，对不起，惹你们伤心了。”

白娘子悲戚地说：“我夫妻俩恩恩爱爱，谁料一场大病夺去官人性命，家父

也早早去世，只留下我孤身一人，守着个空屋。多亏小青相伴，才不致孤寂。”

“娘子请免悲戚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想当年我家也是官宦人家，食必山珍海味，衣必轻裘锦缎，没料一场官司涉嫌到家父，到如今落得个家破人亡，流落他乡，寄人篱下，哎！”

“相公别伤心，你我同为苦命人，今日相逢，也是缘分，还望多多保重。”

“我一介男儿身，虽无依无靠，倒还好说，娘子你孤身一人，干什么都不方便，更让人感到恹惶，听你刚才细诉衷肠，我许宣心儿悒快，恨不得……”

小青忙追问：“恨不得什么？”

许宣发觉失言，不由脸红耳赤，忙掩饰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小青“啐”了一口，嘬嘬嘴说：“亏你还是个男儿身，话都不敢说。”

这时，船家朝里喊：“官人，娘子，雨停了。”

小青一听船家将“官人”、“娘子”连在一起喊，忙钻出船舱，朝船头喊：“你这船家，怎么搞的，这么不会说话。”

船家被小青一训，莫名其妙，反问：“我怎么不会说话？这小姐好厉害。”

“我怎么厉害？你听听你咋叫的，‘官人，娘子’别人听见了，以为是两口子。你辱没了我家娘子倒没什么，人家许相公可是青春童子，还未婚配，传出去了，别人以为他已有了娘子。哼！”

这小青伶牙利齿的，说得船家目瞪口呆。小青又钻进船舱，故意朝白娘子和许宣说：“娘子，许相公，这船家真是不明事理，大白天这么‘官人，娘子’地乱喊，气死人了！”

两人一听小青的话，都羞得面孔潮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两人虽面带羞色，但内心却各怀心思。许宣私下想，这么漂亮贤惠的娘子，若能娶她为妻，真是前世造化。白娘子也心想，我下凡多日，总算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人，看他俊雅斯文，若能结为秦晋之好，也不枉我辛苦一番。

雨过天晴，船家拴好缆绳，刚要开口喊，却又住口。刚才被小青训了一顿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，十分尴尬，只得朝舱里白搭话：“船已拴好，请上岸吧！”

小青又抢白了一句：“你是叫天上岸，还是叫地上岸？”

白娘子忙止住她：“青儿，别这样，人家让你避雨，不谢谢人家，反倒训起人来。”说着转身赔笑：“船家，我这丫头少年不懂事，请见谅。我这里替她给你赔不是了。”

船家慌忙还礼：“娘子快起身，小的担当不得。”

三人上了岸，白娘子差小青付船钱，许宣连忙阻拦：“别客气，船是我租的，我来付。”

三人推让半天，还是许宣硬付了。

白娘子说：“相公，清早出门时，忘了带零钱，先欠着相公的，到家后立即让青儿送过去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

三人相伴，走了一程，到了一个岔道，许宣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娘子告辞了，小生要去前边朋友家拿把伞。”

小青不解地问：“天晴晴的，拿什么伞？”

“是前日忘在他家，今日顺便带回。”

眼看就要分手，却还没约好下次相会的日子，白娘子心中甚急，她又朝小青使了个眼色，小青理会娘子心意。

“相公，你先陪我家娘子一会儿，我去去那边就来。”

“你去那边干什么？”许宣问。

“女人家的事少问。”一句话呛得许宣无言对答。

小青走后，白娘子抬头看了一眼许宣，不料许宣也正凝视自己。四目相对，含情脉脉。白娘子眼中秋波荡漾，一张樱桃小嘴啾啾嚶嚶，欲说还罢。许宣目光炽烈，几可烤人，他实在按捺不住，恨不得立即将白娘子抱在怀里。白娘子见许宣醉眼迷离，知道他已丢了魂。

就在这时，天突然又下起雨，俩人跑到路边一棵小树下。

只见小青抱头跑了过来，边跑边喊：“这天，说下就下，咱们出门也没带伞，可怎么回去？”

“这……”白娘子也为难了。

这时，许宣说：“娘子如果不嫌，等我从朋友家将伞拿来，给你们两位打回去怎样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又麻烦相公了。”

“区区小事，谈何麻烦，你们先在此稍候，我速去速回。”说着，就顺岔道跑去……

许宣一走，小青不禁大笑起来：“这书生，真是好骗得很，难道他猜不透我刚才干什么去了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你就会戏弄人，除了我，谁知你一个柔弱的丫头，会兴风作雨。只此一次，以后再不许耍弄许相公了。”

“哎呀，姐姐，你这可就冤枉人了，我还不是为你着想。姐姐，你看那许相公如何？”

“什么如何？”

“你这会儿倒装起傻了，刚才在船中，他一直紧盯着你，痴痴迷迷。你也一样，一看他就脸红，平常你见了别的相公可不是这样。”

“青儿，你别瞎说。”

“好我的姐姐呢，没见你两人早已春心荡漾。今天真是天赐良缘，一个是德容之貌，一个是恭俭温良，若有一朝啊，两相当，配成双，便是我青儿也觉心欢畅。”

一会儿，许宣就打着伞跑来，腋下还夹了一把。

“娘子，给伞。”

白娘子接过伞，感激不尽：“相公的恩情，可叫我们如何回报？”

“不就一把伞，有什么谢的。”

白娘子又向青儿说：“青儿，明天一早就将伞给相公送去。”

“一把小伞，何劳青姐贵步。不用送了，我明天到贵府去拿，顺便拜访二位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哪有反劳之理？”

许宣说：“区区小事，何劳之有。”

许宣送伞之意，就是想找个借口去白娘子府上一访，白娘子也看出了此意，便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明早让青儿在街口等候相公，怕相公万一找不到门了。”

“娘子，那就这样，天色已晚，恕不远送，请二位快回吧！”

“相公也回，多谢了。”

说着，两下分手。

许宣走在路上，越想越兴奋。不料今日无意间竟遇到美人，叙出许多衷情，又约我明日到府上相会，真是喜煞人了。许宣不由高唱起来：“况遇天仙隔锦屏，一溪风月共清明。鸳鸯自解分明语，何必崎岖上玉京。”

当天晚上，许宣展转难眠，他被白娘子的花容月貌及高雅气质深深迷倒。只恨春夜太长，隔断了一对相思人儿。时过三更，许宣才迷迷糊糊睡着了……

天刚一放亮，许宣就赶紧起床，将店铺里外洒扫得干干净净，又研磨了几包药草。干完好一会，王师傅才进店门，他见许宣将一切都收拾停当，问道：“许相公，你起得这么早？”

“师傅，我早上有点事要外出，就早早起来收拾了一下。”

“有事你就去嘛，这里有我料理，何必起得这么早？”

许宣见师傅已答应，打个招呼就走了。

一出店门，许宣只觉心花怒放。平时没注意街道，原来这杭州城竟如此繁华，沿街到处是店铺，行人熙熙攘攘，挑担卖柴的，推车卖货的，骑马观花的，坐轿串亲的，还有说书卖艺的，好不热闹！街两边一溜青砖瓦房，道旁树木葱

郁，道路干净平坦。

许宣欲见佳人心切，也顾不得四处观望，只是快步如飞，前往双茶坊巷。

再说这白娘子，自从见了许宣，回到家中，整个人像丢了魂儿一样，神不守舍，整夜里睡不着，不是托腮凝思，就是照镜自怜。天不亮就早早起床，在绿纱窗下，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起来。她轻抹脂粉，细描蛾眉，轻点樱唇，一个头不知梳了多少遍，惹得小青在一旁直笑。

“姐姐，你别再折腾了，浓妆淡抹总相宜，昨天脸上的脂粉被雨水冲成那个样子，将个许相公都迷得双眼发直，今儿这个打扮，还不勾出他的魂来？”

白娘子一听，在小青头上点了一下：“青儿，你这张嘴呀，真该缝上。”

“缝上我的嘴，还有你的好事！你慢慢收拾，我再睡一会，昨天为你两造风雨，大伤了我的元气，今天得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小青刚睡了一会儿，白娘子就将她摇醒：“青儿，快起来。”

青儿伸了个懒腰，迷迷糊糊地问：“起这么早？”

“你不看天色已亮，许相公说不定早来了。你快去门口看看，他万一找不到门，转身走了怎么办？”

“他一定会来，万一他走了，只表明他用情不专，不值得姐姐爱。”

“好青儿，别睡了，算姐姐求你。”

青儿听白娘子这么一说，才起来。她很快梳洗打扮了一番，就去大门口。

小青在大门口等了一会，没见许宣影子，又回到房内。

白娘子一见小青进来，忙问：“许相公呢？”

“你的相公还在周公那里，街上空无一人，万籁俱寂，这么早连个鬼都没有，再等会儿吧！”

白娘子坐卧不宁，她只担心许宣是个薄情人，昨天不过逢场作戏，说说而已。只因自己求偶心切，把别人的应酬当真情。

小青见白娘子如此痴情，也不忍再调笑她，又出门张望。

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观尽长安花。许宣脚底生风，不多时，便到双茶坊巷。远远就看见青儿在街口张望。

小青也看见了许宣，“许相公来了！”

“正是，来了，有劳青姐在此恭候。”

“还不是我家娘子，怕你到此找不到门，早早就差我出门等候。哎哟，站得我腰酸腿疼。相公快请走，我家娘子已恭候多时了。”

许宣随小青进了一扇黑漆大门，只见眼前豁然开朗，花草掩映，百鸟啼鸣，楼台高耸，曲栏回廊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。许宣不由倒吸一口冷气，富豪大

户他不是没见过，他家从前也算得上桐庐一首富，但如此富丽堂皇，气势不凡的建筑，他还没见过。看来，娘子的父亲确是前任太守。他一进门，就四处观望，一双眼睛还嫌不够，惹得青儿掩嘴直笑。许宣见青儿笑个不停，顿觉失态，连忙收回目光，跟在青儿后边朝里走。

走到一处杨柳拂依的回廊边，小青停了下来：“相公，请在此稍候，我去告诉娘子。”

小青刚走一步，又折了回来，说：“许相公，我有一桩喜事要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喜事？”

“我家娘子昨晚回来，在我面前不停夸相公人品好，识文断字，又长得仪表堂堂，十分爱慕。”

许宣一听，不由脸红心热，心中暗喜。“没想到娘子这么高看我，她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家娘子独居几年，无依无靠，说媒的人踢破门槛，但没一个中意的。见到相公后，顿生爱慕，私下里告诉我，欲把……”小青说到这里，戛然而止。

许宣忙问：“欲把什么？青姐怎么不说了？”

青儿故意卖起关子：“你急什么，总归是要告诉你的。我先问你，我家娘子怎样？”

“好我的青姐呢，昨天我的失魂样你还没看够？我许宣长这么大，从没对一个女子这么钟情过。你不知我昨晚一夜难眠，满脑子都是你家娘子。今早天不亮就起床，只盼早早来见娘子。”

小青撅撅嘴说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许宣急不可待地问：“青姐，娘子告诉你，她欲把什么？”

“她私下里告诉我，欲把终身相托于你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”

“青姐，谢谢你。”

“谢我做什么，要谢谢我家娘子去，你到底意下如何？”

“青姐，不瞒你说，小生也早有此意，只是我父母双亡，我一人四处漂泊，潦倒落魄，没一点积蓄，怕以后委曲了你家娘子，所以，迟迟不敢说明。”

“许相公，若仅因家境窘迫而不敢承娘子雅爱，倒不必担心，我家娘子家资万贯，不愁你们享用一辈子。”

“小生真是前世造化，遇见娘子这等好人。”说着，连连向苍天作揖打拱。

“相公，等会儿见到我家娘子，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”

“青姐放心，小生再愚钝，这个自然知道。”

“那好，你就在此稍候，待我传娘子去。”

许宣双眼直送青儿沿一青萝小径进到一间碧窗纱、红格子的瓦房……

小青未进房门就喊：“姐姐，许相公来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，快领我去见。”

“他在回廊那边等姐姐。”

白娘子对镜端正了一下头发，跟着小青出来了。

远远的，许宣就看见晨光中走过来一个美人。只见她莲步轻移，身姿轻盈，仪态飘逸，翩翩若仙。再看颜面，娇容秀发，明眸皓齿，一双眼睛若含露梨花，煞是迷人。许宣一时神魂荡漾，心旌摇动，若不是青儿在旁陪伴，他早就上前将娘子拥在怀中了。

白娘子走到廊边忙施礼：“相公，有失远迎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“青儿，快领相公进房去坐。”

许宣忙阻拦：“不用了，就在此坐坐。”

“这里露气甚重，相公小心着凉，还是进房去坐吧！”

“娘子盛情款待，小生只好从命。”

三人来到娘子房前，小青忙上前开门：“相公请进。”

“娘子先进。”

进得房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只觉熏香扑鼻，异常清爽。娘子房中摆设，果然不同凡家女子，室内书籍字画琳琅满目，古玩珍品到处都是。

“相公请坐，青儿上茶。”

小青转身出去倒茶。

房内留下两人，白娘子痴痴盯着许宣，羞得许宣一直不敢抬头。白娘子觉得自己有些失态，忙没话找话：“昨天途中遇雨，多亏相公照拂，才不致我们姐妹俩淋湿。”

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，娘子太多礼了。”

许宣停了停又说：“昨天那么大雨，眼看娘子雨中受淋，小生我……我……”许宣一时张口结舌，脸红脖子粗的，不知如何表白。

白娘子忙接上话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不瞒娘子，小生当时怪心疼的，若不是小青在旁，我会献衣护娘子回家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羞得满脸通红，说：“相公，你说什么呀！小心别人听见。”

这时，小青端茶进来，问：“你们在这嘀嘀咕咕说什么，怕我听见？”

“青儿，相公只和我说昨天之事，有什么怕你听见的？”

“昨天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，不就在他船上避了会儿雨，又借了把伞吗？娘

子，你今天不是有话对相公说，快说呀，相公还要回家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急了，问：“相公真的马上就走？”

小青一看娘子那个急样，掩嘴大笑。白娘子知道青儿又在调笑她，挥袖打了一下，说：“青儿，你嘴里就没个正经话，只会戏弄姐姐。”

小青抢辩道：“娘子啊，相公今天来不过是取伞，难道他还要在这住下不成？”

“娘子不知有什么话要对小生说，小生洗耳恭听。”

“也没啥说的，你喝茶吧！”

许宣端起茶杯，轻轻喝了一口。不知是何好茶，一杯下肚，只觉气畅神爽。

白娘子又亲续了杯水，将杯递了过去。许宣接杯时，只见娘子十指如削葱，纤细修长，好生爱怜。

“请问相公，尊庚多少？”

“小生虚岁二十。”

小青“哎呀”一声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家娘子倒长相公一岁。”

白娘子又问：“请问相公府上还有何人，相公作什么事？”

“哎，说来话长。小生老家本在桐庐，从小在家习文读书，父亲原为朝中命官，不料因一桩官司，家父被下入狱。不久，病死狱中，家中财物也被官府收缴一空，留下我母子俩四处漂零。不久，母亲也投江身亡，只剩小生一人，便投靠杭州姐姐家。姐夫托人在一家生药铺子找了个差事，小生便在那里干活。”

白娘子一听许宣身世不幸，不由叹息：“相公饱读诗书，却遭此不幸，真可怜。”

小青见他们东拉西扯，不谈正事，在一旁直跺脚。许宣心里明白，故意问：“青姐是否有话可说？”

“我有什么话可说？娘子，你昨天对我说，有什么话要说与相公，今天相公就在眼前，不妨直说。”

许宣也故作不懂：“是啊，你我已这么熟悉，娘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！”

白娘子低头轻“咳”了一声。

小青又气又急：“哎，你就说吧，别急人了。”

“我倾吐衷肠，只怕相公不从。”

许宣忙应：“小生自当从命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奴家自从寡居，孤苦寂寞，每见别人一家团团圆圆，再看自己侧畔无伴，无不心生凄凉。自从昨日见到相公，被相公的儒雅仪表所倾倒，因此，私下里暗想，若相公不嫌弃，愿与相公结下百年姻缘。”

娘子说完这一番话，早羞得脸红如花，羞答答地躲在青儿身后。

青儿见许宣在一旁发愣，上前推了一把，说：“相公，我家娘子可把话挑明了，你还愣什么，你不是也有话对他说，还不快快说！”

许宣站起身来：“昨天见到娘子，恍若见到仙女下凡，你气质如兰可人意，色如美玉天生娇宠，私下里一见倾心。但回家仔细一想，我一凡夫俗子，怎配消受你这金屋芙蓉，更何况我家徒四壁，无依无靠，若答应了，只怕日后委屈了娘子。”

小青见许宣又是因家贫不敢应承，高声说：“我家娘子已经情愿，你还有什么踌躇的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相公，家贫又何妨，想当年卓文君当垆卖酒，盖世风流，椎髻荆钗，德耀人称雅操。何必以贫介意？”

白娘子这么一说，许宣感动不已，当下跪拜在地说：“既蒙娘子不嫌，小生真是三生有幸。娘子品德高洁，在此先受小生一拜。从此你我琴瑟合鸣，恩爱度日。”

小青见许宣连连跪拜，在一边直笑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既成了一家人，何必这么多礼。不过，我家娘子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不能就这样私下和你成亲，必得明媒正娶。”

许宣爽快答应：“这好办，今天回去我就求姐姐做媒，来贵府求亲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脸上升起一团红晕，眼看自己马上就要和意中人结为百年之好，不由喜上眉梢。小青也在一边凑热闹：“姐姐，恭喜恭喜！”

白娘子打了一把小青说：“别浑说，许相公想必都饿了，快去备饭。”

小青嘴一撇：“噢，我说呢，你们一好，肯定记不起我了，一大早我跑前跑后，这会儿也不问问我肚子饿不饿，却先问相公。”

“青儿，别贫嘴，快去备饭。”

“我才不备饭，昨晚你一夜未睡，扰得我也没睡好，这会儿你们的事完了，也该我休息休息。”说着，做欲出门的样子。

许宣见状，忙说：“娘子，不劳青姐，我先告辞，让青姐休息吧！”

小青一看许宣真的要走，哈哈一笑：“我说你这书呆子，坐着吧，昨天知道相公要来，早早已备好饭，你坐，我这就去拿。”

白娘子又叮咛：“酒也拿来。”

“少不了。”

……

饭毕，三人又坐下喝茶。白娘子喝了些酒，脸孔泛红，如朵盛开的牡丹，愈加妩媚迷人，看得许宣越发喜爱。

“相公，你和我家娘子既已私订终身，回去后即央媒说合，早成美事。”

许宣笑着说：“青姐，不用你说，我心里比你还急，像娘子这样绝世的美人，我不快娶，还怕落入别人怀中。”

白娘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相公，世上比我好的女人遍地都是。”

小青说：“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相公现在眼里只有娘子。”

“青儿，你又浑说了，你在我箱笼里取两锭银子来。”

小青转身去拿，取出后交给白娘子，白娘子双手托银，满含深情地对许宣说：“相公，我别无他物，请收下这两锭银子，全当我一片心意。”

“娘子，使不得，我无物赠娘子，怎敢接受娘子这份厚礼！”

小青接过话说：“娘子给你，就拿上，这可是我家娘子的一片心意。”

许宣听小青这么一说，也不敢推辞，双手接过银子说：“既蒙娘子雅爱，小生不胜感谢。”说着又朝娘子叩拜。

“官人免礼，从此你我乔松丝萝两相附，意醞情浓两相悦，不许再说见外的话了。”

许宣连连点头，又说：“青姐，娘子，你们坐，我要告辞了，回去赶快央我姐姐来说媒。”

“青儿，我们送相公。”

三人出了大门，许宣依依不舍地走了。白娘子一直目送他远去……

“姐姐，相公走远了，还看什么？”

“咱们进去吧！”

“姐姐……”小青笑嘻嘻地，不知又想说什么。

“青儿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姐姐，想想你俩若成了亲事，洞房花烛夜……哎呀，羞死人了。”

小青说着，跑到白娘子前边，边倒退边连喊“羞羞”。白娘子满脸绯红，追打上去。

姐妹俩打闹嬉笑，好不开心。

四、赠银惹祸，亡命逃苏州

许宣的姐姐许氏一大早起来，送走官人，洒扫完庭院，拿着针线活在院中做起来。

一想起弟弟，就不由得挂念。自从他去了药铺，好长时间没再来过，也不

知过得怎样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弟弟已年方弱冠，还未订亲，许家就他一根独苗，得快快寻门亲事早早成亲，使许门不致绝后。这等大事，须等官人回来相商。

就在许氏长吁短叹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歌唱声：“喜乔松附有丝萝，已是心盟订，何时赋好逑，因此上特把冰人来叩！姐姐开门。”

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许氏连颠带跑地去开门。“弟弟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有时间？”

“今日店里有假，一来看看你们，二来有事和姐姐、姐夫相商。”

“看你喜滋滋的，一定有什么喜事？”

“姐姐猜对了，你坐下，听兄弟慢慢说来。”

许宣神采飞扬，不由唱了起来：“步东风游西湖，乘小艇碧波中，忽逢着雨潇潇，有佳人附舟避雨……”

姐姐一听“有佳人”，忙打断许宣：“好兄弟，你快说，别唱了，急死姐姐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她是前任白太守的女儿。”

“噢，太守女儿可是千金小姐，能看上你这穷小子？”

“姐姐别急，她家官人刚去世，留她新寡在家，那天刚好扫墓归来。”

“她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在船上，我们谈得甚是投机，她怜我家道中落，一人漂泊；我怜她一介女身，孤苦无靠，临别时她已有些依依不舍。”

“那你看她如何？”

“她生得花容月貌，温文娴淑，我对她也暗生爱慕。分手时，我借伞给她，她再三嘱咐我次日去她府上相会。”

“你可去过？”

“怎会不去？去时先见到她家侍儿小青，小青悄悄告诉我，白娘子对我也情有独钟，想和我结为百年之好。”

“那娘子可对你亲口说过？”

“姐姐，我们甚是情投意合，她提出和我永结同心。我说自己家徒四壁，恐日后委曲了她，她一点也不嫌弃。”

“弟弟，你还不快应她。”

“当然答应了，这么好的女子哪里找？只不过她有一个要求？”

姐姐忙问：“什么要求？”

“她要我明媒正娶。”

“这有何为难，找个媒人不就成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许宣说着从身上掏出银子，交给姐姐。“这是那娘子赠的，叫我央媒说合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姐姐、姐夫合适。为此今天特来求你们。”

“弟弟，这真是天赐良缘，你好福气，也了却了我心头一桩大事。你先进房坐着，我做些酒饭给你叫。待会儿你姐夫回来，和他商量一下，早早成你亲事。”

许宣感激地说：“全仗姐姐、姐夫了。”

“还说什么客气话，你坐，我去做饭。”

姐姐去了厨房，许宣一人在房中走来走去，魂不守舍。自从见了白娘子，他干什么都心神不安，只盼早早成亲，圆了鸳鸯梦。在房中觉得憋闷，又踱到院子。姐姐家虽不如白娘子府上豪华富丽，但干净简洁。院子里，几簇花草姹紫嫣红，竞相吐芳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姐夫低垂着头进了门。

“姐夫回来了。”

“贤弟来了。”姐夫答应了一声，就坐在院中小凳上。

许氏一听官人回来，从厨房出来，一看他低头不话，关切地问：“官人今天为何这样愁闷，官府里有什么棘手的事吗？”

“娘子，别提了，只因县库中丢了四十锭银子，县官着急，限我三日之内缉到盗贼，拿回银两。”

“官人，失窃之事常有发生，你也破获不少，以往也没见过你如此闷闷不乐，这次怎么这么忧心忡忡？”

“娘子有所不知，平常失窃，盗贼都留有蛛丝马迹，只要我们仔细查访，便可擒获，这次就奇怪了。”

许宣忙问：“有何奇怪？”

“这次是大盗无踪啊，我同众伙计细细查了府库，门窗钥匙完好无损，无一点可疑之处，又四处缉访，也毫无踪迹。这不，奔跑了一天，还遭上司斥责，这才回家。”

“姐夫，别着急，苍蝇飞过都有个踪迹，何况丢了这么多银子。”

“这等没头绪的事情，叫我如何结案？县太爷又怕上边追查下来，催得很紧，所以限我们三日之内必须了结。哎，愁煞人了。”

“官人，急也没办法，饭菜已备好，先和弟弟喝口酒，解解乏再说。”

“也只有如此，贤弟请坐。”

于是，许氏摆出酒饭，三人吃喝起来。

“贤弟，今天药铺没事了？”

没等许宣回答，许氏便接过话头：“官人，宣弟好长时间没来，今天抽空，一来看看你，二则有件事要和你商量。”

“贤弟有何事？”

“他前日去西湖游玩，碰到前任白太守的小姐。”

李仁不解地问：“他以前认识白太守的小姐？”

“他以前并不认识，这次乘船游玩时，因突然下雨，白小姐和侍女避雨船中，便认识了，他们偶然闲谈，得知宣弟尚未婚配，那小姐又系寡居，两人谈得投机，故欲把终身相托。昨日还约宣弟到她府上，盛情款待，两人当下私订终身。临走时白小姐让宣弟快快央媒说合，以便早日成亲，我弟因此今天特意来咱家商量。”

李仁一听，不由拍手称快：“这等好事，还有什么商量的，贤弟已到婚配年龄，给他们早早成亲就是了。不过，那小姐可靠么？”

许氏忙答：“可靠，可靠！那小姐还赠了他白银两锭，作为央媒的资费。”说着，就拿出银两给李仁看。

这一看不打紧，李仁大吃一惊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连退几步。“娘子，大事不好了，贤弟性命难保了。”

“官人，你说什么？”

许宣也一把拉住李仁问：“姐夫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

李仁拿过银锭说：“你们看这银子。”

两人忙凑前相看，不禁齐声问：“银子怎么了？”

“这银锭上有官府的字号钤记，这正是县府丢失的那赃银。”

许宣和姐姐一听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气。许宣迟疑地问：“不可能吧，这可是白小姐亲手交给我的。”

李仁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赃银在这里，县太爷曾出榜缉捕赃贼，捉获者赏银五十两，知情不报或窝藏盗贼者，全家发往边疆充军。娘子，你说这可咋办？”

许宣还是不相信：“姐夫，那白娘子家有万贯资财，况她一介女子，怎会去盗官府的银两？”

“贤弟，赃物就在眼前，说什么也是白说。娘子，你说咋办？我若不报，全家难逃充军，若去投报，贤弟性命难保。”

许宣一听此话，忙跪在地上：“姐夫，我若知是这样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赠银，于今已成这样，只求姐夫救我一命。”

姐姐也在一边求情，李仁争得团团转，皱着个眉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贤弟，快起来，那白小姐现居何处？”

“就在荐桥双茶坊巷裘王府隔壁。”

“这有办法了。”

姐弟俩齐声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拿这银子去官府投报，如果问起来，我自会应付。”

许宣一看姐夫要为自己担风险，忙说：“姐夫，这可使不得！这事是我惹出来的，岂可反累姐夫？”

“不妨，官府如今只求找到银子，遮住上边耳目。如果细究起来，我只有推在白氏身上，只要拿到她主婢二人，你便没事了。”

许宣一听，不由为白娘子和青儿担起心来。白娘子待自己情分不薄，万一遭到不测……但转念一想，如今性命攸关，也顾不上她了。

“姐夫，只有这样了。但如今除了你们，我举目无亲，能躲避到哪里去呢？”

姐姐十分焦急：“是啊，我们再无可靠亲戚，能躲到哪里去呢？”

三人急得团团转。

许宣见状，说：“姐夫，我还是回老家躲躲吧！”

姐姐忙说：“不成，老家无一亲人，你又不会照顾自己，你去了我也不放心。官人，你想想哪里还有可靠朋友，求他救我弟一命。”姐姐说着，已泪流满面，心想父母不幸身亡，身边只留下弟弟一个亲人了，若他再遭不幸，许氏门里就要绝后了。

李仁突然想起一个远在苏州的朋友，说：“有救了，我在苏州有一好友，叫王敬溪，现在苏州吉利桥开饭馆，我立即写封信，你带去找他。”

许氏不放心地问：“此人可靠吗？”

李仁说：“绝对可靠，他和我曾是结拜兄弟，为人很讲义气，找他没错。”李仁说着，就进房写信。

一会儿，李仁就拿信出来，交给许宣。许宣展开一看，信中写到：“敬老仁翁：浮文不叙，有舅途穷。偶缘官事，寻思暂避，须良友屏与护，虔恳凭心叩，临颖神驰。李仁顿首。”

姐姐叮咛道：“宣弟，信可得藏好，到了苏州，处处当心，听王掌柜的话。”

“姐姐放心。姐夫，药铺那边的事如何交代？”

“你别管，我去药铺向王怀礼交代一下，娘子，你快帮贤弟收拾收拾，今晚就走，万一让官府知道，就难以脱身了。”李仁说完，就去生药铺子。

当晚，在沉沉夜幕下，许宣登上了去苏州的客船……

送走许宣，李仁夫妻俩一夜没睡。李仁担心如何向官府交代，姐姐担心弟

弟途中安全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李仁就去县府投报。刚进县府大堂，就见大堂已开，堂两边衙役森列，县太爷正自言自语地吟道：“政简牛力暇，官清马骨高。鸣弦师单父，闲坐听江潮。本官任钱塘令三载有余，治理有方，民吏相安。不想前夜库中封锁未动，失去银两四十锭，深为怪异。今天听说有人投报，我亲自开堂理事一番。”

这时，李仁走上堂前：“捕快李仁叩头。禀老爷，贼赃拿到了。”

县太爷一听，大为惊喜：“是何人所窃，快说来。”

“老爷听禀：前几天清明时节，下官的小舅子许宣去西湖游玩，归途中碰到一主一婢两个女子，因避雨附小舅子舟中，两人都系青春少年，况那小姐寡居，我家小舅也未婚配，小姐便私托终身。”

县太爷走下堂忙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“我家小舅子以家贫不敢应承，那小姐毫不嫌弃，临别时赠银两，让我小舅子带回家央媒说合。昨天我回家时，小舅子正和内人说这事，见我回来，告知详情，内人出示了赠银，下官一看，这还了得。”

说着，李仁掏出银子，捧到老爷面前，说：“老爷看看，这银两上还有官府印记。”

县太爷一看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就是此银，不错。”

“小人一看此情，便悄悄拿了银两来禀告老爷。”

“你可知那女子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”

“下官已问清了，她是前任白太守的小姐，招赘寡居于此，就在裘王府隔壁，还有一侍女青儿。”

县太爷一听，甚觉奇怪：“这就奇了，那白太守生前和我父亲是至交，他家的事我全知道，从未听说过他有女儿赘居于此。李仁，你说得可是真情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此等性命相关的大事，小的怎敢口出谎言？”

“那就怪了，莫非其中有假？盗窃官府银两，本为绿林大盗所为，官宦之家的小姐怎能做此事，这个案子看来蹊跷了。”

李仁忙禀知县太爷：“老爷，只需将白氏及青儿拿来拷问便知。”

“好，你可传许宣同去捉拿白氏，注意不要打草惊蛇。”

“禀老爷，下官已知白氏居处，不用传许宣。此事不可迟疑，等传到许宣，万一泄漏消息，反而不好。不如下官立即带人马就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保准瓮中捉鳖，手到擒来。”

县太爷一听李仁说得有道理，忙下令：“你带人马快去快回，老爷在此等候。”

李仁立即带十几个捕快直奔双茶坊巷……

再说白娘子和青儿，自从那天送走许宣，满怀希望地等他派人来说媒，眼看时间已过了两三天，却连许宣个人影也没见。白娘子坐卧不宁，茶饭不进，青儿也十分着急。这天，两人来到后花园中散步，虽然园中百花盛开，百鸟啁啾，白娘子却快快打不起精神。青儿走在后边，见白娘子短短两三天，衣带就宽了好多，人也无精打采，不由上前劝道：“姐姐，别担心了，许相公可能一时找不到合适媒人，不好前来见你。人常说好事多磨，你就耐心等吧！”

“青儿，莫非是许相公变了心？”

“不会的，姐姐生得花容月貌，待相公也不薄，你没见他那天信誓旦旦，走时依依不舍，怎会变心？”

白娘子一听，不说话了，只顾朝前走。见花园中对对粉蝶戏飞，双双春燕比翼，想自己为求佳人，不惜抛却即将修炼到的正果，不顾惹恼如来大佛可能招致的后果，千里迢迢来到人间，苦苦寻觅，到如今还是形单影只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青儿见状，忙上前劝慰：“姐姐，你这几天茶饭不思，昏昏恹恹，可得当心身体啊！姐姐，不如我去看看相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相公住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姐姐，看你想许相公都想昏了，相公前日不是告诉他在荐桥巷王记生药铺子吗？你先进房歇息，我去看看。”

“青儿，有劳你了。”

“哪里话，姐姐这几天心神不宁，我心里也难受。”

“青儿，你一人出门，可得当心，闲人少搭话。”

“姐姐放心，青儿去了。”

小青出了大门，不由自语道：“仙郎一去杳无音讯，令娘子坐盼凄凉，我今去药铺询问，引他们对这凤凰早成亲。”言罢，在门口化为一股青烟，立时就消失了……

小青走后，白娘子一人独坐园中，她慢慢走到荷塘边，只见荷花怒放，清香弥漫，岸边竹翠欲滴。真是感时花溅泪啊！那池中摇曳生姿的并蒂莲儿，成双成对的鸳鸯鸟儿，尽情戏耍，这一切，无不让白娘子红颜泪落。她实在不忍再看，便回到房中。一进房，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，似乎看见许宣坐在床边，正柔声慢语地向自己诉说这几天的离情别绪。未了，轻轻附身低语，热气哈得耳根痒痒……

就在白娘子迷迷糊糊做梦时，只见青儿急匆匆跑回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姐

姐，大事不好了。”

白娘子被猛然惊醒，忙问：“青儿快坐下慢慢说。”

“没机会坐了，快快收拾东西，咱们逃吧！”

“青儿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姐姐，官府得知丢了银两，四处查寻，不料查到了姐姐赠与相公的银两，一看是那脏银，便要捉拿相公。”

白娘子担心地问：“相公怎么了？”

青儿气哼哼地说：“他向官府交待了银子的由来和咱们的住处，就逃了。听说捕快马上就要来捉咱们，你说咋办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只要相公没事就好，官府那些捕快，真是不自量力，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十几个不在话下。”

“姐姐法力高强，妹妹就放心了。”

“青儿，你知道相公逃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听药铺掌柜说，他逃到苏州去了。”

“苏杭相去甚远，相公一路肯定受尽苦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你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管什么相公。他也太薄情了，拿了姐姐的银两，也不敢自担罪责，倒一古脑儿推到咱们身上，吭！”青儿气呼呼地坐到一边。

“青儿别生气，只怪咱们不小心。”

“你还护着他，没见他只顾逃命，撇下咱们让官府来捉，要不是我前去探询，你还在这里痴痴白等，只怕会等到大狱里去。”

就在这时，李仁带领一班人马已到了双茶坊巷口，正在向一街头游人问路：“请问，此处可有一裘王府？”

“大人，就在前边。”

“裘王府隔壁，可有一姓白女子居住？”

“大人，我从小住在这里，几十年了，从未见过什么姓白的住过。”

“那是不是住在裘王府？”

那人一听“裘王府”三字，吓得缩成一团：“大人，你别提什么裘王府，吓死人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快快说来。”

“这裘王府一向无人居住，里边青草没人，妖怪成团结伙。你没听说前日有一过路人，睡在那屋檐底下歇脚，半夜里……”

众捕快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嘶啦一声，肚皮被人撕破，五脏俱出。”

众捕快倒吸一口冷气，但仍不相信：“你别唬人，我们这就进去看看。”

一伙人冲进裘王府，远远看见院中有一女子，李仁说：“那肯定是侍女青儿，快上前捉拿。”

一伙人冲了上去。突然空中腾起一股刺鼻的烟雾，罩住整个院子，呛得捕快们咳嗽流泪，一步之外不辨人影。烟雾中捕快们互相混战起来，叫爹喊娘，乱成一片。

一会，烟雾散尽，李仁忙喊：“快冲进房子，别让贼人跑了。”

几个捕快冲进房子，只见白娘子稳坐房中，厉声斥责：“你们这伙歹徒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怎敢闯入妇人房中？”

一捕快骂道：“你这贼妇，窃去库银，还要嘴硬，看我们不收拾你。”说着，手一挥：“上，拿下这贼妇。”

白娘子镇定自若：“真是蚂蚁撼大树，螳螂逞臂。”说罢，双手合拢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这时，只见众捕快“哎哟，哎哟”直喊，只觉头脑发胀，两眼发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等到清醒过来一看，白娘子和青儿早已不见踪影。

李仁忙指挥众人：“方才还在这里，料她也逃不远，可能就藏在院内，你们去各处细细搜查。”

众捕快便四散院中，角角落落搜查起来。搜了半天，连个人影也没见，众人觉得甚是奇怪，莫非这两个女子是妖孽不成？

就在大家垂头丧气，准备回衙时，后花园内一个捕快高喊：“找到了，找到了。”

众人忙跑向后花园，只见草丛中，有一只铁箱，李仁上前去抬，十分沉重，挪都挪不动。这时一个捕快建议打开看看，李仁阻止了：“抬回去交给老爷。”

众人七手八脚，抬了铁箱就走。

县太爷遣走一班人马，独自在大堂上踱来踱去，此时正是一年一度朝廷考绩每个官员之时，此案若查不出，县太爷的政绩就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此案关系甚大。捕快已去了大半天，还不见回来，县太爷急得挠头抓耳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一阵嘈杂，一班人马进到大堂，李仁首当其冲。

“禀老爷。”说着就将铁箱抬了进来。

县太爷一看，不见白氏，忙问：“白氏捉到了吗？”

李仁忙叩头回答：“下官奉爷旨，到双茶坊巷捉拿，只见门庭冷落，迥非前日所见，即唤人询问，得知此屋乃裘王府，常有鬼怪出现，无人居住。小的们不信，打进去一看，遍地杂草，只见一妇人同着个侍儿，端坐在楼。小的们上

前捉拿时，只听一声轰响，霎时烟雾弥漫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等到烟消雾散，那两人全无踪迹。我们四处寻觅，只见到这个铁箱，不知内藏何物，小的们不敢擅自打开，求老爷处理。”

老爷忙下令：“快快打开。”

打开一看，众人不由“啊”了一声，原来箱内就是库中所失之银。

老爷一看银两找回，高兴得哈哈大笑：“有这等奇事，快点点银两。”

李仁点了点，告诉说：“禀老爷，三十八锭，连那两锭，正好四十锭。”

老爷说：“这就好了，快快抬入库内，派人严加看守。李仁，明日前来领赏。”

李仁忙叩头致谢。

“起来吧！这事甚为奇怪，莫非真是鬼怪作祟？”

“老爷，看她们吞云吐雾，翻云覆雨，肯定鬼怪无疑。”

“不过，银两已追回，是鬼是人也不必追究。”

李仁出了大门，心情十分舒畅，没想到一桩无头案就这么雪一般化了、解了，自己还有赏银，这等好事，快快回去告诉娘子。

再说白娘子和小青与官府的捕快一番搏斗后，藏形隐迹，躲在一处废虚间。捕快一撤，又返回裘王府。

“青儿，官府抓不到咱们，一定不会放过许相公。”

“就是，他们会不会追到苏州去？”

“这也难说，如果追去，许相公肯定会遭虐待，他一介书生，怎敌得过这些衙役折磨，都是我害了相公。”白娘子痛心疾首。

“姐姐，你说咋办？”

“青儿，姐姐也对不住你，让你跟我受累。”

“姐姐说哪里话，快快想办法救相公。”

“咱们还是上苏州找他吧！”

说走就走，两人使出法术，立即化为两股青烟，冲入云霄，朝苏州方向飘去……

五、苏州成亲，暗慕徒伤悲

初夏的苏州，山清水秀，繁花似锦，比起杭州，这方人间天堂显得更玲珑些，但是繁华不减杭州。街道两旁店堂林立，人头涌动，一派升平气象。城中吉利桥，有一家小小饭馆，店面不大，生意却红红火火，远近闻名，南来北往

的客商，一打听吃饭处，街人无不指向此店。这饭店老板，就是李仁的好友王敬溪。

这天，天还未大亮，两口子躺在床上就嘀咕开了。娘子问：“官人，你说李仁这信上说他内弟因官事来避，到底是什么事呀？”

“你这人呀，他信上没说，我咋知道？”

“万一是什么大事，把咱们牵进去可咋办？”

“娘子放心，不会出事，李仁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想当年要不是他舍身相救，我这条命还不葬身鱼腹？这次他有事相求，我自当全力相助。”

“也是，知恩当报。”

夫妻俩只顾说话，不觉天已大亮。王敬溪连忙起身，去店里照看。

王敬溪到店里一看，店铺已扫得干干净净，桌椅摆得整整齐齐。他纳闷，今天小二怎么这么勤快。再朝里一看，只见许宣正在擦桌子，原来是许相公干的。王敬溪忙上前抢下许宣手中的抹布。

“许相公，你怎能干这粗活，快回房去歇，让小二来干。”

“王伯伯，我来了这么长时间，闲吃闲坐也不是个事，你快放手，马上就完。”

王敬溪说什么也不让许宣干，两人你争我夺，最后许宣只得松手。

“王伯伯，您收留之恩，小生没齿难忘。”

王敬溪连连摆手：“哪里话，李仁和我是至交，在我家你就别客气，全当在自己家，你没见小二起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王敬溪忙朝里屋高喊：“小二，快起来。”

只听里屋应道：“起来了。”

答话间，就见小二蓬头垢面跑了出来，他一看店堂已窗明几净，便戏说：“哎哟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大掌柜亲自洒扫庭堂了。”

王敬溪伸手打了一下小二说：“你没见日头已三丈高，你还蒙头大睡。这是许相公打扫的。”

小二忙向许宣施礼：“有劳相公帮忙，小二不胜感激。”

许宣回礼：“不谢不谢。”

王敬溪让许宣回房休息，并叮咛小二赶快准备一下，马上开店。

许宣回到房中，随手翻开一本书。突然，书中掉下一封信，一看是姐夫前几天寄来的，不由又看了一遍。原来，姐夫信中告诉他，官府赃银已得，官事已清，并向他说了白娘子妖变之事。想到那如花似玉的白娘子竟是妖孽所变，许宣不由毛骨悚然。原以为遇到了天仙美女，结了一桩美满婚姻，谁知倒惹了一

场官司，令人生涯断梗，漂泊异乡，来苏州这么长时间，寂寞情怀，难以排遣。许宣想到这，心烦意乱，信步走到庭院中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王伯伯的女儿莹儿也从对面闺房出来。莹儿长得婷婷玉立，沉静可人，整天躲在闺房不出，不是做女工，就是翻诗书。王敬溪夫妇虽略通诗文，却养了个饱读诗书，精通琴棋书画的女儿。女儿年已十八，说媒的人能踢断门槛，但女儿没看上一个。每当媒人领来相公相亲，她隔着纱帘一看，不是嫌粗俗骄横，就是嫌肚中无物。这不，一拖再拖，还未聘下亲事。自从许宣一来，莹儿活泼了许多，两人常在院中吟诗做画。做父母的发现，女儿喜欢上了这位俊俏儒雅的相公。

许宣一见莹儿出来，忙上前问候：“莹儿早。”

“许大哥早，今天怎么愁眉苦脸的？”

许宣忙掩饰说：“没什么，一个人孤身在此，时间一长，难免想家。”

“是家父家母照顾不周，还是莹儿惹大哥生气了？”

“岂敢这样说，在贵府居住多日，王伯伯、王伯母照顾无微不至，小生感激不尽，怎敢说照顾不周？”

“大哥整日呆在家中，难免郁闷，不如这样；我央父母，咱们同去郊外游玩？”

许宣一听，有些为难，孤男寡女一同外出，难免让人猜测，再则他也不知王伯伯态度如何。如果王伯伯怕有伤大雅，不让女儿外出，自己岂不落个难堪。

莹儿见许宣半天不答应，以为他不愿去，忙改口说：“许大哥若不想去就算了。”

许宣见莹儿满脸懊丧，不由心里一疼。听王伯伯说，女儿常常闷闷不乐，父母怕闷出病来，有时让她和同伴一起去玩，她也无兴趣。许宣来后，王伯伯见女儿对他有好感，便常在许宣耳边吹风，让他多陪陪女儿。想到这，许宣不忍让莹儿失望，便说：“只怕伯父母不许。”

莹儿一听是因顾虑父母，立即欢快起来：“父母肯定会答应，他们常赶着让我出去逛呢！你就在此等候，我这就去告诉父母。”说着，高兴地跑到前店去找父亲。

王敬溪一听女儿要和许宣外出游玩，十分高兴。许宣聪明识礼，满腹学问，且又风度翩翩，很讨全家喜欢。王敬溪私下有招他为婿的想法，只因时间太短，也不知许宣婚聘与否，所以一直不敢挑明。女儿刚一开口，他就催两人快快去玩，还让娘子准备了一些点心小吃，以备途中充饥。

莹儿一跑进后院，就高兴地告诉许宣：“许大哥，父亲让去。你先在此稍等，我回房收拾一下。”一进房，便对镜妆扮，轻扫蛾眉，淡抹胭脂，又换上一件平日不常穿的艳丽衣裙。

莹儿从房中出来，只见她粉脸如花，杏眼含波，眉如新月，口含碎珠，发髻高挽，半娇半羞地下了台阶。许宣一时看呆了双眼。这几天和莹儿常在一起，一直把她当小妹妹看，从没发现莹儿原来如此漂亮迷人。

莹儿见许宣直盯着自己，更加娇羞，轻轻叫了声：“许大哥。”

许宣猛然醒过，知道自己失态，忙尴尬地笑笑：“莹儿，收拾好了，咱们这就走。”

两人相伴着出了门……

许宣和莹儿前脚出了门，白娘子和青儿后脚就到苏州，她们四处查访，终于找到了吉利桥。吉利桥巷子不大，却十分繁华，大小饭馆不少，白娘子和青儿走在街上，东张西望。

“青儿，这里饭馆不少，哪一家才是王敬溪家呢？”

“姐姐别急，待我前去打问。”

两人停到一家小茶馆前，里边喝茶的人很多，全是男人，无一女子。小青一进门，立即引起众人注意，有的甚至窃窃私语，评头论足。有几个年轻人直对小青嬉笑。小青本想发作，但一想要事在身，便强忍住了。

小青上前问一正喝茶的老头：“老伯打扰了，请问王伯伯家的饭馆在哪里？”

没等老者开口，旁边一个灰衣小子嬉皮笑脸地接上了话：“哪一个王伯伯，这里现成就有一个王伯伯。哎，王三，快过来，小姐找你。”

小青气得鼻歪嘴斜，上前骂道：“哪里钻出你这个驴嘴。”

“哎哟哟，小姐姐这么厉害，要不要喝口茶润润嗓子。”说着，端起一杯茶就上来，惹得周围一片哄笑。

那老者看不过去，喝斥道：“你小子别和人家姑娘调闹。”又转头问小青：“姑娘，哪个王伯伯，这里开饭馆姓王的有好几家，他叫什么名子？”

“王敬溪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王掌柜的，你朝前走，门前一个白底红字的招牌，门口撂了两个大筐。”

“谢谢老伯。”

两人继续朝前走，到了一个挂有白底红字“王记饭馆”的招牌前停了下来，再看看，门前果然有两个大柴筐。

“姐姐，就是这家。”

此时，还未到饭时，饭馆人不多。小二一看有两个女子在门前指指点点，以为是吃饭的，忙上前招呼：“两位娘子请进，我们这饭馆价钱公道，饭菜可口，色香味俱佳。您瞧瞧，红如琥珀白如玉，保您满意。”

小青被小二的快嘴利舌逗笑了，不由掩嘴而笑：“小哥哥，我们不是吃饭的。”
“不吃饭在这里指点什么？”

白娘子忙上前询问：“小哥哥，请问这里是否有个王敬溪王掌柜的。”
“哎呀，他就是我们掌柜的，两位娘子是他的亲戚？快请进。”

进了里院，小二向里屋高喊：“王掌柜，有亲戚来了？”

王敬溪应声出门，一看小二身边站了两个年轻女子，自己并不认识。

白娘子上前问道：“您可是王伯伯？”

王敬溪点点头。白娘子又问：“请问贵府是否有位杭州来的许官人暂住？”

“有的，你问他怎么？”

小青说：“伯伯，我们是从杭州来寻许官人的。”

王敬溪一听此话，忙让二人进屋，又让小二端了两杯茶来。“请问二位可是许官人的亲戚？”

白娘子悲戚戚地答：“王伯伯，许官人走前已和我订了终身，没料他回家央媒说合时遭人陷害，官府派人搜查，官人才远避这里。”

王敬溪一听许宣已订终身，不由想起自己的女儿。问：“怎没听说他已订了终身？”

“伯伯，我和官人是私订终身，他是不好意思说与别人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伯伯，许官人现在何处，快让我见他一面。”

“娘子别急，他一大早和小女莹儿同去游玩，也快回来了，你们先坐下等会儿。”

白娘子一听许宣和别的女子同去游玩，不由心生醋意，心里暗想，许宣你也太薄情了，我为你吃尽苦头，千里迢迢来此寻你，你倒好，优哉悠哉地玩去了。但白娘子表面装得若无其事。

“王伯伯，我们在此等一会儿，您店里正忙，不用陪我们了。”

王敬溪说了声：“失陪了”，就出去照顾客人。

王敬溪一出房门，小青就嚷起来：“姐姐，你瞧瞧，咱们千里迢迢寻来，他倒在这里风流不减。”

“青儿别生气，他有什么风流的？”

“还不风流，陪着个妙龄女子出游，没准又会私订终身。”

“青儿别浑说，许官人已和我订了终身，怎会再同别人结同心，他来这里举目无亲，出去散散心又何妨？”

“姐姐你还护着他，我看你们这段姻缘终会成画饼，咱们还是早早走吧！”

说着，就拉白娘子朝外走。

“青儿别胡闹，没见到许官人，怎知他心里如何想，再耐心等等吧！”

“姐姐，你也是情迷心窍，许官人即使对你情爱依旧，他姐夫肯定将咱们妖变之事告诉了他。一想咱们是妖蛇所变，他还不吓个半死！”

“青儿，妖变之事不用愁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”

“姐姐，但愿你巧舌如簧，说得许宣回心转意。”

不久，许宣和莹儿就回来了。莹儿一进店门，脸儿红扑扑地告诉父亲：“父亲，我们今天玩得真开心，逛了好多地方。”

许宣也问候王敬溪：“王伯伯忙着呢。”

“你们可回来了！”

“王伯伯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许官人，有两个女子找你，现在里屋，你快进去看看。”

许宣一听有人找，一时也想不起是谁，只顾朝里走，王敬溪和女儿也跟在身后。

推门一看，许宣顿时吓得目瞪口呆，魂飞胆碎，这两个妖孽怎会找到这里？王敬溪不明内里，欲踏进房门，许宣忙拦住说：“王伯伯，快赶她们走。”

小青一听，忙上前礼施：“官人，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来到这里，为何这般对待？”

王敬溪也接上话说：“许官人，娘子远来，有话请坐下慢慢说。”

许宣连连摇手：“王伯伯，她俩是妖孽所变，快赶出去！”

这时，从外边进来的王氏一听许宣这么说，有些生气，说：“许官人，你年纪轻轻，说话可别伤人。”

“伯母有所不知，她害得我好苦哇！”

“有什么不知的，这么标致的娘子，怎能说是妖怪。”

白娘子上前扶王氏坐下，“伯母别生气，许官人误会了，你们坐下听我细说：官人，奴家既把终身相托，你就是我的夫主了，难道我还能加害于你？”

王敬溪夫妇也点头附和：“是啊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怎会相害。”

许宣还是不相信，问：“你说那银两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若说银两来历，理当坐罪于先夫，那银子是先夫在世时亲自带回家的。他去世后我一直小心珍藏，以备不济时用，怎会想到那是先夫窃得官府的？”

小青也在一旁帮腔：“我家娘子一介弱女，难道会去偷官府银两？”

许宣有些相信，但姐夫信中所说妖变之事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不禁又问：“我想那银子，或许是你前夫所窃，只是我姐夫来信说，那日差人去拿你时，明明

见你坐在房中，等众人上前，一霎时就不见了，若不是鬼怪所为，又如何解释？”

白娘子一听此话，又气又悲，气得身子都有些站不稳了。小青忙上前扶稳白娘子，并劝说：“姐姐别太生气，许官人也是受谣言蛊惑，你只将真相说清就是了。”

王敬溪夫妇也说：“娘子，坐下慢慢说，别气坏了身子。”

白娘子站起来面向许宣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奴家所住，本是裘王旧宅，身边只有青儿为伴，因此空房颇多，甚是冷落。那日公差前来，见院落冷寂，荒草凄凄，便疑有鬼。我和青儿见形势不好，便潜身躲藏在厢楼之内，差人一见我们转眼不见，便不敢再搜寻。但为了回去有个交代，就捏造说我们是妖怪，他们找到银子，就走了。差人一走，我和青儿赶快回房收拾了一下，便前来寻找官人。”

许宣一听白娘子说得有道理，连连点头，并道歉：“娘子，小生错怪你了。”说着，就向白娘子拱手赔礼。

小青一看许宣信服了，便上前斥责道：“我家娘子一路披星戴月，风餐露宿，途中几次生病，你没看她憔悴了多少。我劝她歇息几天再赶路，她就不听，一心只想早早找到官人。”

许宣一听，感动万分，忙上前扶娘子坐下说：“娘子辛苦了，小生太不近人情，反倒猜疑起来，还求娘子原谅。”

一看许宣道歉，白娘子心中的委曲便一泻而出，不由哭了出来，越哭越伤心。

王氏劝说：“娘子别哭了，事情已经说明，许官人也回心转意，一切误会全消了，你们暂时就在此住下。”

白娘子止住了哭泣说：“谢谢王伯伯、王伯母，找到官人我就放心了，我们怎能再住在这里麻烦二老。”

许宣也觉得三人再住这里，有些不方便，就说：“伯伯、伯母，小生在此留住多日，麻烦你们不少，娘子今天已来，我们就在外边找间房子住下。”

小青一听此话，上前诘问：“你们虽已订了终身，但并未成亲，这么不明不白地住在一起算什么？你不怕别人嚼舌头，我家娘子还要面子。”

王敬溪夫妇一听，也觉得不合适，便说：“你们既已订婚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老夫这里择个吉日，在此成了百年姻缘，如何？”

许宣说：“王伯伯，这个怕使不得。”

王氏忙说：“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娘子千里寻来，不就是为了和你结缔终身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？”

许宣忙解释：“伯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又要麻烦二位长者。”

王氏说：“这有什么麻烦的，我做娘子家的媒人，你伯伯做男方家的媒人，择个吉日，拜个天地不就成了？”

小青一听此话，高兴得跳起来：“这个主意好，你们早该成亲了。”

话说到这一步，白娘子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她羞红着脸，一语不发。小青便调笑她：“姐姐，你咋不说一句话，怎么这时倒害起羞来？”

王氏说：“你们好好想想，想好了来找我。青儿，快跟我出去，别再碍眼，让人家好好说说悄悄话。”说着，一手拉青儿，一手推王敬溪，就出了房门。

大家一走，房中只剩两人。挂泪的娘子，如带雨的梨花，更加楚楚动人，让人怜爱。许宣忍不住上前抱住娘子，为她抹去眼角的泪珠。

“娘子，在苏州我无日不在想你，一听说你是鬼怪所变，真如五雷轰顶，真不敢相信像娘子这样善解人意、美丽无比的女子会是鬼怪所变。今天你一说，才去了我心头一块病。娘子，让我仔细看看你。”

看着白娘子红润的嘴唇，满含深情的双眼，许宣不由抱住娘子就亲吻起来。娘子温热的朱唇，吁吁的娇喘，无不让许宣神魂颠倒。白娘子初尝人间情爱，以更热烈的激情回报许宣，她抱着许宣的脸，鸡啄米似的频频亲吻，并喃喃自语：“官人，想死我了。”

许宣有些控制不住，伸手欲解娘子裙带，娘子连忙制止：“官人，使不得。”

许宣用嘴堵住白娘子的嘴说：“有何使得使不得的，你我马上就成了夫妻了。”

白娘子还是不让：“官人，这是王伯伯家，小心别人看见。”

许宣这才猛醒过来，止住了双手。

“娘子，我这就央王伯伯择个吉日，咱们早早合卺完婚，如何？”

“只有听官人的了。不过我们夫妻两口，还有青儿三人，常住这里，终非长策，咱们不如就在附近租间房子，搬过去住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，王伯伯待我如亲子，我这里再无别的亲人，婚事还是让王伯伯操持为好，娘子你看如何？”

“也好，不过身居异地，婚事就不要太铺张，就在王伯伯家摆桌酒席算了。”

“娘子真是明理。你先在此歇息一下，我去告诉王伯伯。”

白娘子帮许宣收拾了一下零乱的头发，系好衣服，许宣就直奔前店找王伯伯去了。

许宣和白娘子单独在房子时，王氏带青儿、莹儿在后花园赏花观景。王氏见莹儿刚才还兴高采烈的，此时却泪眼涟涟，一副伤心的样子，不禁问道：“莹儿怎么了？”

这一问倒好，莹儿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抽抽泣泣，止也止不住。青儿忙递过一块丝帕，问：“莹儿姐，莫非我们来惹你生气了？”

青儿这么一说，王氏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她明白了。原来女儿一直喜欢许宣，梦想有朝一日同他结为夫妻，没想到白娘子今天突然出现，打破了她心中的梦。女儿是识大礼的人，知道许宣和白娘子已经订了终身，自己只有将苦楚压在心底。作母亲的，也为女儿伤心。

王氏说：“莹儿，别哭，婚姻之事命中注定。”

莹儿擦擦眼泪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转身一个人跑回房间。

见青儿迷惑不解，王氏说：“小女莹儿暗中喜欢许官人，她不知许官人已和白娘子订了婚，所以伤心。”

“王伯母，只怪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惹莹儿伤心。”

“怎能这么说，姻缘命中注定，白娘子和许官人是天生的一对，莹儿不过是单相思。”

“王伯母，我们快去劝劝莹儿，万一她想不开……”

“不用担心，她哭一会儿就会好些。”

王氏和青儿转了会儿，便各自回房。回到房间，小青立即将莹儿的事告诉白娘子，白娘子深感过意不去，忙要青儿和自己同去劝慰莹儿。

“姐姐，还是不去的好，越劝她会越伤心，时间一长，慢慢就会好。”

白娘子一听有理，也就作罢。她又一想，莹儿正在难过，自己却急着办婚事，有些不合适，还是和许宣商量一下，推迟为好，以免莹儿更伤心。想到这，她让青儿在房歇息，自己忙去店铺找许宣。

白娘子来到店铺，许宣正和王敬溪谈结婚之事。

“王伯伯，许官人，我看婚期还是推迟为好。”

“娘子怎么了？”许宣以为白娘子又有什么变故。

王敬溪也觉得奇怪，刚才还说得好好的，怎么说变就变。

“王伯伯，许官人和莹儿的事我已知道，今天我们一来，惹得莹儿伤心，如果接着又办婚事，不是让她更难受吗？”

许宣一听，也感到内疚：“王伯伯，实在对不起莹儿，我看就照娘子的话办，婚期推迟一下。”

王敬溪连连摆手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娘子不远千里寻你，不就是为了早结良缘，如果顾了莹儿，又会伤了娘子的心。”

白娘子忙说：“王伯伯，我已等了许官人这么长时间，又何妨再等一等。”

王敬溪还是不答应：“你们结婚是迟早的事，迟结不如早结，早点结也好让

莹儿安下心另寻婆家。”

许宣和白娘子劝说不下，只有照办。见他俩情绪低落，王敬溪有些过意不去，因女儿的事，让这对患难情人不得开心。

“许官人、娘子，小女的事你们别担心，过几天就好。你们的婚事就交我一手操办，待明日有空，我就去庙里给你们择个吉日，早结姻缘。”

许宣和白娘子感激不尽，连连向王敬溪作揖。

王敬溪说办就办，忙吩咐小二将家里的一间空房收拾收拾，准备做新房用，自己又翻箱倒柜，寻找皇历。许宣、娘子和青儿一同上街，去采办衣服、食物等结婚用品。莹儿也擦干眼泪，帮他们布置新房。王氏还将一顶大红缎帐挂在新房床上，帐子一挂，房中顿时显得热闹新喜。一时间，王府内人人忙碌兴奋，一派喜气。

许宣、白娘子两人在苏州城里举目无亲，婚事便在王敬溪操持下没有声张地举办了。婚宴人虽不多，但气氛仍很热闹，特别是小青和小二两个活宝，插科打诨，逗得人捧腹大笑。

晚上闹洞房的人一走，就剩下一对新人。洞房花烛夜，两人激动不已，白娘子更是感慨万分，想自己来到人间已半年多，为找情人，不惜舍命窃银，又从杭州远远赶到苏州，历尽苦难，今天终于和心上人在一起了。

“官人，你好狠心啊。府上一别，也不和我们打声招呼，就远走苏州，苦得我茶饭不思，一心只盼官人早早到来。”说着，泪流满面。

许宣深感内疚，这么美丽迷人的娘子，打着灯笼都难找，反遭自己无端猜疑。细看娘子，她为自己削瘦不少，再看那双眼睛，满是幽怨。想到娘子为自己吃了这么多苦，许宣不由爱怜地抱起娘子，轻轻抚慰。怀抱娇妻，时而兴奋，时而害怕，生怕伤害了娘子。白娘子斜依许宣怀中，倾吐衷肠，看着郎君那张俊美的面孔，迷离的眼睛，不禁有些心醉神迷，口中喃喃地偎在许宣敞开的胸中。许宣早已神魂飘荡，惊喜如狂，紧紧将娇妻搂在怀中。娘子情意绵绵，宛如一朵初开的桃花，十分娇羞妩媚。许宣颤抖着手解开娘子衣服。霎时，一腔雪白的酥胸暴露面前，白滑柔软，两峰高耸。两人紧紧相偎，如胶似漆，如鱼得水，说不尽的柔情蜜意，享不尽的云雨之情……

次日，日高三竿，许宣房门还没开。昨晚一夜温存，两人都有些疲乏，不觉就睡到大天亮。

小青早早起来，就在门外喊开了：“许官人，快起来。”一听没动静，又喊：“莫非你也成了那‘从此不早朝’的唐明皇了。”这时，才听到一阵的穿衣声。

许宣红着脸出了房门，小二正好经过，故意说：“许官人，良宵一刻值千金，

起来这么早？”

许宣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小二，你胡说什么，等到你新婚之夜，没准能睡到日头西斜。”

“小二可没你这个福气！”

小青接上话说：“小二，你年纪轻轻，急什么？”

小二一看小青插话，忙掉转矛头：“哎哟，青姐，我说许官人，你护的哪门子呀？你看人家恩恩爱爱，你我却孤男寡女的，倒不如咱俩也来个鸳鸯戏水。”说完，掉头就跑。

“小二，人家新婚之日，你拿我开的什么玩笑。”小青追打上去。

这时，白娘子从房中姗姗而出：“青儿，别闹，小二还要忙店里的。”

“姐姐起来了？”

“能不起来，你们吵得人能睡着？”

“哎哟，我的好姐姐，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？快去洗脸，我已将水打好。”

两人梳洗完毕，白娘子让许宣去店里帮王伯伯招呼客人，自己轻描淡抹一番，便和青儿同去王氏房中。

王氏一见白娘子进来，忙让坐下。

“娘子，昨晚睡得可好？”

白娘子红着脸不语，小青接上话说：“不好还能睡到这时？王伯母，你做什么？”

王伯母正做一件衣服，小青凑过去一看，说：“王伯母手真巧！”

白娘子也凑上前去：“王伯母做得这么好，你看我笨手笨脚的，什么也干不了。”说着，就帮王伯母缠起床上的一团丝线来。

“娘子别动，快坐下歇息，咱这苏州城可有个习俗，新娘子三日内什么也不能干。”

“那还不把人闷死。”

“如果你闷的话，可让许官人领你外出游逛，这苏州虽没杭州有名，但也有不少好去处。”

“王伯母，我一个新人，怎好意思出去？还是在家帮您干些活吧！”

“那可使不得，你初来苏州，从没出过门，明天就让许官人带你们出去逛逛。”

小青一听要出去游玩，不禁拍手叫好：“王伯母真好，比娘子的亲娘还体贴人。娘子，你就别推辞了，明天就去吧！”

白娘子忙向王伯母施礼致谢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宣、白娘子和青儿三人华服盛装，外出游玩。

三人先来到著名的拙政园。这拙政园有山有水有亭有阁，玲珑剔透。一进园门，只见园内亭台楼阁，参差有致，山径回廊曲折起伏，古木参天，绿竹成林，景色优美，素雅宜人，几十处景致，各有特色。

三人从没见过如此精美的园林建筑，一时被眼前美景惊呆，青儿不禁惊叹：“这拙政园如此精美，真是鬼斧神工！”

白娘子说：“若以鬼斧神工比喻，还有些辱没了人间才华，只有人间的能工巧匠，才能建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。”

三人继续朝前走。

“娘子，青儿，快来，这儿是山楼。”

许宣说着，过来扶娘子走到一处建筑物前。这山楼三面环水，两侧旁假山，近有小沧浪、小飞虹、得真楼等景点。三人一一观览，之后又沿小径上了附近的远香堂，这更是一处美景。前有假山，北面临水，水间有小山，山上有亭，亭边林木葱郁。立于堂上，四周景物尽收眼底。

转了大半天，三人都有些疲乏，小青更是一个劲地喊脚疼。于是，三人便坐在园内一个树木掩映的亭子里休息。许宣拿出带来的点心小吃，递给娘子和小青。

“娘子，青儿，快吃些点心，充充饥，过会儿咱们去那边茶馆喝口水。”

“官人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歇息一会儿就回去吧！”

白娘子觉得出来时间太长，不想再游玩了。

“娘子，除了拙政园，还有寒山寺、虎丘、沧浪亭等多处名胜，我们歇会再去吧！”

“官人，不用再转了，时间一长，怕王伯伯担心。”

小青说：“有什么担心的，三个大活人还能丢了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青儿，倒不是怕丢了，咱们寓居别人家，言行要谨慎些才是，不能太随着性子。咱们早早回去，还能帮王伯母干些活。”

小青嘟着嘴说：“姐姐，你也太多礼了！”

许宣一看青儿有些不高兴，便劝说：“娘子说得有理，礼多人不怪，我们还是注意些为好。”

这小青岂可饶人，冲着许宣说：“好啊，你们两口子合着说我，你们回吧，我一个人逛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青儿，别胡闹，以后有机会再来。”

“还能有什么机会，现在你们都嫌弃我，恨不得让我走得远远的。”

“青儿，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姐姐疼你还不够，怎能嫌弃你？”

“好，姐姐如果真疼我，能否答应我一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小青在白娘子耳边悄悄说：“让官人给我买一斤桂花糖。”

“你呀，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，馋嘴！等会咱们路过那点心铺子，让官人给你买二斤，够了吧！”

许宣一看青儿憨态可掬，也调笑着说：“青儿，你想吃就直说，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，我以为你真想看景。”

青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转了这么大半天，腰酸腿疼，肚子咕咕叫，你只照顾娘子，也不问问别人，能不让人生气吗？”

三人歇息了一会儿，便打道回府……

六、夫妻开店，害人反遭逐

不知不觉间，许宣和白娘子结婚已近一月，白娘子觉得住在王伯伯家，终非长久之策。一天，她对许宣说：“官人，在王伯伯家住了这么长日子，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。再说，这也不是个长法，不如咱们在附近租间房子搬出去。”

“娘子，我早就有这个想法，只是担心住出去后，咱们三人何以为生？”

“官人，在杭州时，你不是在生药铺子呆过吗？咱们想法再开个药铺，你在前堂招呼客人，我和青儿在后堂研药包药，这样咱们三人的生计就不成问题了。”

“开生药铺子也需要一笔银子，到哪去筹呢？”

“官人不用发愁，我这些首饰当出去，也能值不少钱，再向王伯伯借些，不就成了？”

许宣一听娘子要当自己的首饰，十分过意不去，他拉起娘子的手，见她腕上的玉镯莹莹闪烁，十分珍贵，便说：“娘子，你的首饰不能当，咱们结婚后，我什么东西也没给你，怎能再让你破费。”

白娘子抚摸了一下自己那珍贵的手镯，无不深情地说：“官人，咱们已是夫妻，本应共患难，首饰不过身外之物，有了戴，没有就不戴了，眼下咱们三人的生计是大事。”

许宣一听，不由眼圈发红，感慨万分，他一把搂过娘子，感激地说：“娘子，你太好了，你的恩情我今生今世都难以报答。”

白娘子娇嗔地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官人，你又说这话。快放开，青儿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青儿来了又怎样，咱们已是夫妻，有什么怕人的。”说着，使劲搂了一下，羞得娘子脸色绯红。一看娘子那娇羞妩媚的样子，许宣更加怜爱。

“娘子，我真是前世烧了高香，娶到你这么美丽善良的妻子。”

白娘子也动情地说：“官人，但愿我们能白头到老，永不变心。”

“娘子，有你这么美丽的人在身边，我还会对别的女人动心？有了你，别的女人在我眼中不过形同枯木。”

这时，青儿端茶进房，只听到“枯木”二字，便问：“什么枯木，此时草木葱茏，百花盛开，哪有枯木？”

见两人笑而不语，继续追问：“姐姐，你们到底说什么呀？”

许宣指着青儿说：“你就是个枯木。”又惹得白娘子捧腹大笑。

“许官人，你又取笑我了。”

白娘子这才止住笑，说：“小青，我们刚讲了个笑话。”

小青一听他们在讲笑话，又缠着两人讲给她听听……

许宣夫妇说干就干，当天就买了些礼物，拜别了王敬溪夫妇，在不远处租了一处空院。这空院久不住人，杂草丛生，几间旧房破败不堪。许宣一看，十分丧气。

“娘子，你看这里仅有几间空房，坍塌不堪，住人勉强可以，怎能开药铺子？”

“官人，事在人为，有这一处空院就不错了。你先想法制个招牌，买些桌凳，再进些药材，我和青儿找匠人修缮一下房子，尽早开张。”

“娘子，不用这么急，你和青儿怎能收拾房子，还是我留下收拾吧！”

小青在一边插话道：“官人，你可别小看人，再说又不是我和娘子亲手干，多叫几个匠人不就行了，你快上街买东西吧！”

许宣只好出门。

等许宣一走，小青愁眉苦脸地对白娘子说：“姐姐，刚才只顾说大话，这会儿可咋办？这么大的院子，我们如何收拾？”

白娘子点了一下小青的头：“平时就你心眼多，这会儿脑子怎么不管用了？”

“找匠人？”

“咱们在此人生地不熟的，到哪找匠人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你手下的那些水妖喽罗呢？少说也有几十个吧，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”

小青一听，这才明白过来：“姐姐，你看我，怎么把这招都忘了，我掌中的那些水妖们，最能翻云覆雨，化腐朽为神奇。你说，要多少？”

“当然越多越好，最好在官人回来前能让这里焕然一新。”

“姐姐，别急。”小青说着，闭目高喊：“出来！”

立时，十几个身形高大的水妖从地面钻出，个个力大无比。小青指着他们说：“今天有劳诸位，你们听姐姐调遣。”

众妖齐应：“遵命！”

众妖在白娘子和小青指挥下，铲平地面，夯实地基，和泥砌墙，立柱架梁，行动神速。转眼间一处破败的院落被修缮得华丽无比。小青又令水妖们弄了些猪羊牲畜，宰杀以做祭品。干完后，小青隐退水妖，又和白娘子亲自张灯结彩，显出一派喜庆气氛。

许宣在街上转了一天，买了桌凳药材，制好招牌，雇了辆车子拉回来。途中碰到两个叫花子，打打闹闹，说说唱唱，好不有趣，一个说：“我好快活呀，今天又有好吃的。”说着，唱了起来：

“叫花逍遥，身穿破衲袄。河里洗澡，羹饭吃一饱，羹饭吃一饱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别唱了，听说吉利桥那家盖了新房子，好不堂皇，咱们快去讨些糕点酒水吃！”

许宣一听说吉利桥，就是自己住的那条巷。这几天并没见到谁家盖房，这就怪了？

一会儿，就到了家门，许宣抬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只见楼宇簇新，高耸巍峨，亭台楼阁，好不壮丽，真如豪门贵族之家一般。

“哎呀，我家的房子哪里去了？”

这时小青出了门：“官人回来了。”

“青儿你为何在此？”

“官人，这就是咱们家，叫我往哪里去？”

许宣抬手一指，不解地问：“这是我们家？别开玩笑，我早上出去时还破败不堪，一天功夫就这等新？”

小青上前招呼车夫将东西卸下，领官人进了屋子。只见屋里锦帐绣褥，屏风四围，许宣更是惊诧不已。

小青说：“官人有所不知，你一走，娘子就差我叫来许多匠人，立即修造。”

许宣还是疑惑：“有这等事，快叫娘子出来，我问个明白。”

小青嘴一撇说：“还有什么问的，我不是都说明白了？”说着朝里屋喊：“娘子，官人回来了。”

白娘子跨出房门说：“官人辛苦了，东西都买下了？”

“买下了。娘子，这房子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官人，是我今早唤匠人来修的。”

“就是叫来鲁班，也没这么快。”

“只要匠人多些，还能不快？”

小青说：“常言道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多给些钱，什么能干不成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官人，我早就查好，今天是个吉日，所以催促匠人无论如何要完工。”

许宣走进正厅，见桌上摆了许多祭品，还有蜡烛香火，便问：“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官人，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新房子盖好了，东西也买到了，宰杀这些牲畜以作祭祀，但愿神灵保佑咱们财源滚滚，和睦祥瑞。”

“娘子，你想得真周到。”

小青说：“官人，你只知嘴上说，未见娘子为了干这些活儿，手都磨破了。”

许宣上前拉过白娘子手一看，惊呼：“哎呀，娘子，你看手破成什么样子了，疼吗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只伤了点皮，没什么。”

小青忙说：“还说没什么，流了那么多血，看了都让人害怕。”

许宣心疼地轻抚着白娘子的手说：“娘子快坐下，我这就给你敷点药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不由“噗嗤”一笑。

许宣问：“娘子笑什么？”

“我是笑咱这药铺还未开张，自己倒先用上药了。”

许宣、小青一听，也不由笑起来。小青说：“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

许宣说：“下次就轮到小青得这月了。”

三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官人，青儿，咱们点香祭祀吧！”

说罢，三人跪在堂前，手持香火，连连叩头。

许宣边叩边说：“我这里躬身默告财源旺，望远近行商至此行。”

白娘子也忙叩头说：“诚愿神仙保佑我们家和顺祯祥。”

祭祀完毕，三人喝了杯喜酒，便去门口挂牌放炮。花炮一响，招来许多街坊观看。

许宣边挂招牌边高兴地唱：“彩红新，高飘扬；粉牌儿，招人望。看茏葱门户增光，飏纷纷瑞气飘扬，除危定吉祥。今朝喜值黄道日，使长源利泽无穷，通泰万事吉昌。”

白娘子也不禁唱起来：“朝来喜雀声声叫，厅前报发灵芝草。祯祥五福招，

敢是吾门从此生辉。”

小青在一边喊：“快别唱了，你看那边来了两个叫花子，我去赶走他们。”

许宣一看，就是自己在路上见到的那两位，便说：“青儿，别赶，他们也是来凑个热闹。”

说着，两个叫花子已走到许宣面前，拱手道：“大相公发财了，我们讨些糕点酒水吃。阿昌，快给相公唱一曲。”

小青一听要唱曲，便说：“既然你们会唱，就唱吧，唱得好了赏你们。”

围观的众人也起哄：“快唱，快唱。”

于是，一个打竹板，一个唱起来：“一进门来把头抬，哩哩莲花落。今年必定要大发财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生意兴隆长旺闹如雷，哩哩莲花落。勿知勿觉送将来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花药栏边掘出一个聚宝盘，哩哩莲花落。后园出了一棵摇钱树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马兰头变了一棵三节草，哩哩莲花落。时运来时三拳两脚打不开，一年四季好买卖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”

唱毕，众人齐声喝彩。许宣说：“唱得好，小青，赏他们些糕点酒水。”

两人忙点头：“谢谢相公娘子。”

两个叫花子一走，众人也都散了，许宣三人进到屋子。

“青儿，快沏茶，官人奔波一天，连口水都没喝。”

“娘子也辛苦了，快坐下歇息。娘子，咱这条小巷十分窄狭，到时客人一多，货物进出不方便，如何是好？”

白娘子站起来，拉起许宣走到后院，手朝后一指，说：“官人你看，我早就料到这点，所以让匠人在后院开了扇门，后门通另一条巷，到时进货走前门，出货走后门，两不妨碍。”

许宣一看娘子诸事料理得这么周到，不禁感动万分：“娘子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，诸事安排得这么井井有条，真是羞煞我了。”

小青说：“官人你好福气，娶了娘子这么贤惠的内助。”

“小生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都是一家人了，还说这话。忙了这么半天，肚子早就饿了，青儿快准备饭菜。”

许宣说：“娘子，药店今日开张，我们应当庆贺才是，让青儿准备饭菜，我去打些酒来。”说着就出了门。

……

吃喝完毕，天色已晚，小青已哈欠连天。

“娘子，官人，今天累了一天，快休息吧！”

白娘子说：“小青，你先去睡，我和官人再坐一会儿。”

小青一走，许宣和白娘子双双进房。今夜月儿高照，帘波窗锁，桂影纷纷。临窗而望，空阶月明，好似洒了一地水银。心上的人儿就在身边，两情缱绻，白娘子幸福万分。

“官人，坐，我今日亲手给你泡一杯紫笋茶。”

许宣上前拦住白娘子说：“娘子不用忙，我只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”

白娘子放下茶杯，依偎在许宣胸前。

“娘子，你看冰轮皎洁，天空清澈，没一丝云彩，真是良辰美景啊！”

“果然好可爱呀！”

月光透过窗棂，朦朦胧胧地洒在白娘子身上，她似雾里鲜花，更显姿容淡雅，风韵轻扬，楚楚动人。

“娘子，你好美啊！”

“官人。”白娘子害羞地转过头去，许宣双手扶转过来，忍不住亲了一口。

“娘子，今晚就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娘子，不要说凡人爱你，就是神仙下凡，也会被你的容貌迷倒。”说着，不禁吟道：“朱扉静锁，正庭际空明，行来婀娜。凌浸佳人，淡脂粉娇多。”

白娘子也吟道：“帘影筛金，簟纹织水，绿阳庭院清幽。夜长人静，消得许多愁。”

“娘子，如此良辰美景，有何愁消得？”

“官人，今夜月儿圆，就不知明夜是圆是缺。”

“娘子，你和我与月本不同类，何须多虑？”

“官人，你没听人说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？”

“娘子，你我恩爱情深，怎么提到离合之事，你别多虑了，今天应当高兴才是，快笑一下我看看。”

白娘子被许宣的真情所动，抿嘴粲然一笑。

“娘子，夜深了，休息吧！”

“休息。”

许宣抱起娘子，亲手为娘子脱下弓鞋。这许宣真是个多情种，抱着娘子的弓鞋，半天不语，仔细抚摸。

“官人，一双臭鞋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“怎能说是臭鞋。”说着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动情地吟道：“尖尖曲曲，紧把红绡蹙。朵朵金莲夺目，衬出双勾红玉。华堂春睡深沉，拈来绾动春心。”

说着，就去抚摸娘子的金莲，白娘子羞得满脸绯红，娇滴滴地抽回双脚。许

宣早被娘子的风流娇媚撩得心荡神驰，钻进红绡帐内，一把按倒娘子……

转眼间，许宣开生药铺已一月有余，他白天坐堂应诊，勤接各方病人，晚上披星戴月，研药称量。由于他医术过人，态度和蔼，深得病者信任。应诊之外，兼作药材买卖，由于诚实待客，从不短斤少两，也赢得各路商家信任，远近的药商都来他这里买药，生意好不红火。

四月十四日这天，是道家纯阳祖师圣诞，许宣早早起床，在店前挂了个“关门一天”的牌子，准备上庙进香。

“娘子，今日是纯阳祖师圣诞，上庙进香的人一定很多，也少不了热闹，你快收拾一下，咱们同去。”

“我有些困乏，你一个人去吧！”

“怎么，娘子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没什么，这几天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官人你一个人去吧，让青儿陪我。”

“娘子告辞了。”许宣出了门。

……

远远就见庙宇碧瓦凝辉，香烟缭绕，进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。庙中主持魏法师正指挥道士们陈设道场，恭祝纯阳祖师圣诞。鼓乐阵阵，幢幡招招，道人们忙前忙后。等一切安排就序，众道士随着音乐唱起法曲：“清净自然，香烟散十万，灵风缥缈上穹苍，遍满虚空冲法界，普降吉祥。宝香敬薰金炉，上香供养诸天酌桂浆。”

唱毕，众道士绕场而下，进香的人一拥而上，对着祖师的画像磕头叩拜，焚香还愿。

许宣也跪在人群中，烧了一炷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祖师在上，受小生一拜。神灵福庇，愿我生活美满如意，财源滚滚。”

这时，只听众人喊：“快看，那边法师行香来了，大家让让。”许宣忙随众人让出一条道来。

法师翩然而来。走到许宣旁边，他突然站住了：“这位官人，好生奇怪！”

许宣忙问：“法师，怎么了？”

“贫道有一言奉告，官人若不见怪，方敢唐突。”

“岂敢，法师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

法师走近一步，仔细端详：“官人，你看你额上有一道黑气，是妖孽缠身的迹象，若不早除，后患无穷。”

许宣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怎会这样？法师你再仔细看看。”

“官人，昭然若揭，稍有法性的人都可看到。”

“这可如何是好，不知法师有无妙治之术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“弟子感激不尽，但如何被妖孽纠缠，法师能否告知？”

“那得追根溯源。官人近期可同何人接触？”

“弟子这一月坐堂应诊，又四处买卖药材，接触的人不少，怎能查明？”

“看你的迹象，不是接触一两次缠上的，定是长久接触所致。”

“法师，长久接触的就只有我家娘子和一个侍婢。”

“那肯定是她俩无疑！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我家娘子贤惠可人，侍婢勤快可爱，街坊邻里无人不夸，怎么会是她们？”

“官人别急，再想想你家娘子有何可疑之处？”

许宣低头沉思。“法师，有一件事我一直纳闷。”

“何事，快说。”

“我家妻婢二人，其实来历不明，弟子每每生疑，但都被她的花言巧语所掩。”

“果有此事？你快将往日情形细细说来，待我听明，自然有法驱除。”

“法师听禀。”许宣便将西湖巧遇一事细细说给法师。

法师一听，说：“这就有疑了，一般青春女妖最喜纠缠英俊小生，像官人这般风流倜傥之士，更是她们喜欢不得的。”

许宣不由倒吸一口气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官人，听你声音，不像此地人。”

“弟子本是临安人，来此避官司。”

“尊居何处，高姓大名？”

“弟子许宣，现居吉利桥。”

“原来就是开生药铺的许官人。”

“正是，法师知道弟子？”

“官人的生药铺子远近闻名。官人如今染上妖疾，我今与你除去如何？”

“万望尊师搭救。”

“待我画灵符与你。”说着，进堂去画。

许宣站在院中，仰天祷告：“天地神祇在上，请救弟子一条性命。”

法师拿着灵符出来，说：“官人，灵符两道，一道藏在你发中，一道回去化烧了，将纸灰骗那妖孽服了，立即会有神验。”

“谢谢法师，但愿消灾除祸，扫荡妖雾。”

许宣立即将符一道藏于发中，一道揣在怀里，告别法师，一路小跑回家。

快到家门，他才发愁如何让那妖孽将此服下？对了，待兰房人懒更静时，茶前酒底，悄然倒入，不愁灌不进她肚里……

再说许宣走后不久，白娘子在家突感心绪不宁，烦躁不安。她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自与许郎迁居之后，情投意合，恩恩爱爱，一向心平气静，怎么今天突感不妙，似要大祸临头。且让我叫来青儿，看她有无反应。青儿，过来。”

叫了大半天，小青才跑过来。“青儿，我叫你半天，为何这时才来？”

“姐姐，今天甚感不舒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冷，不知何因？”

“啊，青儿，你也感觉不舒？”

“是啊。姐姐，我从未有此感觉。”

“青儿，坏了，一定是许官人出门遇事了！”

“那可咋办？”

“别急，待我掐指算算。”说着，双目紧闭，掐指暗算。

“不好了，青儿，原来官人被那庙中道人煽惑，说我们是非，欲消灭我俩，拆散我们夫妻。”

“姐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白娘子冷笑一声：“可笑那道人太狂妄，罪该万死！”

“姐姐，如果官人不念夫妻之情，听那贼道之言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不妨，小小法术，何足畏惧！待官人回来时，我自有办法。快快唤你那些水妖们，到庙中去，将那贼道捉起吊打，儆戒一番赶出本乡。之后再略施小计，管叫官人转念信服，反迁怒于贼道。”

说着，给小青悄悄耳语一番，小青应道：“姐姐，我这就去。”说话间，化为一股青烟飘去。

你猜青儿去干什么？刚才娘子嘱咐她，让她带一帮水妖将那法师捉住，毒打一番，并逐出本乡，以免后祸。青儿岂是那心慈手软之人，赶到之后，将法师从庙中骗出，一顿痛打，直打得鼻青眼肿，跪地求饶。末了，只得答应小青，远走他乡，不再在此滋扰。逐走贼道，小青立即赶回。

小青回来不久，许宣就回到家。一想娘子原是妖孽，许宣不由感到骨凉，但他仍装得镇静自若。到了厅前，远远看见娘子和小青，便说：“娘子拜揖。”

见娘子气呼呼地不理睬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难道官人得罪了娘子？”

白娘子这才转过身：“是有些，我且问你，为何这时候才回来？”

“哎呀，神庙里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，只因贪看仙观景致，故回来迟了。”

“你不要骗我了，只怕是贪听贼道谗言，耽误了时间。”

许宣一听此话，不由吓出一身冷汗，便问：“娘子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你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我放心不下，和青儿去门前探望，听街坊们纷纷议论。”

“议论什么？”

小青气呼呼地说：“议论什么你还不知道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说你在庙里受那法师谗言煽惑，欲加害于我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没有啊，娘子别听谣言。”

小青说：“官人别装了，你那手里拿的什么？”

“这是请回的祖师神像。”说着展开让白娘子看，果然是一幅神像。

白娘子一看不是灵符，不知他藏到何处，便说：“恐怕不只一张神像吧？”

许宣神情有些紧张，支吾半天不语。

白娘子叹口气说：“哎，人道是痴情女子薄情郎，我和你相聚到今，相敬如宾，何等恩爱，为何道人一言就让你起疑心，反欲将我来害，难道往日的夫妻恩情你全忘了？”

许宣一听此话，有些惭愧。是啊，娘子对自己恩重如山，远远从杭州追随到这里，又帮自己开了药店，对自己温柔体贴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，竟变得如此绝情？

“娘子息怒，请我细细告诉你。”许宣于是将法师如何看出自己身染妖疾，如何赠符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与娘子。“我看他说得十分害怕，就信以为真，娘子，是我的不是，且让我将这鬼符撕碎。”说着，欲撕灵符，白娘子忙阻止。

“官人，别撕了，还是按法师所说那样，将它烧化，让我服了，看有什么应验。”

“娘子，我已赔了不是，你为何还要这样？”

“官人，若撕了此符，难除你心中疑团，还是我服下看看。青儿，你将符点着，化入水中。”

小青应声拿了灵符就点，趁许宣不注意，迅速将灵符调换。

“姐姐，符已烧化。”

白娘子将灵符灰倒入水中，一口喝下。

白娘子喝下符水，三人都静等结果。许宣更是心里忐忑不安，万一应验，如何是好？如果是法师谗言相害，自己将如何面对娘子？

过了好长时间，仍未任何变化，白娘子说：“官人，我已喝下符水多时，怎不见一点应验？”

小青也说：“官人，你也太薄情了，怎么会轻信妖言，轻贱自己娘子？”

许宣羞得满脸通红，无言以对，见白娘子气得浑身发抖，许宣才说：“娘子

息怒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那泼道也太可恶了，为何生此毒心，要离间我们夫妇。青儿，你去庙中，将那妖道请来，咱们当面辩清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青儿跑出门去。

“娘子，只怪我轻信恶言，冤枉了娘子清白。”

“官人，你也太不辨是非了。”说罢，气呼呼地坐在一边。

许宣说：“娘子，还是招回青儿，让她别去庙中。”

“不行，我要与那妖道当面说清，彻底打消官人疑虑。”

“娘子，我心中疑团早消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“只怕你今天消了这块疑团，明日再生另一块疑团。”

一向温顺柔弱的娘子，今日竟如此倔强，许宣深感自己伤害娘子不轻。

一会儿，小青领法师进来。这法师可不是庙中那真法师，真法师早已被小青逐出本土，领进门的这位是小青让自己属下假装的。

“娘子，法师领来了。”

白娘子问许宣：“官人，你看是不是这位法师？”

许宣说：“正是。”

白娘子气愤地上前质问：“你这个妖道，竟敢妖言惑人，哄骗我家官人！”

假法师假装嘴硬：“你这个妖魅，竟敢如此放肆，你纠缠许官人多日，害他不轻，今天我帮他除妖，是不是破了你的好梦？如果你不是妖孽，为何不敢服下我的符水？”

小青说：“妖道，我姐姐早就服下，已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怎还不见应验？”

法师转问许宣：“官人，可是真的服了？”

“真服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法师一时语哽。

白娘子穷追不舍：“明明是你妖言骗人，会有什么应验！青儿，快去通知官府，拿他治罪，看他以后还骗不骗人。”

法师一听此话，忙跪地求饶：“求娘子饶我一命，贫道再也不敢妖言惑众了。”

许宣也帮他求情：“娘子，一切已澄清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他去罢。”

小青指着法师说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法师连滚带爬地夺门而逃。

一场惊险总算了结，白娘子长出一口气。

许宣对小青说：“青儿，快去给娘子沏杯茶，让娘子喝口水，消消气。”

“官人，你不嫌我们是妖孽？”

许宣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别再提此事了，是我一时昏昧，冤枉了娘子，还望娘子恕罪。”

“娘子倒不会再怪罪你，不过官人以后耳根可要放硬些，不要听风便是雨。”

白娘子也说：“官人，以后日子长着呢，没准还会出现什么妖道怪尼，你可要明辨是非。”

“吃一堑，长一智，娘子放心，以后谁也别想拆散我们夫妻。”

这事虽说化险为夷，掩饰过去，但白娘子从此更加谨慎，惟恐又露了什么破绽，让许宣怀疑。她还吩咐小青，要时时注意许宣行踪，以防出错。这许宣也是头脑简单，此事一过，便忘得一干二净，再则发现娘子对自己更加殷勤温柔，便愈发对娘子信任。就这样，恩恩爱爱的小日子又过了多日。

七、险象环生，救夫盗仙草

天气渐渐变暖，日子也一天长过一天。快到端午节了，待坊四邻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节日物品，早早买了粽叶，香药，雄黄酒，采了艾草。可白娘子和小青却一天比一天难以忍受。原来，她俩是久居深山的蛇精所变，常年受阴气滋养，不见阳气。所以，天稍一变暖，便觉酷热难耐。法力高强者可靠内力强忍度过，法力浅薄者则会现原形，以致酷热而死。还有一点，就是雄黄酒水不能沾嘴，因为雄黄酒具烈阳之气，也会使蛇精现原形。

眼看端午节一天天逼近，小青叫苦不迭。一天，趁许宣外出购药，小青哭丧着脸对白娘子说：“姐姐，这几日每到正午，便觉酷燥难忍，若到端午那天，一条巷子都是雄黄酒气，更怕难以自恃，不如让我到附近山里避一避暑气，过了端午节午时再回。”

“青儿，姐姐实在不忍离开你半步，你我相伴到今，已形同一人，怎能分开？”

“姐姐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可多虑你我情长意短，若不想办法，果真现了形，你们一场美满的姻缘不就完了？”

“青儿，哪你说咋办？”

“姐姐，你法力比我强，可以应付过去。许官人问起，你就说我去王伯伯家送粽子，午时一过就回来。”

“青儿，也只有如此，不过你途中多加小心，自己珍重。”

“姐姐不用担心，倒是姐姐应当多多注意，端午节那天，断不能喝酒，若官人硬劝，也须找借口推掉，切不可为了情面坏了大事！”

白娘子拉着小青的手说：“青儿放心，姐姐会应付过去的。明天就是端午节，要走你今天就走吧！”

两人分手时，都已泪流满面……

端午节那天，白娘子独自起了个大早，倚窗沉思。见院中蝴蝶翻飞，从这家飞到那家，不由自言自语道：“慵邀斗草闲烹茗，纤手叫郎饮。芬芳直欲沁衷肠，休恋菖蒲北里别家香。窗前笑把檀郎蹴，谁道诸般毒？东家蝴蝶过西家，多恐薄情心性劣于她。”

“娘子起得这么早，你在独自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想时间过得真快。”

“是啊，自到苏州以来，不觉又是端午佳节，真是相逢才记靡芜绿，又见榴花刺眼红。娘子，客中光阴，不可辜负，咱们也快去买些酒肴、艾草吧！”

“官人，昨天青儿走时，我已着她置好酒肴、艾草，也包了不少粽子。”

“娘子已安排停当，那我只有坐享其成了。今日佳节，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。娘子，你快拿酒肴杯盏，我先去插艾草。”

许宣说完，便穿衣趿鞋，拿了艾草去大门上插。

娘子在厅里摆好酒肴，便觉体内燥热难耐，于是进里屋躺下。

“笑将琥珀倾金盏，来向兰闺劝玉人。”许宣唱着进了厅，一看菜肴已摆好，娘子却不见了，便又进屋去找。见娘子躺在床上，就问：“娘子，怎么又躺下了？”

“官人，奴家身子有些不舒，稍躺片刻。”

“娘子，不要紧吧？今日佳节，娘子自当与我同杯共饮，以示庆贺。”

娘子侧弯身子，面带愁容地说：“官人，我此时哪有心情饮酒？”

“娘子，平日见你从无不乐之容，为何今日忽有愁烦之颜，敢是卑人得罪了娘子？”

“官人说哪里话，我确实是身子不舒，官人休得怀疑。”

“娘子，你感觉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也说不清，只觉身体困乏，四肢无力，见了七腥八荤的东西就恶心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好好的怎会有此感觉。娘子，你侧侧身，待我给你诊一诊脉。”

白娘子伸出玉臂，许宣把腕按脉。许宣屏气静心，仔细诊断。只觉娘子脉动异常，仔细一摸，这分明是梦兰佳兆啊！

白娘子见许宣久不言语，便问：“官人，脉气如何？”

许宣再次按听，不由大喜：“娘子，恭喜恭喜！”

“官人，我有病在身，何喜之有？”

“娘子，玉体什么病也没有，是娘子有喜了！”

白娘子大吃一惊，但仍不敢相信：“官人不会骗我吧，怎么会有此等好事？”

“娘子，确实如此。那《内经》上说，妇人阳脉动甚，孕子也，正合娘子今日之脉。”

两人一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白娘子更是激动得满眼盈泪。

“娘子，这是喜事，怎么倒哭了？”

“我是高兴得哭，今日佳节，又知喜怀贵子，真是喜上加喜啊！”

“娘子，来，我们同喝一杯喜酒，庆贺我们的孩子。”

“多谢官人美意，我身体不舒，实难奉陪。”

“这杯酒不同一般，一定得喝。”

“请官人自己开怀畅饮吧，你没听人说，初孕者若喝了烈酒，会伤胎气。”

许宣一听，便说：“娘子如果不喝，我也不喝。”

白娘子见许宣一副失望的样子，有些不忍，不忍在这双喜之日拂了官人的兴致，于是强忍着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陪官人少饮些如何？”

这许宣也是高兴昏了头，不顾娘子玉体欠佳，端起酒杯就喝。

白娘子酒刚下肚，就“哎哟，哎哟”直喊，面孔潮红，汗珠直流。

“娘子怎么了？”

“还不是那杯酒，这会肚子实在难受。”

“娘子，实在卑人罪过，我扶你休息。”许宣扶娘子上床，盖了床薄被。

“娘子，你安睡好了，待我给你煮杯浓茶，解解酒气。”说着就出了门。

许宣一走，白娘子掀掉被子，解开衣服，仍觉燥热不安，又在屋子找了把大蒲扇，双手轮换着扇，仍是不济一点事。白娘子知道大事不好，心里直后悔。

“哎哟，只因被他强迫喝了杯雄黄酒，这会身子好难受，看来，要现形了。”

她强支撑着身子，走到门前，想将门关上，独自度过这段时间，以免被许宣进来发现。但未到门前，就觉浑身瘫软，立即又挣扎到床上，刚一上床，就见一身素缟，迅速变为一条白蛇，蜷曲在被子上。

许宣在厨房细煮浓茶，待茶煮好，端起朝房子走来，还未进门，就高喊：“娘子起来用茶。”

未见答应，心想这妇人真不胜酒力，一杯酒就喝成这样，真让人怜悯。等我捧一杯香茶替她解酒。

推门一看，见床帐放着，就上前揭帐，揭开一看，见一条巨大的白蛇蜷在床上，吓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就昏死过去……

小青在附近山里避过午时，便匆匆赶回，手里还提了串粽子。一进院门，见悄无声息，甚觉奇怪。端午佳节，家家欢闹，怎么姐姐和许官人无声无息？莫

非他俩趁外人不在，正在房中亲热，待我先打个招呼，免得他们尴尬。

“娘子，官人，我回来了，王伯伯还给你们带了些粽子。”

见里屋仍无声音，丢下手中粽子，就冲了进去。推门一看，许官人倒在地下，不省人事，旁边还有只打碎的杯子。

“官人为何倒地，却不见娘子？哎呀，不好了，肯定是娘子醉后现形，把官人吓死了。”

说着，走在床前，揭开帐子一看，见白娘子昏睡着，便使劲摇喊：“娘子，娘子，快起来！”

白娘子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打了个哈欠说：“啊，睡得真香。”

“真香，只怕你后悔还连不上。”

白娘子一看小青在前，满脸怒容，忙问：“小青回来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问你今天是否饮酒？”

白娘子点了点头。

“我走时是如何嘱咐你的，这下，惹出事来，看你如何收拾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醉后露形，吓昏了官人！”

“啊，有这等事，官人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你的床下。”

白娘子下床一看，果然见许宣昏死地下，慌忙抱起，连连叫喊：“许郎，许郎。”

小青也在一边摇喊：“官人醒醒，官人醒醒。”

两人叫喊半天，许宣仍无一点反应。

“娘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青儿，不必惊慌，我们先把官人抬上床，安顿睡好了，再想办法。”

两人将许宣抬上床，盖好被子。

“姐姐，得快点想办法，要不过了五个时辰，官人就会永远死去。”

白娘子悔恨交加，心急如焚，使出了浑身法力，也不能促醒官人。她已经汗流浹背，精疲力尽。

“青儿，别无他法，我只得去嵩山南极仙翁处，盗取他的九死还魂仙草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救官人一命。”

“姐姐，只怕太危险，南极仙翁，道术非凡，况有一班大仙保驾左右，他们个个心狠手辣，只怕连姐姐的性命也难保。”

“为了官人，我只有舍身一试了。”

“姐姐可得当心。”

“我此去自当善言相求，求他们开恩，救活一条性命。青儿，你在家中小心守住官人，切不可让外人进屋，万一将官人魂魄惊散，就难保性命了。”

“姐姐放心，我自当悉心护理。”

白娘子求仙草的嵩山，为天下名山，又为众仙所居之地。这里群峭摩天，萦青绕白，飞泉喷壑，漱玉跳珠，参差峻阁星罗，缥缈琼轩霞构，摘不尽的玉李仙桃，描不出的名山福地，真个人间仙境。

这天，南极仙翁一大早便带一班弟子驾云赴蟠桃会了，只有座下的白鹤童儿看守洞府。白鹤童儿在洞府前已守了一天，实在无聊，便四处游转，时而驾白鹿、衔芝草以遨游，时而啄娇枝而漫戏。突然，只见远处一片祥云仙乐，想来是尊师南极仙翁回来了。白鹤童儿忙骑白凤上前迎接。只见随仙翁回来的还有小仙鹿云西，高道叶法善，太中大夫东方朔。

“弟子迎接师父及诸位大仙。”

“免礼，白鹤童儿，我和诸位大仙进洞里下棋，你在山前看守。”说着，便领一班人进洞了。

这时，白娘子风驰电掣般地赶来。到此一看，不由叹道：“果然一处好所在。峰嶂徘徊霞景新，露苗烟雨满山春，穿山渡水来相访，唯有人间炼骨人。”

这里云雾缭绕，不知南极仙翁在何处？远远看见白鹤童儿在那边，白娘子便上前询问。

“鹤童哥受礼！”

白鹤童儿一看，只觉一股蟒蛇之气冲身，便大声斥责：“你是窃食蟠桃的白蛇，向在峨眉山修炼，到此何干？”

“鹤童哥，小道无事不敢轻犯仙山，向闻洞府有九死还魂长生仙草，特来宝山相求，请鹤童哥行个方便，小道感谢不尽。”

“你这孽畜好大胆！仙草乃镇山之宝，怎肯轻易与你，赶快离开，否则性命难保！”

白娘子一听白鹤童儿出口不逊，十分生气：“我好言相求，你怎能出口伤人？”

“孽畜，还敢胡言，我因念你修炼千年，不肯伤你，若再迟延，教你性命难保！”

“鹤童休得无礼，我既然到此，何惧于你，好好将仙草与我，万事全休。”

“你好大口气，若不给仙草，你能怎样？”

“如果不给，管叫你师徒们不得太平。”

“你这孽畜，如此无礼，看我不来擒你。”

两人一番打斗，鹤童战败回府，又去搬救兵。一会儿，就见小仙鹿跑了出来。

“你这孽畜，有什么本领，竟敢侵犯仙山，擅伤白鹤童儿。”

白娘子忙上前解释：“大仙，我只为求仙草而来，百般恳求，他毫不讲礼，出口伤人，还先伤于我。”

“呸，还敢胡言，我奉南极仙翁之命，特来擒你！”说着，就朝白娘子扑来。不免又是一番恶斗……

几个回合，白娘子打得鹿仙连连告退。后来，又出来几个大仙，但莫不大败而归。

南极仙翁在洞中见诸仙皆大败而归，生气地问：“一个小小妖蛇，何以打得你们个个落花流水？”

这些失败的大仙，觉得面子不好过，便互相争辩，说尽大话。

鹿仙说：“东方大仙法力最高，为何输于此妖？”

东方朔忙说：“我何尝输于她？只因那蛇腥气冲得人欲倒，我是急于回避。欲待飞剑斩之，又可怜她初得人身，不忍宰杀。请问鹿大仙，你又为何败退？”

“我是念她和你同道，故让了几手。”

“她是妖孽，我如何与她是同道？”

“她在瑶池窃食蟠桃，大仙你不也有过此举，不是你同道，还是我同道？”

揭了东方大仙的老底，惹得众仙哄堂大笑。

这时，南极仙翁发话了：“你们休得斗嘴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一条小小白蛇，你们都奈何不得，何谈降龙伏虎？”

“仙翁别生气，待我们再去擒拿。”

“不必，只怕连你们的性命都难保。我倒有一法，保准手到擒来。”

众仙忙问：“仙翁有何妙法，小的们恭耳敬听。”

“我先在阵前遣诸神摆一八卦阵，再派白鹤童儿引那妖蛇入内，我将洞前大岩石一指，变作雄黄山一座，轻轻将此妖压住，再来拷问。”

众仙齐声赞扬：“仙翁高明，此法定能捉住那妖孽。”

仙翁说罢，便遣众神在洞口摆了八卦阵，又派鹤童去诱骗白娘子。

白娘子不明真相，加之救人心切，架不住鹤童几句花言巧说，便跟了进来。刚走近洞口，就见众神冲杀上来，将白娘子团团围住。这时南极仙翁一指按石，大岩石顿时变为一座雄黄山，将白娘子死死压在底下。

“孽畜，你不过小小妖蛇，怎敢犯我仙山，索取仙草，今天你已被我擒拿，还有什么说的？”

白娘子在山下苦苦求饶：“仙翁在上，饶小道一命。若非事关性命，小道也不敢来求仙草。”

南极仙翁问：“关何性命？”

“仙翁有所不知，只因郎君许宣，大难临身，小道迫不得已，才来宝山拜求仙草，望仙翁大发慈悲，赐小道些仙草，救郎君一命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。那你初来时为何不好言相求，反倒和我的手下打斗起来？”

“仙翁，我本就好言相求，只是诸位大仙出口伤人，又先伤于我，我才和他们斗起来。”

南极仙翁转身问众仙：“你们可曾如此？”

众仙低头应道：“在下有罪。”

南极仙翁有些气愤地说：“你们道术不高，脾气倒不小，难道忘了老翁常教导你们的与人慈悲为怀，切不可滥伤无辜？”

众仙自知理亏，低头不语。

南极仙翁对白鹤童儿说：“你快去洞中拿根仙草与她，救命要紧。”

白娘子一听此话，连连磕头：“谢谢仙翁救命之恩，小道没齿难忘。”

南极仙翁手指一点，一座雄黄山顿时化为乌有，白娘子从地上爬起，拿起仙草，立即下山。

白娘子一走，众仙就嚷嚷开了。

“仙翁，此妖已被擒拿，为何反放了她？”

南极仙翁说：“他丈夫许宣，乃世尊座前一捧钵侍者，与此妖原有宿缘，故降生杭州，了其孽案。今被她惊死，看世尊之面，理应搭救，这妖孽日后自有法海禅师收取。”

众仙这才明白：“噢，原来如此。”

……

白娘子求得仙草，马不停蹄，穿山渡水，赶回家中，来回不到两个时辰。一进院门，就听小青在房中抽泣，白娘子吓了一跳，以为许宣又出了什么事。

“小青，你哭什么？”

小青见娘子回来，忙扑了上来：“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，仙草带回来了吗？”

“带回来了，怎么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去了这么长时间，妹妹一直担心，怕你性命难保。”

“别哭，草已求得，你立即去煎一下，我们快给官人服下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小青取来药罐，放在火炉上煎煮。白娘子在一边照顾许宣。看着昏睡的许

宣，她焦急万分，不由自主道：“悔端阳喝酒，令官人如此遭罪。”

“姐姐此番去可危险？”

“我的命差点丧在那里，多亏南极仙翁仁慈，怜官人一条性命，才放我回来。”

“姐姐，药煎好了，待凉了给官人饮下。”

“青儿，此药一喝，官人就会苏醒，但我担心他醒后会记起蛇变之事，又对我们生疑。”

“姐姐，这你不用发愁，我曾拜师学过失忆功法，只须在他太阳穴轻轻一按，便会使他忘记前事。”

“青儿，这可使不得，若他连我们夫妻前情都忘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姐姐，不用担心，失忆功有时间长短之分，我只需将他昏前一瞬间的记忆消去即可。”

“结果会怎样？”

“除了忘记蛇变之事，一切照旧。”

“果真这样？”

“姐姐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我怎敢轻易应诺？”

“青儿，想不到你还有此高招，姐姐实在佩服。”

“雕虫小技，姐姐见笑了。”

“药已晾凉，小青扶起许宣的头，白娘子捏着鼻子轻轻灌入。药灌了一半，就见许宣嘴唇轻动，眼皮也睁了一下。见许宣开始苏醒，小青轻轻在他太阳穴上点了一下。迷迷糊糊中，许宣感觉一股异香入腹，顿觉身轻体爽，一会就完全苏醒过来。

白娘子和小青高兴地喊道：“官人醒来了！”

许宣见俩人一脸焦急地守在自己身边，不解地问：“娘子，我怎么了？”

未等白娘子答话，小青就说：“官人只顾高兴，多喝了几口酒，醉了过去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不过今天是双喜之日，喝醉也值得。”

小青有些迷惑，问：“什么双喜之日？”

“娘子没告诉青儿？”

“娘子哪顾得上我，见你醉成这样，一会煎茶解酒，一会凉水敷面，忙得像只陀螺。姐姐，是什么喜事？”

白娘子红着脸，羞难出口，许宣也满脸喜色，抿嘴直笑。小青见状，假装生气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又在戏弄我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戏弄你什么？你就要当姑姑了。”

“当姑姑？”小青一时糊涂了。

许宣指了指白娘子的肚子，小青这才恍然大悟。“啊，原来姐姐有喜了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怪不得官人喝得烂醉如泥，值，值。姐姐，现在有多大？”

“能有多大，大不了就拳头大。”

小青失望地说：“哎，才这么大，急死人了。”

惹得三人哈哈大笑。

到了晚上，三人坐在院中，许宣又闹着要喝酒。

“青儿，今天你不在，我和娘子都喝了不少，你得补上这杯喜酒。”

小青连连摆手：“使不得，我在王伯伯家喝了不少。”

“在别人家喝不算，你就要当姑姑了，难道不为你那未来的侄子喝一杯吗？”

“姐姐，你快劝劝官人，今天我在王伯伯家喝得太多了，到现在头还有些昏。”

见许宣执意要让小青喝，白娘子早就发急，但不知如何找借口阻拦。突然，她想出一条妙计，便说：“我看这样，咱们在此闲聊，若小青说错一句话，就罚她喝，若官人说错一句话，小青就免喝，如何？”

两人齐声称快：“好！”

小青指着空中的一轮圆月说：“官人，娘子，你们看月上柳梢头，今晚不知有多少有情人相约黄昏后。”

许宣说：“今晚花好月圆，咱们三人本应痛饮一番……”

没等许宣说完，白娘子就说：“官人说错了。”

“哪错了？”

“你刚才说‘咱们三人’。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你仔细想想是几人？”

“你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吗？”

“官人言之差矣，难道我腹中胎儿，就不算个人？”

“这……”许宣一时语塞。

小青一看有了把柄，高兴得跳起来：“官人说错了，我可免喝了。”

许宣直摇头：“娘子，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弯？”

“哈哈，姐姐坚持公道嘛！官人输了。”

三人又说笑了一会儿，便各自回房休息……

八、虎丘赏桂，宝巾埋隐患

八月桂花盛开，虎丘寺的桂花，更是香飘万里，惹得一个苏州城的人都涌到那里。

许宣生性好热闹，一看街坊四邻都去赏桂，便也鼓动白娘子和小青同去。

“娘子，听人说虎丘桂花盛开，游人甚多，咱们同去游赏如何？”

“官人，你没见我行动日益不便，走一会儿便气喘吁吁，你一个人去吧！”

“如此秋色宜人，真是游玩的好时光，真不忍撇下娘子。”

“官人别这么客气，你回来带一枝桂花就行了。”

“青儿这会儿怎么不见人，我走后让她仔细照顾你，别有什么闪失。”

“官人放心，身孕不过三四个月，不妨事。你要去就早点去，去迟了人太多，恐怕连个桂花的面都见不到。”

“娘子告辞。”许宣转身就走。

白娘子突然叫住许宣：“官人稍等。”

“有何事？”

“官人，今日游人肯定很多，那些相公哥们必定个个打扮得风流潇洒，小姐娘子们也少不了花枝招展，瞧你一身寒衣，还不让人笑话。”

“娘子，我这身衣服熨贴合身，不用换了。”

“官人使不得，在家邋遢些没什么，出门不利落别人可就笑话我这做娘子的了。”

“哎呀，娘子这么爱美，卑人只好从命。”

白娘子朝里屋喊：“青儿，青儿。”

里屋应道：“姐姐什么事？”

“你在我箱笼里，取出官人的新衣服和那条八宝明珠巾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青儿拿着衣巾出来。“娘子，衣服拿来了，官人是不是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正是，要去虎丘赏桂。”

许宣一见珍贵的八宝明珠巾，便问：“娘子，这么珍贵的头巾，是哪里来的，我怎从未见过？”

“这巾儿么，是我亲手为官人做的，这八宝明珠，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，本来是要传给儿子，不料我父无子，便只有传给我了。”

“原来是岳父遗留下来的，这就愈加珍贵了，娘子还是珍藏起来为好。”

“官人，物为人用，藏着有什么意义，再说这秋凉天气，正好带着。”

小青说：“娘子怕是只想让官人添几分风流相，怕辱没了官人这么好的相貌。”

“青儿又胡说了。”

许宣说：“娘子，这么珍贵的头巾，我怕佩戴不起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官人别这么说，你如此年轻俊美，怎能说佩戴不起？”

小青说：“官人，别再推辞，此巾只合官人戴。”说着就和白娘子帮许宣穿戴起来。

真是人靠衣裳佛靠金，新衣新巾一穿戴，许宣马上像换了个人似的。

面对如此风流倜傥的郎君，白娘子不禁吟道：“西风桂子香韵幽，莫虚负清秋。濯濯王恭姿胜柳，垫巾时越觉风流。”

小青也在一边说：“娘子，你看官人打扮起来，真似潘安再出，宋玉重生。”

许宣说：“青儿，别取笑我了，我一凡夫俗子，怎敢和潘宋相比？娘子告辞了。”

“官人早些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说完就出了门。

许宣一走，小青问白娘子：“姐姐，你说说，官人今日相貌如何？”

白娘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就比较平日多了几分精神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“姐姐，你别言不由衷，若官人相貌差些，你当初怎能看上他？”

“当初确是看上他相貌俊美。青儿，你去沏一壶茶来。”

小青进厨房去沏茶，白娘子一人独坐房中。

一会儿，小青唱着进来：“茶香飘紫笋，花曼缀金钿。青儿泡得绝好细茶，请娘子先喝一杯。”

一见白娘子手抱许宣脱下的旧衣，两眼发呆，小青便问：“姐姐，官人刚走，你就想他。”

“倒不是想他。”

“看你的样子，像有什么心事，何不说给青儿知道，也好帮你分忧。”

“我自与许郎迁居苏州，幽居隐市，相敬如宾，夫唱妇和，可谓恩爱无比。但是一记起下凡之初，与我义兄黑风仙道别，自杭州到此，其中经历了多少风波，便不由心生感慨。哎，转眼又到八月，红尘中的日子，过得真快啊！”

“姐姐，官人如今对你恩爱有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的？”

白娘子轻声吟道：“暗思执果，好事多磨，行藏每怕人瞧破。纵欣女萝，附

得乔松，当愁折挫。”

“姐姐放心，凡事有青儿帮衬，不会有什么大事。”

“想我当初一意孤行，叶辞故枝，下凡人间，眼前倒幸福美满，就不知将来事情会怎样？”

小青说：“将来的事，想那么多干什么。姐姐我一直奇怪，姐姐在峨眉山修炼多年，因何忽动红尘之念？难道是前因后果，注定你这丝萝定要附乔松？”

“这个我哪知道？”

“难道是久居深山，芳心萌动，独眠难忍？”

白娘子打了一下小青：“胡说！”

“我一向潜修，最耽幽静，后来出来，纯属偶然。只是一入红尘，欲罢不能，叫我也没了办法。”

“姐姐，又不是飞蛾扑火，你有什么愁的？”

“青儿，你哪里知道，人道是情多累也多，十里搭凉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。”

“姐姐，你和许宣本是阴阳两界中人，能成为夫妻，也是命中注定，况你现已身怀六甲，自当珍惜才是，怎能让日后不可知的事搅得心神不宁，伤了身体？”

“青儿说得极是，我当高兴才是。”

“姐姐，你歇会儿，我把官人换下的衣服洗洗。”

……

许宣这段时间一直忙于药铺的事，很少外出，今天偶游虎丘寺，但见秋高气爽，桂花盛开，游人如织，不由一路欢快地唱道：“爽气四郊浮，向山塘正仲秋，绿云金粟浓如酒，王孙浪游，山僧倚楼，衣香一阵飘红袖。”

许宣随寺内游人观赏了桂花，又去了孙武子亭、真娘墓等外。这虎丘原为春秋时吴王夫差之父阖闾所丧之地，相传丧后有白虎踞其上，故而得名。晋代司徒王珣、王珉兄弟在此建别墅，这些地方都已辟为景观，许宣不免要在此凭吊一番：

“澹秋容遥山碧瘦，阵阵天香云外逗。叹真娘有墓，阖闾剑去空丘，不及那宅舍珣珉钟梵奏，化城开千秋似旧。频回首，好林泉笙歌到处勾留。”

这时，街坊刘老夫人领着小姐、丫环也来游玩。小丫环蹦蹦跳跳，小姐漫步轻吟：“新妆好，称闲游。荡湘裙，月半钩。双蛾翠夺云边岫。怪荡子相先后，骤骅骝。横波偷觑，却早又含羞。”

许宣忙上前打招呼：“夫人、小姐也来赏桂？”

刘老夫人道：“是许官人，怎不见你家娘子？”

“娘子有孕在身，行动不便，在家歇息。”

这时，丫环跑过来对刘夫人说：“夫人，小姐，你们看前边好不热闹，咱们快去看看。”

于是，刘老夫人、小姐、许宣一同随丫环去看。上前一一看，原来是一帮耍戏法的。只见一人在人圈中高喊：“江湖浪荡过光阴，巧言花语无比伦。列位大哥大姐，我们在这里耍戏法，让各位看个新鲜，耍得好，赏我们几个小钱，耍得不好，一个子也不要。列位请让开场子。”

众人朝后退了一步。

“常言道戏法无真，黄金无假。哪知戏法却有真，黄金亦有假，看的要眼快，耍的要手快。”

说完便从腰间抽出一尺红绫，背过身去，在空中舞了一下，立时不见了。围观的人不禁发出“啧啧”声。许宣也看得入了神。

就在这时，一场灾祸将降临到许宣头上。

原来，最近吴县萧太师府中丢了一件八宝明珠巾，案已报到县府，县府派人四处查询，已过了半个多月，仍无一点踪迹。眼看限期快到，两个负责此案的捕快甚是焦急。

这天，高个捕快对同伴说：“哥啊，听说虎丘桂花大开，游人很多，我们不如去那看看，说不定会查出些蛛丝蚂迹。”

“老弟，说得有理，咱们快去。”

两人来到虎丘，顾不上赏花观景，只往人多处钻。转了大半天，仍无一点收获。

“老弟，我看咱们只有挨板子的份儿了。”

“哎，这八宝明珠巾到底是谁所偷，急死人了。一旦抓住赃贼，我先揍他个半死。”

两人坐在树荫下长吁短叹起来。这时，前边耍戏法的人群中传来一阵掌声，惊醒了两位。

“老哥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”

两人有气无力地来到这里，围着人群转了一圈。突然，那年少的喊道：“哥啊，你看那人头上戴的，好像是条八宝巾。”

“小声点儿，待我们上前仔细看看。”

两人上前仔细端详，果然是那条八宝巾。不由分说，上前一一把抓住许宣后衣领。

许宣正看在入神处，突然被人提起衣领，吓了一跳。转过身子一看，见是两官差，便问：“你们为什么抓人？”

一旁的刘老夫人也问：“是啊，凭什么抓人？”

两捕快一手抓着许宣脖领，一手指着许宣骂道：“你这个奸贼，人赃俱在，还敢嘴硬。”

“什么人赃俱在？”

捕快一把抓下许宣头上的八宝明珠巾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家娘子刚给我做的头巾。”

“刚给你做的，恐怕是刚偷的吧！”

“你们别血口喷人。”

众人见许宣一表斯文，也说：“差人，你们别抓错了人。”

“怎能有错，我们奉总捕老爷钧票，捕捉萧太师府中盗去八宝明珠巾的贼。现今你头上戴的，与所失一模一样，还有什么狡辩的？”

众人这才明白，齐声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许宣急了，忙对众人说：“诸位不要听他们的，这条头巾是我娘子亲手做的，怎么能说是赃物？”

捕快说：“别在这里废话，是真是假，去让萧府管家一看便知。”

“走就走，你们这些奴才，诬陷良民，该当何罪？”

许宣又回头向刘老夫人喊：“老夫人，请回去告诉我家娘子，我迟些回去。”

三人撕撕扯扯，便出了人群……

到了吴县总捕李老爷大堂上，见老爷没在，便坐在大堂上等起来。

一会儿，就听外边喊：“老爷到。”

一阵吵杂声，老爷下轿进堂，开始审问，并叫来萧府管家对证。管家一看这八宝巾确是萧太师府中之物。总捕便问八宝巾的由来，许宣一一供出。审问中，无意间知道许宣的娘子为白娘子，总捕老爷不由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总捕李老爷原任钱塘令，曾为府库失去银两一案，知道白娘子妖变之事，不料她又到苏州兴风作浪。于是立即派一班人马去抓白娘子。谁料一班差役到了许家，白娘子和青儿早没了影儿。总捕认为许宣也是受害之人，便从轻发落，将他发配到镇江为民。

经了这次变故，再联想以前发生的几件事，许宣愈发认为白娘子是妖孽无疑。临去镇江前，许宣来到王敬溪家告别。一进门，他便失声痛哭。

店小二不知何事，忙问：“官人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说着，忙领许宣进屋见王敬溪。此时，王敬溪、王氏夫人、莹儿三人正围桌吃饭，许宣一看这乐融融的三口之家，再一想自己身遭横祸，又要漂泊他处，更是泪如雨下。

王家三口一见许宣如此模样，忙放下碗筷，扶许宣坐下。

王敬溪问：“许官人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王伯伯……”许宣泣不成声。

莹儿忙递上一块毛巾说：“许大哥，有事慢说。”

“王伯伯，我被白氏这妖孽害得好苦哇！”

“官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，慢慢说。”

“前日我去虎丘赏桂，临出门前白氏让我穿戴一新，谁知那条八宝明珠巾竟是她偷得别人家的，在虎丘被官府的捕快当场认出，押我问罪。幸逢总捕李老爷是原钱塘令，知道白氏在杭州窃银及妖变之事，只令我将宝巾送还人家，从宽发落。”

王氏忙问：“就算头巾是娘子所偷，只能说她品行不端，怎能说是妖孽？”

“王妈妈有所不知，差役前去捉拿时，室中空无一人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若非妖孽早早预知，哪能逃得这么快？”

王氏还是有些不信，许宣又说：“白氏在杭州犯事时，官府也曾派人捉拿，明明看见她在房中，待上前去拿，却不见人影，那时我就怀疑，怎奈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，就信以为真，姑息了她，以致遭今日之祸。”

王敬溪安慰道：“官人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事已了结，就搬过来住吧！”

“王伯伯，我哪能再留居苏州。总捕怕我留在此地，再被妖孽纠缠，故将我暂配镇江为民。”

莹儿问：“许大哥，难道别无他法？”

“官令如山，岂能更改？这妖孽害我不浅，想当初就是因她，从杭州逃到苏州，如今刚站住脚，和亲戚邻里熟悉了，又要被发配镇江。”

王敬溪说：“官人别太难过，这事全怪我一时老糊涂了。”

“王伯伯，此事怎能怪你？只怪我贪恋美色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上当。”

“官人，我的一份罪责也不可推卸，我当初只见她是个娴淑的好女子，劝你们成亲，哪知她是花月之妖，让官人反遭其害。”

“王伯伯，可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我前世作孽所致。”

“许官人，你在我家时，咱们亲如一家，甚是相投，后来虽然搬出，还如亲戚般往来，不料今日遭变，老夫我实在不知如何帮你。”

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包，递给许宣：“许官人，这些银子，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留在路上用吧！”

“王伯伯，这可使不得，小生在此，多蒙伯伯关照，你的大恩大德，不知何

日能报，今日这银子万万不能收。”

王氏说：“别说这话，你现在有难，我们帮一把也是应该的，快收起银子。”

莹儿问：“许大哥，你此去镇江，举目无亲，如何度日？”

“哎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！”

王敬溪说：“许官人，我记起了，我在镇江有一朋友，姓何，字仲武，人称何员外，祖居在镇江府。我写信给他，你去投靠他。”

“王伯伯，这合适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，你坐，我去写封信。”说着进屋去写信。

王氏对莹儿说：“莹儿，你去拿几件你父亲的衣服，带给许官人换洗。”

莹儿也进屋收拾衣物。

王敬溪手拿书信出了门，说：“许官人，带上这封信去找何员外，他会热情接待。”

“谢谢王伯伯，这封信我收下，但这银子我断断不能收。”说着，就将银子放在桌上。

王敬溪拿起银子又塞给许宣，说：“家贫不是贫，路贫贫死人，这几两碎银，你就带上吧！”

这时莹儿出来，将一小包袱交给许宣：“许大哥，这是家父的几件旧衣，你别嫌弃。”

许宣接过包袱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下，“王伯伯，王妈妈，莹儿，你们的恩情，我三世难报。”

“许官人，快起来。”三人将许宣扶起。

“王伯伯，时间不早了，差人还在县府等候，我得早早赶路。”

王敬溪说：“许官人，我们送你一程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伯伯留步。”说着满眼含泪，出了大门……

再说许宣去虎丘不久，白娘子正在家里闲坐，就见刘老夫人慌慌张张地跑进门来。

“娘子，许官人出事了！”

“刘夫人，官人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他被捕快抓走了。”

小青问：“夫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坐下慢慢说。”

“今天我和女儿也去虎丘赏桂，寺中碰到许官人，便一同游玩，正在看一耍戏法的，突然上来两个差役，一把抓住官人，说官人的八宝巾是偷来的。官人与他们论理，他们不分青红皂白，抓了官人就走，说要让什么萧太师的管家验

证。官人临走时，让我回来告诉娘子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心里“咯瞪”一下，知道大事不好。不过表面装得若无其事，气愤地说：“那巾是我刚给官人亲手做的，那八宝明珠也是我祖上所传，怎能是偷的？这分明是诬陷！谢谢夫人相告。青儿，你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官府说明。”

刘老夫人说：“娘子快去，免得官人受罪，我告辞了。”

“夫人慢走。”

送走刘老夫人，白娘子悔恨万分。

“青儿，我真糊涂，怎能将孩子们献的八宝巾让官人戴了，去那人多眼杂处，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”

“姐姐，你也是好心办了坏事，咱们快想办法救救官人吧！”

“我们去救官人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，你且变幻一下，到官府打听一下官人的下落，再想办法。”

“好。”

小青说变就变，立时变成一个差役模样的男子，飘出门去……

小青刚走，就见一班捕快推门而入。白娘子立即化为一条白蛇，隐入地下。捕快们搜寻了半天，没见一个人影，又一拥而出。

捕快一走，白娘子又显了人形，坐在家中焦急地等小青回来。

一会儿，就见小青气喘吁吁地跑回来。

“姐姐，官人被官府发配镇江，又蒙王伯伯修书，荐他在镇江何员外处安身。”

“青儿，你快收拾一下，我们去镇江找官人。”

“姐姐，我想官人被咱们几番遗害，只怕早已识破了咱们的真相，再见面也不肯相认。”

“不妨，见了他我自有说法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快去追赶。”

两人立即朝镇江方向追去……

九、千里寻夫，员外起歹心

镇江府有位大名鼎鼎的何员外，方圆几十里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家店铺十几处，良田上千亩，牛马成群，家资万贯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员外年已半百，膝下仍无一儿一女。他几次欲娶一妾，以续何家香火，怎奈夫人泼辣厉害，醋意浓烈，一听他要娶妾，便发疯撒泼，寻死觅活。可怜拥有万贯家产的

何员外，却是个惧内的主儿。这不，他昨天外出，又碰到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，且臀部宽大，一看就能生能养。怎样才能把她娶回来？此时，他正闷坐房中，为此事发愁。

这时，一小厮敲门进来，说：“老爷，你昨日有事外出，从苏州来了一位姓许的官人拜访，还捎有一封书信。”

“快拿信来。”

小厮将信递过去。员外正看信时，夫人进来了。这夫人虽已年过半百，但风韵犹存，脸上的皮儿不过多了几道褶子，腰身不过比前粗了一点。就因员外生性好色，且嫌她是个不会下蛋的鸡，便不将她放在眼中，一双眼睛整天只盯着年轻漂亮的妞儿转。若员外稍对她好些，没准她还允许他讨个一妻二妾的。

她一进门便问：“老爷，是谁的信？”

“夫人，是苏州王敬溪的。”

“信上说什么事？”

“他有一亲戚许宣，因被妖孽遗害，现发配镇江为民。他来信相托，让我照顾照顾许宣。”

“噢，就是昨天来的那位官人？”

小厮在一旁应道：“夫人正是。”

夫人问：“老爷，你如何待他？”

“夫人，许宣是王敬溪所荐，自当好好照顾，再说我们店中正缺人，让他当人帮手，刚好两全齐美。”

员外又转身问小厮：“许官人现在何处？”

“大人，他现暂住在街上的店铺里。”

“快去请许官人见我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小厮一溜烟跑了出去……

许宣昨天被押送到镇江，便持信找到何员外家，没料员外有事外出，别人不敢擅自留宿，他只得在街上找了家店铺过了一夜。早上醒来，倚窗独思，深感人生无常，漂泊如萍。这时，何家小厮跑来，见他在窗口，便在窗外喊：“官人，员外回来了，叫你过去。”

“我这就去。”

许宣随小厮到了何员外家，何员外远远看见，就迎了出来。

“啊，许官人来了。”

“员外，请受晚生一拜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。”

“员外，我辗转风尘，他乡遇贤主，真是万幸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人生四海皆兄弟。”

“晚生昨日到府上奉拜，值员外外出未归。”

“官人，真是失迎了。厮儿，快去给官人沏茶，顺便告诉厨师，备好酒菜，为官人接风。”

小厮应声而出。

“官人，敬溪书上说你少年英俊，练达老成，今见官人，果然如此。”

“不敢，晚生多蒙员外照拂，感激不尽。”

这时，小厮端茶进来，夫人也跟在后边。

小厮双手举案：“官人请用茶。”

许宣接过茶，放在桌上，立即向夫人施礼。

“夫人，请受晚生一拜。”

“快起来，哪来这么多礼节。听说你受妖孽遗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哎，一言难尽。”许宣于是将白娘子妖变之事一一说给何氏夫妇听。

夫人听完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说：“官人遭此劫难，真是不幸。”

“哎，都是小生前世孽重，被那花月之妖纠缠。”

何员外说：“官人不必愁烦，妖孽缠人，实难预料。”

夫人又问：“官人，你和那妖孽相处半年多，可曾见她真容？”

“夫人，她平时和常人并无两样，既年轻又漂亮，甚是可人。若不是出了这桩事，晚生还会被蒙在鼓里。”

员外一听说那妖孽既年轻又漂亮，不禁想入非非，两眼发直，只恨未见一面。夫人一见员外那样子，不由妒火中烧。但当着许宣的面，又不好发作，只是含沙射影地说：“官人，多亏你不贪美色，要不连命也难保。”

说着，眼朝员外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官人，你们谈，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得怎么样了。”

夫人出去不久，丫环秋菊跑进来。这丫环年龄不大，却十分机灵，一看房中有客，便低眉顺眼地说：“老爷，外边有一女一侍特来找老爷。”

“有什么女客来找我，我出去看看，许官人失陪了。”

员外随秋菊出门，只见门口确是站着一主一侍。员外一看这主仆二人，面若桃花，肤若凝脂，双眼含波，不由心荡神驰。特别是那娘子，更是沉鱼落雁，闭花羞月，美若仙子。秋菊一见员外老病又犯，忙捅了一下，员外这才猛醒过来。

“请问二位娘子是找老夫吗？”

“敢问阁下可是何员外？”

“正是老夫，娘子有何见教？”

“恩人，可找到你了，请受小女一拜。”

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你说什么恩人，老夫一时被你弄糊涂了。”

“听说我家官人在此，可是真的？”

“是不是许官人？”

“正是，我是他娘子，特来寻他。”

员外一听是许宣娘子，吓了一跳，她不是妖孽吗，怎会像常人一样？

白娘子看出员外心思，忙说：“员外别怕，许官人也是受人蛊惑，误认我是妖孽。”

小青也说：“员外，你是精明人，人说鬼怪无形无影，你看我家娘子，哪有什么鬼相？”

员外早被白娘子的美色所迷，恨不得让她早早住在自家，一天多看几眼。一听小青这么说，忙点头说：“许官人真是糊涂，这么美丽的娘子，怎会是妖孽所变，快请二位到里边去坐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不用进去，烦员外将官人叫出，我和他说句话就行了。”

“到了门口，哪有不进之理，快进去，官人就在房中。”

小青也说：“娘子，我们进去看看吧！”

于是一同进了大门。刚到院子，秋菊就朝房内高喊：“许官人，你家娘子来了。”

许宣一听“娘子”二字，顿时吓得魂飞胆散，两腿发软。

说话间，员外已领了白娘子和小青进了房门。

见许宣目瞪口呆，白娘子忙上前问候：“官人，你可吃苦了。”

“啊呀，果真是你这妖孽。”许宣吓得连退几步。

何员外说：“许官人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一个大活人，怎能是妖孽？”

“员外有所不知，她害得我几次险些丧命，料不到她又追到这里。”

一听此话，白娘子满脸怒容，厉声说道：“官人，我此来没有别的目的，只觉官人因此事被发配，有些冤枉，再则我祖遗宝巾，转眼间化为乌有，也有些气不消，故想将事情说个明白。”

“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官府判案公正，你这妖孽快快出去。”

小青说：“官人，我主婢二人，不辞辛苦，涉远而来，只为见官人一面，怎料你这么绝情。娘子，咱们走吧！”说着，就去拉白娘子。

何员外忙拦住两人，又对许宣说：“许官人，娘子千里来访，此情可嘉。你

不该这般待她。”

“员外有所不知，上次只因赠银，令我吃了官司，远逃苏州，这次只因戴了她的巾儿，又遭横祸，她这个妖……”

小青打断许宣的话说：“官人，赠银之事，娘子早就给你说清。若说这宝巾，本是娘子祖上传下的，天下这么大，难道就没有相同的？”

何员外也说：“是啊，天下物尽有相同的，许官人，你可不能钻了牛角。”

许宣说：“就算这宝巾是祖上所传……”

小青抢过话：“什么就算不就算，本来就是。”

许宣说：“好，好，宝巾是娘子祖上所传，为什么那天官差去家里搜捕，你们却无踪无影？”

小青又要抢答，白娘子忙拦住她，又气又悲地说：“员外，我家官人听信谗言，硬说我是妖怪，所以怀疑那天的事，如今员外在此，看我像不像个妖怪。”

白娘子满眼含泪，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，员外不禁动了怜悯之心，说：“有形有影，哪里像什么妖怪？”

白娘子又说：“员外，那宝巾是我祖上所传，官府质对时，他竟一句不辩，就招认是我所偷，你说我一个妇道家，况且身怀六甲，能越墙入室吗？”

许宣一听白娘子说“身怀六甲”，不由想起，从端午那天至今，已过了几个月，娘子的身孕越来越明显，自己的骨肉在她腹中一天天长大，自己却辨不清她到底是人是妖，不由心酸万分，痛苦地低下头。

小青见状，问道：“官人，你也是被官府吓昏了。那天游虎丘，你可见到街坊刘老夫人？”

“见到过。”

“你可让她捎话给娘子？”

“是捎过话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那天娘子和我一听官人被官差抓去，怕你受虐待，忙去官府说明，就在这当儿，官差来到家中，当然没见到我们的影子。故此，他们便诬陷娘子是妖孽。”

许宣一听，甚觉有理，那官差说娘子是妖孽，是为了向上司好交差。哎，自己又错怪了娘子，于是语气有些软了。

“原来如此。只怪我一时气昏了头。”

白娘子一看他有些信服，便说：“官人，我几次告诉你耳根要硬些，谁知你秉性难改，莫非你真盼我出乖露丑，才觉体面？”

“娘子怎能这么说？”

何员外说：“许官人，听娘子这番话，总是你的不是。你想想，娘子一听你出了事，难道还能安坐家中？这中间，刚好和官差打了个岔，你便听信旁人之言，无端怀疑娘子。”

许宣终于相信了，低头对何员外说：“员外说得极是。”

何员外又说：“官人，你抬起头来仔细看看，这么娇柔美丽的娘子，怎会是妖怪？况且她对你如此坚贞忠爱，千里跋涉寻夫，你当好好珍爱才是。”

几个人说得许宣一言不发，白娘子见状，为了试探许宣到底对自己如何，故意说：“青儿，我和你千辛万苦，寻到这里，不想官人这般相待，使我进退无路，我如今还要这性命何用，不如当场碰死，一了百了。”

说着，就朝墙上撞去。何员外忙一把抓住，说：“娘子使不得。”

许宣也从床边一步跨上，拦住了白娘子。

“员外，别拦我，我的苦衷只有向阎王诉说了。”说着，使劲挣扎。

许宣见状，带着哭腔哀求：“娘子万不可如此。如今你身怀咱们的骨肉，切不可断了两代人的性命。”

员外也劝说：“娘子，自古人投主，鸟来投林，纵然官人得罪，还请娘子原谅，万不能寻短见。”

何员外又转向许宣说：“官人，你年轻气盛，不可执迷不悟，让娘子伤心，万一出了人命大事，那就悔之晚矣！”

许宣说：“员外，我已明白此事不怪娘子，只是娘子生性刚烈，这事不知如何了解，才能让她安心？”

“依老夫所见，你们上前各行一礼，从此夫妻和睦，不得再生情变。”

小青也顺水推舟说：“是啊，就看在员外的面子上，大家上前，相行一礼吧！”

何员外说：“许官人，快向娘子施礼。”

小青说：“娘子，快去快去。”

两人推辞了一番，便互行了一礼，皆大欢喜。何员外和小青见状，都知趣地出去了。

许宣上前抓住白娘子的手，十分悔恨地说：“卑人一时昏昧，有负娘子，还望娘子恕罪。”

见娘子转身不理，又绕到面前说：“娘子，从今后咱们夫妻互敬互爱，学那永不分离的鸳鸯鸟。”

白娘子幽怨地说：“官人，只怕你见风又是雨。”

“娘子，不会的，我许宣就是块石头，也会被你的一腔真情暖热。”

“官人，只要你回心转意就好。”

这时白娘子弯下身子，“哎哟哎哟”直喊。

“娘子怎么了？”

“路上赶得急了些，这会儿腰酸脚疼。”

“娘子快躺下，我给你揉揉，全怪卑人，让娘子腆着这么大的肚子，到处奔波，真是该死。娘子，你就打我吧，好消消你心头之气，也让我心里减轻些内疚。”

说着，抓起娘子的手就朝自己脸上打。

白娘子抽回手说：“官人，我心中之气早就冰消雪散，官人也不必内疚，只要你今后尽释前疑，不再胡猜乱想就是了。”

“娘子真是宽宏大量……”

这时小青在外边喊：“官人，娘子，有话以后慢慢说，员外夫妇已备好饭菜，单等你们来用。”

两人出了房子，和大家一块用饭……

在员外家住了三四天后，适逢员外夫人五十寿诞。这天，员外在后花园大宴宾客。这是一处很大的花园，园内水榭林立，楼台错致，各种名花异草争芳斗艳，风光迷人。宾客们带着妻妾奴婢、歌妓丫环在园内应宴饮酒，吟诗作赋，赏景观光。宴毕，女人们又在园内荡起秋千。那一个个艳丽娇美的女子，穿得花团锦簇，五彩缤纷，在秋千上荡来荡去，身轻如燕，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。在一旁桌子上的何员外，见个个女子容色美艳，如花似玉，早看得入了神。这时，管家走到员外跟前，附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老爷，你看这里美人如云，我们不如也荡一荡，凑个热闹。”

员外立即起身，和管家一起走到秋千架下。这时，白娘子也一改往日矜持，登上秋千架。只见千绳高荡，罗裙翻飞，一张秀脸紧张得时红时白，更显娇羞可人。荡了一会儿，便见香汗津津，只得换下来，坐在一边观赏。

白娘子看了一会，轻声吟道：“红绳画板柔夷指，东风燕子双双起。夸俊要争高，更将裙系牢。”

在一旁的何员外一听，更加想慕，无论从才气还是长相，白娘子都比别的女子尤为突出，年已半百的何员外不由春心萌动，恨不得立时据为己有。加之饭时多喝了几杯酒，酒能壮胆，且能乱性，他更加控制不住。于是，丢下宾客，叫来心腹管家，商量如何得到白娘子。

“员外，今天夫人寿诞，难得您这么高兴。”

“哈哈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我自从那日见到白娘子后，害得我一直神志恍惚，意乱情迷，有心图她上手，却恨无计可施。恰好今日夫人

寿诞，他夫妻二人前来祝寿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说怎么才能弄到手？”

管家有心巴结主人，便说：“员外，白氏确实秀色可餐，若能引她上手，那真是……哈哈……我看那小丫头秋菊鬼点子倒不少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，我留许宣在内厢饮酒，让秋菊骗白氏去个隐蔽处，等许宣喝得酩酊大醉时，你悄悄出马，如何？”

“妙计，妙计，只是秋菊骗她得有个借口啊！”

“这不难，喊来秋菊商量一下不就行了。员外，你稍等，我去叫秋菊。”

秋菊玩兴正浓，被管家叫到一边，嘟着嘴，满脸的不高兴。

“人家玩得正高兴，叫我干什么？”

“是老爷叫你。”

“老爷叫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好事。”

秋菊一听“好事”，顿时绽开笑脸。原来，秋菊在员外家当了几年丫环，心眼机灵，手脚勤快，很得员外喜欢。眼看员外家资万贯，食必山珍海味，衣必绫罗绸缎，却没个后嗣，恨不得自己给员外生个一男半女。果真这样的话，无疑会得更得员外宠爱，没准还会来个金屋藏娇。员外也早有纳她为妾的念头，只是碍于夫人，只能想想而已，但背着人，少不了和秋菊勾勾搭搭。所以，秋菊一听“好事”，以为她心中想的那好事，于是心花怒放，跟着管家直奔员外处。

一进门，秋菊假装忸怩地问：“老爷，叫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秋菊，我有一件心事，想和你商量一下。”

秋菊身子又扭了半圈问：“老爷有什么事要和我一个当丫环的商量？”

“我自从一见白娘子，心里不觉十分动火。”

原来是想白娘子的好事，让她空欢喜一场。秋菊顿时气得面色大变。但又不好发作，万一得罪了员外，日后准没自己的好处。于是，转过身说：“不要说员外动火，就是我秋菊见了，也觉肝火大动。”

“所以，我叫你出来，替我想一条计策，引她上钩，若是到手，我会重重赏你。”

秋菊一听有重赏，心想这也不亏，就说：“这有何难，我这里现成就有个妙计。”

管家说：“秋菊，你别卖关子了，有何妙计，快说给员外听。”

秋菊说：“老爷，你先在后边楼上躲着，待我进去，只说领她到望江楼上，看看夜色中的江景，引她出来。我寻机脱身，你那时出来，先好言相求，自然会成好事，此计如何？”

员外一拍大腿：“好计，好计，你说呢，还是秋菊鬼点子多。”

说着，在秋菊脸上拧了一下：“事成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现在天色不早，你快去领她。”

“就去，老爷，你等着好消息。”

管家也出去陪许宣喝酒，房中剩下员外一人，一想美事即成，不由心花怒放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丫环此去，一定成功。老天啊，若得到那个美人，也不枉我活了这半辈子，也不枉我有这偌大家产。”

秋菊进去时，许宣和白娘子都在房中。她一进门就问：“娘子，今天玩得可高兴？”

“当然高兴，那么多的高朋贵戚，好不热闹。”

“热闹的还在后边。”

“还有什么热闹？”

“娘子，员外家后院的望江楼上，曲径回廊，花木交错，如果登楼望江，景色更是迷人。娘子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秋菊陪你一块儿去。”

白娘子转身对许宣说：“官人，听秋菊这么一说，我有些心动，咱们不如同去。”

秋菊说：“我刚才见到管家，说要请官人和老爷一块喝酒。”

“喝了半天酒，还要喝？”

“管家说今天人多，手忙脚乱地，怕慢待了官人，这会儿客人都走了，就他们三个，清清闲闲的，就是不喝酒，聊聊也不错。”

许宣听秋菊这么一说，便对白娘子说：“娘子，员外盛情，怎能辜负，你和秋菊去赏景，我在此等候员外。”

秋菊一听，拉起白娘子就往外走。

登上望江楼，倚栏遥望，果然江天一色，美仑美奂。秋菊在一边不停给白娘子介绍，煞是热情。

“娘子，你看那是焦山，这边是金山，隔江就是扬州了。”

“原来隔江就是扬州，只听人说过‘烟花三月下扬州’，没想到近在眼前。”

秋菊正说着，突然抱着肚子蹲下来。

“秋菊，怎么了？”

“憋死我了，我想小便。娘子，我到楼下解解手，立即就来。”

“好，快去吧。”

秋菊弯腰下了楼，刚下楼，就直起腰跑了。

白娘子倚楼而望，面对眼前美景，不由轻吟道：“高楼独上思依依，曲岛苍

茫接翠微。欲识蓬莱今便是，卷帘巢燕美双飞。”

就在这时，何员外容光焕发地上了楼。

“谁在这里凭楼吟诗？啊，原来是白娘子。娘子好雅兴呀！”

“员外见笑了。”

“多蒙娘子光顾，予拙荆祝寿，只是有些慢待娘子。”

“员外哪能这样说，我们夫妻落难这里，多蒙员外帮助，此恩刻骨难忘。”

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白娘子抬头向外看了一下说：“员外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得下楼。”

何员外连忙拦住，说：“娘子在上，老夫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，今天真是天赐良机，让你我单独相逢，此时不说，更待何时？”

“员外有何见教？”

员外老脸微红地说：“只是不好意思开口。”

“员外是我们的恩人，有什么话不能说。”

“娘子啊，自从那天门口一睹你的娇容芳姿，令老夫昼思夜想，如痴如醉。”

“员外怎能这么说？”说着就要下楼。

员外一把拦住白娘子说：“娘子，我这句是真心话。”

“真心话又能怎样！时间太晚了，我要下楼。”

“娘子，你好狠心啊，只要你答应和我相依相傍，我这万贯家产，全归娘子所有。”

“员外，你怎能说这话，你我都是有家有室的人了，岂能干这不检点的事？”

白娘子脸色涨红，凤眼含怒，气得胸脯急促起伏。但在员外看来，真是一幅难得的美人生气图，不禁欲火上升，上前就来抱白娘子。

白娘子躲到一边，指着他说：“员外怎能这么不顾廉耻，此举不仅会坏了你的行止，我自身有何脸面见官人？快让开！”

何员外两手把住门框，拦住去路，老泪都快急出来了。

“娘子，老夫遇你如遇珍玉，若能同宿同眠，死也甘心，还顾什么廉耻礼义。老夫这里给你跪下，求你答应。”

“员外快起来，让别人看见了可了不得。”

“娘子答应了，我才起来。”

白娘子一看没办法，只得说：“快起来，好说。”

员外一听，忙起身说：“多谢娘子美意。”

说着，上前一把抱住白娘子，就往床边拉。白娘子只觉一股酒气冲来，刺鼻难忍。

“员外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万一被别人碰上，反而坏了好事。”

“这里不会有人来的，你我快成好事，老夫等不及了。”

“性急吃不了热包子，你先去楼下看看人。”

员外一听，高兴得屁颠屁颠地下了楼。

员外下了楼，白娘子气愤地骂道：“这条老色狼，没想到会打我的主意，怪不得他这么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原来是没安好心，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他。”说着，变成一个青面獠牙，血盆大口的大头鬼，躺在帐内。

员外在楼下匆匆转了一圈，就急急跑上楼来，此时他欲火难降，心急意乱，什么也不顾了，只望早早彩凤求到凰，得到白娘子这个美人。一上楼，见床帐已放下，便急不可捺地扑上去。揭开帐子一看，“啊”地一声，便吓昏倒地。

一看员外吓昏过去，白娘子忙复了人形，起床下楼，偷偷溜回房子……

那秋菊在楼下呆了一会儿，暗中见员外上了楼，又等了好长时间，心想他们肯定早成好事，于是也上了楼。

推门一看，员外倒在地上，急忙上前摇喊：“老爷，老爷。”

员外慢慢睁开眼睛，一看是秋菊，才松了口气。

“秋菊，快扶我下去。”

“老爷，是不是那白娘子不依，推倒了你？”

“不是，我碰到鬼了。”

秋菊一听，吓得紧紧依在员外身上。

“鬼在哪里？”

“刚才我正欲求欢，只见一大头青鬼躺在床上，好吓人啊！多亏你来救了我一命。”

“老爷，白娘子呢？”

“她说让我下楼看看人，等我上来，只见到一个大头鬼，白娘子不知哪里去了。”

“老爷，你记得不，许官人曾说过她是妖怪所变，如今果然应验，待我去叫些人来，捉住这妖精，痛打一番，交与官府。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等没脸面的事，官府追究起来，我还怎么活人？更有那泼妇，也会和我没完没了。”

“老爷，你也是只徒有一颗心，却没有一个胆，若是这样，也别指望吃什么野食，只消守着家里的。”

“别说了，快去派人将他们夫妻俩打发走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先扶你下去。”

“哎哟，这一次吓得我七魂丢了六魂，差点儿丧命。”

“老爷，这叫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，我吓成这样，你还说风凉话。”

“小心点，仔细脚下。”

等折腾到夫人房间，天色已晚。夫人一见是秋菊黑天半夜扶员外进来，不由火冒三丈，免不了又是一顿大吵……

十、许宣薄情，娘子斗法海

金山寺是镇江名寺，四面环水，独居孤岛之上。这里高僧云集，香烟不断，远离尘嚣。半年前，奉佛旨前来收伏白娘子、接引许宣的法海大师，就暂住这里。

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法海准备下山闲转一会儿。临出门前，他嘱咐小僧慧澄，若有客来访，就说他下山了，一会儿即回。

法海刚出寺门，就见一人跪在门口敲梆鸣冤：“哎哟，我的冤苦向谁说，货物突然被窃，让我走投无路，连回家的费用都没了。”

法海忙弯腰询问：“客官，你有什么事，在此急切击梆？”

“师父，我是湖广襄阳人，曾在江湖跑买卖，后因折损，赔尽了资本，在家坐困了一年多。后来听说江南香料紧俏，价格十分昂贵，便在亲朋好友处借了百两银子，在湖广贩了数十担檀香，前往这里贩卖。谁料前夜舟泊江口，舱门未开，只听一阵狂风，这数十担檀香，突然全部不见了。于是只得鸣官追缉。”

“官府如何回答？”

“官府说此香被狂风刮走，又无踪迹，难以追回，不予过问。因此我只得身背冤单，叩求四方仁人君子，帮我找到香料。倘若三日后仍无踪影，师父啊，我老汉这条命也难保了。”

“客官，你那些檀香，可有什么特别记号？”

“这个……对了，其中有一块，重约百余斤。我本想将这块檀香，装塑成观音佛像，供在家中，谁想突然遭此不测，叫我走投无路。师父，乞您指点，帮我找回货物，救老汉一命。”

“客官别急，待我掐指算算。”

说着，闭上双目，竖起手指，默默掐指暗算。

“客官，你的货物被一妖孽所摄。”

“师父，这么说来，货物无法追回了？这可叫我怎么回乡，看来只有一死了。”说着，便一头抢地。

法海一把抓住他说：“客官，事已如此，你也想开些，贫僧身为出家人，略资助些盘缠，使你还乡。”

“师父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怎好接受？”

“哪里话，佛家以慈悲为怀。”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些银子，递给老汉。

老汉忙跪下说：“师父，您的洪恩，我没齿难忘。这下，我回乡可有指望了。”

“客官快起。”

送走这位客官，法海回到寺中，收拾随身所带法宝。这时慧澄进来，见他收拾东西，就问：“师父，你又要化缘去？”

“可恨那白蛇妖孽，又害得一人险些丧命，我今去镇江，准备到许宣门前化缘，趁机点悟许宣，使他摆脱白娘子纠缠，早日入了佛门。”

“师父，镇江那么大，你可知许宣住哪里？”

“自有佛法指引。慧澄，你就在寺内守着。”

“师父慢行。”

法海下山涉江，来到镇江，穿街过巷，寻找许宣。走到一个巷口，远远就望见一家上空妖气冲天。这里肯定是许宣家无疑！于是，他来到这家门前，打坐在此，口中“阿弥陀佛”念念不断。

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许宣出门，见一和尚打坐门前，便问：“师父，你从哪里来，为何打坐我家门前？”

“贫僧乃金山寺僧人法海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法海大师，久闻大名。师父今日下山，可有什么事？”

“只为要化取一百余斤重的檀香一块，才打坐这里。”

“师父，你化檀香何用？”

“寺中要装塑一尊观音佛像。贫僧在此已打坐多时。居士若肯喜舍，功德无量！”

许宣暗想，久闻金山寺有个法海大师，功力非凡，法力无边，他今日在我门前打坐，绝非偶然。我家前夜不知从哪里来了数十担檀香，内有一块，恰好百余斤重。天亮后问娘子，她说是小青一个亲戚寄放的。但娘子为何再三嘱咐，不可与僧道往来，更不要将檀香一事说与别人。但是，敬佛是积德行善之事，禅师既已化缘于此，我且瞒着娘子，将那块檀香布施给他。

“啊，师父，恰好我家有块檀香可用，情愿喜舍，但不知几时来取？”

“既蒙居士发此善心，明日便派弟子来取。二月十九日，乃是观音菩萨圣诞，

还请居士早来拈香。”

“师父，如此大事，自然要来参拜。”

“若到荒山，贫僧还有要紧话相告。”

“什么要紧话？”

“叹孽种，终朝迷惑将人害。红尘念重，怎不去巴蜀山中，忘却前修功用。你自今回鞅，才可脱离苦海红波。三生石上，我归元直指。迷途莫纵，感悟好相从。虔心诵，慈航接引旧家风。”

许宣听得迷迷糊糊，只得点头道：“小生谨依遵命，明日定去宝山，求师父指点迷津。”

法海说完，飘然而去……

许宣立即进屋，直奔娘子房中。

“官人，你急匆匆有什么事？”

“娘子，刚才一个长老在咱们门前打坐，并对我说了许多哑谜一般的话，搞得我好糊涂呀！”

白娘子一听是个长老，十分紧张，忙问：“他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什么‘红尘念重，怎不去巴蜀山中，忘却前修功用。’”

白娘子一听，这明明是说自己，自己当初在巴蜀峨眉山修功，只因看重红尘，便抛弃佛境，来到这人间。

“官人，他长什么样子？”

“白发白须，身材高大，一手持禅杖，一手托钵盂。”

“啊！”白娘子惊叫一声，那不是法海吗？

“娘子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官人，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明日是菩萨圣诞，让我去那里拈香。”

“官人你答应了？”

“佛祖圣诞，佛界盛事，前去参拜的人一定很多，我何不趁机烧根香，还个愿，求佛保佑。”

“官人，你别去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想烧香还愿，不如在家供尊佛像，岂不更省事？”

“哎呀，金山寺是佛家胜地，又有许多高僧，难得去一次，机不可失。”

“我劝你还是别去了？”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怕你又听那些和尚胡说八道，平地生非。”

“哎呀娘子，和尚能说什么胡话，我不听就是。”

“那好，你参拜完后，立即回家，别进那讲经堂，听那帮和尚胡说。”

“娘子放心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休息，明天还要早些起来。”

说罢，关灯就寝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宣便出了门。走在路上，他一直纳闷，为何娘子不愿自己与寺中和尚说话，还有那法海禅师，说今天有什么要紧话相告。看来，只有快快上山，听他指点迷津，才能明白。

一会儿，就到了江边。许宣租了一只小船，一阵咿呀摇桨声，船就靠岸了。一上岸，朝山顶望去，但见古木参天，宝殿内香烟缭绕。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，直通山顶。

许宣情不自禁地吟道：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佛家胜地，果然别有洞天。”

到了寺门口，一小僧正站在那里四处张望，见许宣上来，便问：“居士从哪里来？”

“镇江。法海禅师可在山上？”

“在。请问居士，可是姓许名宣？”

“正是，小师父怎么知道？”

“居士，法海禅师命我在此等候，已等了多时，说居士若来，先请拜过了菩萨，然后请进讲经堂相见。”

“既如此，还烦小师父指引。”

“居士，这边来。”

在小僧指引下，许宣拜了菩萨金容，烧了几炷香。之后，来到讲经堂。法海端坐堂中，见许宣进来，走了下来。

“师父，请受小生一拜。”

“居士快起，请坐这边。”

“师父，昨日约我上山，不知有何玉言相告？”

“居士，我那天下山化缘，走到你们巷口，远远就望见你家上空妖气弥漫，于是，便在门口打坐。”

“师父，我家上空有什么妖气？”

“居士可知你家那些檀香是从何而来？”

“娘子说是侍女的亲戚所寄放的。”

“居士受骗了。你那娘子，并非凡人，本是峨眉山中一蛇精所变……”

“啊！”许宣大吃一惊。

“别怕，她下凡尘世，专找多情之人依附。居士你风流俊雅，便被她相中，于是这妖孽就多方设计诱你，使你屡屡上当。”

“师父，这话怎讲？”

“那檀香本是一商贩之物，她趁人睡着，使妖术摄去货物，害得那商贩差点自尽，多亏贫僧碰到，济了些盘缠与他，他才得以回家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她不让我将檀香之事告诉别人，还让我今天别和师父说话。”

“居士，她是做贼心虚，心怀鬼胎，知道我在此居处，怕我识破她的妖术，破了她的美梦。”

“师父，你是何人？”

“居士，不瞒你说，白蛇贪恋红尘，下凡人间，是对佛祖的大不尊，玷污了佛门清白，佛祖便派人四处追查，要捉她回去，我便是佛祖派下的禅师。我借佛祖慧眼，识得那妖就在镇江，于是就追到这里。”

“师父，追到后怎么办？”

“收伏妖孽，让她再不要为害人间。”

“师父，那我日后怎办？”

“居士，你和那妖孽相处多日，妖疾严重缠身，若不早早驱除，日后灾难深重，性命难保。”

“师父，如何才能驱除妖疾？”

“佛门广大，老僧愿接引居士进入佛门，隔绝尘嚣，永享清静。只有这样，佛祖才能帮你驱除妖疾，脱离红尘苦海。不知居士意下如何？”

“师父，那妖孽害我不浅，如果唯有皈依佛门才能洗掉妖疾，愿师父指点迷津，引导我入佛门。”

“居士，难得你皈依佛心诚，跟我来，先在佛祖像前立个誓。”

许宣随法海去了佛厅……

再说白娘子，一送走许宣，就后悔莫及。久久等许宣不见回来，急得在家团团转。

小青见状，问：“姐姐，官人不过烧根香，有什么担心的？”

“青儿有所不知，那金山寺中有个法海禅师，是佛祖派来收伏我的，他法力无边，不比凡僧，若他在官人面前点破我们真相，岂不坏了大事？”

“姐姐，若真是这样，我们快去治治这个贼僧。”

“只怕你我两人敌不过他。”

“那有何难，唤你水族中那些神蟹神虾神龟相助，不就治了他。”

“治他也没用，就怕许宣被他点悟，入了佛门，那样，我终身就无依靠了。”

“姐姐别怕，凭你的容貌法力，还恐再找不到一个比许宣更好的？再说官人本来就耳根软，有个风吹草动，就对你起疑，不如趁早和他断了，另寻佳人。”

“青儿，我如今怀着他的孩子，怎能说断就断？”

“姐姐，倘若官人真的听了法海的话，不回尘间，入了佛门，可怎么办？我们赶快想个办法，叫他回来。”

“青儿，咱们快去金山寺，接他回来。”

两人立即行动，化为一股云烟，飘至江边，在江边租了一条小船，乘风摇桨，越过滔滔水面，来到金山脚下。

“姐姐到岸了。”

“青儿，把船拴在桩上，我们快去寺门口，你喊官人出来。”

两人来到寺门口，小青对着门里高喊：“官人快出来，娘子在此接你回去。”

小僧慧澄出来，见是两位女子，便问：“两位娘娘，烧香啊？”

小青说：“不是。”

“还愿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你们既不烧香，又不还愿，那跑到这和尚庙里干啥？”

小青吐了一口说：“呸，你这小秃子，话咋说得这么难听？我家官人在里烧香，烦你喊他出来。”

慧澄一摊手说：“寺里人山人海，我知道哪个是你官人？”

“他叫许宣。”

“啊，许宣，有个，我今早奉师父之命，还专程接他进去。不过，我师父不让他下山。”

白娘子忙问：“为什么不让他下山？”

“师父说他妖疾缠身。”

白娘子和小青齐问：“什么妖疾缠身？”

“听师父说是一白一青两蛇精缠住了他。他受师父点化，现在一心要出家当和尚，不会再回去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别白喊了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又气又急，说：“胡说，我们夫妻情深似海，你师父怎能做此大孽，活活拆散我们夫妻。你快去报知法海，让他快放出官人。否则的话，叫你们一寺的和尚……”

“都得到布施？”

“呸，死个精光！”

“哎呀娘子，这么凶，我这就报知禅师。”

慧澄一路小跑，进了讲经堂。

“师父，门口有两个堂客，要寻许官人回去，说是官人的娘子。”

许宣一听，吓得缩成一团，问：“师父，这两个妖孽真的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没关系，你先躲在里面，待我去见见她们。慧澄，取我随身法宝来。”

慧澄跑到内屋，拿出钵盂禅杖，递给法海。

法海说：“她就是有毒狼猛兽的伎俩，也敌不过我这两件宝物，且看我今天怎样降服他！”说罢，急急出门。

白娘子见法海出来，好言相求：“老禅师，你快放我官人出来。”

法海用禅杖指着她说：“孽畜啊，你爱河里欲浪滔天，忘了佛家真旨，我劝你早回头，以免生悲。”

小青骂道：“秃驴，快放我家官人出来。”

“你这小孽种，也在这里胡闹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你若不放官人出来，决不与你干休。”

“你家官人已皈依佛门，不愿见你。”

白娘子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你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“佛家弟子，岂能口出妄言，你快走开，此处是庄严佛地，别在这里胡闹。”

“我夫妻恩爱情深，他怎能撇下我入了佛门？”

“他被你妖气缠惹，欲挣不脱，多亏我善言点化，他才挣脱了孽海，现在你们孽缘已尽，休想再圆旧梦。”

白娘子哀求道：“即使他入了佛门，也须出来见我一面，求你快叫他出来。”

“你今天休想见到许宣人面，你也须回头是岸，悬崖勒马，赶快回峨眉山，否则，大祸临头。”

白娘子见善求不行，气得大骂：“你这秃驴，这么无理，看我不来擒你。”

白娘子和小青上前去拿法海，只见他展开莲花指，口中念道：“护法神们快来，今有妖孽在此作祟，快与我擒来。”

话毕，就见一群神仙鬼妖一拥而出，扑向白娘子和小青。

两人见寡不敌众，慌忙逃到江边，驾起小船就逃，众神仙望洋兴叹。

坐在船上，小青说：“姐姐，还是过去好好相求，说不定能放官人出来。”

“也是，你快划船，我们再去相求。”

小船划向岸边。

法海见她们又来，大声喝斥：“你两个妖孽，贼心不死，怎么又来了。”

白娘子忙上前跪下：“老禅师，你是佛门弟子，岂无菩萨心肠，愿你发个慈悲，放我官人回来。”

“我已将你妖变的根由一一点明，他害怕，不肯与你再为夫妻，你别死磨硬缠了。”

“亏你还是佛家弟子，生生拆散人家夫妻，良心何在？”

“你这妖孽，既知良心，又何以在人间为害？”

“我敬夫如天，何曾害人？你明明是煽惑人心，使我夫妻离散。你既不仁，我也不义，看我不千刀万剐了你。小青，上。”

“妖孽，你这等猖狂，看我的青龙禅杖。”说着，将禅杖投掷过来。白娘子身子一转，一手捉住禅杖。

“想用这根破棍降服我，休想！”

法海一看白娘子功力非凡，便呼来护法神。

“快将风火蒲团套向那妖孽。”

只见一个风火蒲团带着一股烈焰，呼啸着朝白娘子飞去。白娘子低头一躲，风火蒲团落在身后江水中。

小青嘲笑说：“禅师，你的法宝不过如此。”

这时，法海取出最后一件法宝——钵盂。白娘子一看，知此钵盂法力非凡，一旦被它罩住，将永世不得翻身。于是，一把抓住小青，跳上小船，急急划桨，驰向江心。众神紧追不舍。眼看就要追上，白娘子大声一呼，只见水族中的神虾神龟神蟹跳出水面，挥刀抡锤，与法海的众神对打起来。

白娘子又喊：“水族们，给我把水势涨起，漫过金山，看那秃驴放不放官人。”突然，水势大涨，众神忙逃上金山寺，报知法海。

“啊呀，禅师不好了，江中水势大涨，一直漫上金山。”

法海冷静答道：“别紧张，此乃妖孽法术，快去将我这袈裟罩住山头，水势自然退去。”

众神接了袈裟，就跑了出去。

法海又吩咐护法神道：“拿这钵盂，罩住此妖，让她永世不见天日。”

“领法旨。”护法神持钵盂出去了。

法海端坐正厅，静听外面厮杀喊打。战了一会儿，护法神又托钵盂跑进来。

“禅师，水势已下，只是这钵盂，刚罩到那妖孽头顶，就被文曲星托住，不能落下。”

法海一惊，说：“明白了，与我收回宝钵，令众神速速退下。”

护法神问：“禅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文曲星下凡，救那妖孽，只因那妖孽腹中怀子，不得伤害。你快喊许宣出来。”

许宣出来，一看众神都在，忙问法海：“禅师，可曾降伏那妖孽？”

法海说：“这妖孽，腹中怀孕，不能收取。她如今已退逃杭州，到你姐姐家安身，你快去追她，了结此孽缘。”

“禅师，这可使不得，她一定怀恨于我，若见了面，肯定会害死我不可，弟子宁死佛门，决不与她相聚。”

法海说：“不用怕，你与她宿缘未尽，她决无相害之心，免不了会说些气话，你只管往老僧身上推就是了。等到她分娩之后，你们缘分才尽，那时，你可到净慈寺找我。”

“多谢禅师指点。”

许宣出来，立即收拾行李，当天就赶往杭州……

十一、断桥相会，母子两分离

金山一战，白娘子见法海法力高强，且有钵盂相助，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，便借水势逃遁。

回到家中，两人已精疲力尽。白娘子躺在床上，浑身无力，心情郁闷，没想到许宣这么无情无义。睹物思人，这房中的一件一物，无不印着那负心人的痕迹。墙上挂的那件衣服，是自己亲手所做，昨天他还穿着它和自己在院中扑雀嬉闹。此时，人去衣空，空留暗香伤情。房中炉火依旧，只是少了拥炉亲昵的伴儿。如今，自己形单影只，挺着个大肚子，孤寂凄凉，好不可怜！

小青端杯水递过来：“姐姐，喝口水。”

“青儿，你也快歇歇，咱们在此不可久留，法海那秃驴没准又会追来。”

“姐姐，咱们去哪儿？”

“镇江是不能呆了，咱们去杭州吧！”

“去杭州哪里？”

“以前听说许宣有一姐姐嫁到杭州，我们可投奔她家。”

“我们从未和人家见过面，她若不认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到时再说。”

“姐姐，我去拿几件衣服出来，咱们就走。”

小青拿了几件衣服出来，见白娘子在床上“哎哟哎哟”直翻滚，头上冷汗

直流，忙上前抱住，问：“姐姐怎么了？”

“我腹中疼痛，怕是快分娩了。”

“那咱们暂时不走了，我去找接生婆。”

“青儿别去，听人说从腹疼到分娩还需好几个时辰，我坚持一下，咱们还是赶快离开，万一孩子生在这里，十天半月就难以脱身，到时法海找来，不仅会捉了我，还会累及孩子。”

小青见白娘子痛苦的样子，不由骂道：“姐姐，想一想这许多磨难，都是那薄情郎所造，以后碰见，绝不轻饶！”

“是啊，突然间鸳鸯折颈，薄情人弃我而去，让我暗自伤神。但如今已到这一步田地，为了腹中孩子，还是忍辱些好。小青，你现在恢复得怎样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那姐姐只有靠你的法力扶持了，你快驾我离开这里。”

说着，依依不舍地环视了一下房子，跟小青出了门。

到门口，小青背起娘子，两人立时变为一股云烟，腾空而起……

一番腾云驾雾，翻山越岭，两人降临杭州。刚从云端落下，白娘子又腹如刀绞。此时正是隆冬，寒风刺骨，狂风摧人，白娘子寸步难行。

“青儿，我腹中疼痛万分，快找个地方歇会吧！”

“姐姐，前边有个断桥亭，我扶你到那亭中歇会。”

白娘子被风吹得眼泪直流。眼看荒郊野外，自己孤苦伶仃，她不由放声痛哭：“许宣啊，你心狠如铁，夫妻恩情全抛却，害得我四处漂泊，如今这荒郊野地，饥寒交迫，好不凄惨。”

“姐姐别难过，你俩本是两个世界中的人，别指望什么山盟海誓，琴瑟和鸣。”

“青儿，这会儿风更大了，我浑身发冷，你快取出包中衣服，我再加几件。”

小青取了件衣服给白娘子加在身上，扶着她走到断桥亭里。这亭子破败不堪，亭顶已被风刮掉，只留几根柱子，几处回廊。白娘子坐在廊沿，缩成一团，泪眼冷看荒地里衰草纷飞，枯叶飘零。

就在同一时间，法海也驾许宣到了杭州。

“许宣，到杭州了。”

许宣睁眼一看，果然到了杭州，不由惊叹道：“禅师果然法力高强，一霎时便过了千山万岭，到了繁华的皇城。”

“许宣，见到那妖孽后，你不必害怕，和她慢慢周旋，待她分娩后，你到净慈寺来，我将钵盂给你，你伺机收伏了她。”

“弟子遵命。”

“老僧告辞了。”

“禅师，弟子送你一程吧！”

“免送，你快回去。对了，去你姐家，可抄前边这条近路，路边有一断桥亭。”

“谢谢禅师指引。”

说罢，两人分手，禅师腾空飘向净慈寺，许宣抄近路赶往姐家。

许宣一路走着，心中极不平静。经过的这许多事，真如做了一场梦。金山寺中拒见白娘子，这阵却要再去周旋，只怕她怨雨愁云恨难消，到时不理自己。

一阵风刮来，许宣缩起脖子，低头前行。走着走着，远远看见一个破亭，亭中还有两个女子。许宣心里不禁纳闷，这么冷的天，谁在这里干什么？他快走几步，上前一瞧，“啊呀！”原来是白娘子和小青。真是冤家路窄，许宣顿时吓得气绝魂断，掉头就跑。

这时，白娘子和小青也看见许宣。真是仇人相见，小青急追上去，一把抓住许宣，指着他的鼻尖骂：“许宣，你这孬种，看我不打死你。”

白娘子也气愤地追上去骂道：“许宣，你好狠心啊。”

许宣吓得语不成句，连连后退：“娘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白娘子步步紧逼：“你……你心似蛇蝎。”

许宣挣脱小青手掌，拼命逃跑。边逃边想，万一落到她们手中，小命肯定完了。

白娘子和小青在身后紧追不放，小青气愤地对白娘子说：“姐姐，你看这狠心的家伙，见了我们，问也不问一句，掉头就逃。”

“不必多言，咱们快追上去。”

许宣在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，突然想起，刚才法海说过，若遇白氏，不必害怕，尘缘未尽，她不会害自己。于是，停下脚步。

白娘子一把抓住许宣，哭诉道：“许宣，看你还往哪里跑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！”

“啊呀娘子，你听我说。”

“你听信谗言，把夫妻恩情全抛却，害得我大腹便便，受苦受累，你还有何良心。”

“娘子息怒，你听我告诉详情。”说着，伸手去扶白娘子，娘子转身打掉他的手。

小青在一边没好气地说：“娘子别和他多说，看我打他一顿，咱们走。”

许宣见小青要动手，吓得一边拦挡一边说：“青姐息怒，你们听我说。那日上山，本来烧过香就要回家，不想被那法海叫住，一派胡言煽惑，我也一时糊涂，听了他的谗言，害得娘子和青姐受到如此折磨。娘子，青姐，许宣给你们

跪下，还请原谅。”

白娘子一看许宣跪下求谅，心有些软了，背过脸去，不愿看他那副可怜相。

小青吐了口：“呸，快收起你这假慈悲，过来，我倒要问你一句话。”

“青姐有什么话问？”

“我家娘子待你如何？”

“娘子待我恩情似海。”

“娘子待你恩情似海，你是怎样回报她的？你不念夫妻之情，不顾她腹中怀有你的骨肉，竟这样待她，良心何在？”

“娘子，青姐，实在冤枉，都是那妖僧不肯放我下山，害得你们受此惊吓，又四处漂泊，还望娘子恕罪。”

说着，掉下几滴眼泪。小青一看他那假惺惺的样子，“呸”了一口，转过身去。

白娘子心软，又念夫妻之情，相信了他的话。但满腔委曲堵在胸口，不吐不快。

“官人啊，想昔日我与你结同心，山盟海誓，相敬如宾，谁知你转眼就忘了前情，负了妾心。”

“娘子，我怎敢负你真心？”

“你没负我，为何当面对我说再不听僧道胡说八道，背地里却听他信口雌黄？”

小青转过身说：“我和娘子去金山寺中接你，可恨那法海派人追杀我们，娘子大腹便便，差点丧命。”

白娘子一想自己为了官人，不顾性命和腹中孩子，反遭官人薄情，金山一战，被法海追打，险些命丧黄泉，不由泪如雨下，悲恨交加，哭着说：“官人你害得我漂泊流落，几丧残生，怎不教人肝肠寸断，恨……恨……”白娘子哽咽着说不出话。

小青忙上前给白娘子捶背，说：“姐姐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”

许宣也跪到白娘子面前，连连磕头谢罪：“娘子别生气，我如今悔恨不已，恨不得将那法海千刀万剐，以替娘子报仇。”

白娘子泣不成声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气死我了。”

“娘子，看你这样子，我好伤心呀，快起来，我们走吧，这里风大天气冷，万一伤了身子，如何是好？”

白娘子问：“这里举目无亲，去哪里？”

“咱们先到我姐家住下，以后再说。”

小青一看白娘子果然听信许宣的话，要和他同去，生气地说：“姐姐，你难道忘了他几次假仁假义辜负了你，你还要和他再去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青儿，我想这事，全非官人之过，那法海挑拨离间，害得我们夫妻不和。”

“姐姐，经了这么多事，你还不清醒？咳，气死人了！”

“青儿，我们再原谅官人这一次。官人，下不为例。”

许宣忙应道：“再不敢了。”

白娘子又说：“这次去你姐家，切不可说出金山之事。否则，与你决不干休！”

小青也忿忿地说：“若说出此事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“小青，你别这么恨我，我也是受害之人。”

“哼，好个受害之人！”

白娘子也劝小青说：“青儿，官人已经认错了，你别太任性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你呀！”

真是恩爱夫妻见面时，似嗔似怨各攸宜。相逢毕竟情难割，恨煞旁观一侍儿。

白娘子又开始腹疼，“哎哟哎哟”直喊。

许宣问：“娘子怎么了？”

小青气呼呼地说：“怎么了你还不知道？娘子快分娩了，快给许家生龙种了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，快和我扶娘子到路边，叫辆轿子抬娘子走。”

到了路口，等了好一会儿，才见一辆轿子过来。两人扶娘子上轿后，一左一右跟在轿旁……

到了荐桥巷口，许宣只觉恍若隔世。一年前，自己就是从此出走苏州的，如今转了一大圈，又回来了，不由感慨万分。人生无常似轮转，还不如早早随那法师升入西天极乐界，抛掉尘间一切恩恩怨怨。

他乡久客急归程，望见家门暗自惊。风尘双鬓，姐姐乍见应难认。轿子到了门口，许宣有种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感觉。付了轿钱，就要进门，这时白娘子停了下来。

“官人，我和小青从未见过姐姐一家，怎好唐突进去，不如你先打个招呼，我们等会儿再进。”

“行，娘子坐在这门墩上歇一下，我先进去，即刻就出来。”

姐姐家的院子还是那么干净温馨，只是春天盛开的鲜花此时已经凋落，只有几簇枯枝竖着。听见房子有说话声，许宣推门而入。李仁和许氏一看是许宣，都愣了一下。

“姐夫，姐姐。”

两人这才醒过神，忙上前拉住许宣说：“啊，是宣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刚从镇江回来。”

李仁说：“贤弟，我和你姐正在这里说你呢。快到炉前烤烤火，看脸都冻青了。”

许宣坐在炉边，顿觉暖和了许多。

“姐夫，家里可好？姐姐生孩子了？”

许氏说：“生了个女孩。”

“在哪儿，我快看看。”

“她正在内屋睡觉，你歇会儿，醒来再看。”

李仁问：“听说你在苏州成了亲，是吗？”

“确是，现在她们就在门外。”

姐姐一听急了：“这么冷的天，还不快快叫进来，站在外边干啥？”

“她说从未见过家人，又未禀知，不敢贸然进来。”

“哎呀，我说宣弟呀，都成一家人了，还禀知什么？你咋不早说，快让我出去迎接。”

说着，起身就朝外走，李仁和许宣也一快儿跟出来。

门一开，白娘子忙起身问候：“两位就是姐夫、姐姐吧？”

许宣说：“就是。”

白娘子忙施礼道：“姐夫、姐姐在上，请受奴家一拜。”

许氏忙扶起白娘子说：“免礼免礼，快进屋暖和暖和。这位是？”

白娘子说：“这是小婢青儿，青儿，快拜见长者。”

小青叩首道：“姐夫、姐姐在上，受小青一拜。”

进了房子，大家围炉坐下，白娘子说：“未睹姐夫、姐姐尊颜，只听官人常说，甚是思念。今日得见，深慰下怀。”

李仁说：“岂敢，久慕娘子芳名，今见雅范，我们太高兴了。”

白娘子问：“姐姐，家里有几位令郎？”

“只一个女孩，叫玉梅。”

“多大了。”

“去年刚生的。”

“怎么不见她！”

“在里屋睡觉，这会儿也快醒了，我进去看看。”

许氏起身出门，李仁也去厨房沏茶。

许宣见白娘子腆着个大肚子坐在凳子上很吃力，就让她上床躺着，白娘子推辞不去。

小青说：“娘子可没那么娇贵，前几天还腆着肚子上金山找你，在寺门外站了大半天。站都站下来了，何况现在还有张凳子。”

许宣尴尬地说：“青儿怎么老跟我过不去，过去的事，还提它干什么？”

“提它干什么？就怕你中那秃驴的毒太深，旧事未了，又生新非。”

好个小青，确实厉害，难道她看出自己心思，猜出法海临别嘱咐？不可能！

“青儿，看我说的，娘子即将分娩，我还能怎么了？”

小青噘着嘴说：“这也难说！”

白娘子劝小青道：“青儿，再别拌嘴了，官人已认了错，看别人笑话。”

李仁和许氏端茶进来。

白娘子问：“姐姐，孩子没醒来？”

“没有，小孩子家，就知道睡。小青怎么了，气呼呼的？”

许宣忙接过话说：“没什么，是嫌我没照顾好娘子。”

许氏责备地说：“宣弟，这可是你的不对了，娘子有孕在身，可得处处留神。噢，忘了问你们，娘子何时生产？”

白娘子回答：“如今已十个月了，只是迟迟不见临盆。”

一想起孩子就要降生，白娘子心中又喜又忧。喜的是自己终于和常人一样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可以为许家传宗接代。忧的是许宣生性浮躁，耳根子软，万一自己遇到什么事，他没准又会变卦，弃家而去，到时候留下孤伶伶一个孩子，谁来照料？转念一想，李仁夫妇看似诚实厚道，不如早早将话说明，万一自己遭不测，可将孩子交付他们。

许氏一听白娘子十月怀胎，单等分娩，高兴地说：“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定能生个聪明可爱的孩子，到时玉梅也有个伴儿。”

白娘子说：“姐夫、姐姐在上，奴家有句话相告。”

夫妇俩忙问：“什么话？”

“就怕说了不合适。”

许氏说：“哎呀，都一家人了，还有什么不合适，快说。”

“奴家分娩在即，不知是男是女，倘若生女，愿拜姐夫、姐姐为干爹干娘，倘若生男，意欲指腹为婚。”

许宣没听明白，问：“和谁指腹为婚？”

“官人，你好糊涂，姐家有一女，咱们有一男，不是正好。”

许宣一听，忙拍手叫好：“好，好主意。”

白娘子问：“就不知姐夫、姐姐意下如何？”

李仁说：“亲上加亲，岂不更好！日后两家也有个照应。”

白娘子笑着说：“既然许诺，以后可不能反悔。”

许氏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婚姻大事，一言为定，岂有反悔之理？”

白娘子拉过许宣说：“官人，姐夫、姐姐不嫌弃咱们寒微，还不快谢谢。”

许宣拜揖道：“姐夫、姐姐，请受我们一拜。”

李仁说：“既已说定，我们一块在此拜天祭地，以明心愿。”

四人跪在地下，边拜边对天发誓：“不用歃血立誓盟，只需对天祷神明。镜台草草无多聘，异日身荣休变更。但愿如宾他日敬，兰配玉来喜气并。”

拜毕，李仁对许氏说：“你陪他们坐着，我去打些酒肴，给贤弟、弟妹接风。”

白娘子拦住李仁说：“姐夫不用破费，家常便饭就行了。”

“使不得，今天喜事临门，得庆贺一番。”说完就出去了。

白娘子和许氏正在房中闲谈，突然感觉下腹剧疼，腰都直不起来。

许氏问：“是何感觉？”

“只觉下腹欲坠，有入厕之感。”

“啊呀，怕是要分娩了，宣弟快和我扶娘子进里屋躺着。”

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扶白娘子进里屋，放在床上。

许氏说：“宣弟，你和小青照顾好娘子，我去叫接生婆。”

说完，匆匆忙忙出了门。

白娘子疼得在床上直翻滚，头上豆大的汗珠直流。许宣和小青在一旁干着急，帮不上一点儿忙。

许宣不停安慰：“娘子忍着点，接生婆马上就来。”

小青一看白娘子痛苦的样子，不由责怪起许宣：“都怪你，害得姐姐如此受罪。”

白娘子虽然疼得死去活来，但脸上依然显出幸福的光彩。

接生婆来后，许氏推许宣和小青出去，只留她和接生婆在房中接生……

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房中传出一声“哇”的哭声，孩子降生了。接生婆朝屋外喊了一声：“是位小官人。”

大家一听是个男孩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就连欲入空门的许宣也有了几分动心。许宣和小青不顾接生婆劝阻，一齐拥入房中……

孩子生下后，许宣夫妇就暂住在李仁家，李仁夫妇对白娘子母子俩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眼看着粉嘟嘟的孩子一天一个样，白娘子早忘了身处的危险，许宣也对温

馨的亲情有些依依不舍。但一想起法海的话，他又不禁胆战心惊。如今，白娘子分娩已经半月有余，若不及早驱除，恐怕酿成大祸。近几天，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

这天，天刚放亮，许宣便窸窸窣窣地起床穿衣，惟恐吵醒了白娘子。下床时，不小心碰到地上一个铜盆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白娘子被惊醒了，一摸身边，人去枕空，起身一看，见许宣站在床下。

“官人，这么早，你起来干啥？”

“嗯、嗯，头有点闷。”

“要紧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你睡吧，我去院中转一会儿，吸吸冷空气就好了。”

“再披件衣服，外边太冷，小心着凉！”

许宣轻声出了房门，下了台阶，站在当院里。半轮残月还挂在空中，冷冷地洒下朦朦的月辉。万籁俱静，偶尔有几声虫鸣鸟叫声。一阵寒风吹来，许宣不由打了个冷颤。

冥冥中，法海禅师降临身边，指着自已说道：“许宣，可笑你们这些痴男怨女，总打不破昏阱迷关。听老僧相劝，快渡极乐世界，抛却尘间恩怨。”说完，双目紧闭，双手合一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皈依受真性，成就那罗延。万法从心起，空论树下禅。”说罢，飘然而去。

许宣使劲睁了睁眼，一看院中什么人也没有，不由心里害怕起来。莫非法海嫌我这么长时间不去净慈寺找他？哎，现在娇儿幼小，却要残忍地收伏他的母亲，要知现在，何必当初！只怪月老冬烘错系绳，姻缘怪恶误留情，落得现在这么个悲惨命运。罢、罢、罢，为免后祸，还是听法海之言，将孽缘一笔勾清，心得太平。今天正好有空，不如编个谎，去趟净慈寺，见见法海，讨来钵盂，收了白娘子，一了百了。想到这里，许宣进了房子。

“官人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多了，娘子。昨天街坊李大伯说他每天一大早起来，口鼻流血，不知何因，让我今天过去看一下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那还不快去，天已大亮了。”

许宣出了门，乘了辆轿子，直奔净慈寺。

一大早，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寒风嗖嗖，冻得许宣缩成一团，两个轿夫则抬得满头大汗。

到了净慈寺，许宣报了家门，守门的小和尚引许宣进去。进了法海禅房，只见法海正闭目诵经，许宣便在一旁静等。

法海念完经，睁眼一看是许宣，问道：“许宣，你来了。”

许宣跪下道：“禅师拜揖。”

“快起身，今来有何事？”

“那妖孽到家后就分娩，现已半月有余。”

“既如此，你将钵盂带回，不可使妖知道。到明日巳牌时分，趁她梳妆之际，将此钵合在她头上，她定会现原形，难以脱身。”

许宣一听让他亲自收白娘子，既有些害怕，又有些不忍，便说：“禅师啊，此妖一时为害，水漫金山，祸及无辜，该遭天谴。但弟子身为她夫，不忍下此毒手。”

禅师说：“她罪孽深重，佛法难容，如果你不忍收她，也罢，待我明日巳牌时分，亲自去收她，如何？”

“谨依禅师之命。”

法海说：“姻缘好恶皆天定，尘世昏昏谁猛省？翻身跳出迷魂阵，更休提秦与晋。”

“禅师一语点悟，弟子心悦诚服。弟子告辞，求禅师明日早降。”

许宣出了寺门，只觉似卸下千斤重担，身轻体爽，不由叹道：“浮出红尘，心如明镜，法身清净。从今起，除却一切七情六欲，遁入空门。”

再说许宣出了家门后，白娘子小睡了一会儿便起床。坐在床上，看着孩子睡得红扑扑的脸蛋，不由亲了一口，幸福地轻声吟道：“桃靥娇贪结子，柳腰困欲三眠。懒离鸳帟，斜抛凤髻，怯怯的玉肢红软。絮语芳盟天长久，母子夫妻喜笑喧，今朝遂宿缘。”

这时小青端盆进门说：“姐姐，洗脸吧！”

白娘子下床洗脸，小青坐在床边照看孩子。

“姐姐，今早官人去给李大伯看病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见回来。”

“就是。青儿，自从西湖遇官人，不觉已一年多了。”

“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姐姐也受了不少折磨。”

“这倒罢了，且喜生下个宁馨儿，得传许门后嗣，也不枉我受这么多磨难。”

“青儿，官人生性拿不定主意，易受人蛊惑，我们多原谅他就是了。”

“姐姐，但愿以后不要再出什么事，你们夫妻、母子和乐平安。”

“是啊，看他这次，似诚心改变。”

白娘子说着，轻声唱起来：“想当初西湖邂逅良缘，风光好压尽桃源。同心赛双头瑞莲，打叠起鸳行留恋。两相投，胶漆更心坚。想今日体况，虽然有万千，一似那玉梅花，风雪虐，始争妍。”

这时，床上婴儿“哇哇”哭起来，白娘子忙抱起孩子，轻轻拍打，孩子还是哭个不停。

“姐姐，孩儿是不是饿了？”

“我刚喂过他奶，可能是尿湿了。”

揭开尿布一看，果然湿了一大片。

“青儿，那衣架上有块干的，快拿来。”

等换上干尿布，孩子马上不哭了。

“青儿，你看这么大点孩子，就知道湿了难受。”

“姐姐，孩儿真可爱，让我抱抱。”

小青接过孩子，在房子来回转。一会儿，又睡着了。

白娘子正梳洗时，许宣进来了。

“官人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可给李大伯看了病？”

“看过了，开了几服药，让他每天熬着喝。娘子，我去看看姐姐他们。”

说完又出了门。

许宣来到李仁夫妇房间，李仁早已去官府值班，姐姐正抱着女儿玉梅喂奶。

“姐姐，起来了。”

“起来了。宣弟，看你神色有些紧张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姐姐，有件事，我一直瞒着你们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可知道白娘子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人？不是你的娘子吗？”

“确是我的娘子，但她不是人间凡女，而是峨眉山中妖孽所变。”

许氏一听，吓了一跳：“宣弟，你有何根据？”

“姐姐，你们还记得当初我在杭州接受一女赠银，惹出官司一事吗？”

“记得，听说那女子是个妖女。”

“白氏就是那妖女。”

“啊，果真是她，你明知她是妖，为何还和她成亲生子？”

“姐姐有所不知，我避难苏州，她追到苏州，花言巧语骗得我相信她。王敬溪伯伯见她娴淑端庄，便撮合我们成亲。成亲后，她对我倒很好，如凡间女子一样，伺饭洗衣，我们甚是和睦。后来，一位法力高强的禅师观我面相，见我被妖气缠身，日后将有天祸，性命难保。他道行非凡，千里之外便看出白氏正

是害我的蛇精，于是便来收伏她。白氏和禅师大战金山，后来借水势而逃。禅师念她身怀孩子，便放了她。临别时，禅师叮咛我，待她分娩之后，我们的孽缘也尽了，到时，立即去净慈寺找他，早早收伏妖孽，以免后患。”

“宣弟，娘子待你那么好，现如今又生有一儿，况她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你怎忍心将她交给禅师？”

“姐姐说得也是，但禅师说若不收伏她，日后会有大祸，性命难保，我只有忍心将她交出。今天一大早，我就去了净慈寺，禅师说明日巳牌时分亲自来收伏她。”

“啊，这么紧，可怜那孩儿，从此没了母亲。”

“孩儿以后还需姐姐照顾。”

“你以后就住这里，一块照顾孩儿。”

“姐姐，我也住不久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已被那禅师点悟，看破红尘，决心挣脱苦海，进入佛门。”

“啊，宣弟，一年没见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”

“姐姐，人生无常，想当初我和她恩爱成双，谁料她却是妖孽一个，使我空怀一颗真心。”

“宣弟，可否改变主意？”

“姐姐，我去意已定，不可更改。”

“哎，只可怜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儿。”

“姐姐，明日禅师收伏白娘子，我怕你和姐夫见了害怕，明天一大早，你们暂去亲戚家回避一下，待收伏了那妖，再接你们回来。”

“只有如此，待官人回来，我立即告诉他。”

这一天，除白娘子和小青蒙在鼓里外，一家人都心神不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宣又撒谎说与姐夫、姐姐去亲戚家，白娘子信以为真。

“官人，箱子里有件新衣，让我拿出来你换上。”

“不用换，这身衣服也是新的。”

“官人，出门得穿戴整齐些。”

白娘子下床开箱，取出一件新衣，试一试，正好合身。

“娘子，这是你买的？”

“我自己做的。”

“怎没见你做过？”

“每晚你和孩子入睡，我才做，你怎知道？”

“娘子辛苦了!”

“快去吧，看姐姐他们等急了。”

送走许宣，白娘子喂孩子吃奶，小青洒扫庭堂、下厨做饭。

快到巳牌时分，小青做好早饭，出门问白娘子：“姐姐，饭已做好，官人他们怎么还不见回来?”

“再等一会儿。青儿，你取镜台衣服来。”

这时院子响起脚步声，是许宣回来了。

“官人回来了，怎么不见姐姐他们?”

“姐姐说他们再呆一会儿，我怕家中少人，娘子寂寞，就提前回来了。”

“有小青陪我，官人只管放心。”

“孩子睡着了?”

“睡着了，不要惊醒他。”

“妆似临池出，人疑月下来。”小青唱着进来，一看许宣在，忙打住了，问：“官人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了，小青你拿镜子干什么?”

“你没见娘子才起，还没梳妆?”

白娘子对小青说：“青儿，镜子放在桌上，你抱孩子进里屋安睡，再到厨房收拾早饭。”

小青轻轻抱起孩子出去了。

白娘子坐在梳妆台前，解开乌发，一头浓发似瀑布般一泻而下。许宣站在白娘子身后，从镜中细看白娘子愈来愈加妩媚的娇容，不由感慨万分。娘子也被看得脸微泛红。

“娘子，我帮你整妆。”

说着，许宣一手挽发，一手拿起梳子，轻轻梳理。镜中的白娘子，双目蓄满爱意，痴情地看着许宣。

许宣一边梳头，一边望着镜中的白娘子轻吟道：“犀梳云半吐，月娟娟，细挽香丝堕马鬋。”

白娘子应道：“横波秋静，遥山青展，晓开菱鉴相鲜。水晶帘下，道书在手把闲眠。玉台斜凭，缓把春纤，卸却包头绢。”

梳完头，许宣递过旁边的青黛盒，让白娘子画眉。白娘子用一根羽毛管蘸了一下，轻描了两道眉。

画完眉，白娘子抬头笑问许宣：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

“娘子真漂亮!”

许宣一看快到巳牌时分，不由害怕起来，挽着头发的手直打颤，脸上汗珠长流，神情紧张。

白娘子觉得许宣突然有些异样，便问：“官人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“看你紧张的样子，快说什么事，我好为官人分担。”

“娘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快到巳牌时分，你快逃吧！”

“逃什么？”

“我昨天去净慈寺，法海禅师说今日巳牌时分要来收伏你，让我先稳住你。”

白娘子一听，头“轰”地一声，只觉天旋地转。半天才清醒过来，她指着许宣大声斥道：“好你个无情无义的家伙！”

就在这时，只见一阵电闪雷鸣，一位恶煞凶神降到房中。白娘子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夺门就逃。

那恶神当门一拦，指着白娘子说：“孽畜，哪里跑？看我揭谛神来拿你！”

这时，法海禅师手持钵盂，翩然而至。白娘子忙跪下求道：“我佛慈悲，放小神一条生路。”

“你在尘间孽缘已尽，劫数难逃。”

白娘子连连磕头求饶：“还望师父饶命。”

“少废话！”

说着就用钵盂来罩白娘子，白娘子吓得四处躲避。揭谛神伸手从胸前取下一颗佛珠，打向白娘子。白娘子立即被击倒在地，法海趁机上前，用钵盂罩住白娘子。突然，一道白光闪过，钵盂下的白娘子化为一条白蛇。

许宣见状，吓得瘫倒在地。

法海指着白蛇问许宣：“许宣，这回你相信了吧！”

小青正在厨房收拾早饭，忽听前房一片喊打，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跑了出来。进门一看，法海一帮人得意忘形地站在一边，白娘子被罩在钵盂下，现了原形，正痛苦地扭动。小青忙上前抱白蛇，法海用禅杖挡了一下。

“妖孽，别动。”

小青骂道：“法海秃驴，你毫无佛家慈悲之心，怎忍将她收伏！”

“她不守佛道，为害人间，罪该如此。”

小青见许宣也在一边，气愤地骂道：“许宣，你好狠心啊！纵是你不念夫妻之情，也应怜你那可怜的孩儿。姐姐，你命运太悲惨了，你满心欢喜将他宗嗣

接延，他竟毫无人性，狠心地将你暗害。许宣，你太薄情了，你辜负了姐姐嵩山冒险求仙草，辜负了她望江楼上雅操坚，辜负了她对你一腔挚爱情。”

法海说：“你这孽畜，竟敢辱骂许官人。”

小青说：“如此薄情寡义的负心人，骂了又怎样，看我不打死他，为姐姐报仇！”

说着，上前就去打许宣。揭谛神拦住小青，朝她掷去一颗佛珠，小青立即倒地。

法海指着钵盂中的白蛇说：“念你修炼千年，不忍伤害。揭谛神，将她锁在七宝池边，听候佛旨。”

揭谛神将白蛇押在钵盂内，在众神护卫下，直奔七宝池。

目睹了收伏白娘子的惨状，又遭小青责骂，许宣微感内疚。众神走后，许宣向法海求情道：“禅师，白氏虽系妖孽，但待我恩情不浅。今日之事，目击伤情，弟子只觉有些负心，还求禅师不要伤害她，放她回峨眉山继续修炼。”

法海闭目说道：“我佛慈悲，不会伤她。”

许宣松了口气说道：“哎，恩怨相寻，一场罹难，我如今也省悟了。禅师，弟子尘心已断，愿随师父出家。”

“善哉，善哉，你宿根未昧，回向西方，只要你心诚志坚，管教立地成功。你速回家料理一下，到净慈寺来，我渡你去彼岸极乐世界。”

“多谢师父指点。”

许宣走后，法海一行捧钵盂来到雷峰塔边。雷公、雷母、众火神见法海驾到，忙上前问候：“禅师有何法旨，尽管吩咐。”

法海说：“我奉佛旨，收取妖蛇，埋于雷峰塔底，永远镇压，但恐她乘机逃遁，故令你们速将三昧真火，与我烧炼成功。”

众神一听，接过法海手中的钵盂，置于塔内，迅速封闭塔门，口吐烈焰，绕塔转了几圈。

“启禅师，塔已炼过了，纵使她有上天入地的本领，也难逃脱。”

法海一听，走到塔前，朝里喊道：“白蛇妖孽听着，除非雷峰塔倒，西湖水干，江潮不起，你再出世。”

彻底镇压了白蛇，众神齐声唱舞：“镇妖氛，来塔院。使威神，挥流电，焰腾腾赭色新燔，危岌岌欲倒弥坚。施宏愿，为众生卫扞，向西湖凑成十景夕阳边。”

十二、孝子救母，享尽天伦乐

星转斗移，不觉间，白娘子已在雷峰塔下被镇压了十几年。儿子许士麟在姑母照料下，长得风流俊俏，聪颖过人，十八岁那年，中了状元。许士麟得知父母身世后，对父亲的薄情心生不满，对母亲的痴情和苦难深感痛惜。中了状元、封了官后，他上书皇上，希望拆毁雷峰塔，救出母亲。但圣上不从，特赐他还乡祭奠。佛祖也怜他孤身一人，且有一片孝心，就令揭谛神寻机放他母子俩见上一面，以慰其思母之心。

这一日，西湖岸边，桃李绽放，画舫鱼贯，笙歌阵阵，湖山美景，好不醉人。许士麟和同僚在此饮宴。饮宴时，大家相互赋诗做乐。轮到许士麟时，他低沉地吟道：“永怀时忆北堂恩，叫断慈鸟不可闻。寸草春晖无报处，枉教丹桂吐奇芬。”

一个同僚奇怪地问道：“许公做此诗，似有所指，不知用意何在？”

许士麟拱了拱手说：“诸位有所不知，下官承蒙圣恩，得中状元，虽是金鳌独占，际会身荣，但如穷鸟依人，实是伶仃辛酸。”

“许公为何说伶仃辛酸，莫非令堂……”

许士麟眼圈泛红，说：“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我父亲妄信谗言，弃家方外，致令母亲身遭灾难，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，至今已十八年了。”

大家一听，不由为许士麟感到悲伤，一个同僚问：“许公难道没想什么办法，救令堂出来？”

许士麟说：“下官已经具疏奏闻，请拆毁雷峰塔。”

“圣上可应允了？”

“圣上未允，只命下官荣归祭奠。哎，只有以祭慰母了。”

饮宴完毕，许士麟在左右拥侍下，策马前往雷峰塔。骑在马上，许士麟吟道：“曲江赐罢琼林宴，归骑拥，袅芦鞭，插宫花一任旁人羨，哪知道萱枝零落，我心中怨。”

到了雷峰塔边，望着那威严的高塔，许士麟恨得咬牙切齿，不由骂道：“法海那秃贼，好不可恶，陷害我亲娘，离间骨肉，害得我母子十几年不曾相见。”

守塔的揭谛神见一班人马高冠博带，非同一般，忙上前询问：“你们是何人，要在此停留？”

许士麟说：“这塔下埋的是我亲娘，我受圣恩，前来祭奠。”

揭谛神一听，说：“原来是许官人，我奉佛旨，已在此等候多时。我佛念你一片孝心，特让我放你母子相见一面。许官人，请拈香。”

许士麟跪在塔前烧了一炷香，边磕头边哭诉道：“亲娘啊，孩儿幼撇慈颜，不意您遭危陷。追思襁褓，直至于今游宦，无日不念。”

左右劝道：“请官人节哀。”

“亲娘啊，你沉沦塔底十几年，不见天日，叫儿好不悲伤。”

这时，白娘子从塔底探出头来。许士麟一看，惊诧地问道：“莫非你就是我那苦命的娘？”

白娘子哭着说：“儿啊，就是娘。”

许士麟忙跪爬到母亲跟前说：“娘啊，你受苦了！”

“儿啊，娘在地下十几年，无日不在想你，今天能看上你一眼，也不枉受此摧残。我儿快起来，让娘好好看看。”

“娘啊，见你受此折磨，儿恨不得钻进这孽塔，替娘分忧解患。上天啊，有谁能帮我救出可怜的娘！”

“儿啊，事已如此，不必悲伤，但愿你日后夫妻和好，千万不可学你父那薄情汉。如今你身受国恩，当为国家效力，不要妄自思念我。做娘的虽在浮图之下，只要你成器，亦能瞑目。”

“孩儿定遵母训。”

“儿啊，今日一别，永无见面之期了，你且节哀，照顾好自己，让做娘的在地下安心。”

“娘啊，十几年来，我苦苦思念你，今日得见，眼看近在咫尺，却遥似天涯。我生为男儿，眼看自己的生身母亲在此受难，却不能救你出来，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我倒不如碰死在塔前，在黄泉下和亲娘永远相伴。”

说着，就朝塔撞去，左右忙拦住他。

白娘子在塔内忙喊：“儿啊，使不得，娘已经如此，你再不能有个三长两短，否则，为娘这十几年的苦，也算白受了。”

左右也劝道：“官人，你刚入仕途，深受圣上宠爱，日后寻机再谏，不愁尊母没有出头之日。”

许士麟一听，站住了。

这时，揭谛神出来了：“许官人，时辰已到，塔门要关，请回吧！”

许士麟一听，朝塔内拱手道：“娘啊，儿要走了，你且珍重，儿当继续奔走，救你出塔。望娘珍重。”

祭塔后不久，姑母见他心情好转，便催促他早日完婚，以慰母愿。再说姑

母的女儿玉梅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已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端庄娴淑，和许士麟站在一起，无人不夸他俩是郎才女貌。许士麟一念姑母养育之恩，二见青梅竹马的玉梅性情温和敦厚，对自己爱意深切，对这门婚事也十分满意。一听姑母催婚，便红着脸说：“不知玉梅姐意下如何？”

姑母说：“她还有什么说的，只怕你这个状元爷另攀高枝。”

“姑母在上，我若有此心，该遭雷打。”

“别浑说了，姑母还不知道你的秉性，和你开开玩笑罢了。”

“姑母有所不知，自从我知道母亲遭父陷害，便对负心之人恨之入骨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今天本来谈说喜事，却惹得你这么悲愤，怪姑母多嘴。”

“姑母不用自责，只怪我那薄情的父亲，害得我母十八年不见天日，害得我母子十八年不得相见。”

“好，别再提你父亲了，说你的婚事吧！”

“姑母，我如今有父母形同无父母，婚事还望您费心操办。”

“这你就别担心，自从你母托你与我，我一日不在操心这事，现如今，你们已长大成人，完了婚事，也了结我一桩心愿。我明日就进庙拈香，择一良辰吉日，早早为你们成亲。”

“那就有劳姑母了。”

许士麟隆重讲究的婚礼自不必说，单说新婚燕尔的他，并没有忘记压在塔下的母亲。婚事一毕，他一边勤于政事，克己奉公，一边上谏圣上，且每天来雷峰塔前，哭天呼地，其情堪可感人。如此历时数载，其拳拳之心终于感动佛祖，佛祖便令揭谛神将雷峰塔毁了，放白娘子出来。

重见天日的白娘子和儿子儿媳及姑母一家住在一起，共享天伦之乐。从此，这一大家人和睦祥泰，其乐融融，好不让人羡慕。

剧作者小传

方成培字仰松，岫云词逸，安徽歙县人。生卒年不详。乾隆年间根据黄图秘的传奇《雷峰塔》和陈嘉言父女的传奇《雷峰塔》改编成传奇《雷峰塔》，它是诸种雷峰塔传奇中比较完整、优秀的一个本子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出 开宗

【临江仙】〔未上〕西子湖光如镜净，几番秋月春风。今来古往夕阳中，江山依旧在，塔影自凌空。多少神仙幽怪，相传故老儿童。休疑《艳异》类《齐东》，妄言姑妄听，聊效坡公。〔问答照常〕

【沁园春】再世菩提，白蛇妖孽，宿有根源。恰附舟巧合，两相心许；赠金陡起，官事颠连。逃避姑苏，蛾眉俯就，旅邸花筵遂宿缘。神仙庙，笑书符相赠，道者逆遭。原形醉露床前，急惊死良人实可怜。觅嵩山仙草，艰难救转；宝巾遗祸，遭捕谁愆。铁瓮叱离，金山水斗，一钵妖光不复燃。雷峰祭，感佛恩超度，千古永留传。

觅配偶的白云姑多情吃苦， 了宿缘的许晋贤薄幸抛家，
施法力的海禅师风雷炼塔， 感孝行的慈悲佛忏度妖蛇。

第二出 付钵

【仙吕·忆帝京】〔杂十六尊者上〕灵鹫岩嶢耸碧霄，雨天花旃檀共飘。〔伏虎尊者引虎上〕笑指牛哀化，还悟轮回道。〔众〕试看那宝莲台高，谈说深微妙，无忧树下任逍遥，鹞子三车会了，说甚风幡动与摇。〔龙舞上，降龙尊者上，收龙介。〕〔众〕妙呵，禅心不把毒龙饶。香清功德水，玉磬静中敲。〔净释迦文佛，李天王，韦驮随上。〕

【点绛唇】鹫岭庄严，千花五叶靡穷尽。好悟三身，示汝恒河性。〔众拜介〕
〔净〕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要知非色非空，须观第一义谛。谁识无文无字，是为不二法门。吾乃释迦牟尼文佛是也。于毗岚后，现清净身；自无始来，出广长舌。扬法舸，救迷津，腾汉廷而皎梦；持慧灯，灿长夜，照东域以流慈。珠纓大士，常登护法之筵；金杵神王，每夹降魔之座。今日慧眼照得震旦峨嵋山，有一白蛇，向在西池王母蟠桃园中，潜身修炼，被他窃食蟠桃，遂悟苦修，迄今千载。不意这妖孽，不肯皈依清净，翻自堕落轮回，与临安许宣，缔成婚媾。那许宣原系我座前一捧钵侍者，因与此妖旧有宿缘，致令增此一番孽案。但恐他遁入迷途，忘却本来面目。吾当命法海下凡，委曲收服妖邪，永镇雷峰宝塔，接引许宣，同归极乐。法海何在？〔外应上〕

【点绛唇】四忍三空，刹那彼岸功夫到。极乐逍遥，早悟拈花笑。

弟子法海参拜，有何金旨？〔净〕我这空门广大，法力无边，初归香阜，只须虔念弥陀，静发慧根，何难立登般若。今有捧钵侍者许宣，业以宿缘，遭彼白蛇，迷其真性。汝今可往东土，速指归元，毋教堕落！〔外〕领法旨。

【油葫芦】吾佛慈悲惠泽饶，慧眼的开垂照。许宣呵，你可也戒了贪嗔除烦恼，无边苦海回头早，急忙里诵弥陀把罪孽消，守清规将因缘觉。笑人间是非颠和倒，做尽了南柯梦里空欢笑，须索听晨鸡唱罢暮钟敲。

【天下乐】我想那白蛇呵，可惜他千载焚修也那一旦抛，多也波姣本是妖。这的是人妖宿有苗，却如何恋尘嚣，直恁的甘堕落，何不去悟真空，及早换皮毛。

【鹊踏枝】〔净〕并不是为传衣降碧霄，了前因醉绛桃。这粉骷髅幻是神妖，那孽菩提宿有情苗，才走出火轮车脱离苦恼，又撞入黑罡风吹落皮毛。

〔净〕护法神，将我钵盂，付与法海者。〔杂应介〕〔净〕你看我这钵盂，外周四际，能结万缘。贮水于中，即成甘露。将此拿妖，原形立现。

【哪吒令】愿焚修念牢，感优昙梦绕，把邪魔顿消。拂尘埃果苗，有缘士未觉。这法钵因付托，觑着他似月千江照，用不尽的妙理中包。

我有宝塔一座，高不盈尺，中奉万佛，孽妖见之，无不战栗。今付于汝。〔外〕领佛旨。

【寄生草】顶礼浮图下，遥瞻云影高。望莲台不散的香风绕，观法相无限的金光罩。听钟鸣早把那妖氛扫。正如龙似象，法力果然豪，皈依莫待轮回到。

〔净〕这妖蛇虽然不守清规，却因许宣原有宿缘，故令汝前去。待他们孽缘完满之日，点悟许宣，奉我法宝，收伏此妖，锁于雷峰塔底，永镇妖氛。再将许宣点悟大道，引他同归净土，以成正果。〔外〕谨依法旨。〔净〕去罢。〔外〕弟子就此拜辞去也。〔净、众吹打下〕

【煞尾】〔外〕看俺才离紫极霄，又踏红尘道，好把那孽案勾消，须将这真元相保。万里乾坤锡杖挑，向人间走遭，只把那小雷峰天生的妙景又重描。

醍醐法味洒何浓？（卢纶） 四钵须臾现一重。（陆龟蒙）

若信贝多真实语，（李商隐） 禅心高卧似疏慵。（李 洞）

第三出 出山

【仙吕·浪淘沙】〔净〕龙虎两修持，慎守防危。空山谁为剖元机，流水花开都妙悟，卧看云飞。

凤仰真仙第一流，世间名利事悠悠。他年得预瑶池会，不枉平生励志修。贫道乃黑风仙是也。本结仙胎，心怀大道，但我虽修功行，未能列入仙班，须要忍性炼魔，久后方成正果。这也不在话下。贫道有一义妹，名曰白云仙姑，向在西池蟠桃园中，潜身修炼。今到此峨嵋山连环洞中，养成气候，道术无穷。近因他欲往尘凡，度觅有缘之士。咳，仙姑嘎！只怕你有恋红尘，将来正果难成了。也罢，待他出来时，不免将言苦劝，阻他前往便了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岚影湿云扉，卧雪餐芝。偶因花落点铢衣，忽忆尘凡春色好，出岫休迟。

〔净〕仙姑。〔旦〕道兄稽首。〔净答礼介〕请坐。〔旦〕有坐。〔净〕仙姑，想你在洞府修真，坚心参悟，料不久成真矣。〔旦〕多蒙过奖。道兄在上，愚妹有一言相告。〔净〕不知仙姑有何见谕？〔旦〕愚妹睹此红尘胜景，锦绣繁华，意欲往凡间度觅有缘之士，到此同修。今日暂别道兄前往，不知可使得否？〔净〕仙姑，听我一言分割：想你远隔凡器，久耽幽静，何必自入红尘，又遭缠扰？还请三思。〔旦〕多蒙道兄相劝，但我去意已决，断难改移。〔净〕仙姑呵！

【绣带儿】觑凡尘人生能几，你修炼正当今日，为什么动着一点凡心，反撒下千载根基？〔旦〕愚妹决意要去。〔净〕你休痴，修真养性谁堪比？〔旦〕此去不过度觅有缘之士。〔净〕那凡夫如梦怎提撕？〔旦背唱〕我心儿里有宿缘未舒，难道是少机谋不能前去。

〔净〕那凡夫俗子，只晓得贪恋荣华富贵，怎肯到此修真？你一入红尘，唔，只怕有去无回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请细思之。

【醉太平】你道俗缘容易，恐后悔重聚难期。〔旦〕道兄说甚话来？〔净〕愿伊休去，你欲去吾愁不美。〔旦〕我藏形度觅有谁识？〔净〕还须三思。〔旦〕我欲行你休阻滞。我到尘寰，自解应变随机。

〔净〕我也晓得你道术非凡，随机应变。但依愚兄看来，到底是不去的是。〔旦〕承兄相劝，我意已决，不必阻我。〔净〕既是去心难挽，请问此行何往？〔旦〕愚妹此去，只在临安。〔净〕归期何日？〔净〕多则一载便回。〔净〕仙姑，你此去须要藏形度觅，不可伤害生灵。若度得有缘之士，须早早回山。〔旦〕谨领道兄尊教。就此拜别。〔净〕愚兄也有一拜。

【哭相思】〔旦〕偶爱繁华往帝畿，〔净〕未知何日是归期？〔旦〕此去暂且分

携耳，〔净〕我只怕一片闲云去不回。

〔旦〕道兄说那里话？请回罢。〔净〕不送了。〔旦下〕

云飞天末水空流，（刘 沧） 石室烟含古桂秋。（李 郢）

自昔稻粱高鸟畏，（陆龟蒙） 君于此外更何求。（元微之）

第四出 上冢

【羽调·望吾乡】〔生上〕意绪阑珊，英年滞市廛。生涯何处飞蓬转？时乖拗煞男儿愿，漫说志冲霄汉。顾行业，每自怜，辜负吾家月旦。

【朝中措】清明时节雨声哗，潮拥渡头沙。翻被梨花冷看，人生苦恋天涯。江山信美非吾土，游玩总堪嗟。折得一枝杨柳，归来插向谁家？小生姓许名宣，表字晋贤。严州桐庐人也。标森玉树，正当入洛之年；迹类转蓬，犹作依刘之客。其奈椿萱早背，家业漂零，秦晋未谐，只身无靠。只有一个姐姐，嫁与钱塘李君甫。我姐夫在县中当充马快，虽处公门，颇称好义。见我一身落魄，百事无成，荐我到铁线巷王员外生药铺中生理，虽非长策，暂且安身。今日值清明佳节，天气晴和，欲往爹娘坟上祭扫一番，少伸罔极之思，有何不可？〔行介〕

【桂枝香】柳开青眼，桃舒笑面，岁华佳到三分，人事愁边一半。灰飞作蝶，灰飞作蝶，吾生可叹！你看今日，多少人家祭扫，舆伶箫鼓，何等热闹，只我呵，影形单，显扬空有志，元宵只汗颜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将次到了。遥望那林子，就在前面，不免趑行一步者。

清明日出万家烟，（王 表） 郊外纷纷拜古埏。（郭 郾）

且向钱塘湖上去，（白居易） 野棠风坠小花钿。（张仁宝）

第五出 收青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〔丑上〕吐雾兴云，天生伎俩，谁能量？变化无方，大泽威名广。

上应天星秉翼精，盘身掉舌势峥嵘。衔珠画足寻常事，伫看飞腾变化成。我乃千年修炼青青是也。向居海岛，不记岁年，只因风雨大作，偶然来此西湖。此间有水族万余，俱归吾掌。日里与孩子每为伴，夜间在双茶坊巷裘王府空宅内安身。静则采取日月之精华，动则魔惑群生之元气，以图将来脱此皮毛，修成仙道。孩儿每，好生看守洞府，不得胡行，俺向外边走一遭来者。〔内应介〕呀，出得门来，你看好不热闹也。正是：红紫阵前春正好，妖魔

队里我为尊。〔下〕

【南吕·懒画眉】〔旦上〕芳尘紫雾绕氛氲，细步凌空暗起云。万花如绣翠缤纷，行行遥望钱塘近。

贫道乃白云仙姑是也。为觅有缘之士，来到临安，只是无处藏身。闻得双茶坊巷，有所空房，乃裘王府的宅院，甚是幽雅，有一青青在彼，不免前去收伏，以便藏身度觅。来此已是，不免径入，果然好一所房屋也。

怎得个人儿共掩门。

〔丑上〕呔，何方孽怪，擅敢探吾巢穴么？〔旦〕我乃白云仙姑是也。汝是何妖魅，敢来问我？〔丑〕俺乃千年修炼青青是也。〔旦〕哇，你不过小小青蛇，辄敢霸住于此。速离此间，方保性命。〔丑〕泼怪休得无礼，俺来擒你也。〔战介〕〔丑跌，旦欲斩介〕〔丑〕小畜有眼不识大仙，望乞饶恕。〔旦〕既如此，姑饶汝命。〔丑起介〕请问大仙何来？〔旦〕贫道从峨嵋山到此，欲度有缘之士，只是少一随伴，你可变一侍儿，相随前往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〔丑〕愿随侍左右。〔旦〕既如此，你且变来我看。〔丑〕待俺更变便了。〔下〕〔贴上〕欲觅有缘士，悄变有谁知。大仙，可变得好么？〔旦〕好，今后主婢相称，唤名青儿便了。你在此多年，必知何处游人最盛？〔贴〕此处湖上游人颇多。〔旦〕如此，可随我到西湖去来。〔贴〕晓得。〔旦〕〔更衣介〕

【香柳娘】〔合〕听檐前鸟啼，听檐前鸟啼。悄把翠裙抬起，一路上花香清细风儿递，看春云渐低，看春云渐低。杨柳绿初齐，韶光丽如此，动游人偷觑，动游人偷觑。〔旦〕有缘何处，那人来未？

〔旦〕玉面红妆本姓秦，（宋之问）三阳丽景早芳晨。（玄宗皇帝）

〔贴〕得成蝴蝶寻花树，（元稹） 梳子同心好赠人。（韩翃）

第六出 舟遇

【中吕过曲·泣颜回】〔丑摇船随生上〕〔生〕绿柳绕回廊，无限景光骀荡。惜花心性，似游丝空际悠扬。

我许宣。今日清明佳节，往爹娘坟上，祭扫而归。你看湖光似镜，车马如云，好不可爱？为此唤小艇，慢慢地一路游玩回去。〔丑摇船，唱“杭州歌”，译介。〕

〔生〕看雕鞍骏马，会王孙贵戚多欢畅。倒金樽沉醉花前，听笙歌十里画塘。〔下〕〔贴随旦上〕〔贴〕娘娘看脚下。

【换头】〔旦〕轻移莲步芳心痒，急追随飞度锦塘。

青儿，我看那些游人，尽是凡夫俗子，只有方才祭扫坟墓的那生，风流俊雅，道骨非凡，若得相遂奇缘，不枉奴家来此。〔贴〕娘娘，看他独坐在舟，我每如何得近他呢？〔旦〕不妨，待我顿摄骤雨，那生必定停舟。那时和你上前，只说附舟，你须要随机应变。〔贴〕晓得。

〔旦〕〔作起风雨介〕

〔合〕千红万紫湿，清芬一时争放。〔生、丑上〕〔丑〕好大雨呵！〔生〕阴晴无定，一霎时潇潇飒飒倾盆盎。

〔丑〕官人，这里歇船哉。〔生〕使得。〔丑〕让我带好子缆。〔贴〕船家，你每往那里去的？〔丑〕到草桥门去。〔贴〕船家，草桥门是顺路，可搭了我每去。〔丑〕使勿得，我舱里有位官人，勿便介。〔贴〕你看这等大雨，又无处躲避，烦你对船内官人说，望行方便则个。〔丑〕是哉。让我问看。官人，岸上有两位标致堂客，也要到草桥门去的，顺便搭子去罢。〔生〕何妨。天上人间，方便第一。快请他每下来！〔丑〕是哉。两位娘娘，官人肯哉。等我打子扶手下船来。〔贴〕娘娘，待青儿先上船去。

为东君了却宿缘。〔旦上船冲介，生扶，旦作羞，背唱介。〕你漫盼行云打叠停当。

〔贴〕娘娘，我每就在此间站一站罢。〔生〕二位小娘子，外边风雨甚大，请到舱中来。〔贴〕这是官人叫的宝舟，怎好有僭？〔生〕说那里话？还是请到里面坐。〔贴〕娘娘，既蒙官人美情，我每暂且进舱去。〔旦〕青儿，与我多多致谢官人。〔贴〕晓得。官人，我家娘娘多多致谢！〔生〕些须小事，何谢之有？请坐了。〔旦〕中途遇雨，幸附宝舟，得免狼狈，实荷高情。〔生〕岂敢。〔旦〕请问官人上姓？〔生〕小生姓许名宣，表字晋贤。〔旦〕尊居何处？〔生〕在铁线巷中。〔贴〕请问宅上娘娘，今年多少年纪了？〔生〕小生只为家贫，尚未婚娶。〔贴〕聘是聘下的了？〔生〕唔，也还未。〔贴〕娘娘，官人这等青年，还是形单影只，可怪那月下老人，太不均匀了些！〔生〕姐姐，请问你家娘娘上姓？〔贴〕我家娘娘么，是原任杭州白太守的小姐。先老爷在日，将我家娘娘招赘于此。〔生〕尊居何处？〔贴〕在荐桥双茶坊巷裴王府隔壁。〔生〕原来是位千金小姐，失敬了。〔旦〕不敢。〔生〕小姐，想是踏青而回？〔贴〕不是，只为祭扫我家姑爷坟墓。〔生〕咳，原来你家姑爷去世了。〔旦〕官人听禀。〔生〕愿闻。

【黄钟·降黄龙】〔旦〕忆昔才郎，谁料分鸳，拆散鸾凰，时时念想，〔悲介〕无限凄惶，泪雨千行。〔生〕请免愁烦。〔旦〕仓皇，春霖忽降，幸君家宝舟附往，顿教奴如承宠贶。纵无端邂逅，怎敢相忘？

〔丑〕雨止哉，待我解子缆。呀，好滑。开船哉！

【前腔】〔生〕听伊行教人泪汪。轻俏声儿，细诉衷肠，使我心儿悒快。想他鸾雁孤飞，较我更凄凉。痴想，我愿把……〔贴〕官人有何说话？〔生微笑介〕〔贴〕啐！〔生背唱〕愿把誓盟深讲，怎能够双双同效鸾凰？细思之，恐伊家不允，空使我徊惶。

〔丑〕到哉！上岸罢。〔旦〕青儿，清早出门，忘带零钱，你可问许官人借应，到家奉还。〔生〕何妨。船家，二位小娘子的舟金，都在此，请收了。〔丑〕多谢官人。〔生〕请上岸罢。〔贴〕娘娘，你看雨又不止，到家尚远，怎么处？〔旦〕便是。〔生〕不妨，小生有把旧伞，寄在前面朋友人家，二位在此少待，我去取来，与二位打了回去罢。〔旦、贴〕如此甚好，只是不当。〔生〕好说。船家，我去就来，烦你暂等片时。〔丑应介〕〔生下〕〔贴〕娘娘，你看

那许官人好不十分有情，他方才呵！

【黄龙滚】私怀暗忖量，你两下春心荡。天赐相逢，难舍多情况。真个是德容工貌，恰遇着恭俭温良。若得一朝呵，两相当，配成双，便是我青儿也觉心欢畅。

〔生〕〔持伞上〕〔贴〕许官人来了。〔生〕正是。伞儿在此，请二位上岸罢。〔丑〕要打子扶手。〔生〕不消，有我在此。〔丑〕看仔细。〔上岸介〕〔丑先下〕〔旦〕只是种种承情，如何是好？〔生〕岂敢。〔旦〕这伞待奴明日着青儿送还罢。〔生〕不消费心，小生明日还要到府奉拜，何劳青姐贵步？〔旦〕只是那有反劳之理？〔生〕好说。〔贴〕既如此，明早我在门首等候许官人便了。〔生〕天色已晚，恕不远送，请行罢。

【尾声】〔生〕天仙何意从天降。〔旦、贴〕空拾得百船愁况。〔下〕

〔生〕看仔细，慢慢儿行。哈哈，妙呵！不期今日无意中遇此佳人，叙出许多衷曲，又约我明早到彼相会。阿呀，只是今夜叫我怎睡得着也？怎捱得玉漏深沉午夜长。

况遇天仙隔锦屏，（裴航）一溪风月共清明。（许坚）

鸳鸯自解分明语，（南溟夫人）何必崎岖上玉京。（樊夫人）

第七出 订盟

〔贴上〕装成金屋一青衣，窈窕长同侍玉妃。只为欲成人好事，不辞团扇立朝晖。我青儿与娘娘，昨日在舟中得遇许官人，果然风流俊雅，我娘娘十分怜爱。临别之时，他说今日一定相访，只恐到来，无处寻问，为此娘娘着我们门首等候。正是：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。〔虚下〕

【仙吕·玉交枝】〔生上〕少年佳人，可喜得庞儿占尽春。他眉湾新月秋波韵，脸霞红鬓挽乌云，一似广寒仙子降凡尘，款金莲香街步稳。这相思何日勾情？害得我神魂不定。

我一路问来，此间已是双茶坊巷了，不知那一家是？〔贴上〕怎么这时候还不见来？〔作望见生介〕呀，许官人来了！〔生〕正是，来了。〔贴〕真信人也。我娘娘已等候多时，里面请坐。〔生〕青姐请。〔贴〕许官人请。昨日多承会钞，又蒙借伞而归，感谢不尽。〔生〕些须小事，何足言谢？〔贴〕许官人，我有一桩喜事要对你说。〔生〕有何喜事？〔贴〕我娘娘昨晚归家，在我面前，道及官人，十分爱慕。〔生〕嘎？〔贴〕况我娘娘独居无倚，欲把……〔住介〕〔生〕为何不说了？〔贴〕欲把终身相托，不知官人意下如何？〔生〕青姐，多谢你娘娘美意，但小生父母亡后，一身落魄，囊底萧然，虽承你娘娘雅爱，实难从命。〔贴〕许官人若说窘迫，我娘娘囊中自有，何必忧虑？只是少顷娘娘面前，不要说我是这样说的。〔生〕这个自然。〔旦内唤介〕青儿！〔贴〕娘娘，许官人在此。〔旦〕如此，何不早说？〔旦上〕百年眷属三生定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许官人万福。〔生〕小姐拜揖。〔旦〕重蒙枉过，有

失奉迎。〔生〕敢劳小姐玉趾。〔旦〕请坐。〔生〕有坐。〔旦〕夜来遇雨，多蒙照拂。〔生〕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。〔旦〕请问官人，尊庚多少？〔生〕虚度二十。〔贴〕阿呀，如此我家娘娘，倒长一岁。〔旦〕请问官人，作何生理？宅上还有何人？〔生〕不瞒小姐说，先君在日，曾为药材生理，不幸椿萱见背，只得依傍姐夫身畔，今权在铁线巷生药铺中勾当。〔旦〕咳，可怜！〔贴〕娘娘，你昨晚说，有什么言语，要对许官人讲，于今许官人在此，没说呢？说。〔旦〕奴家有一言奉告。〔生〕不知小姐有何见谕？〔旦〕只是不好启齿。〔贴〕娘娘，你的心事，就对许官人说，也不妨。〔生〕是呵，就说何妨？〔旦〕咳！〔贴〕说！

【忒忒令】〔旦〕我吐衷肠，恐君家不从。〔生〕小生自当从命。〔旦〕爱雅量，周旋出众。念奴歌《寡鹄》，不由人悲恻。〔生〕请免愁烦。〔旦〕因妄想，托丝红；若不弃，相怜藉，愿把同心结送。

〔生〕岂敢。〔贴〕许官人，你有何说话，也对我娘娘说。〔生〕小姐！

【沉醉东风】你气吹兰可人意中，色如玉天生娇宠，深愧我一凡庸，怎消受金屋芙蓉？

〔贴〕许官人，你既未娶，我家娘娘，又是只身，况且二人年貌相当，到不如成就百年姻眷，却不是好！〔生〕青姐，但小生呵！

憾吾生才粗闾茸。〔贴〕这是我娘娘情愿相攀，你何必踌躇？〔生〕仔细寻思，铭感在衷，只家徒四壁，实难承奉。

〔贴〕娘娘，许官人说，只为家寒，所以不肯应承。〔旦〕这个何妨？囊琴壁立，长卿盖世风流；椎髻钗荆，德耀人称雅操。何必以贫介意。〔生〕既蒙小姐不弃，小生只得颀颜从命了。〔旦〕青儿，官人想未用饭，快备早膳伺候。〔贴〕昨知官人要来，早已完备了。〔旦〕如此，看酒来。官人请坐。〔生〕请。〔贴〕官人。〔生〕怎么？〔贴〕娘娘。〔旦〕嘎？〔贴福介〕恭喜贺喜！〔旦作色，生笑介〕〔旦〕青儿，你在我箱笼内，取两锭银子出来。〔贴〕晓得。〔下〕〔旦〕官人回去，即央媒说合，早成美事。〔生〕小生到家，即央我姐姐姐夫来说合便了。

【园林好】〔旦〕早成全和鸣《肃雝》，休要做孤鸾只凤。喜今日《关雎》洛诵，〔生〕和乐处两融融，和乐处两融融。

【川拨棹】〔贴持银上〕多情种，官人！〔生〕哈哈。〔贴〕你误入天台有路通。娘娘，银子在此。〔旦〕官人，奴有白银两锭，聊以相赠。倘若欠缺，奴家还有。〔生〕既蒙娘子雅爱，使小生不胜感激。〔旦〕官人说那里话。

只因你意酽情浓，只因你意酽情浓，致挑奴琴心肯从。自今呵，喜丝萝得附乔松，愿丝萝永附乔松。

〔生〕小生就此告别。〔贴〕我每送了官人出去。

【尾声】〔合〕梅花玉笛声三弄，怕惊醒罗浮香梦。〔生〕小姐嘎，早栽得你的情苗在我意中。

小姐请进去罢。〔旦〕官人慢行。〔生〕请。难得他一片好心。〔下〕〔旦目送介〕〔贴〕去

远了。〔旦〕啐。〔贴〕还要看什么？〔旦〕进去罢。〔贴〕娘娘。〔旦〕怎么？〔贴〕官人回去，一定央媒说合。〔旦〕便是。〔贴〕你两人，你两人若成了亲事，哎哟哟！〔旦〕啐，胡说。〔下〕〔贴笑下〕

第八出 避吴

【羽调引子·小蓬莱】〔老旦上〕裙布蓬门相守，感韶光荏苒如流。连枝更念，荆花独植，使我心忧。

妾身许氏，幼适李门。我丈夫李君甫，在钱塘县中当充马快。夫妻两人，将就过活，倒也罢了。我有一兄弟，名唤许宣，丈夫荐他在药铺中生理。但他年已长成，我意欲门当户对，与他觅头亲事，倘日后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绝许门后嗣。且待丈夫回来，与他商议便了。正是：婚姻天久定，亲戚自相关。〔虚下〕

【四时花】〔生上〕已是心盟订，何时赋好逑？因此上特把冰人来叩。

〔见老旦介〕姐姐拜揖。〔老旦〕兄弟回来了。我正在此想你哩！今日敢是得暇，来看你姐夫么？〔生〕正是。一来看望姐夫姐姐，二来有事相商。〔老旦〕有何事？〔生〕姐姐，听你兄弟慢慢说来。前日呵！

步东风上冢归来，唤小艇一篙碧皱。河洲，忽逢着雨潇潇，有佳人附舟。〔老旦〕嘎，那女子姓什么，是何等样人家？〔生〕是前任白太守的小姐，香山后，现文君新寡风流。他携着一侍儿，也因上冢归来。〔老旦〕他说什么来？〔生〕他暗怜我，梦蝴蝶卧秋斋，西风独愁。

临别之时，借伞与他，再三嘱我次日到他家去相会。〔老旦〕你可曾去？〔生〕怎么不去？

两下里逗琴心，筵前献酬，好煞了情意双投，赠朱提良缘天凑。〔出银介〕这不是那小姐赠我的，叫我央人撮合。但恨无媒，为此来将姐姐姐夫求。

〔老旦〕妙呵，兄弟，你无意中遇此奇缘，岂可错过？你且进去少坐，我安排些酒饭与你吃，待你姐夫回来，与他商量便了。〔生〕全仗姐姐姐夫。〔老旦〕这个自然。〔生虚下〕

【排歌】〔副净李仁上〕咳，这是那里说起？大盗无踪，翻遭痛比，飞灾着甚来由？

〔闷坐不语介〕〔老旦〕呀，官人来了，为何今日这般愁闷？端的为甚事来？〔副净〕娘子，不要说起，只为库中封锁不动，失去元宝四十锭，本官着急，立限我缉获赃贼。我同众伙计，缉访多时，毫无踪影，方才责比回家。这等没头脑的事情，如何结案？〔老旦〕阿呀，原来如此，这怎处？〔沉吟介〕急也没法，且陪我兄弟吃杯酒暖痛，再处。〔生上〕姐夫拜揖。〔副净〕原来舅子在此。〔老旦〕我兄弟有一事，与你相商。〔副净〕何事？〔老旦〕他前日去爹娘坟上祭扫回来，遇着前任白太守的小姐，带了侍女青儿，因雨搭船，偶然闲话，得知兄弟尚未婚娶，那小姐亦系寡居，因欲把终身相托。昨日约他到彼，以礼相待，叫他央媒说合。

我兄弟因此，今日特来托你。那小姐又赠他花银百两，以为聘资。〔出银介〕你看好么？真个难得！〔副净见银惊介〕呀，娘子不好了！你兄弟性命休矣！〔老旦〕阿呀，却是为何？〔副净〕现今县主出榜缉获赃贼，捉获者赏银五十两，知情不首者，全家发边远充军。你看这元宝上，现有字号钤记，正是那赃银，如何是好？〔生慌跪介〕我那里晓得有许多缘故？于今没法，只求姐夫救我一救！〔老旦〕官人，可念骨肉之亲，商量个善策！

〔副净〕赃银现在实堪愁，欲护姻亲没半筹。吾不首，命难留，两全何处觅奇谋？〔合〕飞祸遭，相辐辏，恨杀倾城厚赠美成仇！

〔老旦〕虽然如此，还求官人搭救！〔副净想介〕那白氏现居何处？〔生〕就在荐桥双茶坊巷裘王府隔壁。〔副净〕嘎，这就有处了。〔生〕愿闻。〔副净〕自古道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你今速速暂避他方，我持此银出首，如有甚事，我自支吾。〔生〕这个使不得！〔副净〕却是为何？〔生〕此是我惹出来的事，岂可反贻累于姐夫。〔副净〕不妨。官府只要赃贼，我于今总推在白氏身上，拿得他主婢二人，你便无事了。〔生背介〕咳，那小姐待我情分不薄，只是于今也顾他不得了！〔向副净介〕这等避往何处好？〔副净〕我苏州有一相好王敬溪，现在吉利桥开张饭店，我即刻修书与你，可悄悄到他那里暂避几时。〔生〕如此甚好。〔副净写书介〕

【浪淘沙】敬老仁翁：浮文不叙，有舅途穷。偶缘官事，寻思暂避须良友，併与护，虔恳凭心叩，临颖神驰。李仁顿首。

书已写就，你可收好，为我多多致意。〔老旦〕一路须要小心。〔生〕兄弟就此拜辞！

【尾声】〔副净、老旦〕无端官事相偻傴，〔生〕急难方识姻情厚。〔合〕且暂效罗鸟高飞，鲤脱钩。〔生下〕

〔老旦〕断行哀响递相催，（崔涂）愁锁乡心掣不开。（白居易）

〔副净〕相别欲将何计免？（姚鹄）相思那得梦魂来。（孟浩然）

第九出 设邸

〔末上〕饭抄云子白，酒压郁金香。主人能醉客，何处是他乡。老汉姓王，号敬溪，本籍苏州。在这吉利桥，开个小小饭铺，安歇四方客商。年来生意，颇有兴头。前日杭州李君甫的小舅，姓许名宣，因官事暂避于此，修书着我照看一二。我想君甫与我至交，难以推却，留他在店楼住下。我已修书回复，使彼放心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怎么这时候还不收拾开店？小二贪睡了，待我唤他出来，小二那里？〔丑〕来哉！勿为冷饭头，倒做热酒保。好似滚盘珠，亦象跋弗倒。阿爹，叫我做僮？〔末〕我这客店左近，并无胜似我家的。〔丑〕那，原勿差僮。〔末〕只为你每懒惰，……〔丑〕那个懒惰？〔末〕以致少了许多主顾。〔丑〕僮个？〔末〕你看此时日高三丈，〔丑〕也还不晏。〔末〕莫说那些碗盏七零八落，〔丑〕寻寻就是哉。〔末〕桌凳东倒西歪，〔丑〕拿子起来就是哉。〔末〕连酒标也不撑起来，〔丑〕撑子起来就是

哉。〔末〕地下也不打扫打扫，〔丑〕扫扫就是哉。〔末〕只管贪睡，〔丑〕骨碌子起来就是哉。〔末〕你别处去罢！〔丑〕咳，我绝早就起来，何尝贪睡？阿爹，你介两日，只管寻生讨事，你也要放出些良心呀！〔末〕呀，你说什么？〔丑〕我自从进子你介店里，勿知替你打发子多少滞货，攒子多少铜钱银子，那间腰包硬哉，做起阿爹面孔，动弗动就拿我来埋怨哉！〔末〕我这店中，件件整齐。〔丑〕要整齐呵。〔末〕色色精洁，〔丑〕要精洁呵。〔末〕怎么说是滞货？〔丑〕差也勿多，介是那里说起？清早拿我一派瞎埋怨！

【南吕引子·大迳鼓】〔末〕我家这店姑苏擅场，门迎驷马，座满貂裘。这些酒饭定价无虚诳，红如琥珀满杯光，白似真珠五里香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谁怜我走堂，添茶送酒，拣菜传汤，朝夜奔来两腿胀。奉承入骨口难张，白水红糖当酒浆。

〔末〕不要说了，快些开店！免得误了主顾。〔丑〕是哉。〔末〕十千一斗酒如油。〔丑〕还是酒来还是油？〔末〕怎么说？〔丑〕你说十千一斗酒如油，到底是酒呢还是油？我倒有点勿明白，倘有主客来买，招接差子，又要怪我哉。〔末〕蠢才，酒如油者，不过言其滋味厚也，怎生分作两样？我倒好笑。〔丑〕原来是一样个。我若勿问明白一声，几乎差到底哉。〔末〕须信古人言味厚，〔丑〕自然沽酒与伊油。〔末〕咳，还不明白，怎么了？〔丑〕我直头明白哉。〔下〕

第十出 获赃

【南吕引子·虞美人】〔末杂引外上〕〔外〕最恹地擅湖山美，肯负心如水？簿书何处不文章，讼少落花香，送到琴堂。

政简牛刀暇，官清马骨高。鸣弦师单父，闲坐听江潮。下官李本诚，字一庵，真定行唐县人也。两榜出身，叨蒙圣恩，除授钱塘令。到任三载，喜得讼余多暇，民吏相安。不意前夜库中封锁不动，失去帑银四十锭，深为可异！为此一面悬挂榜文，一面比捕缉获。恰才退食私衙，又值午堂时分，不免出堂理事一番。分付开门。〔众应介〕〔副净上〕正值坐堂，不免报门。捕快李仁告进。捕快李仁叩头。〔出银介〕禀老爷，赃贼有了！〔外〕这是何人窃取？细细说来。〔副净〕爷爷听禀：

【南吕过曲·梁州新郎】【梁州序】清明时节，偶偕舅子，名唤许宣，在小的丈人坟上祭扫。归艇俄看雨至，忽逢窈窕，泥泞愿附舟回。〔外〕后来如何呢？〔副净〕水窗闲话，弱质无依。他问知许宣年少未娶，托终身愿把红丝系，诘朝约会在深闺，盟结绸缪誓不移。【贺新郎】只因许宣辞以家贫，他缘厚赠，襄嘉礼。央小的啊，做媒人为结成连理，因悄悄禀知此。

〔外〕那女子姓甚？是那里人氏？〔副净〕是前任白太爷的小姐，招赘寡居于此，就在裘王府隔壁。又有一侍女，名唤青儿。〔外〕这又奇了！那白太守是我年伯，他家之事，我尽

知之，未闻他有女赘居于此。〔沉吟介〕莫非其中有假么？

【柰子花】听伊言使我心疑，绿林豪举，宦女怎能为？乐天久闻金銮逝，这疑团实难详悉。〔副净〕只求老爷将白氏青儿拿来一问，便知端的。〔外〕差你拘讯彼，莫教惊避。

〔副净〕是。〔外〕你可唤许宣来作眼，立刻同去将白氏、青儿拘来，不得迟误！〔副净〕禀老爷：小的已知白氏居址，此事不可稍迟，若待唤到许宣，恐有泄漏非便。不若小的悄悄即刻就去，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〔外〕汝言甚是有理，便可速去。掩门。〔外下〕〔副净〕伙计，我每快去快去！

【仙吕·六么令】〔合〕火速前往，到他家拿捉窝藏。咱们手段甚高强，如虎兕，似豺狼。管教一见魂飞丧，管教一见魂飞丧。

〔众〕来此已是双茶坊巷，这是裘王府的住宅，不知那一家是？且唤地方一问，便知明白。地方那里？〔丑〕来哉！地方地方，两脚奔忙。列位大叔，有甚事务？〔众〕此处裘王府间壁，可有个姓白的女子住下？〔丑〕大叔，又来哉，我从小住在此，地方做老里哉，那里有姓白个住在此？〔副净〕就是裘王府的宅子。〔丑〕裘王府么，因有妖怪出现，渠搬到东关居住。这所房子，一向无人住哉。里面青草一人长，妖怪成团打块。前日有个叫花子，睡在屋檐底下，半夜里，〔众〕怎么样？〔丑〕挖察一声，答落肚皮里哉！〔众〕阿呀，不信有这等事。〔贴上嗽介〕〔众〕里面有人声，我每打进去！〔丑〕使勿得，让我看看。咦，竟有个堂客在里面！

【风入松】〔贴〕仙郎一去杳何方？我娘娘坐盼凄凉。教奴来至门前望，时刻想引凤求凰。〔众叩门介〕开门！〔贴〕但愿得共入洞房，那时节谢穹苍。

〔众〕开门了。这想就是侍女青儿，快向前拿住！〔贴下〕〔丑〕哎呀，放手放手，列位是我！〔众〕是那个？啐，侍女呢？〔丑〕不知那里去了？〔旦内唤介〕青儿，外面是什么人，擅入我寡妇之门？〔丑〕咦，你看楼上有一个绝标致的堂客在上！〔副净〕想就是白氏了。〔众〕一定是他，我每一齐上去拿他便了！

【急三枪】〔合〕笑伊不忖量，忒无状，敢胡强？拿你去，受灾殃。

〔众捉各跌介〕〔旦〕住了，你每这伙歹人，为何到我内室之中，是何道理？〔众〕呌，你这贼妇，窃取库银，还要嘴硬！〔旦〕哇！

【风入松】伊行休得太强梁，笑徒然逞臂螳螂，波中捞月空劳攘，〔指众介〕似撼树蚍蜉伎俩，安肯与鼠辈争强？且遁去脱罗网。〔下〕

〔众〕阿哟，阿哟，一霎时为甚昏迷起来？啊，白氏呢？〔副净〕方才在这里的，料他没处藏躲，且到后房各处搜寻便了。〔众〕有理有理！

【急三枪】〔合〕霎时间神凄惘，昏迷障，这泼怪潜何方向？真诧异，好难详。

四下并无踪影，只有一只箱笼，内里十分沉重，我每且抬去回复老爷便了。忙将怪异事，报与老爷知。〔同下〕

【大迓鼓】〔末杂引外上〕〔外〕此案细寻思，正当考绩，干系非微。

适差捕役，前去拘拿白氏、青儿，为何还不见到？〔众上〕走走，捕役叩头。〔外〕白氏带到了么？〔副净〕小的奉爷钧旨，到双茶坊巷拿捉，见门前冷落，迥非前日所见，即唤地方细问，说此屋乃是裘王府的宅院，常有鬼怪出现，无人居住。小的每不信，同地方打将进去，遍地青草，蛛网满室，见一妇人同着个丫鬟，端坐在楼，小的每上前拿时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便不见了。四下寻觅，并无踪影，只有一只箱笼，十分沉重，不知何物在内？小的们不敢擅开，求老爷发落。〔外〕打开来看！〔众〕禀爷：就是库中所失之银。〔外〕嘎，有这等事，哈哈，点来！〔众〕启爷：三十八锭，连那二锭，共是四十锭。〔外〕真好怪事也！我原疑是假托，果不出吾所料。

分明变幻如山鬼，今姑念国帑已无亏，也不必追寻怪魅所为。

把银上库。〔众应介〕〔外〕李仁，明日来衙中领赏。〔副净〕多谢老爷。〔外〕分付掩门。〔外同众下〕〔副净〕谢天谢地，一场没头官事，雪一般消化了。李仁、许宣，你好造化也！快回家去，报与老婆知道。

第十一出 远访

【双调·新水令】〔生上〕一簇红楼压女墙，映东风绿杨轻扬，撩人教我如何向？

我许宣，自到姑苏，多蒙王敬溪老丈款留，后来接得姐夫书信，备陈白氏妖变根由，又道赃银已得，官事已清，叫我且在苏州再住几时回去。我想白氏，那日赠金留宴，嘱托终身，我只谓盖世奇缘，谁知反惹一场飞祸？致令我生涯断梗，漂泊靡依。当此芳春，客怀寥落，好难消遣也啊！

好时光，都酝做一天愁，簇在两眉上。〔下〕

【仙吕·步步娇】〔旦、贴上〕〔合〕淡扫蛾眉遥相访，欲了风流障，难辞道路长。〔旦〕未识檀郎，别来无恙。

奴家自从那日允配许郎，赠银与他完娶，不料反惹一场是非。闻得他避往苏州，现在府前吉利桥下王主人店中安歇。为此同着青儿，特地前来寻访。〔贴〕娘娘，此去只恐官人不肯容留，这段姻缘，终成画饼，如何是好？〔旦〕不妨。

全凭舌巧胜如簧，怕不双双共入销金帐。

此间已是，你去问来。〔贴〕晓得。里面有人么？〔末上〕是那个？〔贴〕伯伯，借问一声，你店中可有位杭州来的许官人住下么？〔末〕有的。你问他怎么？〔贴〕相烦伯伯说一声，我家娘娘同一侍儿从杭州到此，特来寻访。〔末〕哎哟，如此远来，请到里边少坐，待我去请他出来。〔贴〕有劳了。〔末〕好说。〔贴〕娘娘，我每且到里边去坐坐。〔旦〕使得。〔下〕〔末〕许官人快来！〔生上〕心悬西子湖中月，梦断寒山寺里钟。老丈有何见谕？〔末〕许官人，外面有一位小娘子，随着个丫鬟，特来寻你，可去接了他们进来，已等候久了。

【双角·折桂令】〔生〕呀，乍闻言好费端详，俺这里举目无亲，顾影彷徨。〔末〕定有何瓜葛？故此前来寻访。〔生〕没来由背井离乡，孤身流落，回首情伤。又谁怜断行？悲失路亡羊。

〔末〕许官人，不妨出去一看，便知明白。〔生〕老丈，或者店中有同姓的，亦未可知。知他是觅李投张，李代桃僵。〔末〕他说的姓字行踪，并无差误。〔生〕那处流来红叶桃花，粉艳脂香？

【仙吕·江儿水】空寄殷勤语，休矜浅淡妆，并无瓜葛奚相傍？〔末〕他浑如仙子月中降，何须闭户来相抗，乔作鲁男模样。

〔旦、贴上见生介〕官人别来无恙？

〔生〕我一见姣娥，不禁的惊魂飘荡。

〔贴、末〕这却为何？

【双角·雁儿落带得胜令】〔生〕俺不是遇鸾姐的踏月郎，又不是会秦女的吹箫将。他那里当炉妇百种情，何曾效执拂伎怀私向。

〔贴〕官人，我每受了千辛万苦，来到此间，为何反是这般光景？〔末〕许官人，娘子远来，有话请坐了讲。〔生〕老丈，快些赶他每出去！〔末〕哟，什么说话？〔旦〕官人，休要错怪了奴家，今日特来与你说明此事，以明奴一点心迹。

〔生〕追思此事太荒唐，蓦忽地相过访，分明是惑三思的素娥党，险做了陷缙纆的公冶长。〔末〕许官人，请息怒。小娘子，你且坐了，待我唤老荆出来相陪。〔生〕凄惶，纵承你太多幸也；惨伤，怎还来起祸殃？

〔末〕妈妈快来！〔副净上〕忽闻老公叫，忙步出堂前。老老，叫我出来做僮？〔末〕外边有两位小娘子，从杭州到此，寻访许官人的。来来，你去陪他一陪。〔副净〕是哉。介位就是许官人。〔末〕正是。〔生〕妈妈。〔副净〕原来是位娘娘。〔旦、贴作见介〕〔生〕妈妈，走开些，这是个妖怪，不要睬他。〔副净〕哟，是介一位标致娘娘，那说是妖怪？唔，年纪轻轻的，勿要介恶口毒舌。娘娘，许官人为僮拿唔得来是介肮脏？〔旦〕不要说起，奴家正要告诉妈妈。〔副净〕为僮事体起？

【双调·侥侥令】〔旦〕订盟曾赠镪，官事间鸳行。只为一诺终身终不改，到此际谁知反自伤。

〔副净〕原来如此。〔旦〕官人，奴家既把终身相托，就是我的夫主了，难道反来移害于你？〔末、副净〕是啊。

〔旦〕若说此银来历不明，理当坐罪于先夫。奴家是一寡妇，那里知道？〔生〕住了，我想那银子，或者前夫所有，亦未可知，只是我姐夫来信说道：那日差人来拿你之时，明明见你坐在楼上，及众人向前，一霎时就不见了，还说不是妖怪？噢，定、定、定是鬼了！〔旦〕气死我也。〔贴〕娘娘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

【双角·收江南】〔生〕呀，休说道娇娆模样不寻常，怎生价离奇变幻这行藏？

莫不是花妖月怪两相将？是夷陵女郎，是泉台客璜，向着俺那能续命的色丝长。

〔末〕许官人，有话好好的说。〔旦〕官人，奴家还有一言相告。〔生〕还有何说？〔旦〕奴家所住，本是裘王府旧宅，身边只有青儿为伴，因此空房颇多，甚是冷落。那日公差前来，皆疑有鬼。我见势头不好，只得将机就计，潜身躲在厢楼之内，为此多认我每是鬼怪，害怕不敢搜寻。见了银子，就去了，奴家才得脱离罗网。〔生点首介〕故此带了青儿，前来寻访，并讨……〔副净〕为僭勿说哉？〔贴〕啊，并讨婚姻的信息。〔旦〕不期你心中反疑我每，也是奴命该如此！〔哭介〕〔副净〕勿要哭。当初既许过嫁与官人的，今日心事又已辨明，难道怕他断绝了这头亲事不成？〔贴〕官人，你也不要执性，我家娘娘为了你，是吃尽艰辛□嘘！

【南吕·园林好】告官人还须主张，劝娘行休生怨怅，岂可听无端相谤，轻拆散两鸳鸯，轻拆散两鸳鸯。

〔末〕妈妈，他每既有终身之约，谁敢翻悔？也罢，待老汉选个吉日，就在此间成就了百年姻眷，如何？〔生〕这个怕使不得。〔副净〕有僭使勿得？老老，渠两家头既然说明白哉，选僭日子，唔嚶做子男媒人，我做子女相伴，推渠两家拜拜天地就是哉！〔末〕说得有理。〔生、旦〕妈妈，这个使不得！〔副净〕啐，到害起羞来，大家来！〔末拉生，副净、贴扶旦，拜介。〕

【双角·沽美酒】〔贴、末、副净〕〔合〕是和非已审详，假还真丢已往，并不是明月芦花两渺茫，今日似锦云中鹣鹣共翔，权把这店房中做了阳台上。

〔末〕许官人，你两下既已成亲，只是店中来往人杂，不好居住。我间壁有所空房，待我叫小二去收拾收拾，请官人娘子住下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〔生〕若得如此，感谢不尽！〔副净〕僭说话？我去备桌酒来，一则庆贺，二来权当合巹。〔生〕不消费心。〔末〕生成要的，失陪了。〔同下〕〔生〕小姐，小生有眼不识，一时愚昧，反多唐突，〔跪介〕望恕卑人之罪。〔贴〕该跪的。〔旦〕阿呀，官人请起，奴家失于检点，致起风波，官人幸勿介怀。〔生〕说那里话来？〔贴〕你两下都不要说了。

【仙吕入双调·清江引】〔合〕破疑团恩情倍往常，莫使相孤旷，安排合巹后，准备同鸳鸯，五百年好风流冤孽障。

〔贴〕丁宁惟恐滞吴乡，（罗 隐） 〔旦〕斜敛轻身拜玉郎。（李 绅）
〔生〕惭愧情人远相访，（僧圆观） 人间来就楚襄王。（刘禹锡）

第十二出 开行

【越调·水底鱼儿】〔副净上〕我好快活啊，叫化逍遥，身穿破衲袄。〔丑上〕河里洗澡，羹饭吃一饱，羹饭吃一饱。

〔副净〕我里非别，乃孤老院里个头儿。〔丑〕脑儿。〔副净〕顶儿。〔丑〕尖儿。〔副

〔净〕阿猫。〔丑〕阿狗。〔副净〕区区祖居毛家弄。〔丑〕小子新住狗衙场。〔副净〕我里老父，原遗一顶狗皮帽子店，忒煞贱，吃我一嫖嫖完哉，因此流落于此。〔丑〕阿猫，晓得我为僮也干子个贵行生意？〔副净〕勿晓得。〔丑〕我起先原摆两只碎鱼桶，在门前做生意，过日脚。〔副净〕介没唔个鱼桶，比子我个帽店差点。〔丑〕原不过拌拌猫儿饭个意思呀。〔副净〕后来为僮弗做哉？〔丑〕谁耐烦要想中状元哉！〔副净〕那说？〔丑〕郑元和哩。〔副净〕是介说起来，唔，我才是长进大细哉。〔丑〕阿猫，我今朝一走，走到吉利桥头，阿哟哟，看见闹热得势，原来是新开一班大药材店，店主人叫僮许迁。〔副净〕嘎？〔丑〕勿是，勿是，叫做许宣。好闹热生意啊！〔副净〕介没阿狗，我大家去讨点糕酒吃吃。〔丑〕好啊，好啊，我俚去呀！

〔合〕沿街厮讨，到老没烦恼。〔同下〕

【仙吕·步步娇】〔生上〕朝来喜鹊声声噪，庭前报发灵芝草。祯祥五福招，敢是吾门有些吉兆。

我许宣，自从侨住吴门，谁知白家主婢寻来，认做夫妻。我因官事已清，前盟尚在，又见他娉婷窈窕，令人可爱，只得与他成就姻缘。这也不在话下，只是前日，他向我说道：夫妻每三口儿，借寓人家，终非长久之策，就在左近，另自租了房子，搬来居住。今早又催促我出来，辞谢了王敬溪，要自己开行。我倒好笑，只有几进空房，坍塌不堪，那里开得什么行呀？

我想漂泊借鸂鶒，一枝何处增光耀。

哎呀，我家的住房那里去了？好奇怪啊！〔贴上〕官人回来了。〔生〕青姐你为何在此？〔贴〕呀，这是自己家中，叫我往那里去？〔生〕是我家里，怎么这等簇新？〔贴〕今早官人出门去了，娘娘唤了许多匠人，立刻修造的。〔生〕有这等事，快请娘娘出来。〔贴〕娘娘有请。〔生〕这也奇怪！〔旦上〕翡翠逐人寻旧偶，鸳鸯和燕定新巢。官人。〔生〕娘子。卑人今早出门，还是破落门墙，怎么一时就如此华丽了！〔旦〕是奴家今早唤匠人修理，催趲完工的。〔生〕说那里话，就是张鲁二班，一时也来不及。〔旦〕只要工匠多些，何愁不快。〔贴〕官人，常言道得好：“有钱使得鬼推磨”耶。〔生〕桌儿上这些东西，要他何用？〔旦〕今乃黄道吉日，为此备下三牲祭品，贡献财神，即便开张店面。〔生〕娘子，你好周到啊！〔贴〕请官人娘娘拈香。

【正宫集曲·倾杯玉芙蓉】【倾杯序】〔生、旦合〕日逢黄道喜开张，席列财神相。一会价整整斋筵，灿灿银缸；净净仙茶，馥馥高香。【玉芙蓉】〔拜介〕俺这里躬身默告财源旺，必要近远行商至此行。忙稽顙，共诚心送将，愿家庭指日，和顺降祯祥。

〔旦〕祀神已毕，请官人用杯喜酒。〔生〕多谢娘子。〔旦〕青儿看酒。〔贴〕晓得。

【普天乐犯】〔合〕彩虹新，高飘扬；粉牌儿，招人望。看茱萸门户增光，麴纷纷瑞气飘扬，除危定吉祥。今朝喜值青龙向，使长源利泽无穷，通泰万事吉昌。

〔副净、丑上〕走啊。〔副净〕咦，当真新开店。〔副净、丑〕大相公发财呀，我里讨点糕酒吃吃。阿狗唱起来！〔生〕既然会唱，唱得好，自然赏你们。

【双角·莲花落】〔副净、丑〕〔合〕一进门来把头抬，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。今年必定要大发财，也么哈哈莲花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生意兴隆长旺闹如雷，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。勿知勿觉送将来，也么哈哈莲花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花药栏边掘出一个聚宝盘，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。后园出子一窠摇钱树子不用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

【前腔】马兰头变子一窠三节草，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。萝卜干变子一窠人参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狗尿变子一包山羊血，介里人人有病吃拉肚子里能个跳起来，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。介位大娘子好象观自在，也么哈哈莲花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时运来时三拳两脚打不开，哩哩莲花哩哩莲花落。踢勿开打不开高抬贵手，一年四季好买卖，也么哈哈莲花落，也么哈哈莲花落。

〔生〕唱得好。〔旦〕青儿，与他们些糕酒。〔贴〕是。〔取递介〕〔副净、丑〕多谢相公姑娘。〔下〕〔生〕娘子，我想此处街道窄小，货物出入不便，怎么处？〔旦〕不妨。

【正宫集曲·朱奴插芙蓉】【朱奴儿】来朝里安排左厢，积货时须教右廊，纷纷到来休推让，只怕你还愁劳攘。〔生〕娘子辛苦了，进去少歇罢。〔合〕同欢畅，财源日长。【玉芙蓉】看从今客商到处把名扬。

〔生、旦先下〕〔贴吊场〕你看我娘娘，捱挡诸务，井井有条，不独官人得内助之贤，就是我青儿，也有许多好处。官人，你好有福气也。〔下〕

第十三出 夜话

【越调引子·霜蕉叶】【霜天晓角】〔旦上〕帘波窗琐，桂影纷纷堕。【金蕉叶】是事芳心可可，恁无端临风感多。

【调笑令】罗袖，罗袖，又值清和时候。金猊小篆烟轻，闲望空阶月明。明月，明月，好似峨眉积雪。奴家自与许郎迁居之后，聊为市隐，亦足幽栖。问皋桥之遗迹，良人雅慕伯鸾；效举案之齐眉，贱妾能师孟女。彼唱我随，式歌且舞，可谓极琴瑟之欢，遂于飞之愿矣。但是记得别我道兄下山，自临安到此，经历多少风波，转瞬间不觉又是夏初天气，红尘中日子，真过得好疾也啊！〔行介〕

【过曲·小桃红】亲裁团扇试宫罗，又一番新妆裹也，落尽残红，茂草成窠，〔倚栏望月介〕乌兔疾如梭。俺这里浸空庭滉金波，他那里洞门边云深锁也，自别了同道哥哥，旧山中光景竟如何？

〔贴上〕茶香飘紫笋，花蔓缀金钿。呀，娘娘独自在此，官人有事，还没进来。青儿泡得绝好细茶，请娘娘先吃一盞儿。〔旦〕好。〔坐饮介〕〔贴〕娘娘，如此好天良夜，为甚徒倚回栏，若有所思，敢是有甚心事？何不说与青儿知道。〔旦〕青儿，念我啊！

【下山虎】暗思掷果，好事多磨，行藏每怕人瞧破。纵欣女萝，得附乔松，尚愁折挫。

〔贴〕娘娘请放心。凡事有青儿帮衬，断不决撒。〔旦〕慢道恩情忒煞多，猛然念故我，似孤云闲涧过。一自因缘合，叶辞故柯，未识将来事则那。

〔贴〕娘娘，若不道及，青儿也不敢问。当日娘娘在峨眉山修炼多年，因何忽动红尘之念？

【集曲·山桃红】【下山虎】难道是前因后果，注定丝萝？〔旦〕这个，我那里知道？〔贴〕难道是久静芳心簸，独眠奈何？〔旦〕胡说！【小桃红】〔贴〕你本不受世尘涴。〔旦〕果然我一向潜修，最耽幽静，后来出山，亦偶然耳。〔贴〕又不是扑灯蛾，却怎生，反将身热闹场中躲也？〔旦背介〕这丫头，倒也说得有理。只是一入红尘，欲罢不能，教我也没奈何了！【下山虎】〔贴〕不过是出洞闲云风搅破，有甚愁无那？你试觑波，今夜里人月盈盈莫负他。

【罗帐里坐】〔旦〕青儿你那里知道，风流配偶，人道是情多累多，须知自古，有缘皆颇。〔贴〕古来象娘娘与官人这等奇逢，也还有么？〔旦〕天台里有两个胡麻饭熟，瑶台上有一个踏月听歌，数不尽蓝桥给饮鹊填河，那天孙仙媛，尚然各偕伉俪，况于我辈？〔贴〕是啊。〔旦〕怕什么耐守寡的孀娥笑我。

【江头送别】〔贴〕连环路，思胜景，云霞锦拖。〔旦〕他年那，拟双双跨凤同过，〔合〕学吹箫秦女芳声播，似仙葩并蒂细荷。

〔生上〕娘子失陪了。〔旦〕官人，今夜因何来得恁迟？〔生〕卑人只为店务羁身，是以来迟，得罪了。〔旦〕好说。〔生〕娘子，你每方才说些什么？〔旦〕爱他月明如水，偶然在此闲谈。〔生〕妙啊，如此月色，岂可辜负。青姐，你去暖壶好酒，放在房中，待我与娘娘庭前步月，回来同酌。〔贴应下〕〔生〕安排共醉玉东西，芳雾空濛乐倡随。〔旦〕春动红生双笑靥，莲开绿印小香褰。〔生〕娘子，你看冰轮皎洁，万籁无声，空中更没些儿云彩，真个好一天夜景也！〔旦〕果然好不可爱。

【山麻秸】〔生携旦手同行介〕〔生〕朱扉静锁，正庭际空明，行来婀娜。冷浸佳人，淡脂粉娇多。娘子！〔旦〕官人。〔生〕不要说卑人爱你，嫦娥也移花影，斜簪你云鬟低辮。玉粳香唾，斗牛私誓，缓蹴凌波。

【铎锹儿】这风光魂销奈何，心里没些裁夺。禁不得也斜星眼，忍笑微睨。〔旦〕官人。〔指月介〕圆缺恨娑罗，休轮到我。〔生〕娘子，我和你与月啊，本殊科，又何须虑过。〔旦〕夜深了。〔生〕正是，夜深了。〔旦〕去罢。〔合〕好同把鸳鸯梦做。

〔贴内叫介〕请官人娘娘回房罢。〔生、旦〕来了。

【尾声】〔旦〕文书针线都休课，〔生〕照解语娇花一朵，〔合〕更同看清影团圞枕上过。

〔旦〕重重履迹在莓苔，（李 频）月会深情借艳开。（陆龟蒙）

〔生〕酒面浮花应是喜，（白居易）倚风含笑向楼台。（秦韬玉）

第十四出 赠符

〔末法师上〕可道非常道，可名非常名。仰首扳南斗，翻身倚北辰。暇时探月窟，静里蹶天根。天根月窟间来往，三十六宫都是春。贫道乃神仙庙中主持魏飞霞便是。今四月十四日，乃孚佑真君纯阳老祖圣诞。十方檀樾，善男信女，俱要来焚香还愿，志心朝礼，不免吩咐徒弟们，陈设道场，恭祝圣寿者。〔下〕

〔生上〕万事机谋在变通，行商坐贾势尤同。若非阃内能襄赞，货殖居奇总是空。我许宣为何说此数句，只为开行以来，货物到得甚多，并无客商来贩。幸亏娘子高见，将药材行改做生药铺。感得神灵福庇，抑且泡制精良，赎药的挤捱不开，小店都来打贩。不上一月，货物尽已卖完，打发客商起身。倒余剩利银千两，此皆天地覆载之恩也。今日乃纯阳祖师寿诞，因此备下香烛，前去礼拜，并问前程则个。

【中吕过曲·粉孩儿】办着个志诚心前拜礼，一家儿饱暖，神灵福庇。仙都缥缈入望迷，晓烟中碧瓦凝辉。捧名香敬问元机，愿生涯美满如意。〔下〕

〔末上〕法官每何在？〔众上〕有。〔末〕可动法器，随我行香者。〔众应介〕〔末上台、众唱介〕

【法曲】清净自然，香烟散十方。灵风缥缈上穹苍，遍满虚空冲法界，普降普降吉祥。宝香敬 金炉，上香，供养诸天酌桂浆。

〔末、众绕场下〕〔生上〕妙啊，果然好热闹也。

【红芍药】声隐隐鼓乐相催，幢幡引法侣肩随。看一霎春生街市里，抵多少蝶喧蜂挤，欣欣。那壁厢粉黛成围，这壁厢簪纓济济。已到庙中，就此叩祷，祖师在上，念弟子许宣啊，梦西泠烟水凄迷，几时个翩然归里。

那边法师行香来了，我且站过一边。〔末、众上〕〔末上台介〕呀，那边一位官人，好生奇怪！与我请过来。〔道童〕官人，法师相请。〔生〕师父呼唤，有何见谕？〔末〕贫道有一言奉告，官人若不见怪，方敢唐突。〔生〕岂敢，师父有话，但说不妨。〔末〕我看你额上有一道黑气，定被妖缠，若不早除，咦，其祸非小。〔生〕阿呀，不瞒师父说，家中妻婢二人，其实来历不明，每每生疑，今蒙法眼看出，但不知有何妙术治之？弟子感戴不浅。〔末〕嘎，果有此事。也罢，你将往日情形，细细说来，自然有法驱除。〔生〕师父听禀：

【会河阳】偶踏西湖，恍逢西子，陌头一笑逗情痴。同归，早金屋装成，春宵鱼水，几惹上风流罪。〔末〕听你声音，不象这里人啊。〔生〕是临安，为官事来吴

地。〔末〕尊居何处，高姓大名？〔生〕许宣，现寓在桥名吉利。

〔末〕原来就是开生药铺的许官人。〔生〕正是。〔末〕我如今与你除去此妖如何？〔生〕万望尊慈搭救。〔末〕你在临安，住什么地方？〔生〕在省城大名王界中居住。〔末〕待我画道灵符与你，可对天祷告。〔生〕是。〔拜介〕天地神祇在上，弟子许宣呵！

【缕缕金】乡关远，故交离，姻缘成恶梦，悔应迟。仰叩神天鉴，灾消福至，莫教妖丽紧相随，十分大欢喜，十分大欢喜。

〔末作画符介〕许官人，灵符二道，一道藏在你发中，一道将来烧化了，哄那妖服之，自有神验。〔生〕是。

【越恁好】〔末、众〕驱除邪祟，驱除邪祟，一纸抵千师。收藏紧密，回家去切莫漏伊知，兰房人懒更静时，茶前酒底，悄然间灌落在他柔肠内，猛然间定进断他回肠细。

〔生〕多谢师父。我如今有了这灵符携去是：

【红绣鞋】冤家从此分离，分离。宁甘孤另羁栖，羁栖。凭药物，趁铗锱，又何必叹凄其。春潮动，放船归。〔下〕

〔末〕妙啊，他此去必然扫荡妖氛也。

【尾声】〔合〕九天法力驱妖魅，也只是仙家周济。〔末〕俺还要再 真香叩本师。

书符解遣龙蛇走，（沈廷瑞） 剑下驱驰造化权。（伊用昌）

阳响阴滋神鬼灭，（希 道） 神仙不肯等闲传。（李 浩）

第十五出 逐道

【中吕引子·菊花新】〔旦上〕何方野道泄玄机，顿使情郎暗动疑。〔贴上〕管甚是和非，泼道啊，想此事断难饶你。

〔旦〕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奴家自与许郎迁居之后，情意相投，一向无话。不意今日纯阳祖师诞辰，许郎前往神仙庙中进香未回，奴家忽然心绪欠宁，掐指暗算，原来许郎被那庙中道人煽惑，说我是非。青儿！〔贴〕娘娘。〔旦〕可笑那道人狂妄，好难容恕。〔贴〕便是，倘官人不念夫妇恩义，听那贼道言语，将如之何？〔旦〕不妨，小小法术，何足畏惧？待许郎回时，我自有的。你一面唤齐孩儿们，到彼庙中，将那泼道擒来吊起，儆戒一番。那时略施妙术，管教官人转念，反嗔于彼，道人自不敢在此存身矣！〔贴〕如此甚好。〔旦〕只是那妖道好无知也。

【中吕过曲·尾犯带芙蓉】【尾犯序】恨不识时宜，无端间离，敬爱夫妻，泄我灵机，教我如何容你？若不将那道人远逐他方，怎得绝去我们后患。〔贴〕是啊，堪

嗤，他顶礼纯阳祖师，敢相欺，飞天仙女。

〔生上〕数言指破姻缘恶，行到庭前骨也惊。娘子拜揖。〔旦不理介〕〔生〕哎呀，卑人向蒙相爱，为何今日如此，敢是嗔怪卑人么？〔贴〕唔，其实有些。〔旦〕我且问你：为何这时候回来？〔生〕卑人只为贪看仙观景致，故此归迟。〔贴〕归迟，归迟，只怕你听信泼道言词。〔生〕青姐，此话从何而来？〔贴〕方才我同娘娘在门外探望，听得人说，你被那道人将言煽惑，欲害我每！〔旦〕可是有的？〔生〕娘子，卑人并无此事，休得见疑。〔旦〕还要嘴硬！〔生〕其实不曾。〔旦〕既无此事，你手中是什么东西？〔生〕没有啊。〔旦、贴〕那手呢？〔生〕也没有啊！〔旦搜介〕这不是么？〔生〕这是卑人请回的祖师圣像。〔贴〕只怕未必。〔旦〕咳，我和你相聚到今，何等恩情，你为何听信道人言语，反将我来肮脏？〔生〕娘子请息怒。待卑人告禀。〔贴〕快说！〔生〕今早到神仙庙中烧香，见彼设有醮坛，观者甚多。不期那法师说我身沾妖气，若不驱除，为害不小，赠我灵符二道，一道教我藏于头发之内，一道烧化了与娘子饮下。卑人见他说得厉害，一时听信。也罢，待我将此符扯碎了罢。〔旦〕住了，若扯碎了，汝疑心怎除，快将来烧化，待我服之，看可有应验？〔生〕娘子，不可造次！〔旦〕不妨。〔贴〕啐，只怕官人到遇了妖怪了。〔旦〕只是那泼道好生无理。青儿，你与我到彼庙中，扯那妖道来，当面辨别。〔贴〕晓得。〔下〕〔生〕娘子，不必唤他来辨别罢。〔旦〕不要你管。快将此符烧化起来！〔生〕是。〔旦〕〔接杯背作解介〕

〔旦〕你试看符水，【玉芙蓉】我吞将腹里，等闲般，可曾见有甚差池？

奴家已吞下多时了，怎么不见些影响？你听信妖言，把奴如此轻贱，气死我也！〔生〕哎呀，娘子请息怒，不要气坏了身子！〔同下〕

【缕缕金】〔贴引四鬼擒末上〕〔贴〕贼泼道，敢无知，擅把吾行触，难轻恕。奉着娘娘旨，将伊提取，到此方别是和是非。管驱逐离吴地，管驱逐离吴地。

与我吊起来，汝等回避。〔四鬼应下〕〔贴〕娘娘快来！〔生、旦上〕〔旦〕敢是道人拿来了？〔贴〕正是。已被我吊在此了。〔旦〕同去看来。〔末〕许官人！〔生〕就是他！〔旦〕你这妖道，有何法术，辄敢妖言惑众，哄骗良人？〔末〕呔，何方妖魅，擅敢将我如此戏谑？〔旦〕还敢胡言乱语，青儿与我着实打！〔贴打介〕〔末〕哎哟，哎哟，许官人救我一救！〔生〕娘子，看卑人薄面，放了他去罢。〔旦〕但恐放了他，他又诬害良人，还是送他到官治罪的好。〔生〕还求娘子饶恕！〔旦〕既是官人再三讨情，青儿，问他可再敢妖言惑众了？〔贴问介〕〔末〕再不敢了。〔旦〕既如此，放他去罢！〔放末，旦撒手吹气介，末奔下。〕〔生〕好奇怪！那道人化道白光而去，这定是个妖魔了！〔旦、贴〕官人，我每可是妖怪么？〔生〕说那里话？卑人一时昏昧，为彼所惑，望娘子恕罪。〔贴〕娘娘到罢了，只是官人以后耳朵要放硬些！〔生〕不要说了。

【尾声】〔生〕谗言合把青蝇比，〔旦〕恨几乎害我夫妻相弃。〔贴〕难道这一顿毒棒打他不是。

〔同下〕〔末跌上〕阿呀，好厉害的妖怪！方才只见他口出白光一道，弄得我昏迷不醒，但不知什么所在了？且住，我若再回庙中，有何面目见我徒弟，且必遭那妖毒害，也罢，不免回到茅山，炼成妙术，再来除却此妖便了。正是：是非只为多开口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〔下〕

第十六出 端阳

【黄钟引子·玩仙灯】〔生上〕荆楚良辰，凭说向人人，莫辜他三吴风景。

竞渡流传旧，缠丝续命新。结芦同楚客，采艾货医人。我许宣，自到苏以来，不觉又是天中佳节。客中光阴，不可辜负，已着青儿整治酒肴，与娘子庆赏，未知可曾完备？正是：相逢才记靡芜绿，又见榴花刺眼红。〔下〕

【宜春绛】【宜春令】〔旦上〕新裁白纥如银，〔贴上〕插宜男凤尾一枝黄映。

【虞美人】〔旦〕慵邀斗草闲烹茗，纤手教郎饮。芬芳直欲沁衷肠，休恋菖蒲北里别家香。窗前笑把檀郎蹴，谁道诸般毒？东家蝴蝶过西家，多恐薄情心性劣于他。青儿，我和你为着许郎，来到此间，不觉又是端阳了。〔贴〕娘娘，今早官人已置买物件，庆赏佳节，都已收拾停当。少顷宴饮之时，都是雄黄酒，你须要留神便好。〔旦〕这个我自有主张。〔贴〕如今午时将近，哎哟，我青儿难以挨过，倘被官人看破，不当稳便。〔旦〕我亦如此。我且在床少睡，只推身子不好。你过了午时，随即就来。〔贴〕晓得。只为根基浅，专怕午时辰。〔下〕〔生上〕笑将琥珀倾金盏，来向兰闺劝玉人。娘子，为何独睡在此？〔旦〕官人，奴家身子不快，故尔少睡片时。〔生〕今日乃端阳佳节，卑人备得水酒一杯，与娘子庆赏。〔旦〕我那有心情饮酒啊？〔生〕娘子，我平日见你从无不乐之容，为何今日忽有愁烦之貌，敢是卑人有甚得罪处么？〔旦〕官人说那里话来？奴家实因身子不安，官人休得见疑。〔生〕娘子请起来，略坐一坐罢。〔旦〕咳，官人执意如此，奴家只得勉强相陪便了。

〔生〕韶光如瞬，我与你弃掷，一刻千金心奚忍。

〔旦〕哎哟！〔生〕既是娘子身子不快，待卑人与你诊一诊脉气如何！〔旦〕多谢官人。

〔生〕妙啊！

我爱你素手掺掺，【绛都春】笑漫比春葱春笋。还凭四诊，分明是梦兰佳兆，说与卿也应微鞞。

〔旦〕脉气如何？〔生〕恭喜恭喜！〔旦〕喜从何来？〔生〕且喜娘子，身怀六甲了！〔旦〕不信有这等事。〔生〕那《内经》上说：妇人少阴脉动甚，孕子也。正合娘子今日之脉，此酒一定要吃的！〔旦〕且慢。〔生〕娘子就当做喜酒了。〔旦〕多谢官人美意，奴家病躯，不能奉陪。〔生〕这是喜酒，一定要吃的。〔旦〕请官人自己开怀畅饮罢。〔生〕娘子若果不吃，卑人也不吃了。〔旦〕既如此，待奴家勉强饮一杯。〔生〕多谢娘子，请。〔旦〕〔饮喝介〕〔生〕干。〔旦〕哎哟，哎哟。〔生〕娘子为什么啊？

【闹小楼】【闹樊楼】〔旦〕咳，我为你多情常抱多愁分，便一盏芳醪懒尝，不使绛唇光润。跳脱金宽褪，肌玉暗消损。【下小楼】你试把我浮沉看准，休胡乱说道重身。

〔生〕卑人诊脉，一定不差的。〔旦〕哎哟！〔生〕娘子却是为何？〔旦〕官人啊，奴家坐卧不宁，实不能相陪，要去睡了。〔生〕既如此，不必勉强，待卑人扶娘子安寝了罢。〔旦〕如此甚好。

【鲍老滴溜】【鲍老催】〔生〕一霎时花愁柳困，却缘何眉峰双黛颦？不道你妆残带病更爱煞人。

娘子，请安睡好了，待我去叫青儿煎好茶，拿与来你吃。〔旦〕多谢官人。〔生〕咳，这是什么缘故？〔下〕〔旦〕阿呀，哎哟！你看许郎已去，方才被他再三相劝，勉强饮了雄黄酒，这会儿我身子好不安宁也！

【滴溜子】此际难支困顿，〔浪介〕阿哟阿哟，奈他强逼奴金尊共引。哎哟哎哟，〔浪介〕咳，坐卧难宁，起无端垢衅。

阿哟。〔睡介〕〔生持杯上〕

【滴滴双声】【滴滴金】看他如痴似醉心怜悯，特把一盏香茶来问讯。

不知可曾睡熟，娘子起来请茶！〔掀帐介〕阿呀，惊死我也！

因何变做蟠身掉舌风流尽？

哎呀！〔倒介〕〔贴上〕好了，午时已过。房中为何乱喊，待我看来。阿呀，不好了！官人为何倒在地下，气多没有了。嘎，想是娘娘醉后露出原形，把官人吓死了。待我问来，娘娘，娘娘！〔旦〕阿哟！〔贴〕啐，我方才怎生嘱咐你，如今弄出事来了，还不快醒来！〔旦欠伸介〕好睡啊。〔贴〕好睡，好睡，只怕你要懊悔！〔旦〕懊悔什么来？〔贴〕你方才醉后露出真形！〔旦〕低声。〔贴〕把官人吓死在地，再叫不醒了。〔旦〕阿呀，有这等事，如今在那里？〔贴〕这不是。〔旦〕〔慌抱生介〕许郎，许郎！〔贴〕官人！〔旦〕许郎苏醒！

我与你是天缘宿世分，【双声子】便醉里现原身，现原身也，三生恩爱，何必太惊人？

许郎苏醒！〔贴〕官人醒来！阿娘娘，这便怎么处？〔旦〕不必惊慌，我和你且把官人扶到床上，安睡好了，再作区处。〔旦、贴〕阿呀官人啊！〔扶生下〕〔贴〕娘娘，怎生想个法儿，相救官人才好？〔旦〕青儿，我别无计策，只得往嵩山南极仙翁处，求他的九死还魂仙草到来，这便官人才有生路。〔贴〕如此甚好。我想南极仙翁，道行非常，况有白鹤童儿，甚是利害，娘娘此去，如何便能得此仙草？〔旦〕不妨。我向在西池窃食蟠桃，自有莲花护体，决不伤性命。我此去自将善言相求，你在家须小心看守，若将魂魄惊散，就难相救了。〔贴〕晓得。〔旦〕〔改道装介〕〔贴〕但不知娘娘归期何日？

【尾声】〔旦〕我此行迢递难辞困，〔贴〕休使我眼穿还久等。〔旦〕青儿啊，只要你看守我的郎君一两晨。

〔贴〕嘎。〔旦先下〕

玉腮珠泪洒临歧，（曾季衡）箕帚卢郎恨已迟。（耿玉真）

谁道五丝能续命，（万 楚）一堪成笑一堪悲。（杨太真）

第十七出 求草

【中吕引子·粉蝶儿】〔丑上〕鹤骨松心，光采似云英化水。任逍遥，煮石芸芝。捧龙泉，持凤帚，百般伶俐，更闲时插朵山花叉髻。

【集唐】水激丹砂走素鳞，奇花好树镇长春。堂中纵有千般乐，争及仙山出世人。俺乃南极仙翁座下白鹤童儿是也。我师父已赴蟠桃大会去了，着我在山看守洞府。此时恐师父回来，只得在此伺候。你看嵩山，果然好景致也：只见群峭摩天，萦青缭白。飞泉喷壑，漱玉跳珠。参差菌阁星罗，缥缈琼轩霞构。闲驯白鹿，衔芝草以遨游；闷看青禽，啄娇枝而漫戏。摘不尽玉李仙桃，描不出名山福地。真个碧砂洞里乾坤大，白玉壶中日月长。你看一片祥云仙乐之声，想是师尊回府，不免向前迎接。正是：辽东老鹤应慵惰，侍从皆骑白凤凰。〔下〕

【中吕过曲·摊破地锦花】〔外南极、净、副净、末引众上〕〔合〕笑归迟，洞门前竟落尽碧桃花矣。一步步儿，云程疾，回望处渐隔西池。

〔丑上〕弟子迎接师父，并众位大仙。〔外〕吾乃南极仙翁是也。〔净〕小仙鹿云西。〔末〕贫道叶法善。〔副净〕下官太中大夫东方朔。〔外〕今日因赴蟠桃大会，多承列位大仙送我还山，只是不当。〔众〕岂敢。小仙等告辞。〔外〕既到荒山，且请洞府少坐。〔众〕使得。〔外〕鹤童，我同众位大仙在里面下棋，你在山前看守者。〔丑〕晓得。〔下〕〔外〕列位请。〔众〕请。

〔合〕一片闲心，数着残棋。有谁知，忘动静，理玄微。〔同下〕

【迎仙客】〔旦上〕百忙里暗思惟，如耽阻怎调治？愿青青家内好扶持，向仙山电掣风驰，犹兀自心急恨行迟。

奴家只为许郎，来此嵩山，求取仙草，未知若何？妙啊，果然好所在也。你看：【集唐】峰嶂徘徊霞景新，露苗烟雨满山春。穿花渡水来相访，惟有人间炼骨人。〔丑上〕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〔旦〕呀，你看鹤童在那边，待我上前相见。〔丑〕何处有蟒蛇之气，待我到山前去看来。〔旦〕鹤童哥稽首。〔丑〕你是窃食蟠桃的白蛇，向在连环洞修炼，到此何干？〔旦〕鹤童哥，小道无事不敢轻犯仙山，向闻洞府有九死还魂长生仙草，特来宝山相求，鹤童哥方便些须，感激非浅！〔丑〕哇，你这孽畜好大胆！仙草乃镇山之宝，怎肯轻易与你，速离此山，方保性命。〔旦〕阿呀，我将好言相求，你怎便出口伤人？〔丑〕呸，孽畜，还敢胡言，我因念你修炼千年，不肯伤汝，若再迟延，教你性命不保！〔旦〕鹤童休得无礼，我既到此，何惧于汝，好好将仙草与我，万事全休。〔丑〕若无便怎么样？〔旦〕管教你师徒每，俱不得太平！〔丑〕孽畜，好生无理，俺来擒你也！

【太平令】〔丑〕那怕你当道施威，看俺学取刘邦剑一挥。〔旦〕狂言唐突真堪恨，休怪我不饶伊。

〔战介，丑败，旦追下〕〔外、众上〕透出两仪，丽于四极。号曰环中，退藏于密。〔丑上〕哎哟，师父不好了！〔外〕为何如此慌张？〔丑〕弟子奉师父之命，往山前山后巡视，不想有一白蛇，要窃山上的还魂仙草，弟子不肯与他，两下争斗，反被他一剑，伤其左臂。〔外〕有这等事，快将丹药调治去。〔丑应下〕〔外〕列位且请少坐，待我出去看来。〔净〕仙翁，我想这孽畜有基本领，何劳仙翁自往，待小仙前去擒取此妖便了。〔外〕如此有劳。〔众〕须要小心。〔净〕请少坐，俺去就来。〔下〕〔外〕你看鹿云西已去，我等往山顶观看如何？〔众〕有理。请。

【红芍药】〔合〕看扰攘杀气横飞，荡芳尘未决雄雌。恐鹤梦惊回，掠山翠，发千钧麋鼠应难避。蜿蜒只好草底驰，敢相凌道高一尺。且从容壁上观之，管教他渐渐的妖风转北。

【好孩儿】〔旦上〕红溅了玄裳缟衣，那怕你竖飞横飞，耸身追赶肯稽迟。

〔净上〕呔，孽畜休赶，俺来擒你也。〔旦〕呀，原来是鹿仙翁，因何到此？〔净〕你这孽畜，有基本领，辄敢有犯仙山，擅伤白鹤童儿，是何道理？〔旦〕大仙，我只为求仙草而来，百般相恳，他便出口伤人，故尔争斗。〔净〕

哇，还敢胡言，俺奉南极仙翁之命，特来擒你！

你巧言词，太无知。鹤童擅敢伤彼臂，鹤童擅敢伤彼臂。

〔杀下〕〔众〕你看鹿仙翁已退下去也。〔副净〕好恼，好恼，待我前去擒此孽畜便了。〔外〕如此甚好。〔末〕须要小心在意。〔副净〕疥癣之疾，何足道哉？〔下〕〔外〕这孽畜好生无状也！

【榴花泣】【石榴花】〔外〕潜身入草傍瑶池，蟠桃窃食犯条规，连环匿影向峨眉。今朝到此，赴壑欲何之？

〔净〕〔败上〕〔旦、副净杀下〕〔外〕呀，叶仙翁，你看东方曼倩也被妖魔追下去了。

【泣颜回】东方更奇，你曾夸贲育。今何意，任么麽一味胡为。难道是没奈何他率然首尾。

〔净、副净上〕阿哟，此妖好生倔强，不能收伏。〔末〕东方大仙法力最高，为何反输与此妖？〔副净〕我何尝输与他？只为那蛇腥气冲人欲倒，是以急急回避。欲待飞剑斩之，又可怜他初得人身，有伤好生之德。〔末〕鹿仙翁又因何退避？〔净〕我因他是东方仙翁的同道，故此让他些儿罢了。〔副净嚷介〕他是妖魔，我如何与他同道？〔净〕他在瑶池窃食蟠桃一次，不是你同调，是我同调？〔众笑介〕〔副净〕阿呀，好胡说的话！〔末〕你两人休得斗口，多是没用的东西。禅家要降龙伏虎，一条小小白蛇，二位大仙就没奈他何？〔净、副净〕休要取笑，待我二人再去擒来就是。〔末〕不必，待贫道略施法术，处他何如？〔外、众〕愿闻。〔末〕我遣神将在山前摆一八阵，再着白鹤童儿引入伤门。我将岩前大石一指，变作雄黄山一座，轻轻将此妖压住，问他敢犯仙山，如此无状么？〔众〕叶仙翁有照妖铁镜，为何不用？〔末〕我那铁镜厉害，此妖数不当绝，故尔排阵降他，聊博诸公一笑耳。〔外〕妙啊，妙啊。鹤童你前去引他入阵者。〔丑应下〕〔末〕众神将何在？〔内应下〕来也！〔神将上，摆阵介。〕

【驻马摘金桃】【驻马听】〔合〕小小蛇儿，胆敢仙山彻探窥。那识仙家悲悯，不使神通，不肯伤伊。你便有 蛇乘雾那般奇，那知吾袖里青蛇更异。试看阵云低，〔犯〕教他进也昏迷，退也昏迷，偏无足奔驰，便最毒也难施。

〔旦、丑杀入阵，末指压旦介。〕〔旦〕大仙饶命啊！〔外〕哇，孽畜，你不过小小妖蛇，辄敢犯我仙山，索取仙草，今已被擒，更有何说？〔旦〕哎呀，列位大仙在上，非奴敢犯仙山，只为临安许宣，大难临身，为此特到宝山拜求仙草，望大发慈悲，乞赐些须，救其一命！〔外〕原来如此。何不好好相求，辄敢无理。也罢，鹤童取一茎仙草与他，饶他去罢。〔丑应下〕〔旦〕多谢大仙！〔丑取草上，旦接下。〕〔末〕神将速退。〔杂应下〕〔众〕仙翁，此妖既已被擒，为何反放了他去？〔外〕他丈夫许宣，乃世尊座前一捧钵侍者，与此妖原有宿缘，故降生临安，了其孽案。今被他惊死，看世尊之面，理应救之。这妖日后自有法海禅师收取。〔众〕原来如此。我等告辞。

【红绣鞋】〔合〕略施八阵元机，元机，指挥岩石齐飞，齐飞。压着他全在不经意。四条纵似井中时，也教魂断向鱼丽，也教魂断向鱼丽。

【尾声】返魂灵草非轻赐，也只为存心周济。〔外〕你诸位啊，得暇还来共下棋。请了。〔净、副净、末先下〕

〔净〕力穷难拔蜀山蛇，（李商隐） 神草延年出道家。（皮日休）

〔外〕弓断阵前争日月，（灵 一） 为求遗馘辟魔邪。（薛 能）

第十八出 疗惊

【商调引子·三台令】〔贴上〕娘行此去逗留，望穿家里双眸。灵药恐难求，好教人展转心忧。
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青儿，为何说此两句，只为我娘娘前日庆赏端阳，误饮雄黄酒，露出真形，把官人吓死，难以救转，只得往嵩山求取仙草，前来相救。未知此去若何？教我独自看守官人，好不耐烦人也！

【集贤宾】凄凉独倚小窗幽，恨无端贪酌新篘，飞祸惊心皆自取，看牙床魂魄悠悠。灯昏暗守，心惻惻数尽了谯楼更漏，娘娘啊，去已久，求仙草未知得否？

〔旦上〕冒险求仙草，忘身急冀砧。青儿开门。〔贴〕敢是娘娘回来了？〔旦〕正是。〔贴〕仙草有了么？〔旦〕有了。〔贴〕好啊！〔旦〕官人怎么样了？〔贴〕娘娘去后，我青儿小心看守官人。〔旦〕不妨事么？〔贴〕好生安睡在床。〔旦〕既如此，你快把仙草煎好，与官人饮下。〔贴〕晓得。〔下〕〔取炉罐上煎介〕〔旦看生介〕许郎，奴家为了你，是：

【二郎神】担忧，为你消瘦，心中自尤，不惮冲锋冒险求。〔贴〕娘娘啊，悔

端阳滞酒。〔旦〕到今悔也靡由，我险在嵩高一命休，觑伊行不觉泪珠流。

〔贴〕娘娘，仙草已煎好了。〔旦〕如此，和你扶起官人，把药灌进便了。〔贴〕啊，官人，娘娘求取仙草在此，请起来服之。〔旦〕扶好了。官人，官人，请用一口儿嚏！

呷一口。青儿，好了。霎时间响处，涓滴透重楼。

官人苏醒！〔生〕哎哟！〔旦〕好了！〔贴〕便是。

【琥珀猫儿坠】〔生〕吓得我魂飞魄散，一命料难留。〔旦〕许郎啊，奴家在此。〔生〕阿哟，战笃速的，一见真成宛转愁。〔旦〕阿呀，许郎！芳盟没齿结绸缪，休忧，和你恩爱夫妻，总恩情如旧。

〔扶生下介〕

药杵声中捣残梦，（李 洞） 此生终不负卿卿。（油 蔚）

百年胶漆初心在，（白居易） 夜半人扶强起行。（无名氏）

第十九出 虎阜

【商调过曲·猫儿坠】〔净、外上〕官司缉匪，火急敢逗留，捕影捞风何处有？我每吴县捕快便是。奉总捕老爷钧票，缉拿萧太师府中八宝明珠巾一案的赃贼，遍处察访，并无踪影。今已三限，如何是好？〔外〕哥啊，闻得虎邱桂花大开，不免前去走走，倘或有些消息，亦未可知。〔净〕说得有理。走啊！

〔合〕绣巾八宝是谁偷？堪愁。准备皮肤，毛板儿抽。〔同下〕

〔生上〕〔集唐〕日带残云一片秋，故园何处此登楼。〔旦上〕相如若返临邛肆，谁羨当时万户侯？〔生〕娘子，卑人闻得虎邱桂花大放，游人甚多，意欲往彼一游，未知娘子容否？〔旦〕秋色宜人，正该游玩，待我唤青儿取衣巾，与你更换前去。青儿，你在我箱笼内，取官人的新衣服，和八宝明珠巾出来。〔贴〕晓得。〔上〕娘娘，衣服在此。敢是官人要往那里去么？〔旦〕正是，要往虎邱游玩。〔贴〕好啊。〔生〕请问娘子，此巾是那里来的？卑人从来未见。〔旦〕这巾儿么？是奴家亲手所制。这八宝明珠，是我先人遗下的。你看这般秋凉天气，正好冠带。〔生〕娘子，此巾只怕卑人戴不得。〔旦〕说那里话来？你这等青年，知书识礼，怎么说戴不得？〔贴〕官人，快请更换起来。〔旦代生穿戴介〕

【集贤宾】〔旦〕西风桂子香韵幽，莫虚负清秋，濯濯王恭姿胜柳，垫巾时越觉风流。〔贴〕山塘碧皱，喜正是闲游时候。〔合〕还记取，更扳折转来同嗅。

〔生〕娘子，卑人暂辞。〔旦、贴〕官人须早些回来。〔生〕晓得。〔下〕〔旦〕青儿，你看我官人打扮起来，好似潘安再世，宋玉重生，果然好齐整也。〔贴〕正是。若是官人容貌差些，你怎肯与他，与他，〔旦〕胡说！〔贴笑随下〕

【黄莺儿】〔未杂上〕爽气四郊浮，向山塘正仲秋，绿云金粟浓如酒。〔生上〕王孙浪游，山僧倚楼，衣香一阵飘红袖。〔合〕任淹留，遗钿拾取，肠断许多愁。

〔末〕请了。虎邱桂花，十分茂盛，我们往彼一游，也不负此良辰美景。〔众〕便是，就请同行。

【二郎神】〔生〕权消受，澹秋容遥山碧瘦，阵阵天香云外逗。叹真娘有墓，阖闾剑去空邱，不及那宅舍珣珉钟梵奏，化城开千秋似旧。〔合〕频回首，好林泉笙歌到处勾留。

【簇御林】〔老旦、贴、小旦上〕新妆好，称闲游。荡湘裙，月半钩，双蛾翠夺云边岫。怪荡子相先后，骤骅骝。横波偷觑，却早又含羞。

〔贴〕你看果然好热闹也。〔众〕前面已是虎邱了。那边甚是闹热，不免上前一看。〔副净、丑上〕江湖浪荡过光阴，巧语花言无比伦。列位，我每在这里撮个戏法，与众位爷们瞧瞧。撮得好，赏我几个钱儿，如撮得不好，一个小钱儿也不要，只是列位爷请让让。常言戏法无真，黄金无假。那知戏法却有真，黄金亦有假。看的要眼快，做的要手快。〔随意撮戏法介〕〔净、外上〕〔外〕哥啊，你看那人头上戴的，有些来历。〔净〕不要管，上前一看，便知明白。〔外〕一些也不差，拿下了！〔各旦、副净、丑惊下〕〔生〕住了，为何拿起我来？〔众〕却是为何？〔净、外〕你这贼徒，好大胆，真赃现在，还要嘴硬么？〔生〕有何赃证？〔众〕你每休得要认差了人啊！〔净、外〕怎得有差？我每啊！〔众〕唔。

【梧叶儿】〔净、外〕承朱票，命潜搜。〔众〕所为何事？〔净、外脱衣巾介〕因萧府贼囚偷。〔众〕你把平人枉陷，律难宽宥。

〔净、外〕我每奉总捕老爷钧票，捕捉萧太师府中盗去八宝明珠巾的赃贼。现今你穿戴的，与失单无二，还有何说？〔众〕原来如此。〔生〕列位，不要听他，此巾是我房下亲手制的，怎么说是赃物？〔净、外〕贼徒不必多讲，是不是，去与萧府管家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〔生〕哇，狗才！你每诬陷良民，当得何罪？〔净、外〕你再不走，我每要动手了。〔众〕兄既不是，同去一认何妨？

〔净、外〕实证难搜，你自去衙门辩剖。

〔拉生下〕〔末〕好奇怪，我看此生，斯文一脉，难道行此歹事？〔杂〕这是他自作自受，管他则甚？我每且到山上一游，有何不可？〔末〕使得。〔众〕请。〔行介〕

【尾声】〔合〕为寻秋，遭缉取，笑今日的同行我辈羞。谁教他学取狗盗鸡鸣，辜负了折桂偷花手。

第二十出 审配

【南吕过曲·香柳娘】〔杂解子随生上〕〔生〕恨吾生数奇，恨吾生数奇，祸来神昧，萍踪浪打知何际？〔杂〕你心中惨凄，你心中惨凄，官法屡跖危，好事成虚事。〔生〕叹今朝噬脐，叹今朝噬脐。〔合〕悔也应迟，冤家前世。

〔生〕我许宣，昨日在虎邱游赏，只道领略秋光，不意横遭飞祸。幸遇总捕李老爷，原

任钱塘令，为失去库银一案，晓得白氏妖变根由，问我宝巾来历，我一一供明，不曾动刑，即刻亲领衙役，到我家中，打将进去，白氏青儿已不知去向。因此即备名帖，将宝巾送还萧府说明就里，从宽发落。又道我若在苏，再被此妖缠扰，决无生理，故此将我暂配镇江为民，一则消却宝巾之案，二来可避妖魔。限我即刻起身，不许停留。阿呀，皇天那！不想我许宣，又遭此一场是非也！〔杂〕许宣，你若不遇我老爷，性命决然休矣。〔生〕是呀。

【前腔】这萧墙祸奇，这萧墙祸奇，一朝三褫，不逢明镜妖难避。〔杂〕赖官星照伊，赖官星照伊，立刻辨妍媸，不然命休矣。〔末急上〕许官人慢行，老汉在此送你，失路实堪悲，失路实堪悲，旧雨分飞，赶来相济。

〔生〕阿呀，老丈，这是那里说起？〔杂〕你两人在此少叙，我每也去收拾些行李，就在前面酒店相候，好打中伙。〔末〕如此甚好。〔杂下〕〔末〕许官人，老汉当初只道是好女子，劝你成亲，那知是花月之妖，反遭其害，此皆老汉之过也！〔生〕说那里话？这都是我前世冤孽所招。〔末〕许官人，你寓在我家，与老汉甚相契合，后来虽是迁开，往还如亲戚一般。不想今日有此远行，如何是好？〔生〕小可在此，多蒙老丈相待，此恩此德，何日得报？〔末〕我与令姊丈是至交，休如此说。但你到镇江，举目无亲，甚为不便。老汉有一亲戚，姓何表字仲武，人皆称他做何员外，祖居在镇江府中市街。我写书荐你，凡事托渠照拂，他必然青目。〔出书介〕还有碎银几两，聊为路费，请收了。〔生〕多谢老丈，如此用情！书收下了，此银断不敢领。〔末〕家贫不是贫，路贫贫杀人。休得固辞。〔生〕如此多谢，小可就此拜别。〔末同拜介〕

【前腔】〔生〕谢仁人解推，谢仁人解推，悯穷嘘悴，临歧感荷多高谊。〔末〕怅匆匆远违，怅匆匆远违。飘梗欲何之，江云渺无际。〔合〕且踟蹰暂离，且踟蹰暂离。执手问前期，未知何日遂？

〔生〕老丈请回罢。〔末〕再送一程，到前面酒肆中，草酌三杯相饯。〔生〕不消了。〔末〕一定要的。〔生〕既如此，请。

〔生〕天人不可怨而尤，（贾 岛） 去国长如不系舟。（李 白）

〔末〕何罪遣君居此地，（白居易） 莫辞尊酒暂相留。（允 融）

第二十一出 再访

【南吕过曲·一江风】〔旦、贴上〕为情浓，谁料将他葬送。忆别心儿痛，泪珠涌。踏遍苍苔，划遍栏杆，天际秋云拥。

〔旦〕青儿，我那日一时昏昧，误将孩子们献的八宝明珠巾，与官人戴了，往虎邱游玩，谁知反贻祸于他。却幸官府从宽发落，暂配镇江。又蒙王敬溪修书，荐在何员外处安身，我方才放心。我和你竟往镇江，去寻他便了。〔贴〕娘娘，我想官人，被你几番遗害，只怕今次见面，不肯厮认，如何是好？〔旦〕不妨，到彼我自各处。〔贴〕既如此，我们作速前往便

了。

〔合〕今番若再逢，今番若再逢，怕他不允从，怎撮合鸾和凤？〔同下〕

【大研鼓】〔净上〕生来命运通，杨朱学问，端木家风，罔利精求垄。只愁狮子在河东，到底还悲伯道同。

百计经营无已时，田庄广殖拥高资。癖同和峤从人笑，褊甚唐风任我为。学生姓何名斌，表德仲武，祖居镇江。所喜者，家中钱财广有；所恨者，膝下儿女全无。几回欲娶，〔看内介〕咦，嘻嘻，欲娶一妾，争奈老荆不从，如之奈何？昨日有事出外，小厮说有位姓许的从苏州来拜，捎有王敬溪书札。我拆开看时，原来那许宣被妖遗害，发配在此为民，书上再三相托，说他为人方正，要我照看一二。我想一来敬溪相荐，二来我店中乏人，正好两全其美。昨日因我未回，他在饭店中住下，我已着小厮去请，为甚还不见来？〔末上〕许官人，这里来。〔生上〕休提狼狈愁千种，且效鸛鹤借一枝。〔末〕员外，许官人来了。〔净〕呵，许兄！〔生〕员外！员外请上，晚生有一拜。〔净〕学生也有一拜。〔生〕展转风尘塞马机，他乡贤主喜相依。〔净〕人生四海皆兄弟，蓬荜生辉不我违。〔末下〕〔生〕昨日到府奉拜，值员外公出未回。〔净〕岂敢，失迎了。敬溪书上，道兄少年英俊，练达老成。今见吾兄，诚非谬矣。〔生〕不敢，晚生多蒙令亲照拂，又承修书荐拔，感激非浅。〔净〕闻得吾兄被妖遗害，乞道其详。〔生〕员外，一言难尽。〔净〕愿闻。

【南吕·古梁州】〔生〕愁怀万种，无端罹讼，都为妖魔播弄。前生孽重，那时误被牢笼。一似芳心抽蕪，方寸无权，屡次遭他哄。因此上承荐来投也，乞望相容。〔净〕岂敢。〔生〕自当结草衔环报不穷。〔净〕好说。〔生〕提此事有余恂。

〔净〕许兄不必愁烦，还要请教，兄与那妖相处半载，可曾见是何怪魅？〔生〕虽曾见来，只是至今，也不甚明白。

【前腔】情丝如蛹，谁知是危机自拥？想那日端阳呵，亲睹蜿蜒神悚。〔净〕有这等事！〔生〕吓得我魂飞疑梦。〔净〕后来便怎么？〔生〕谁想他宝巾遗祸重重。〔净〕官府如何断呢？〔生〕喜得从宽暂配，又承令亲美意，赖托鱼书帡幪。〔净〕既然是知己光临，那不相尊奉。舍间安下暂相从，投契芝兰骨肉同。权屈驾，话情衷。

〔生〕多谢员外！〔末上〕员外，外边有一女子，随一侍儿，说特来求见员外的。〔净〕有甚堂客来寻我？到要出去看看。许兄先陪。〔生〕请便。〔旦、贴上〕文鸳惊浪愁相背，缺月遮云合再圆。〔净见介〕娘子拜揖。〔旦〕敢问足下，可是何员外么？〔净〕不敢，就是学生。〔旦〕闻知我官人在此。〔净〕可是许兄？〔旦〕正是。故尔妾身特来造府。〔净〕好说，请到里面去。〔贴〕娘娘，我每进去看来。〔净〕请，请。许兄，尊阃来了！〔旦〕官人，你吃了苦了！

【集曲·太师令】【太师引】〔生见惊介〕哎呀，见妖容，陡地心惊恐！〔贴〕官人，娘娘是远来呵。〔净〕真个丈二和尚，摸弗着头脑哉。〔生〕这冤孽为甚的时时紧从？闪得我几番葬送，又来到铁瓮寻踪。

〔旦正色介〕呵，官人！奴家此来，一则为官人抱屈，欲诉无门；一则为祖遗宝巾，消归乌有。官人已经远配，奴家又是女流，既有许多平地风波，我主婢二人，料难存活。为此不辞辛苦，涉远而来。今日得见官人，也是死而无怨的了！〔哭介〕〔净〕许兄，既是令正到来寻访，也是美意，为何这般光景？〔生〕员外，不可听他！

他陷害了我剥肤僇痛，这冤苦向谁来控？〔旦〕官人，这都是奴家命薄，以至于此。〔生〕只带了你的巾儿便祸逢。【刮鼓令】你二人呵，为甚的那一日官差搜捕影无踪？〔贴〕官人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娘娘呵，

【前腔】风波意外分鸾凤，轻跋涉只为情钟。若说宝巾这种，天下物也有相同。

〔净〕是呵，天下物尽有相同的。〔贴〕员外，还有一说，我家官人，听信谗言，说我家娘娘是，……〔净〕是什么？〔贴〕说是个妖怪，故此相疑。如今员外在此，看他可象妖怪么？〔净〕有形有影，一点也弗象。〔旦〕员外，那宝巾原是先人所遗，质对之时，他竟不辨别明白，就招认了，又同赃官来拿奴家。幸得邻里报知，潜身逃遁。官人那，终不然要你妻子出乖露丑，才成体面？

我为你留将体统，避含沙不教巧中。还迢递远来过从，却又把妖魔变幻错怨侬。

〔净〕老许，我听尊阍这番言语，总是你自己不好。〔生〕怎么说我自己不好？〔净〕你既被人诬害，他是个女流，自然潜踪隐迹，怎么听信旁人之言，把令正这般奚落？〔贴〕员外说得是。〔净〕许兄，你来看！

【太师醉腰围】【太师引】〔净〕睹娇容，似月姊祥云拥，又何曾变幻潜踪。你休要狐疑不解，负褰巾宛若惊鸿。【醉太平】〔贴〕笑渠言语太冬烘。

〔旦〕青儿，我和你千辛万苦，寻到此间，不想官人恁般相待，使我进退无门，俺如今还要此性命何用？罢了，不如去投江死了罢！

我拚着把残生断送，【太师引】向阎君细诉情衷！〔哭介〕〔净〕使勿得！〔生〕青姐快劝住了。〔贴拦介〕娘娘不可如此，休得要分飞，把恩爱成空。

〔净〕娘子，自古人来投主，鸟来投林，纵然许兄得罪，还请忍耐，不可寻此短见。唔，老许，你少年心性，不可执迷，令正欲寻短见，倘弄出事来，悔之晚矣！〔生〕依员外便怎么？〔净〕依学生，上前各见一礼，从此夫妻和睦，不得再生情变。〔贴〕是阿，既蒙员外如此，来来，大家向前，相见一礼罢！〔净〕老许来呢！〔贴〕娘娘，去嚏，去嚏！〔拜介〕

【带醉行春】〔合〕从今后夫妻每恩重，似流莺对话帘栊。

〔净〕许兄，舍下房子尽有，请权且住下，倘薪水等费，缺一少二，总在学生身上。〔生、旦〕如此，恩人请上，待愚夫妇拜谢！〔净〕岂敢，岂敢。许兄，以后再不可多疑呵！〔生〕自当遵命。

〔合〕叹前日才怨分离，喜今宵又豁幽惊。

〔净下〕〔旦哭介〕〔生〕娘子，卑人一时昏昧，有负娘子，望恕卑人之罪。〔旦不理介〕

〔贴〕官人，娘娘和你是好夫妻呵，不知你怎有这许多疑虑？〔生〕青姐，总是卑人不是了！

【醉太平】朦胧，云掩巫山十二峰，惭愧你瑶姬芳梦。【宜春令】〔旦〕这分明是前缘宿种，〔合〕今宵又入武陵溪洞。

〔旦〕春情不断若连环，（李 频） 〔贴〕休话喧哗事事难。（贯 休）

〔生〕领取和鸣好风景，（李群玉） 几多诗句咏关关。（薛 能）

第二十二出 楼诱

〔净上〕哈哈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我昨日一见白娘子之后，害得我神思恍惚，意乱心迷，有心图他上手，却恨无计可施。恰好今日院君寿诞，他夫妻二人前来祝寿。留他在内厢饮酒，怎得妙计赚他上手呢？嘎，有里哉，有里哉。那秋菊小丫头，倒有点鬼画符个，等我叫渠出来商量商量看。秋菊那里？〔丑〕来哉。员外叫我出来做偌？〔净〕秋菊，我员外有件心事，搭唔商量。〔丑〕员外有偌心事搭我商量？〔净〕我自从一见白娘子，不觉的十分动火。〔丑〕勿要说员外动火，就是我秋菊见了他，也觉动火。〔净〕为此叫唔出来，替我想个一条好计策，若是到子手，我员外重重能个赏唔。〔丑〕原来如此。介有何难？呵，员外，有个妙计在此。〔净〕那道理？〔丑〕员外，你先到后边楼上躲着，待我进去，只说领他到望江楼上，看看江景，引他到来。我便寻个机会，将身卸开。你那时走出来，将善言相求，自然成其好事。此计如何？〔净〕好妙计，好妙计。我说还是唔。〔丑〕啐，这样妙策，别人也画勿出。〔净〕既是介，你就去引他来，我先到楼上去等。〔丑〕就去。〔净〕丫头阿，我眼望捷旌旗。〔丑〕员外，你耳听好消息。〔净〕你就去！〔丑〕是哉，我就去，我就去！〔下〕〔净〕去去！哈哈，丫头此去，一定成功。老天呵，若得此女到手，不枉我有此偌大家财。来此已是，待我上去。躲在夹厢畔等他。呵呀，就到手哉！〔下〕〔丑随旦上〕〔丑〕娘娘，我和你到望江楼上，望望江景去。

【双角·夜行船】〔旦〕花木交加丽景光，入幽深穿过回廊。〔丑〕介里是哉，请上楼去。〔旦〕飞阁流丹，曲栏遥望，好江天，丹青难状。

〔丑〕那是大江，这是焦山，这边的是金山，那隔江就是扬州了。〔丑〕果然好派江景也。〔丑〕阿呀，勿好哉，我要撒尿哉！娘娘，我到楼下去尿尿就来。〔旦〕如此，就来呵。〔丑〕就来个。〔下〕〔旦〕妙呵！【集唐】高楼独上思依依，曲岛苍茫接翠微。欲识蓬莱今便是，卷帘巢燕美双飞。〔净上〕双飞个拉里哉。〔旦转介〕阿呀，原来员外在此。〔净〕多蒙娘子光顾，与老荆祝寿，只是多多简慢。〔旦〕好说。愚夫妇多蒙员外院君提携，铭刻难忘。〔净〕些须小事，何劳挂齿？〔旦行，净拦介〕娘子在上，学生有句说话奉告，〔笑介〕只是勿好说得。〔旦〕不知员外有何见谕？〔净〕学生呵！

【前腔】自见娇娘欲断肠，思量起不禁如痴如狂。〔旦〕这是那里说起？〔净〕怎能勾共你相亲，与伊相傍。

〔旦〕员外不可如此，不独坏了员外的行止，妾身亦有何面目见我官人？这没廉丧耻的事，断然不可！〔净〕今日幸遇娘子，如得珍宝，若能相从，死也甘心！顾什么廉耻行止？〔旦背介〕这便怎么处？

〔净〕暂求欢胜同鸳帐。

学生跪里哉，望娘子方便！〔旦〕员外请起。〔净〕娘子允了才起来。〔旦〕起来与你说。〔净〕多谢娘子！〔旦〕此处来往人杂，倘被人知觉，不当稳便。〔净〕介里无人来个。〔旦〕你去看看楼下，可有人？〔净〕是哉。〔下楼介〕〔旦〕这多是那厮的好计，哄我上楼。待我惊他一惊。〔虚下〕〔净〕阿呀，妙呵！

【仙吕·浆水令】看悄无人不使龙，这机关妙不可当。我欲心似火好难降，浑身绵软，举步惊慌。心急急，意忙忙，只求片刻相偎傍。娘子，我来哉！只指望，只指望彩凤求凰。〔掀帐见鬼介〕哎呀！蓦忽地，蓦忽地变成魍魉！

〔喊跌介〕〔丑上〕勿知可曾上手？让我上去看看，介是员外，为何跌倒在地上，员外，员外，为僖了？〔净〕快点扶我下去。〔丑〕嘎，为僖了？〔净〕勿好哉，勿好哉！〔丑〕僖个勿好哉？可是此女不允，故尔把你推上这一交么？〔净〕勿是，遇着子妖怪哉！〔丑〕妖怪在那里？〔净〕我方才正要欢娱，只看见一个大头青胖鬼，拿我得来一掬，亏唔来救子我，勿然一命休矣！〔丑〕员外，怪勿得前日许官人说他是妖怪，如今果应其言。待我去叫些人来，拿介妖精，打里一阵，骂里一场罢！〔净〕动也动勿得，且叫院君送渠归去，我自有道理。〔丑〕是哉。〔净〕丫头呵，我七魄去悠悠，几乎一命休。〔丑〕员外，你叫做牡丹花下死，见鬼也风流。〔净〕哎哟，哎哟！〔丑〕看仔细。〔扶下〕

第二十三出 化香

【中吕过曲·菊花新】〔外〕朝辞鹫岭睹华风，处处三乘有路通。火宅焰乾红，只消我慧水慈波涌。

众生如梦，大觉何人。须知四谛非他，要悟六尘无我。但使禅枝不染，自然圣果堪攀。运水搬柴，莫非妙道；黄花翠竹，那是真如？若论青州布衫，重七斤，重八斤，连我也不知；可笑天龙指头，竖一个，竖两个，受用些什么？携瓶振锡，何异弄影劳形？竖拂拈锤，总是磨砖作镜。无有可舍，方达有源；无空可住，是知空本。维摩当日，默尔无言；丰干此际，何须饶舌。谁能一口吸尽西江，老僧那时再与汝说。俺法海，自奉佛旨，命我收伏蛇妖，接引许宣。来到中华，恰好他两人都在镇江居住。俺因此卓锡金山寺中，一来要揽取江山胜概，二来好觑个机会，指引许宣。今日天气晴明，不免下山闲走一番。〔向内介〕慧澄，若有客来相访，但道我下山去了。〔内应介〕〔下〕

【中吕过曲·驻云飞】〔未敲梆上〕嘎，客货被窃，不白难明呀！货委狂风，冤苦教人何处控？怪事真难懂，说起魂惊悚。嗒，谁恼我途穷，覆盆堪痛。〔外上〕何

处梆声？聒耳禅心动，试问来人甚苦衷？

〔末〕客货被窃，不白难明呀！〔外〕客官，你有甚不白之事，梆声如此急切？〔末〕在下姓刘名成，湖广襄阳人氏。在江湖贩卖营生，后因资本损折，坐困年余。幸里中好友，借银百两。闻得江南香料甚贵，在广中贩得数十担檀香，内有一块，约重一百余斤，发愿喜舍，欲将此香装塑观音佛像。哎呀，谁想前夜舟泊江口，舱门未开，听得一阵狂风，这数十担檀香，尽皆不见，只得鸣官追缉。〔外〕官府便怎样问呢？〔末〕官道此香被狂风摄去，又无踪迹，难以追获，因此不准。只得身背冤单，叩求四方仁人君子，若有知风报信者还好，倘三日后仍无踪影，师父呵，老汉便一命难存了！〔外〕嘎，原来如此。〔背介〕我屈指算来，又被此妖窃去。孽畜呵，你又几乎害人一命。客官，你此香已被妖魔摄取，那里得知消息？〔末〕据师父说来，竟无着落了。〔泪介〕咳，教我怎回故乡，难免一死矣！〔外〕事已如此，且免愁烦。贫僧虽系出家人，略资助些盘缠，使你回乡，意下如何？〔末〕我与老师素无相识，怎好累及？〔外〕说那里话。你今晚且住宝舟，明日到金山寺中，问取法海便了。〔末〕若得如此，真乃莫大洪恩，请上受我一拜。〔外〕不消。〔末拜介〕犹如久旱逢甘雨，却胜他乡遇故知。〔外〕明日早来。〔末〕多谢师父！〔外〕好说。〔末〕好了，我如今回乡有日了。〔下〕〔外〕你看这汉子，幸遇老僧，不然险丧一命。我如今就到许宣门首，抄化此香，把言语点悟他便了。

【古轮台】叹孽种，心怀毒害有谁同，终朝迷惑将人弄。红尘念重，怎不去巴蜀山中？忘却前修功用。我此去募化求通，随机打动，好把沉迷指点醒颡蒙。

你看此处妖气冲天，想就是他家门首。待我打坐于此，等许宣出来，与他抄化便了。阿弥陀佛！〔生上〕忽闻持半偈，如觉万缘空。〔见外介〕长老，你从哪里来，却打坐在此？〔外〕贫僧乃金山寺中法海便是。只为要化取一百余斤重的檀香一块。〔生〕将来何用？〔外〕要装塑一尊观音佛像。贫僧已抄化多时了，居士若肯喜舍，功德无量！〔生背介〕我久闻金山上有个法海禅师，德行非常，我家前夜不知何处来的数十担檀香，内有一块，恰如其数。今日他就在我们门首抄化，事非偶然，但娘子再三嘱咐，不可与僧道往来，若与他说知，定不相容。也罢，待我瞒着娘子，布施与他便了。呵，长老，恰好我家有块檀香可用，情愿喜舍，但不知几时来取？〔外〕既蒙居士发此信心，明日便着徒弟每来请。二月十九日，乃是观音菩萨圣诞，还要请居士早降拈香。〔生〕这个自然要来参拜。〔外〕若到荒山，贫僧还有要紧言语相告。〔生〕嘎，谨依尊命。

〔外〕你自今回鞅，才脱离苦海波红。三生石上，〔生〕正要到宝山求老师指示迷津。〔外〕我归元直指，迷涂莫纵，感悟好相从。虔心诵，慈航接引旧家风。〔下〕

〔生〕方才听他那番言语，一似哑谜一般，教我好生委决不下。且待那日拈香，再去问他个明白便了。正是：逆言必察须详问，远虑方能免近忧。〔下〕

第二十四出 谒禅

【仙吕入双调·哭岐婆】〔丑上〕胜传浮玉，江流浩浩，化城缥缈，劳生胶扰。钟声两岸送昏朝，不识何人惊欲觉。

小僧乃金山寺中一个监寺慧澄的便是。今早禅师吩咐，有个施舍檀香的居士到来，着我领他先拜过世尊，然后引进讲堂相见。不免往山门首伺候者。正是：杯浮野渡鱼龙远，锡振空山虎豹惊。〔下〕〔杂扮蟹虾龟蚌上〕〔蟹〕通身甲冑任横行，〔虾〕国号长须跳最精，〔蚌〕腹内珠光如白昼，〔龟〕绿毛金线势峥嵘。〔众〕今早湖主有令，叫我等先往金山，暗藏水底。说要与法海和尚争斗，因此齐集前来。〔龟〕列位哥，少停若有动静，只消我的头儿一伸，背儿一躬，管教那些秃驴，都落在我喉中。〔众〕不必多言，到彼伺候便了。

【锦上花】〔合〕蟹蟹往前跑，蟹蟹往前跑，龟会拈锤，蚌善轮刀。趁江潮，趁江潮，杀贼秃，图一饱。〔同下〕

【普贤歌】〔生上〕名山随喜把香烧，遥望那金碧辉煌压翠涛。空际插宝塔，临江唤小舫，隔断凡尘远市器。

我昨晚与娘子说明，今日要往金山寺拈香，不知何故不肯？及我执意要来，临行又再三嘱咐，教我参拜之后，随即就回，不可往方丈中与和尚每说话。这也好生奇怪？我想那禅师，约我今日上山，还有要紧言语，为此特地前来，求他指示迷津。来此已是江边了，船家将船儿摇过来。〔净上〕官人，可是要到山上烧香的？〔生〕正是。〔净〕如此请下船来，看仔细。

【步步娇】〔生〕一棹咿哑俄来到，胜境过蓬岛。

〔净〕官人到了，请上岸罢。〔生〕有劳了。〔净〕好说。〔下〕〔丑上〕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〔见生问讯介〕居士何来？〔生〕师父拜揖，法海禅师可在山上否？〔丑〕在。请问居士，可是姓许名宣么？〔生〕正是。师父何以知之？〔丑〕禅师命我在此等候多时，若居士到来，先请拜过了菩萨，然后请进讲堂相见。〔生〕既如此，烦师父指引。〔丑〕小僧引道了。

〔生〕香烟宝殿飘，我参拜了金容，念罢了三宝。回廊方丈去非遥，便拟同三笑。

〔丑〕众香天上梵仙宫，（武元衡） 得道高僧不易逢。（钟离权）

〔生〕偶与游人论法要，（韦应物） 悔将名利役疏慵。（薛逢）

第二十五出 水斗

【黄钟·北醉花阴】〔旦上，贴摇船随上〕〔旦〕恩爱夫妻难撇掉，因此上慌忙来

到。只怕他听萋菲把奴抛，枉耽着一向勤劳。

奴家只为许郎要往金山寺中拈香，不能劝止。虽经嘱咐，莫至讲堂听那法海之言，他虽允从而去，奴家到底不能放心。为此同着青儿，乘风鼓棹而来，接他回去。〔贴〕娘娘，官人的磨折，不是一次了，为何今番这般着急？〔旦〕你不知，这金山寺中有个法海禅师，法力无边，不比凡僧。许郎倘被他点悟，我终身就无结局了。〔贴〕娘娘，倘官人听信法海言语，竟不回来，怎么处？我每想个计策，好歹弄他回来才好。〔旦〕我早已安排计较，且到彼再处。〔贴〕待我将船儿掉过去。〔旦〕咳，许郎！

俺和你非关小，当面的嘱咐伊多遭，我只怕猛回头归佛教。

〔贴〕娘娘，已到金山了。〔旦〕把船儿挽住山前，你放喊叫官人出来便了。〔贴〕是。官人快些出来！娘娘在此迎接你回去，快些出来！〔丑上〕谁人山门前喊叫？原来是两位娘娘，你呵，是烧香个？〔贴〕不是。〔丑〕还愿个？〔贴〕也不是。〔丑〕介也差异哉，弗是烧香，又弗是还愿，娘娘家到和尚寺做僭？〔贴〕啐！我家官人在里面拈香，烦你快唤他出来。〔丑〕人多得极，晓得那个是你官人？〔贴〕叫许宣。〔丑〕嘎，有个。我禅师弗肯叫渠下山哉。〔旦、贴急介〕却是为何？〔丑〕禅师说：渠有甚妖怪？〔旦、贴〕呵？〔丑〕勿是，有甚白蛇青蛇缠扰渠。你官人一心要出家，勿肯归来哉，你每归去罢。〔旦〕哇，胡说！人家夫妇，怎生擅自拆散？你快去报与法海知道，若不放出官人，叫你每一寺的和尚，〔丑〕敢是有僭布施？〔旦〕俱是个死！〔丑〕哎哟，凶得紧！我去报与禅师知道。禅师有请！

【南画眉序】〔外引生上〕〔外〕忽听语声嘈，想是此妖前来到。

〔丑〕禅师，山门前有两个堂客，要寻许官人的，口中好生利害。〔生〕此妖来了，怎么处？〔外〕不妨，你且躲在里面，待我去会他。〔生〕是。〔下〕〔外〕慧澄，取我随身的法宝来！〔丑应介〕〔持钵盂禅杖随上〕

〔外〕他便有毒龙般伎俩，俺只做螭蜒相瞧。

〔贴〕秃驴！快唤俺官人出来！〔外〕唔？〔旦〕老禅师，快叫我官人出来回去。〔外〕孽畜呵，孽畜！

你爱河里欲浪滔滔，早回头免生悲悼。〔旦〕你若不放我官人，决不与你干休！〔外〕劝伊休得胡厮闹，现形时被人惊笑。

【北喜迁莺】〔旦〕您休把虚脾来掉，您休把虚脾来掉。〔外〕你丈夫已皈依三宝了。〔旦〕口咄咄装什么的么？〔转对贴介〕怎不心焦！

〔贴〕老师父，还俺官人罢。〔外〕此处是庄严佛地，休得在此胡缠。

〔旦〕哎呀，急得我满胸中气恼，怎把俺恩爱儿夫来蔽着！

秃驴，你快还我丈夫便罢！〔外〕不放便怎么？〔旦〕你若不放我丈夫，教你性命霎时休矣！〔外〕你有甚道术，辄敢大言？

〔旦〕阿呀，心懊恼，你明欺俺道术细小。您如今自把灾招，您如今自把灾招。

【南画眉序】〔外〕伊慢肆咆哮，一味逞能施强暴。〔贴〕老师父，还俺官人罢！〔外〕他被你妖氛缠惹，怎不想开交？叹孽缘数尽难逃，他似梦南柯被咱推觉。

〔旦〕快还俺官人的好。〔外〕自今休想仙郎面，不回头取祸非小。

〔旦〕秃驴这等无理，俺来擒你也。〔外将拂一指介〕哇！〔丑暗下〕护法神何在？〔内应介〕来也。〔旦、贴作圆望，上船，疾摇下〕〔杂扮众神将上〕禅师有何法旨？〔外〕今有妖魔，在此作耗，与我速速擒来！〔众〕领法旨。〔旦、贴杀上，败下〕〔二神上〕启禅师，妖魔遁去也。〔内作水声介〕〔龟、蟹上，舞下〕〔旦、贴上〕秃驴，快快还我官人来！〔外〕孽畜，凭你有甚妖法，何怯于汝？我已将他皈依三宝，再不回来了。〔旦〕真个？〔外〕真个。〔旦〕果然？〔外〕果然。

【北出队子】〔旦〕咦，休得把胡言乱语，为了俺意中人将你命轻抛。

〔贴〕娘娘，还是好好去求他，或者肯放官人，亦未可知。〔旦〕也说得是。老禅师，你是佛门弟子，岂无菩提之心？

望您个发慈悲方便放渠曹。〔拜介〕俺这里，俺这里礼拜焚香折柳腰。

〔外〕我已将你妖变的根由，一一点明。他害怕，不肯与你为夫妇，你只管苦苦缠他怎的？〔旦、贴起介〕〔旦〕呵唷，我这般哀求，只是不肯放还。你拆散人家夫妻，天理何在？〔外〕你这妖孽，既知天理，为何在人间害人？〔旦〕我敬夫如天，何曾害他？你明明煽惑人心，使我夫妻离散。你既不仁，罢了，我和你誓不两立矣！〔贴〕娘娘，与这秃驴见个高下。

〔旦〕只看俺女罗刹，把您万剐凌迟，将皮来剥。

〔外〕妖孽，你这等猖狂，好生交架俺青龙禅杖者！〔丢杖介，旦接旋下〕

【南滴溜子】〔外、众合〕一任你，任你妖氛混绕，俺自有佛力至妙，何必向吾作耗？威风只么休，踊跃何堪消。宝杖降魔，怎肯轻饶了。

〔旦、贴上〕秃驴，你将青龙禅杖来降俺，俺岂惧汝！〔外〕俺佛力无边。

【北刮地风】〔旦〕呀，您道佛力无边任逍遥，俺也能飞度冲霄。休言大觉无穷妙，只看俺怯身躯也不怕分毫。您是个出家人，为什么铁心肠生擦擦拆散了俺凤友鸾交？把活泼泼好男儿坚牢闭着。把那佛道儿絮絮叨叨，我不耐吁喳喳这般烦挠。

你若放我夫妇团圆，万事全休。〔外〕我不放便怎么？〔旦〕咳，秃驴！你若执意如此，管教您一寺尽嚎啕！〔外〕他如今似梦断方醒，〔旦〕只怕您要夜迢迢梦断魂消。

【南滴滴金】〔外〕劝伊行不必心焦躁，似春蚕空吐情丝自缠扰。夫妻恩爱虽非小，你丈夫呵，悟邪魔在山中藏躲着。你便是钟情年少，何须恁殷勤来细讨。掘树寻根，枉想在这遭。

〔旦〕你不还我丈夫，咦，我恨不得食汝之肉！〔外〕只管胡缠，护法神与我将风火蒲团祭起空中者！〔众〕领法旨。〔风火神上，战介，败下〕〔旦、贴上〕秃驴，你的法宝安在？〔贴〕老禅师，放还俺官人罢！〔外〕胡说！〔旦〕你这无知的秃驴呵！

【北四门子】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，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。〔外〕你早早回头，免生后悔。〔旦〕哎唷，我恨恨恨，恁个不动摇，怪他个遮遮躲躲装圈套。怎怎怎，不容俺共入鲛绡。〔外〕你何苦执迷，快回峨眉修炼去罢！〔旦〕您教俺回

峨眉别岫飘，把恩爱抛，便作您活弥陀也动不的俺心儿似漆胶。望您个放儿夫相会早。细思量，这牵情心肠怎掉。

【南鲍老催】〔外〕直恁泪浇，翻波欲海孽浪高，泥犁堪悲苦怎熬？渺茫茫多罪业难消缴，腾腾烈焰如焚燎。我把他迷途救出缘非渺，庶不负大悲心，如来教。

〔旦〕秃驴，你执意如此，罢，说不得了。水族每！〔内应，蟹、虾、龟、蚌上〕湖主有何吩咐？〔旦〕与我把水势大作，漫过金山，救俺官人便了。〔众〕得令。

【北水仙子】〔合〕恨恨恨、恨佛力高，怎怎怎、怎教俺负此良宵好？悔悔悔、悔今朝放了他前来到。只只只、只为怀六甲把愿香还祷。他他他、他点破了欲海潮。俺俺俺、俺恨妖僧谗口调刁。这这这、这痴心好意枉徒劳。是是是、是他负心自把恩情剿。苦苦苦、苦的咱两眼泪珠抛。〔下〕

〔丑上〕呵呀，禅师不好了！江中水势大作，一直漫上山来了。〔外〕不妨。此乃妖魔法术，把我这袈裟，罩住山头，水势自然退去矣。〔丑应下〕〔外〕护法神，速将水族驱除者！〔二神将〕领法旨。〔追杀蟹虾龟蚌下〕〔外〕护法神，与我将此钵盂罩住此妖！〔众〕领法旨。〔旦、贴杀上，贴暗下。杂祭钵，净魁星上，旦遁下，净随下〕〔众〕启禅师，才祭起宝钵，忽被文曲星托住，不能罩住此妖。〔外〕嘎，原来如此。与我收回宝钵者。速退。〔众应下〕〔丑上〕如今是好了，几乎做子汤团。〔外〕请许宣出来。〔丑〕许官人有请。〔生上〕禅师，可曾收那妖孽？〔外〕这孽畜，腹中怀孕，不能收取。〔生〕他如今往那里去了？〔外〕他此去，必往临安，到你姐夫家中安身。待我送你到彼，了此孽缘。〔生〕阿呀，禅师，他此去必然怀恨于我，想此番见面，必然害我残生。弟子宁死江心，决不与他相聚的嗟！〔外〕不妨。你与他宿缘未了，决无相害之心。倘有甚言语，总推在老僧身上便了。待他到家分娩之后，可于净慈寺寻我，那时我自有处。〔生〕多谢禅师。

【双声子】〔外〕缘未了，缘未了，同六甲文星照。休急暴，休急暴，且速往佯陪告。待分娩满月到，付伊钵将他收罩，罩此妖娆。

【尾声】〔生〕急急离了金山道，赴临安途路非遥，幸遇禅师将缘孽惊觉。

〔外〕妖精鬼魅斗神通，（许 碓）云水升沉一会中。（李商隐）

〔生〕他日愿师容一榻，（李 洞）满帆还有济川功。（韩 宗）

第二十六出 断桥

【商调·山坡羊】〔旦、贴上〕〔旦〕顿然间鸳鸯折颈，奴薄命孤鸾照命。好教我心头暗哽，怎知他一旦多薄幸。

〔贴〕娘娘，吃了苦了。〔旦〕青儿，不想许郎，听信法海言语，竟不下山。我和他争斗，

奈他法力高强，险被擒拿。幸借水遁，来到临安。哎呀，不然险遭一命。〔贴〕娘娘，仔细想将起来，都是许宣那厮薄幸。若此番见面，断断不可轻恕！〔旦〕便是。〔贴〕如今我每往那里去藏身才好？〔旦〕我向闻许郎有一姐姐，嫁与李仁，在此居住。我和你且投奔到彼。〔贴〕只是从未识面，倘不相留，如何是好？〔旦〕我每到彼，再作区处。〔贴〕如此，娘娘请。〔旦行作腹痛介〕哎哟！〔贴〕娘娘为什么呵？〔旦〕青儿，我腹中疼痛，寸步难行，怎生捱得到彼。〔贴〕只怕要分娩了。前面已是断桥亭，待我且扶到亭内，少坐片时，再行便了。〔旦〕咳，许郎呵，我为你恩情非小，不想你这般薄幸，阿呀，好不凄惨人也！〔贴〕可怜。

〔旦〕歹心肠铁做成，怎不教人泪雨零。奔投无处形怜影，细想前情气怎平？
〔合〕凄清，竟不念山海盟；伤情，更说甚共和鸣。〔同下〕

〔生随外上〕〔外〕许宣，你且闭着眼。

【前腔】一程程钱塘将近，蓦过了千山万岭。锦重重遥望层城，虚飘飘到来俄顷。

许宣，来此已是临安了。〔生惊介〕果然是临安了。奇呵！〔外〕你此去若见此妖，不必害怕。待他分娩之后，你可到净慈寺来，付汝法宝收取便了。〔生〕是。待弟子相送到彼。〔外〕不消。你可作速归家，方才之言不可忘了！

记此行漏言祸匪轻。〔下〕〔生〕前情往事重追省，只怕他怨雨愁云恨未平。萍梗，叹阝危命欲倾；伤情，痛遭魔心暗惊。

〔旦、贴内〕许宣，你好狠心也！〔生跌介〕阿呀，吓吓死我也。你看那边，明明是白氏青儿，哎哟，我今番性命休矣！

【仙吕宫引·五供养】今朝蹭蹬。〔旦、贴内〕许宣，你好薄情也！〔生〕忽听他怒喊连声，遥看妖孽到，势难撻，空叫苍天，更没处将身遮隐。怎支撑？不如拚命向前行。〔奔下〕

【仙吕过曲·玉交枝】〔贴扶旦上〕〔旦〕轻分鸾镜，那知他似狼心性，思量到此真堪恨，全不念伉俪深情。

〔贴〕娘娘，你看许宣见了我们，略不回头，潜身逃避，咦，好不可恨！〔旦〕不必多言，我和你急急赶上前去！

恶狠狠裴航翻欲绝云英，喘吁吁叹苏卿倒赶不上双渐的影。〔闪介〕〔贴〕娘娘看仔细。〔旦〕哎哟，望长堤疾急前征，顾不得绣鞋帮褪。〔同下〕〔生上〕阿呀！阿呀！

【川拨棹】真不幸，共冤家狭路行。吓得我气绝魂惊，吓得我气绝魂惊。

且住，方才禅师说：此去若遇妖邪，不必害怕。那、那、那、看他紧紧追来，如何是好？也罢，我且上前相见，生死付之天命便了！

我向前时，又不觉心中战兢。〔旦、贴上〕〔旦〕谢伊家曩日多情，恨奴家平日无情。

〔见生扯住介〕许宣，你还要往那里去？你好薄幸也！〔哭介〕〔生〕阿呀娘子，为何这般狼狈？〔旦、贴〕你听信谗言，把夫妇恩情，一旦相抛，累我每受此苦楚，还来问什么？〔生〕娘子，请息怒。你且坐了，听卑人一言相告。〔贴〕那，那，他又来了。〔生〕那日上山之时，本欲就回，不想被法海那厮，将言煽惑，一时误信他言，致累娘子受此苦楚，实非卑人之故！〔哭介〕〔贴〕啐，你且收了这假慈悲。走来，听我一言。〔生〕青姐，有何说话？〔贴〕我娘娘何等待你？〔生〕娘子是好的呵。〔贴〕可又来，也该念夫妻之情，亏你下得这般狠心！〔生〕阿呀冤哉！〔贴〕于心何忍呢？〔生〕青姐，这都是那妖僧不肯放我下山。〔贴回头不理介〕〔生〕娘子，望恕卑人之罪！〔旦〕咳，许郎呵！〔贴代旦挽发介〕

【商调集曲·金落索】【金梧桐】〔旦〕我与你嚙嚙弋雁鸣，永望鸳鸯颈。不记当时，曾结三生证，如今负此情，【东瓯令】背前盟。〔生〕卑人怎敢？〔旦〕贝锦如簧说向卿，因何耳软轻相信？〔拭泪起唱介〕【针线箱】摧挫娇花任雨零，【解三醒】真薄幸。【懒画眉】你清夜扪心也自惊。〔生〕是卑人不是了。【寄生子】〔旦〕害得我飘泊零丁，几丧残生，怎不教人恨、恨！

〔转坐哭介〕〔贴揉旦背介〕娘娘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愁烦且暂停，念我诚堪悯。连理交枝，实只愿偕欢庆。风波意外生，望委曲垂情。〔旦〕你既知夫妇之情，怎么听信秃驴言语？〔生〕叵耐妖僧忒煞狠，教人怎不心儿惊。听他一剗胡言，我合受惩。〔旦〕阿哟，气死我也。〔生〕只看平日恩情呵，求容忍。〔旦〕啐！〔贴〕这时候赔罪，可不迟了？〔生〕善言劝解全赖你娉婷，蹙眉山泪雨休零，且暂消停。

〔跪介〕〔旦〕下次可再敢如此？〔生〕再不敢了。〔旦〕起来，起来，起来耶。〔生〕多谢娘子。〔贴气介〕咳！〔旦〕只是如今我每向何处安身便好？〔生〕不妨，请娘子权且到我姐夫家中住下，再作区处。〔旦〕此去切不可说起金山之事，倘若泄漏，我与你决不干休！〔贴〕与你定不干休！〔生〕谨依尊命。青姐，我和你扶娘娘到前面去。〔贴不应介〕〔生〕娘子，你看青姐，总是怨着卑人，怎么处？〔旦〕青儿，青儿！〔贴〕娘娘。〔旦〕我想此事，非关许郎之过，都是法海那厮不好，你也不要太执性了。〔贴〕娘娘，你看官人，总是假慈悲，假小心，可惜辜负娘娘一点真心。〔旦〕咳。〔生〕娘子请。〔旦〕哎哟，只是我腹中十分疼痛，寸步难行。〔生〕不妨，我和青姐且扶到前面，唤乘小轿而行便了。

【尾声】〔旦〕此行休似东君泄漏柳条青，〔生〕还学并蒂芙蓉交映，〔合〕再话前欢续旧盟。

〔旦〕还恐添成异日愁，（温庭筠） 〔贴〕朝成恩爱暮仇讎。（翁 绶）

〔生〕当年顾我长青眼，（许 浑） 纵杀微躯未足酬。（方 干）

第二十七出 腹婚

【南吕引子·临江梅】【临江仙】〔副净上〕苔合蓬门三径静，怪他喜鹊连声。

【一剪梅】〔老旦上〕山遥水远日关情，短发鬢髻，雁影飘零。

〔副净〕迅速光阴似转圜，才生一女在堂前。〔老旦〕若能骨肉重相见，犹如缺月再团圆。〔副净〕娘子，想我年将半百，尚无子息，且喜去年生有一女，待他长成之日，择一佳婿，你我亦终身有托。〔老旦〕便是。想我兄弟，自往苏州，已逾一载，不知在彼安否若何？使我好生牵挂。〔副净〕娘子不必愁烦，我前日遇一苏州朋友，问你兄弟消息。〔老旦〕可好么？〔副净〕他在彼，倒娶了一位舅母。又说去年秋间，被人陷害，发配镇江，未知果否？〔老旦〕有这等事。哎呀兄弟呵，不想你连遭颠沛，教我怎不伤心也！

【南吕过曲·绣衣郎】〔合〕恨当年妖女逢迎，分手匆匆避祸行。两边悲哽，盼尽云山无芳讯。叹何时抖擞归程，再相逢荆花欢并。向遥天暗祷神明，向遥天暗祷神明。

【前腔】〔生上〕他乡久客急归程，望见家门暗自惊。风尘双鬓，女兄乍见应难认。

此间已是姐丈门首，不免竟入。〔见介〕姐夫、姐姐。〔老旦、副净〕阿呀，兄弟回来了！〔生〕正是，回来了。〔老旦〕兄弟，则被你杀我也！

〔合〕喜相逢骨肉家庭，痛遭冤招魂未定。忆当时心头暗哽，忆当时心头暗哽。

〔老旦〕兄弟，我和你姐夫，正在此想你。〔生〕多谢悬念。〔老旦〕兄弟，闻得你在苏，做了一头亲事，可有么？〔生背介〕金山之事，我且慢些说起。〔转介〕有是有的，现在门外，因未禀知，不敢轻造。〔老旦〕何不早说？待我出去迎接。〔生〕岂敢。青姐扶娘娘下轿。〔旦上〕亲戚初逢犹有觊，〔贴上〕鸛鹤堪寄且开怀。〔旦〕此二位就是姐夫、姑母么？〔生〕正是。〔旦〕姐夫、姑母请上，待奴家拜见。〔副净、老旦、生同拜介〕〔旦〕未睹尊颜，日常思念。今得侍侧，深慰下怀。〔副净、老旦〕岂敢。久慕林风，式瞻雅范，老眼为之一快。请坐。〔旦〕告坐了。青儿过来！〔老旦〕这位是？〔旦〕小婢。〔贴〕姑爷、姑奶奶在上，青儿叩头。〔副净、老旦〕不消，请起。兄弟，你可把别后之事，说与我两人知道。〔生〕姐夫、姐姐，一言难尽：

【宜春令】从别后，叹伶仃。痛遭冤衷肠泪零。喜得鸳鸯相并，荆钗愧乏谐秦晋。今日里得转家门，算也是侥天之幸。若细诉别离旧衷，泪珠犹迸。

〔老旦〕闻得你在彼，又犯何事，发配镇江，果是有的么？〔旦〕姑母听禀：

【前腔】蒙垂问，听诉情。陡然间，夫遭祸凌。为登山玩景，萧家失物将巾认。〔老旦〕此巾何来？〔旦〕此是我先世遗留，枉冤做窝赃匿证。〔老旦〕后来怎么？〔旦〕幸赖官府廉明，配往铁瓮暂为民，幸萍踪粗定！

〔副净、老旦〕原来如此。

【前腔】叙郎舅，胜班荆。喜鸳鸯共返家庭。三生有幸，欢然慰我桑榆景。今日里骨肉团圜，天赐与一堂嘉庆。便话到更阑未休，有烛更秉。

〔旦〕请问姑母，几位令郎？〔老旦〕不幸乏嗣，去年生有一女，唤名玉梅。〔旦〕怎生不见？〔老旦〕今睡熟在床。〔生〕我娘子身怀六甲，今已满月，尚未临盆。〔副净、老旦〕好

呵，产下麟儿，定有高门之庆。〔旦〕姑夫、姑母在上，奴家有一言相告。〔副净、老旦〕不知舅母有何见谕？〔旦〕奴家分娩在即，未知是男是女。倘若生男，意欲指腹为婚，日后两家多有倚靠，不知姑夫、姑母意下如何？〔副净、老旦〕妙呵，此言甚为有理。愚夫妇敢不从命？〔旦〕既蒙金诺，不要后悔。〔副净、老旦〕说那里话？婚姻大事，一言为定，岂有翻悔之理。〔旦〕如此，多谢姑夫、姑母，不弃寒微。〔副净、老旦〕好说。我每一同对天拜告便了！〔同拜介〕

【三学士】〔合〕不用歃血立誓盟，也索对天祷告神明。镜台草草无多聘，异日身荣休变更。但愿如宾他日敬，兰和玉，喜气并。

〔副净〕娘子，你陪舅母款坐，我去着人整治酒肴，与兄弟、舅母接风。〔老旦〕晓得。〔旦〕不消费心。〔副净下〕〔旦〕哎哟，为何一霎时腹中疼痛起来？〔贴〕定是要分娩了。〔老旦〕既如此，快请到里面去罢。

【刘泼帽】〔旦〕霎时腹痛身难定，知他是那刻离经，无灾无害须轻迅。哎哟哟，〔合〕惟愿天天，早脱身安静。〔扶旦下〕

第二十八出 重谒

【黄钟引子·玉女步瑞云】【传言玉女】〔外上〕水秀山明，半偈心持忘境，【瑞云浓】何处着法身清净。

【集唐】皈依受真性，成就那罗延。万法从心起，空论树下禅。俺法海，自离金山，同许宣来到临安，我卓锡净慈寺中。因他孽缘未尽，所以教他回去。待此妖分娩之后，方可收取。今已数满，等许宣来时，付钵与他，先收此妖，再度许宣便了。

【出队子】〔生上〕闲中追省，月老冬烘系赤绳，姻缘怪恶误留情。因把高僧来暗请，拆散鸾凰，心得太平。

我许宣。自蒙禅师指点，方才憬悟。不想此妖到家，即时分娩。今已半月有余，我想再不驱除，终为后患，为此特地前来。此间已是净慈寺了，不免竟入，禅师拜揖。〔外〕许宣，你来了么？〔生〕正是。此妖到家分娩，已经半月了。〔外〕既如此，你将此钵带回，不可使妖知道。到明日巳牌时分，待他梳妆之际，将此钵合在他头上，决无走脱矣。〔生〕禅师呵，此妖一时无状，水漫金山，致遭天谴，理所应该。但弟子夫妻之情，不忍下此毒手。〔外〕罪孽深重，佛法难容，也罢，待我明日巳牌时分，亲来收取便了。〔生〕谨依禅师之命。

【滴滴金】〔外〕叹姻缘好恶皆天定，尘世惛惛谁猛省？翻身跳出迷魂阵，更休提秦与晋。

〔生〕是。弟子告辞。明日求禅师早降。〔外〕这个自然。

〔合〕心如明镜，拂尘埃来共证。且喜从今，把孽案勾清。〔生先下〕

〔外〕日与时疏共道亲，（白居易）徐飞锡杖出风尘。（杜甫）

避蛇行者今何在？（贯 休） 不奈狂夫不借身。（元 稹）

第二十九出 炼塔

【正宫引子·破齐阵】【破阵子】〔旦抱小儿上〕桃靛娇贪结子，柳腰困欲三眠。
【齐天乐】懒离鸳帟，斜抛凤髻，怯怯的玉肢红软。【破阵子】絮语芳盟天长久，母子夫妻喜笑喧，今朝遂宿缘。

奴家自被法海破我形踪，不放许郎下山，反遣揭谛神拿我，被我借水遁来到临安，谁想许郎亦自还乡。〔贴立上介〕在路相见，只得投奔他姐夫家中。我那日到此，随即分娩，喜得生下个满抱孩儿，也不枉我与他恩爱一场。〔贴〕娘娘，今早官人同姑爷、姑奶奶往亲戚人家去，不知何事，此时也该回来了。〔旦〕正是。青儿，我想自遇许郎之后，不觉一载有余，且喜生下个宁馨孩儿，得传许门后嗣，也不枉我受许多磨折。〔贴〕是呵。

【正宫过曲·渔灯儿】〔旦〕俺昔日西泠畔邂逅良缘，风光好压尽桃源。同心赛双头瑞莲，打叠起鸳行留恋。两相投，胶漆更心坚。

【锦渔灯】畅道是月下名题共券，也经他几多折挫颠连。〔儿啼介〕〔旦〕儿呵，你那知做娘的吃许多苦楚呵？想今朝佳况，虽然有万千，一似那玉梅花，风雪虐，始争妍。

〔贴〕娘娘，将次巳牌时分，官人怎么还不见来？〔旦〕你去取我镜台衣服出来。〔贴应下〕〔生上〕暗祝妖降归净域，又愁邪胜战心兵。昨日禅师说：今早亲来收取此妖，只得将此事与姐夫、姐姐说明。犹恐害怕，为此同他每往亲戚人家暂避，急急赶回，不免竟入。娘子！〔旦〕官人回来了。怎么不同姑夫、姑母归家，反自先回？〔生〕卑人因家中乏人，又恐娘子寂寞，故此先回的。〔旦〕原来如此。〔生〕孩儿睡熟了？〔旦〕才睡着，不要惊他。〔贴上〕妆似临池出，人疑月下来。官人回来了？〔生〕正是。〔贴〕娘娘，镜台衣服在此。〔旦〕放下。你抱了小官人进去安睡，到厨房下整治早膳起来。〔贴〕晓得。〔下〕〔生〕请娘子整妆，卑人伺候。〔旦〕有劳。〔生〕好说。

【正宫集曲·梁州序犯】【梁州序】〔旦〕横波秋静，遥山青展，晓开菱鉴相鲜。〔顾生介〕水晶帘下，道书在手把闲眠。玉台斜凭，缓把春纤，卸却包头绢。〔梳头介〕犀梳云半吐，月娟娟，细挽香丝堕马鬟。【贺新郎】〔生〕请娘子画眉。〔旦〕芙蓉靛，梨花面。画双螺隐露黄金钏，【梁州序】弹粉涴，新妆倩。

〔外引二揭谛上〕〔外〕菩萨低眉，故自慈悲六道；金刚怒目，还须降伏四魔。呔，孽畜！俺来也！〔旦惊跪介〕哎呀，我佛慈悲！〔外〕孽缘已尽，大数难逃。〔旦〕望饶奴命则个！〔外将钵合旦，旦逃介，谛拦旦，出珠打介，外接珠合旦下。持钵上，生见蛇，悲介〕〔贴上〕房中为何乱喊，待我看来，阿呀！〔跌介〕

【朱奴插芙蓉】【朱奴儿】〔贴〕娘娘呀！〔指钵哭介〕痛谁似你今朝可怜？〔抢蛇，外拦介〕〔贴〕怎生价祸生鸳伴！许宣，你好狠心也！负义忘情心不善，纵然忍把冰弦剪，也应怜免，看你孩儿曲全。【玉芙蓉】不由人不含冤，悲愤泪如泉。

【朱奴带锦缠】【朱奴儿】〔跪上哭拜介〕您喜孜孜地将他宗嗣绵，他恶狠狠地把连理枝割断。您前生烧了断头烟，〔毒指生介〕遭他把您来凌贱。【锦缠道】辜负您修炼千年，辜负您嵩山冒险，辜负您望江楼雅操坚，几时再见亲儿面？罢了，看俺与你报仇冤！

〔扑生，二谛拦介〕〔贴闪下，丑杀上〕〔外〕揭谛神，与我降伏妖魔者！〔二谛擒丑介〕〔丑〕禅师饶命！〔外〕念你修炼千年，不忍伤汝。可将他锁在七宝池边，听候佛旨便了。〔二谛应介〕〔押丑下〕〔生背介〕白氏虽系妖魔，待我恩情不薄。今日之事，目击伤情，太觉负心了些。咳！恩怨相寻，一场懔懔，我于今省悟了也。〔向外介〕弟子尘心已断，愿随师父出家。〔外〕善哉，善哉。汝宿根不昧，回向西方，只要一心不乱，管教立地成功，速把家事处分，到净慈寺来，与汝同登极乐。〔生〕多谢师父。〔下〕〔外〕妖孽已除，不免将他压在雷峰塔底便了。〔行介〕

【小普天乐】叹妖魔，将人缠，致今朝，干天谴。原非我，原非我，破你姻缘，总由他，数定难迁。看啼啼哭哭，慈心岂恁然？只要将来回向，回向忏悔前愆。

来此已是塔边了。雷火二部何在？〔内应介〕来也。〔杂扮雷公、雷母、众火神舞上〕〔众〕禅师有何法旨？〔外〕吾奉佛旨，收取妖蛇，埋于塔底，永远镇压，犹恐他乘机逃遁，速将三昧真火，与我烧炼成功者。〔众〕领法旨。〔接钵，置塔内，绕场介〕启禅师，塔已炼过了。〔缴钵介〕〔外〕速退。〔众应下〕〔外〕白蛇听者：雷峰塔倒，西湖水干，江潮不起，许汝再世。

【普天带芙蓉】【普天乐】镇妖氛，来塔院。使威神，挥流电，焰腾腾赭色新燔，危岌岌欲倒弥坚。【玉芙蓉】施宏愿，为众生卫扞，向西湖凑成十景夕阳边。

【尾声】似唐虞掌火蛇龙远，虽焰虐仁风却善。若有人识此意呵，俺与汝同升忉利天。

赤旃檀塔六七级，（贯休） 夕阳明灭乱流中。（韦应物）
还为万神威圣力，（许碯） 白蛇初断路人通。（胡曾）

第三十出 归真

【仙吕引子·小蓬莱】〔杂韦驮引众上〕无灭无生公案，向红尘指破机关。

〔杂〕悟彻三乘妙法，把持一点灵光。昨日着魔由你，今朝作佛何妨。吾乃护法韦驮是

也。为因佛前捧钵侍者降生尘世，恐被妖邪迷其真性，已令法海禅师，下凡奉钵收妖，引回许宣。今已功成行满，吾奉佛旨，同众诸天，前去接引，不免走一遭者。〔行介〕俺想许宣，好侥幸也。

一朝便似，脱将桶底，久客初还。〔同下〕

【仙吕集曲·八仙会蓬海】【八声甘州】〔外同生上〕〔外〕许宣趯道者。〔生〕是。〔外〕飞锡湖干，俺本是西来东土偶安单。点化众生六道，一个个同登也彼岸庆安澜。【玩仙灯】堪笑那痴儿和呆女，打不破昏阱迷关。【月上海棠】〔生〕情丝挽，怎如俺跳出了红尘，妻法喜，女慈悲，同返灵山。

【皂袍罩黄莺】【皂袍】〔外〕试问那湖光如淀，何似金沙铺地，功德池边。林分宝树影初圆，迦陵唱处笙歌贱。【黄莺儿】〔生〕不须叹，繁华一瞬。〔合〕喜心空及第得归闲。

【步金莲】〔杂引众上〕为引三乘伴，准拟陪香饭，驾祥光影乱幢幡。

〔杂〕我等奉佛旨，特来迎接禅师与侍者。〔外、生〕有劳了。〔外〕就此前往。〔众〕领法旨。

〔合〕指旃林禅枝共攀，【金莲子】好重把菩提细演。本来面目可无言，再休提三生石上话前缘。

〔杂〕策杖临风拂袖还，（李 中） 了然尘土不相关。（吴 融）

〔外〕有人问我西来意，（李 翱） 〔生〕手绽寒衣入旧山。（刘长卿）

第三十一出 塔叙

【中吕过曲·榴花泣】【石榴花】〔净上〕白云飞去杳无踪，瑶花落尽洞门封，知他玉真有路向谁通。我只怕波昏爱水，往行总成空。

我黑风仙。在峨眉山炼神伏气，早晚可成正果。只为义妹白云仙姑，前往临安，十余年不见回来，贫道怕他一入尘凡，忘却本来面目，因此下山打听他的下落。来到这临安地方，闻得他与许宣配偶，屡次不谨，贻累许宣，又在金山寺薙恼法海禅师，被他将钵盂收伏，压在雷峰塔底。咳！仙姑呵，俺也曾再三劝阻，你执意不从，于今遭此磨折，几时方得出头也？只是兄妹之情，岂能恣置，须索到西湖看他一回，多少是好。

【泣颜回】好教我魂惊智穷，待何时再续游仙梦。可怜他碧水丹山，消声匿影，悲切切落照啼红。

来此已是雷峰了。咳，仙姑呵！你沉沦九地，见日无由，好不伤怀也！〔杂揭谛神上，喝介〕何方妖道，敢来窥伺！〔净〕尊神稽首。这塔底镇伏的，是贫道义妹，他原有千年苦行，因一念争差，致干重谴。贫道念兄妹之情，特来看他，还要提醒他一番，并无别意，望乞尊

神方便。〔杂〕既如此，容你相见，勿得久停。〔下〕〔净〕白云仙姑，愚兄黑风仙在此。

【中吕慢词·柳梢青】〔旦〕〔塔内唱〕前情如梦，觉后真堪痛。恩债两成空，泪雨里铎声如把咱讥讽。

〔净〕仙姑，愚兄在此看你。〔旦〕道兄在那里？〔塔底探头出见介〕〔净〕仙姑呵，一别十有余年，不想你受此磨折。当初不听愚兄之言，致有今日之苦，你可也懊悔么？〔旦〕咳，这也是前缘宿孽，悔他则甚？〔净〕你且把下山后的事情，细说与俺知道。〔坐地介〕

【近词·好事近】〔旦〕离绪渺难穷，提起凄惶万种。连环别后，世网相撻亚重。情根一点，向西湖误把红丝送。刚道是宿世前缘，又谁知受尽磨砢。

〔净〕这都是你自己不谨慎，后来法海禅师，收留许宣在山，你不合率领水族，淹害生灵。这个罪过，却也不小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我与他患难誓相从，萍水结成鸾凤。那知他薄幸，背地将奴来哄，虽则是横遭磨折，也遗下风流孽种。

〔净〕仙姑生下一子了？〔旦〕不瞒道兄说，我与许郎，结为夫妇，在他姐姐家中，产下一个孩儿，今年已十六岁了。〔净〕这也罢了。〔旦哭介〕儿呵！

知甚日母子相逢？进出这金碧摩空。

〔净〕事已如此，且免伤怀。〔内催介〕快些去罢！〔净起介〕叙话多时，神灵见责，我也不敢久留，须知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且耐心忍性，六时忏悔，功行到时，自然被濯前愆，重登紫籍，相见有日。愚兄就此去也。〔旦哭下〕

【尾声】一番叙旧添悲恻，隔断仙凡瞬息中。仙姑呵！那入地升天只要你心上懂。

雪压泥埋未死身，（白居易） 至今犹谢蕊珠人。（李商隐）

分离况值花时节，（赵 嘏） 添得临歧泪满巾。（罗 隐）

第三十二出 祭塔

【南吕引子·挂真儿】〔杂揭谛神上〕宝铎临风动近远，思量起螻屈堪怜。掌上珠来，天边书降，好把佛恩施展。

有子望云哀，妖氛忤可回。一诚相格处，金石亦为开。吾乃揭谛神是也。因白蛇之子许士麟得中状元，意欲拆毁雷峰塔，救取此妖，圣主不从，特赐还乡祭奠。我佛怜他一点孝心，特令吾神放他母子，相见一面，以慰其志。须索走一遭者。〔下〕

【南吕正曲·小女冠子】〔小生许士麟、众随上〕曲江赐罢琼林宴，归骑拥，袅芦鞭，插宫花一任傍人羨，那知道萱枝零落，我心中怨。

永怀时忆北堂恩，叫断慈乌不可闻。寸草春晖无报处，枉教丹桂吐奇芳。下官许士麟。叨蒙圣恩，得中状元，虽是金鳌独占，际会身荣，其如穷鸟依人，伶仃辛苦。追思吾父误信

谗言，弃家方外，致令母亲身遭镇魇，抱恨重泉。下官已经具疏奏闻，请拆毁雷峰塔。其奈圣主未允，命下官荣归祭奠。〔泪介〕咳！叫下官也无可如何。左右，祭礼可曾完备？〔众〕已备多时了。〔小生〕打道到雷峰去。〔众应行介〕

【一枝花】〔小生〕长堤桃李绽，画舫笙歌遍。湖山虽信美，恨难遣。遥望那塔影空圆，泪落纷如霰。我想法海那贼秃，好不可恨人也！陷害我亲娘，无端施诡辨。便做道法力无边，那曾见离间人骨肉的奸徒，会把三乘妙演。

〔丑礼生上，见介〕请状元拈香。〔小生〕〔更衣，丑赞，拜毕，丑杂先下〕〔小生〕哎呀，亲娘呵！孩儿幼撇慈颜，不意亲遭危陷。今朝睹此，好不悲惨人也！

【过曲·李子花】痛当时家祸颠连，不由人抢地呼天。追思襁褓，直至于今游宦，叹何曾见着亲娘面？悲恋，直哭得我寸肠千断！

亲娘呵！孩儿已具疏奏闻，请拆毁此塔，无奈圣上不从，教孩儿日夜忧思，肝肠寸断，如何是好？怎生得见母亲一面，也使孩儿稍减悲啼！

【太师引】向湖边，倾觞奠。痛萱亲，儿还自怜。娘呵，当日里纵不想夫荣妻贵，怎今朝还绝望母子团圆？想当时呵，儿才匍匐谁几谏，直恁的无地求全。天应见，见那青蝇贝锦的野狐禅。若要释得我心中恨呵，投畀了虎豺有北才消怨。

〔旦塔内探头出介〕哎呀儿呵！〔小生〕呀，你看塔中霎时现一妇人，想就是我的亲娘了！哎呀，娘呵！〔跪哭上介〕

【太师引犯】急忙前，谁承望今朝会面。细端相，教我心儿更惨然！似不似梦中曾见？身投陷阱，怎能够携手言旋？

〔旦〕亲儿呵！难得你一点孝心，不枉你娘受此摧挫也。〔小生哭介〕哎哟，亲娘呀！直如此含冤受谴，恨不得替娘亲分忧同患。愁无限，有谁能出手援？【刮鼓令】倒不如拼将一命丧黄泉！

〔旦〕儿呵，事已如此，不必悲痛，但愿你日后夫妻和好，千万不可学你父薄幸！〔小生〕阿呀，我那亲娘呵！〔旦〕我还有一言。〔小生〕孩儿谨听。〔旦〕你今身受国恩，当为皇家宣力，不要苦苦思念我，做娘的虽在浮图之下，变得瞑目矣！〔小生〕孩儿敢不遵依慈训。〔旦哭介〕今日一别，永无见面之期了！儿呵，你去罢！〔小生〕哎呀，我那母亲呵！

【前腔】十余年，苦忆慈亲面。望云飞，晓夜凄惶有万千。甫巴得今朝一见，便时时侍奉周旋，也难补前头慕怨。那知又咫尺间，霎时天样远。空悬念，良辰吉蠲，恨不得铲平七级，顷刻雁堂前！

〔杂上，小生更衣拜介〕

【尾声】〔小生〕慈帏拜别西湖畔，奈百结愁肠展转，都付与夕照烟芜哭杜鹃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（王维）叹逝翻悲有此身。（刘长卿）

古往今来抛日月，（希道）少分光影照沉沦。（元稹）

第三十三出 捷婚

【南吕引子·于飞乐】〔副净、老旦上〕喜乔迁，高折桂。庆好合，满门佳气。花烛照，凤箫珠翠。

〔老旦〕且喜士麟侄儿，春闱高中状元，钦赐荣归，祭母完婚。今早他往雷峰塔去了，此时将次回来。〔副净〕正是。分付掌礼人伺候。〔内应介〕〔小生上〕锦标连理欢方始，风木望云哀未忘。〔副净、老旦〕侄儿回来了。〔小生〕回来了。〔副净、老旦〕今日黄道大吉，分付请新人出来。〔杂掌礼人上，催请如常介〕

〔小生〕许乘龙，原不异膝前儿女。〔净、丑扮使女，扶小旦上〕把娇容暗护，喜连枝佯羞作对。

〔小生、小旦拜堂如常介〕〔杂下〕〔小生〕姑爹、姑母请上，待侄儿拜谢。〔副净、老旦〕不消。〔小生、小旦同拜介〕

【南吕过曲·天下乐】〔小生〕整绉绡衣，谢深恩抚育非容易。掌中珠更怜比翼，子侄仍兼子婿。〔背介〕荣华正欢还暗悲，蓦忽地天属来心里。〔合〕从今改门闾，天赐家荣贵。羨佳礼，鸛鸛燕婉，百岁效于飞。

〔末上〕启爷，钱塘县到门贺喜。〔小生〕姑爹、姑母请进后堂。〔副净、老旦同小旦下〕〔丑上〕地理蛇母休疑幻，天产麟儿事更奇。〔小生迎介〕〔丑〕老先生，恭喜贺喜！〔小生〕多谢老父母光临，不知有何见谕？〔丑〕卑职奉节度大人之命，特送五花官诰在此。〔小生〕有劳老父母，容日登堂叩谢。〔丑〕岂敢。卑职告辞。〔小生〕请少坐。〔丑〕不消。请了。〔下〕〔副净、老旦上〕侄儿，钱塘令特来恭喜么？〔小生〕送姑爹、姑母并侄儿本身的官诰到此，说朝廷随后封赠我二亲。〔副净、老旦〕生受你。请新人出来，一同穿戴，望阙谢恩。〔净、丑扶小旦上，同拜介〕愿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。

【青歌儿】〔合〕携花诰，圣恩叠至，玉堂人福齐文备。家庭美满庆芳菲，花添锦上，占尽寰间欢喜。

桂枝香惹蕊珠香，（殷尧藩） 佳兆联翩遇凤凰。（李商隐）

内史通宵承紫诰，（苏 頲） 年年长占断春光。（殷文珪）

第三十四出 佛圆

【羽调·四季花】〔外引二揭谛杂幡盖上〕〔合〕真实唱无缘，把三身悟，群生度，般若重宣。无边慈云，法雨周大千。菩提印心秋月圆，火光中开宝莲。

〔外〕解铃须用系铃人，又向红尘走一巡。识取魔皈原是一道，两忘魔道便成真。俺法海。向为接引许宣，将白蛇镇压雷峰塔底，经今廿载有余，我佛慈悲，慧眼照他灾限已满，又感伊子许士麟兴哀风木，哭奠呼天，孺慕之诚，数年不懈，因此原命俺去赦他出来，并饶了青蛇，今早令其先往塔边伺候。来此渐近临安，须索趲行者。〔众应行〕

回天返日，袂濯旧愆，如吹暖律幽谷暄。一念许生天，好疾似刹那珠猷。抵多少天转地转，轮转电转流转。

〔众〕启禅师，已到西湖边了。〔外〕你看湖山如画，风景不殊，只是才更十次闰，已换一番人，石火电光好不可骇也。〔贴上〕呀，禅师早先到了。〔外〕命你先行，为何迟滞？〔贴〕量青儿有甚道术，怎赶得上禅师。〔外〕这也罢了。可速向前与白氏说我在。〔贴〕是。〔向塔白介〕娘娘，娘娘！

【四时花】〔旦塔内唱〕沉埋久不见天，耳畔谁来寻唤？

〔贴〕娘娘，是青儿和法海禅师在此。〔旦惊介〕阿呀青儿！你为何同他来？今番我定是死也！

为他吃尽波查，怎又来心怀不善？〔贴〕娘娘休慌，听青儿细细说来：并不是使神通寻戈动铤，休得要战兢兢担忧泪涟，只为你有报春晖佳儿叫冤，感动那古先生将伊罪原。

〔旦〕原来如此。〔哭介〕我的士麟孩儿吓！做娘的生受你也！青儿吓，谁想今日得见你面也？〔贴哭介〕娘娘呀！

追忆从前，痛时乖命蹇。〔合〕且喜今日重逢，旧事总休言。

〔谛白外介〕待小神将塔毁了，放白氏出来罢？〔外〕不消，留下与后人瞻仰，也显得佛力无边。〔外将指一批，旦从塔后出，贴代更衣，拜介〕多谢禅师。〔幡盖引生上〕佛爷有旨，跪听宣读：世尊若曰，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能忏罪则见睨俱消。士有百行，以孝为先，感格诚如舍矢中的。咨尔白氏，虽现蛇身，久修仙道。坚持雅操，既勿惑于狂且；教子忠贞，复不忘乎大义。宿有镇压之灾，数不过于两纪。念伊子许士麟广修善果，超拔萱枝，孝道可嘉，是用赦尔前愆，生于忉利。自此洗心回向，普种善因，可成正果。使女青儿，颇明主婢之谊，不以艰危易志，亦属可矜，并濯厥辜，相随前往。于戏，佛道宏深，初不外于伦理；女身垢秽，本无碍于利根。尔其勉旃！善哉谢恩。〔旦、贴〕愿佛爷法轮常转，圣寿无疆。〔生、旦见介〕〔外〕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有佳人独自知。你两人的情事，都放下不用说了。〔生、旦微笑介〕禅师，放下个什么？

【胜如花】〔外〕真堪晒，实可怜，没事寻丝做茧。〔向旦介〕只因他送暖偷寒，〔指生介〕作成伊伤恩贾怨。到今日两般须辨，慢说是前缘后缘，更休提新愆旧愆，觉后都捐。〔生〕看频伽饷远，〔旦〕增和减虚空谁见。〔合〕猛回头笑杀从前，猛回头笑杀从前。

【马鞍儿】〔旦〕大峨春尽飞英点，无端搅一觉白云眠。〔贴〕吴山越水空留恋，意花繁情丝乱绾。〔旦、贴合〕若不是珠铎晨钟惊起，那能够行功成塔影般圆？

〔外〕才知我杀人寸铁钳锤健。〔生〕水风地火，四蛇摔断。〔合〕今朝悟，缘不浅，夫妻每同向龙华会上拜金仙。

【庆时丰】〔小旦、丑天女执花上〕铤衣初试东风软，谁空结习落花偏。

〔见外介〕禅师稽首。〔外〕天女何来？〔小旦、丑〕俺每晓得白云仙姑，蒙佛恩超拔上生天界，奉大梁鄱后娘娘懿旨，特来接引他到忉利天宫去。〔外〕好，他正愁不识路哩。白氏，你同青儿随他每去。我与许宣回复佛旨便了。〔旦〕奴意欲回家看我孩儿一面，未知可否？〔贴〕俺抱了小官人一场，也想要见见他。〔外〕不消。大后日是清明佳节，他夫妇俱要到塔前祭扫，汝那时下来见他一次，说明就里，以慰其孝思足矣！〔旦〕嘎，既如此，俺就拜辞禅师，同姐姐每去也。

〔三旦丑合〕回看齐州九点烟，天关虎豹奇毛麟。云程迥，妙景妍，瑶华香霭白榆钱。金绳界，蜺旌展，逍遥初听奏钧天。〔同下〕

〔外〕许宣，白氏已升忉利天宫，俺与你速回佛旨者。〔生〕是。〔行介〕

【排歌】〔合〕他今日呵，向百尺竿头，打将筋斗，只如平地秋千，撒开两手肯胡缠，自在中流不用船。忆昔年，当法筵，绀青石钵佛亲传。功成返，不惮艰，也无非为众生大事一姻缘。

【尾声】叹世人尽被情牵挽，酿多少纷纷恩怨，何不向西湖试看那塔势凌空夕照边。〔同下〕

十层突兀在虚空，（张南史） 刹对金螭落照中。（李 绅）

地压龙蛇山色别，（王 建） 真元浩浩理无穷。（韦应物）

晴窗检点白云篇，（杜 甫） 清似湘灵促柱弦。（刘禹锡）

三点成六犹有想，（苑 咸） 潜熏玉烛奉尧年。（李群玉）